

武俠世界
第33年
5
$15.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著「渾小子雷狗兒傳奇故事」之「掌碎白虎皮」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中主角雷狗兒甫從大漠返回中原，就得悉天人五老已歸天的消息，在主持收殮儀式中，發現五個石棺中均有屍骸，同時發現五老的遺囑，要雷狗兒將五屍骸送回其主，爲遵師命，雷狗兒帶同四大無常一齊上路，經過多方調查，終於揭開五人之死因，他們均爲爭奪白虎皮，互相拚鬥而死於天人宮內，雷狗兒就在少林、武當兩大派前輩面前，以雷震九天之功掌碎虎皮，消除紛爭……

*　　*　　*

巴人先生所著「情俠希夷故事」之「女山湖」由今期起連載刊出，喜讀巴人佳作之朋友，今回不容錯過。另有石中蓮先生所著「黃巢劍」，高峯先生所著「鐵夜叉」均在今期刊出，連篇佳作呈現在你眼前，包你滿意！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馬騰先生所著「金刀情淚」，請拭目以待！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5期
（總號165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渾小子雷狗兒傳奇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掌碎白虎皮

懲奸除惡　解救衆民

雷狗兒離開了星宿海，渾渾噩噩的過了不少時候，他唯一的希望，是及早離開這令他傷心的大漠。

他只是往南走。

有時他會騎一隻笨驢，有時也會騎一隻瘦馬。

他並無特別的目的地，只是想回到多人的地方。

那日，他連瘦馬也沒有一匹。

他踽踽獨行，循着人聲而去。

一條長街本是擠滿了人，但雷狗兒一出現，那些人便開始散開。

有些匆匆而走過。

也有人掩鼻而走開。

他走到那一處，那一處的人毫不例外的走避。

雷狗兒看着他們，感到異常的奇怪，他低頭看看自己，無疑經過這一大段旅程，衣服襤褸，有些污穢，是無可避免，但總不至掩鼻而走。

他再摸一摸自己的臉頰。

他才發覺，自己的頭髮與鬍子早已結成一片，無法分開的糾結着。

雷狗兒可以想像得到，自己的樣子實在難看。

不過，那些人都掩鼻而過。

難道自己的身體果眞滿是異味？

他有點不好意思，慢慢的離開了人羣，轉過另一角去，那裏沒有那麼多人。

多的卻是乞兒。

雷狗兒感到有點疲倦。

他找了一個牆角，蹲了下來。

雷狗兒向來是一個樂天知命的人，他的人生哲學十分簡單，倦了便找地方歇，餓了便找東西吃。

他而今既然倦，他便得在牆脚歇息。

想不到歇了一會，竟然睡了起來。

其實那班乞兒一直注意着他，不過，看他頭髮蓬鬆，衣不蔽體，滿身泥汚，似乎比他們還要惡劣。

雖是如此，但雷狗兒仍是步履穩健。

那些乞兒都是非常聰明的人，他們見到如此裝扮的人，開始還以爲與他們同類。

有道是同行如敵國。

乞兒這一行，也不例外。

他們本想趕走雷狗兒，不過，那段時間，是他們一日的黃金時間，當然不想無謂耗去。

而雷狗兒也沒有搶他們飯吃。

因此，他們都沒有甚麼行動。

這時，雷狗兒倚着牆角，不覺的熟睡。

其中有四個較爲年輕的乞兒，見有此好機會，便聯同一起，交換了一個眼色。

四人慢慢而近。

雷狗兒也許經過多日勞累，一睡竟然像失去知覺似的，一動也不動。



兩人同時起了飛脚。

可是，兩人的脚並沒有踢到雷狗兒的衣服，竟然被一股巨大的反彈力，把他們彈了開來。

那兩個乞兒被這股反彈力彈了開去，兩人互看一眼，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頓了一頓，兩人又再衝上。

這次的飛腿，已用了他們生平八九分之力。

這一脚無論如何也要踢得他半死。

「砰砰」兩聲，兩人被彈的力量更大，其中一個，身手絕頓，竟然被彈上半空，跌了下來，像狗吃屎的扒在地上，不能動彈。

另外兩個乞兒，異口同聲的道：

「兩個笨蛋！」

他們同時也飛身撲上。

眼見便要把這乞兒連頭也要打碎，可是，當他們拳到，便覺有一道無形的牆似的，阻着他們的拳頭，而那時他們身體亦撲到。

整個身體撲向那無形的牆。

那牆忽然起了變化，一陣反彈之力，不知從何而來，兩人一時之間，失去了重心。

他們想退縮也來不及。

那股反彈之力加大，大至他們不能再好好控制自己！兩個人忽然好像有人把他們抽起似的，彈上半空，然後便像兩條死魚似的，被摔了下來。

兩人雪雪呼痛。

雷狗兒當然已知道有人偷襲他。

不過，他仍佯裝睡了。

他也覺得奇怪，爲甚麼自己的武功，竟已到了如此的程度，一經被襲，體內自然而然的發出護體之力。

等閒之人來襲，也只發出等閒的功夫。

越是拚命而來，所受反彈之創則更甚。

原來雷狗兒自己所學的「天雷四式」已是天下無敵，加上在星宿海內，與泰妲公主相處的一段時期，不知不覺的把他自己所學，更進一步。

四個乞兒互相望了一眼，驚惶的離開。

其他在旁的乞兒，當然看得一清二楚。

他們都竊竊私議。

這四個乞兒，在這廟宇一帶，早已稱雄稱霸，沒有人敢動他們一根汗毛。

就是上一次墟期，有一個不明來歷的大和尚，要在這廟門前化緣一會，也被這四個乞兒打得頭崩額裂，倉惶逃去。

然而，眼前這個却是大大不同。

有幾個乞兒，與剛才動手的四個乞兒有些交情，便問道：「這人有點奇怪，爲甚麼你們不下重手！」

他們四人當然是心知肚明。

可是，他們當然也不會把眼皮揭

開。

其中一個乞兒道：「這人其實也可憐，我們念他並沒有和我們搶生意，算是饒了他一遭！」

這話當然也是沒有人相信。

另一個乞兒心中嘀咕：「你這乞兒，連大話也不會說，分明被人彈開，無法攻下，竟然說是自己不想打他，那實在連盲的乞丐也騙不倒！」

他接口道：「這人看來有些武功，我們試過，既是大家都是江湖中人，何必把他趕跑！」

有人叫道：「上次那個和尚呢？」

「那個和尚……」他一時之間，啞口無言。

上次那個大和尚，看似高大神武，但一點武功也不懂，這當然是好欺負的對象。

第三個乞兒也知瞞不下去，道：「這人並非乞兒，可能是江湖奇人異士，我們何必再打擾他？」

這話倒能使人相信。

第四個乞兒接口道：「更可能是丐幫派來的神丐，要在咱們這個地頭，開一個丐幫，也說不定！」

有人嘆道：「對，是個神丐，你們一近，拳脚未動，便被彈開，不是神丐，還會是誰！」

於是，一時之間，所有乞兒都你一言我一句，把這個渾渾噩噩，半睡半醒的雷狗兒，說成了神丐。

在趕墟期間，傳說有如潑水般散開。

差不多所有在墟場內的人，不及一炷香時份，便已知有個神丐在此出現。

那些乞兒已去，雷狗兒更不理會，先好好睡一下，才再作打算。

「神丐」的謠傳不斷在墟場散播，有些人開始走來這廟宇牆角，看見雷狗兒正蜷作一團的蹲着。

有人開始跪下膜拜。

一個人拜過，另外一些人也跟着拜了起來。

有人更拋下銅錢，叩頭而去。

轉瞬之間，地上已堆滿了銅錢，而其中竟然也有幾錠銀兩。

那幾個乞兒本是來攻雷狗兒的，身份突然改變起來，竟然是協助雷狗兒維持秩序。

一批又一批膜拜的人散去。

地上的金錢也越來越多。

沒有一個乞兒敢搶，誰敢開罪神丐？

漸漸，人羣散去。

而雷狗兒也醒了過來，伸了一個懶腰。

他張開眼睛，只見一地金錢。

兩個乞兒走上前來，同聲道：「神丐！」

雷狗兒看着他們，一頭霧水。

其中一個乞兒道：「我叫亞保，請神丐收錢！」

另一個乞兒也接口道：「我叫亞勝，請神丐收錢！」

雷狗兒又再伸了一個懶腰，並沒有甚麼表示。

那兩個乞兒，自認十分機靈，也不要雷狗兒甚麼指示，便把一地的金錢拾了起來。

亞保道：「請神丐點收！」

亞勝負責數，接口道：「一共是……」

雷狗兒道：「誰的錢？」

兩人齊聲道：「當然是神丐的！」

「我？神丐？」

兩人恭敬地鞠了一個躬。

雷狗兒也覺得好笑，但念他們一番虔誠，道：「把那些碎錢，分給你們的兄弟！」

亞保亞勝齊聲道：「多謝神丐！」

「另外那些銀塊？」

雷狗兒摸摸自己的懷內，一分錢也沒有，便道：「拿來！」

兩人又再恭恭敬敬的奉上。

竟然有十錠銀兩。

雷狗兒接過，便起身要走。

「神丐明天甚麼時刻要來？」

「明天來作甚麼？明天又不是墟期！」

雷狗兒並沒有回答他們。

亞保道：「神丐自有主張，你何必多問！」

亞勝道：「對，神丐自有主張！」

雷狗兒看看那些銀兩，道：「這些錢，你與其他兄弟分了，留下這幾錠銀就行了！」

亞保亞勝自然是喜不勝收，兩人一邊收拾碎錢，一邊道：「多謝神丐！多謝神丐！」

當他們再抬起頭來，已不見了雷狗兒的踪影。

不過，有了錢也不用多理會甚麼。

* * *

雷狗兒抓了那幾錠銀，閃身過了廟角。

他感到內急，便找個較爲隱蔽的地方，撒了泡尿，那地方早有水氹，陽光射下，竟然可以照見自己的樣子。

雷狗兒自己也嚇了一跳！

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竟然會變成如此模樣，頭髮、鬍鬚是糾纏在一起，衣衫破爛，露出的地方，全是黑泥一片。

他幾乎認不得自己。

他自言自語地道：「幸好撒了泡尿來看看！怪不得他們尊我爲神丐！」

這樣污穢不堪的人，如果不尊他爲神丐，實在不知如何稱呼他才好了。

雷狗兒走出了那後巷。

當他行近最後一間矮屋的時候，却發現一個人影，那是一個相當矮胖的男人。

那人在後院內的廚房。

他並不是在煮東西或是煮甚麼。

只見他拿了一條相當粗的繩子，掛在屋上一條橫樑，然後，他含着淚，站上了一張小木櫈之上。

雷狗兒看得眞切，這人除了要吊頸之外，還有甚麼好做？

人命關天，雷狗兒一躍而過了矮牆，直入那人廚房之內。

那人剛把頭穿入了繩圈之內。

雷狗兒大叫一聲：「慢着！」

那人抬起頭來，被雷狗兒那副模樣也嚇了一跳，從木櫈之上跌了下來。

那繩圈結得並不太好，一時之間，幸好並沒有把那人的頸項套住，反而使他失去重心，跌了下來。

雷狗兒走近。

那人大聲叫：「鬼呀！鬼呀！」

雷狗兒說着不動，道：「你連死也不怕，爲何還要怕鬼？」

那人呆着，因爲他發現雷狗兒並不是鬼，因爲鬼並不會說話。

那人道：「你是誰？」

「我是個乞丐！」

「乞丐？對了，對了，你是今天在墟市內出現的神丐，對，你是神丐！」

「乞兒也好，神丐也好！」

那人爬了起來，向雷狗兒叩頭，道：「神丐，神丐，你救救我好了！」

「救你？你爲甚麼要死？你其實並不想死的！」

「當然不想！」

「那你爲甚麼吊頸！」

「因爲我整盤生意也沒有了！」

「你做甚麼生意？」

「浴堂！」

「浴堂？怎會失敗？」

「因爲沒有人來幫襯！」

「怎會的？」

「我這間浴堂，地勢低陷，本來有一個很好的水源，可是給上面那一間，完全截斷了！」

「怎會的？」

「本來我在這裏開浴堂，已有三十年歷史，生意一向不差，但去年來了那一間，我一切完蛋！」

「你得罪了那些人？」

「我不知道，只不過他們表面是開浴堂，但暗中經營醜業，鄉民都不喜歡，敢怒不敢言！」

「你敢怒又敢言！」

那人點點了頭。

「好極，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既可自助，亦可助人，你出聲揭發他們！」

那人點點了頭。

「結果你的水源便被截！」

那人又再點頭。

雷狗兒道：「你只會點頭！」

「不，我拿手擦背！」

「沒有人來，你會擦背又有甚麼用！」

「是的，而且那些人要收我舖店，是要趕絕我一家幾口！」

「那你吊頸？」

「是的，我還有甚麼其他辦法？」

「你死了，你的家人更沒有辦法！」

那人默然。

雷狗兒道：「你想搶回生意？」

那人點頭道：「當然，當然……對了，你是神丐，一定有辦法打救我！」

「打救你？」

「是的，神丐打救，神丐打救！」

其實，雷狗兒也是順口講講而已，心中並沒有甚麼特別辦法，只好道：「你是開浴堂？」

「是的！」

「那你先給我洗個澡好了！」

「沒有問題！」

那人把繩索解了下來，道：「神丐，你洗淨了一切，我害怕……」

「害怕甚麼？」

「害怕甚麼，害怕你不似神丐！」

他想了一想，又覺得自己說得不對，道：「神丐便是神丐，又有甚麼像與不像，請，神丐，請！」

雷狗兒見他這麼好招呼，也不多言。

想不到自己這個模樣，也帶來一些好運，有人招呼，也有人給錢。

他隨着那人入了浴堂。

那是一間相當古舊的浴堂，但鄉下地方，有這一處地方也算不錯。

一個大圓池，水仍是燙滾的。

雷狗兒很久也沒有洗過澡，連自己也覺得不舒服，一見了這一大池水，便連衣服一起，跳了下去。

那人站在池邊，望着雷狗兒。

雷狗兒張開四肢，任由身體浮沉。

那人目瞪口呆的看着。

他並不是因爲雷狗兒的半躺水中，載浮載沉而詫異，而是看着那水。

那水本是透明一片，並隱隱有點蒸氣升上。

但當雷狗兒浸在水中，水便開始變黑。

開始是一片模糊，接着是一片泥色，然後是全部黑色，墨一樣的黑色。

而雷狗兒整個人也變了樣子。

他已脫開了所有衣服，本來他整個人是黑色的，而今已漸漸變白。

那人看着，看着，才發現這個神丐，只是一個小子。

「神丐，我替你擦背。」

雷狗兒也沒有推搪。

那人非常熟練地在雷狗兒背上擦了幾下，一層一層的泥像塌墻般碎了下來。

水池益發變黑。

「換一些水？」

雷狗兒在這時，忽有一個古怪的主意，道：「不要浪費這些水！」

「還有甚麼用？」

「當然有用，你還有甚麼地方，讓我再洗一遍，而這些水，千萬要留住！」

那人道：「你跟我來，這邊還有一個小池！」

雷狗兒站了起來，他自己也感到，全身似乎輕了幾斤！

他走下另一個小池，又再浸浴了一會。

那人倒也機靈，並沒有再打擾雷狗兒，並且到了外面，選了一套他認爲最好的衣服，拿了進來。

那時，雷狗兒也洗得差不多。

他換了那人的衣服，把頭髮梳了一下，結回一個小髻，捲在頭上。

那人見雷狗兒出來，幾乎認不了他，只是認出他身上所穿的是自己的一套衣服。

雷狗兒道：「老闆，明天我出去，向那些乞丐說一句話，他們便會一齊來，求你買聖水！」

「聖水？我這裏那有聖水？」

「我洗澡剩下的黑水！」

那人恍然而悟道：「對，對，神丐洗澡完畢的水，當然是聖水！」

「叫他們把聖水拿回去，不能飲用，但可用來洗澡，包保他們可治百病！」

「多謝神丐！」

「特別叫你對面那家浴堂的人來買，那時，你可以提高價錢來賣，或者講一下條件！」

「對！對！」

「不過，不要太過份！」

「是的，是的，多謝神丐！」

雷狗兒再瞧瞧浴堂中的大鏡，他也實在沒有想到，自己又高大了不少，臉孔也成熟了很多。

他道：「我有點餓！」

那人當然知道該怎麼做，道：「神丐，你坐一會，我去把食物送來！」

他索性到外邊酒樓，買了酒菜回來。

雷狗兒年來，跟着泰妲公主，沒有好好的吃過一餐，而今看着酒肉，未吃也覺開心！

飽餐一頓，雷狗兒便在這人的浴堂之內，過了一夜，翌晨起來便匆匆離開浴堂。

雷狗兒是個言而有信的人。

第一件事，他便去找那處墟場的廟宇。

今日不是墟期，墟場之上並沒有多少人，轉過了彎角，便看到那幢廟宇。

幾個乞兒正在懶散地晒太陽。

雷狗兒走近。

並沒有一個乞兒理會他。

雷狗兒走近其中一個，道：「小哥，你們的亞保亞勝呢？」

那乞兒把眼睛睜開了一絲，愛理不理的道：「你是甚麼人？」

「我是昨天來過的人！」

「你是……」那人張大了眼睛，臉露鄙夷之色。

「我想找亞保亞勝！」

「亞保亞勝是你叫的嗎？」

「那麼我找亞保哥和亞勝哥！」

那乞兒慢慢的坐了起來，仍然是懶洋洋的道：「他們去了那邊，不知道有沒有空！」

「我想見見他們！」

那人又再躺下，閉上了眼睛。

雷狗兒心裏有氣，道：「請你替我找他們來，好嗎？」

那人又再張開眼睛，道：「你憑甚麼叫我去，替你找？」

「我可以給你銀兩。」

「銀兩？大爺今天吃得太飽，不需銀兩！」

雷狗兒聽了，心中更氣，想想有甚麼辦法，好好的教訓一下這個乞兒。

那乞兒躺的地方，相當清潔，但附近仍有一些碎沙，散在一角。

雷狗兒走近那些碎沙，道：「哥兒，你昨晚沒有好好睡過，太疲倦了？」

那乞兒竟然連回答也不願意。

「豈有些理！」雷狗兒暗暗哼了一句，右脚已把一顆小石子踢起。

那乞兒「呀」的一聲叫了起來。

隨即坐了起來，張大了口，想說話，却又說不出來，然後却大笑特笑。

「哈哈！哈哈！」

雷狗兒道：「小兄弟，有甚麼好笑，說給我聽聽，也讓我也笑一下！」

那乞兒並沒有回答，仍然是哈哈大笑。

笑聲驚動了其他的乞兒。

他們走過來，圍攏着那乞兒，而那乞兒越笑越更起勁似的。

有人問雷狗兒道：「他在笑甚麼？」

「我也想知道！」

那乞兒越笑越氣喘，上氣不接下氣。

亞保亞勝兩個乞兒頭，也走過來。

他們看見了雷狗兒，一點也不認得，他們只看了雷狗兒一眼，便問其他乞兒。

亞保與亞勝却是學過武功的乞兒，看見這個同伴如此笑法，知道他是着了別人的道兒。

亞保按下他，爲他推血過宮！希望可以解開他被點的穴道。

可是，他一連推拿了幾次，那乞兒仍無反應，依然是大笑不止。

「讓我試試！」

亞勝的手法，似乎又高一籌。

可惜，結果仍是一樣，那乞兒笑得十分痛苦，開始在地上打滾。

亞保道：「這位大俠，小乞兒得罪了你，在下就替他向你賠個罪！」

雷狗兒覺得奇怪，心想：「爲甚麼亞保也認不到我？」

亞勝也上前道：「大俠，何必與這小孩過不去？」

雷狗兒道：「你們認不到我？」

他一開聲，兩人倒也有些想起來

，但昨天所見的神丐，完全不是這個模樣！

「你是……」

雷狗兒道：「是，我正是！」

亞保亞勝望着雷狗兒，臉露不信的神色。

雷狗兒看看自己，已明白過來。

他立時坐在地下，道：「你來試試？」

亞保亞勝並沒有移動！

雷狗兒道：「你兩個試試打我……」

兩人仍然不動。

「你不打我，我不救你的兄弟了！」

那大笑的人仍在笑，不過已變成因氣喘而不斷的在地上滾動，十分痛苦似的。

亞保亞勝似是無可奈何的上前。

他們輕輕的出了一拳。

當他們的拳頭接近雷狗兒，雷狗兒身上的護體神功已是生效，兩人被彈了開去。

幸好他們所出的力並不太猛，被彈出去的力度也不算大。

不過，兩人立時明白過來。

「神丐！神丐！」

「你的確是昨天來過的神丐！」

雷狗兒道：「是的，爲甚麼你們認不得我？」

亞保道：「我不知道，你洗過澡後，竟會變成一個白淨的俏郎君！」

亞勝道：「你得罪了神丐，還不知道死活！快滾過去，向神丐賠罪！」

那人果眞滾過去，猛向雷狗兒打躬作揖。

雷狗兒道：「我見過的乞兒也不少，從來沒有一個像你這樣傲慢無禮，目中無人！」

那人改作叩响頭。

雷狗兒一脚踢起。

那人被踢上半空，在空中翻騰了一下，「砰」的一聲，跌了在地上。

這人笑聲已歇，躺在地上喘氣。

「你還不向神丐賠罪？」

那人戰戰兢兢的向雷狗兒叩頭。

雷狗兒道：「算了，以後不要那麼目中無人，做乞兒也要做個謙謙虛虛的乞兒！」

那人唯唯諾諾的走開。

亞保道：「神丐大人有大量！」

亞勝道：「神丐有甚麼吩咐，要咱們去做！」

雷狗兒道：「聽說這裏有個大戶，想控制本村所有的一切，連那個小浴堂的老闆，也幾乎被他逼死！」

亞保道：「是的，那大戶確是迫人太甚，他不單截了那小浴堂的水，而且一般民家要水，也要跟他商量，假若稍有不敬，可能連水也沒有得喝！」

雷狗兒道：「我要好好教訓那些橫行霸道的人，你去村內宣傳一下，我弄了一些『神水』在那小浴堂之內！」

「甚麼神水？」亞勝問。

「那神水外表污穢，實際上是百病能醫，但只能外敷，不能內服！」

「那好極，我們村內，有很多人生了一些無名腫毒、瘡癬疥癩，那最適合不過。」亞勝道：「連無名腫毒也可以醫？」

「是的，有沒有辦法，利用這個綽頭，好好的教訓那個大戶一番！」

「有，當然有，大戶有個女兒，雙腿不知是甚麼原因，無端腫了起來！」

「那好極……你們在村內大肆吹噓，讓所有人都有一些神水回家供奉，獨獨是不給他！」

「那他會光火揍人！」

「不會的，我座鎮在小浴堂之內！」

「他會來求你……」

雷狗兒道：「那時我會好好教訓他一頓！」

「好極！」

於是，雷狗兒先回那小浴堂之內。

叫那些乞兒做別的事情，那可難了，但叫他們撒播謠言，他們是最拿手的了。

不一會，浴堂的門口已有人來。

那老闆帶了幾個人來，向雷狗兒道：「公子，他們是來找神水的。」

雷狗兒道：「叫他們用瓶子盛一些！」

「神水在那裏？」

雷狗兒指指那浴堂內，大水池仍有雷狗兒洗過澡的污水！

「那些……」

「那些便是神水！」

老闆有些猶豫。

雷狗兒低聲道：「你不想教訓一下那欺負你的人？」

那老闆並不明白，但也照雷狗兒的吩咐，把那些污水分了給衆人。

雷狗兒對那些人道：「你們回去，把水敬在神聖的地方，讓它沉澱一會，才敷在那些瘡癬疥癩的地方，但千萬不要服食。」

那些人都稱謝而去。

不一會，有更多的人來求「神水」。

翌日，情形更爲熱鬧，小小的浴堂外面，竟然有一條長龍。

雷狗兒也覺得奇怪，爲甚麼自己這些「神水」竟然是有些功效！他叫那老闆問問那些村民，結果却人人都讚那些「神水」功效神通。

特別是塗在那些瘡上，不用一個時辰便立即收縮乾水，比起用甚麼藥也更有效。

雷狗兒想了很久，也無法想得通。

第三天，來了一個大客人。

那人衣着光鮮，並有幾個保鏢模樣的人物陪着而來，但小浴堂的老闆人不讓他入內。

外面爭吵的聲音越來越大。

雷狗兒知道，他要對付的對象來

了，他走出門外，向老闆問道：「這是甚麼人？」

「是村中大戶林家！」

雷狗兒道：「是截你水源的人了？」

老闆點點了頭。

雷狗兒上前道：「這位是林家大爺？」

那姓林的道：「是的，閣下是……」

「我只是路過貴境！」

「聽說你們有些神水……」

「那只是一般愚昧村民相信的東西，以林家大爺的身份地位，也不需這些……」

林家大爺道：「哥兒，你要多少錢？」

「錢，我要錢作甚麼？」

「只要你開聲，我多少也可以給你！」

雷狗兒生平最恨的便是這種人。

他回頭對那浴堂老闆道：「我們進去，半滴神水也不要給他。」

雷狗兒轉身便要入內。

兩個保鏢一縱上前，想把雷狗兒抓着。

當他們雙手一碰到雷狗兒的膊頭，立時便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力量，把他們的手彈開。

而雷狗兒也在這時轉身。

那轉身的力量，把他們迫退了十步。

林家大爺也是個懂得貨式的人，他看到了這個情形，知道是遇到了不凡的人物。

林家大爺道：「少俠，你仁心仁術，便放過老夫手下一馬。」

雷狗兒回過頭來，道：「好，你們走。」

林家大爺道：「希望少俠可以救一下在下的女兒。」

「怎麼救你，你有很多錢，隨便找個大夫，也可以救你女兒的了。」

「她看過了無數大夫。」

「你想死馬當作活馬醫？」

林家大爺無言。

雷狗兒道：「我不想醫不好之時，無端得個罪名。」

林家大爺道：「少俠，你說出條件。」

雷狗兒心想：「這人不脫大戶人家本色，總是要人說出條件。」他想了一下才道：「你依我的條件？」

「甚麼條件也可以。」

雷狗兒想好好教訓這林家大爺，便道：「本來，我這神水只能供奉，塗搽外表，但你要的話，卻要內服。」

「由我女兒內服？」

「不，由你。」

「為甚麼是我？」

「因為你心腸惡毒，滿腦子是有錢萬事得，讓這神水洗淨你的腸臟腦筋，才能治你女兒的病。」

林家大爺看看那缸泥水。

而今泥水已較為乾淨，因為大部份黑泥已沉澱下去，但池底仍然是一片黑色。

雷狗兒道：「不喝也吧！」

林家大爺道：「好，我喝！」

雷狗兒道：「不是回家喝，我要你在我面前喝。」

林家大爺道：「好！」他雖說好，但臉上仍有無奈之色，而那浴堂老闆已用勺子，舀了一勺。

林家大爺猛地喝了一口。

雷狗兒竊笑！那老闆當然更覺心涼。

「好了，你既然喝了，那你可以裝上一瓶離去。」

林家大爺千多萬謝！

雷狗兒道：「還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不許再截水源，你那家浴堂這麼大，怎會沒有生意？這家老闆，只靠你放開手指縫，放一些客人下來，他便感激不盡了。」

「是的！」

「好了，你可以回去看看這些神水能否治你女兒的無名腫毒。」

「多謝少俠！」

「不過，就算是治不了，你也絕對不能遷怒任何人，否則我日後再來，你也風光不了。」

「我相信神水定有功效。」

林家大爺與他的手下打躬作揖離去。

雷狗兒心下也覺得這個玩笑開得太大，而且一旦讓林家大爺知道，那會惹下麻煩。

因此，他決定多留一晚。

假若那林家大爺來找晦氣，自己也可以好好的教訓他一頓。

那日並沒有事情發生，那些神水也給鄉民分得七七八八，老闆也清潔浴堂，希望可以做生意。

翌日一早醒來，傳來是一陣吵吵嚷嚷的聲音。

雷狗兒知道，麻煩來了。

他已有此預料，他不心急。

一會，浴堂老闆匆匆入來，道：「少俠少俠，不得了，不得了。」

「林家拉大隊來殺人？」

「不，他們抬了金豬來！」

「金豬？抬來作甚麼？」

「來謝你！」

「謝我甚麼？」

「謝你神水！」

「甚麼？」雷狗兒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隨老闆走出浴堂外面，果然見到四個人抬着一隻大金豬。

林家老爺急忙上前，向雷狗兒深深一揖，道：「多謝少俠，救了我的女兒。」

雷狗兒道：「她怎麼了？」

「本來是雙腿腫如豬蹄，今天消腫了。」

「神水……神水自然有神奇功

效！」

「當然，當然，我這裏只是小小禮物，作為對少俠崇敬之意。」

四人又指着金豬。

雷狗兒道：「不用謝了。」

其實他內心正在懷疑，究竟自己犯了甚麼神，竟然可以把洗澡水變成神水，還醫治了不少人。

那時也有其他鄉民，一起說要答謝雷狗兒。

小小的浴堂一下擠滿了人。

雷狗兒見這麼多人，豪氣頓生，便叫道：「這隻金豬，我一個人也吃不完，好，來，大家一起吃。」

他率先扯了一塊肉下來。

接着林家大爺也扯了一塊。

雷狗兒叫道：「你們也來。」

老闆道：「有肉無酒，怎可以？」

他走入他的私人地窖，拿了幾罐上好的老酒，讓大家喝酒吃肉。

一時之間，整個村莊的村民，打成一片，林家大爺再沒有擺起架子，與眾同樂。

雷狗兒道：「林家大爺，以後你也要如此，我生平最恨橫行的人！」

林家大爺道：「不會了，我想我以前只顧自己，不理他人死活，使我女兒有病，今後我與村民共同生死，上天也不再懲罰我了。」

雷狗兒千萬也想不到，自己開一個大玩笑，目的是教訓一下這個惡人，但想不到却造福了這條村落。

忽然，在人堆之中，有人道：「我要那個豬頭！」

豬頭有甚麼好吃！

不過，雷狗兒卻覺得這聲音有點兒熟，他抬起頭來，看見一個人。

一個披頭散髮的人。

可惜他的頭髮並不太多。

「是你！」雷狗兒叫了起來。

「是的，宮主！」

面前的那人竟是「四大無常」中的「喜怒無常」姜天司。

「為甚麼竟會是你？」雷狗兒問。

姜天司道：「為甚麼不會是我？」

「你應該在天人宮。」

「是的，你也應該回天人宮。」

「回去？」雷狗兒一想起回去，那天人宮雖然不錯，而且人人尊敬他為天人宮宮主。

那段日子，實在是威風凜凜，不可一世，可是，日子久了，在天人宮的日子也不好過。

因為天人五老要他學武功。

雷狗兒是個不能靜下來的人，學武功本來是最適合他的性格，可是，他却又不喜歡正襟危坐，規規矩矩的一招一式，學不過來。

雖然，他在天人宮之中，也學會了「天雷四式」，而且自己悟出了第四式「雷震九天」而救了天人五老，也名揚天下。

不過，他最响往的仍是自由自在的生活。

因此，他從來也沒有想過，要回天人宮，然而，他內心也明白，天人宮是一定要回去的，可是，他不知道應該是甚麼時候。

其實，他還有一件事要做，找回程純。

可惜，他一直沒有緣份再見程純。

「宮主，我們回去了。」

雷狗兒看見姜天司說話非常恭謹，並沒有半點開玩笑之意。

他心下暗忖：「也許不想回去也要回去。」

不過，他仍然有抗拒的心。

「好極，你先吃了豬頭再算。」

「也不錯。」姜天司一口咬下豬頭，發出「格格」的聲音。

雷狗兒向在場的鄉親父老道：「我來你們村裏，總是一場造化，希望你們日後相親相愛。」

眾人都把雷狗兒圍攏起來。

有人叫道：「少俠，你果眞走了。」

「是的，我要走了。」

「不，我們村裏，還有很多人有不同的奇難雜症，要少俠醫治。」

「我不是個大夫。」

林家大爺道：「你連我家小女兒的雙腿發腫，這種離奇病症也可以醫好，其他病對少俠來說，更易醫治。」

雷狗兒不斷說着，推搪他們。

忽然，他又有一個古怪的念頭。

他看看人羣之中，有幾個老人家，是撐着拐杖而來，看他們脚部並沒有腫脹，看來並不是因肌肉有損而變跛，可能是因血氣不足，或者是血脈不通而行走不便。

雷狗兒道：「你們眼前其實有一個神醫。」

「神醫？誰？」

雷狗兒用手一指。

他指着那個正在啃豬頭骨的姜天司。

「他是我的師傅，也是我的徒弟……」

眾人望着姜天司，竊竊私議。

「我們之間的師徒關係，並不易解釋，不過，他醫人之術，却是在我之上。」

姜天司聽了，正想分辯，可惜，他口中塞了一大塊肉，一時之間無從解釋。

雷狗兒道：「他有一手神功，只要一挺指，便可以為人把血脈打通。」

姜天司又想分辯。

可惜，他口齒並不伶俐，而且在眾人之前，更是吶吶不能言。

「你們不信？」

鄉民並沒有甚麼表示，但你一言我一句，一時之間，只聽到嘈吵，而聽不到他們在說甚麼。

雷狗兒道：「你們可想要他表演一下？」

眾鄉民當然要。

雷狗兒向姜天司道：「你的『脈劍』仍可在？」

「甚麼『脈劍』？」姜天司似是不明白。

雷狗兒道：「我見過你在古墓之內，你們四大無常在鬥劍氣之時……」

「啊，你是說我們的『劍氣縱橫』！」

「是的，劍氣縱橫，那時，你們似乎仍沒有甚麼法子好好控制。」

「是的，他們……」

「我說是你。」

「我的那時也已不錯，收放自如。」

「而今呢？」

「過了幾年，當然是好上加好。」

「那好極。」

雷狗兒作了一個手勢，向衆鄉民道：「那位老伯，我看你要拄杖而行，你來，你來。」

那老丈拄着手杖，一步一步的上來。

雷狗兒道：「你風濕多年了？」

老丈道：「少俠果是神醫。」

「神醫不是我，是他。」

衆人却看着他，使他有點窘。

雷狗兒道：「你想行動自如嗎？」

「當然想，少俠打救。」

「你求求他。」

那老丈當然沒有異議，轉向姜天司。

姜天司知道自己並不懂醫風濕，不過，在那老丈懇求之下，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以對。

老丈忽然跪了下來。

姜天司見他如此，立時放下了豬頭骨，雙手扶起了老丈，道：「請起，請起。」

姜天司這幾年來，回到天人宮修練，再沒有那種狂野味道。

雷狗兒道：「你醫他。」

老丈道：「大俠，你是我的活命神仙。」

「我……我……」

雷狗兒道：「人們叫你『無常鬼』便叫得多了，你可曾聽人叫你神仙？」

「沒有。」

「那你更要出盡神仙法寶去醫治他。」

「我也想。」

「那你動手。」

姜天司猶豫不決，站了起來，在雷狗兒耳邊低聲道：「宮主，你想我怎樣醫？」

原來他剛才只顧啃豬頭骨，並不留意雷狗兒之言。

雷狗兒低聲在他耳邊道：「你用你說的『劍氣縱橫』打通他那腿上的穴道。」

「甚麼穴道？」

「委中，合陽。」

「哦，那兩個穴，很容易。」

「容易便立時去做。」

姜天司遞起右手。

雷狗兒道：「你小心下手，假若弄出人命，你可一輩子也不安樂。」

姜天可道：「我的『劍氣縱橫』，早已修練至收放自如，隨心所欲的境地。」

「那好極了。」

只見姜天司舉起右手，遞指如戟。

一指指出，只見「嗤」的一聲。

老丈開始是被嚇得臉如土色，但過不了一會，竟然把手杖放了開來，自己不用攙扶，站在人前，似是穩如泰山的模樣。

鄉民見了，大聲喝采。

喝采之餘，幾個患有風濕的老人，都紛紛圍攏着他。

姜天司也是個十分有人情味的人，他來者不拒，一一用他的「劍氣縱橫」，爲他們打通血脈。

其實這些老人一向缺少運動，血氣不行，血脈不通，而今姜天司用上乘武功替他們把血脈打通，因此，便可以暫時行動自如。

這一下子，姜天司果眞變成了他們的神醫。

只見一個苦口苦面的人上來，叫道：「大俠神仙，你眞的要救救我！」

那人並沒有拄杖而行。

姜天司道：「你有甚麼事？」

「我……我……很痛。」

「甚麼事？」

「我……我生瘡。」

「甚麼瘡？」

「痔瘡。」

姜天司聽了，道：「我這無能爲力，」不過，他回心一想，這一個雜症，交回雷狗兒也好。

「少俠懂醫痔瘡。」

那人轉向雷狗兒。

可是，整個浴堂那裏再有雷狗兒的踪影。

姜天司道：「上當。」

那些人並不知道他在說些甚麼，不過，鄉民發現不見了雷狗兒，也大爲震動。

姜天司奪門而出。

他知道雷狗兒可以跑得很遠，不過，這幾天來，他在附近走動，已相當熟悉附近的現場。

有幾個小孩在村口玩耍。

姜天司上前，正想開口問，可是，那幾個孩童，一見他那披頭散髮的尊容，早已一哄而散。

姜天司頓足，但見地上有些馬蹄痕跡，便自言自語道：「你走不了。」

當他御風而行，跟着蹄痕，轉眼已見到一個山頭，山頭之上，是一列一列的山墳。

姜天司有一種特別的感覺，雷狗兒一定會在附近。

雷狗兒的第一個師傅，並不是甚麼武術名家，而是一個盜墓賊。

因此，他可以說是在墳墓中長大。

他對墳墓實有一種親切感。

姜天司叫道：「宮主。」

忽然，一個大墳頭上面，坐了一個人，那人叫道：「你叫誰？」

姜天司一怔，才道：「是你？」

「不是我，還有誰。」

那人是「四大無常」中的「生死無常」易哲也。

「其他的人呢？」

忽然間，在另外兩個墳頭之上，出現了另外兩個人。

一個女聲道：「你找着宮主？」

這女聲便是「陰陽無常」畢英，這時，他又作粗聲粗氣地道：「小小事你也不成！」

「喜怒無常」怒極，想發出惡相。

另一個人也道：「我早說過，靠不了他！」

說話的是「愛惡無常」李浩。

四大無常竟在這墳頭出現。

「你看！」「陰陽無常」指指那邊一棵大樹。

樹上有一個人，樹下有一匹馬。

姜天司見了，大喜道：「宮主！」

只見雷狗兒端坐在樹上一橫枝之上。

姜天司對雷狗兒有一番特別的師徒情份，因此他對雷狗兒特別眷顧，雖然雷狗兒貴爲天人宮宮主，但對他仍然特別關懷。

他走近雷狗兒。

雷狗兒道：「爲甚麼你們一定要迫我回去？」

姜天司道：「這次你非回去不可。」

「爲甚麼？」

姜天司看看「陰陽無常」畢英，問道：「告訴他？」

「陰陽無常」道：「宮主，其實你離開天人宮已有一段很長的日子。」

「是的，但仍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沒有完成。」

「甚麼事？」

「我要找程純。」

姜天司道：「其實程姑娘也回過天人宮找你。」

「你們爲甚麼不留住她？」

「愛惡無常」李浩道：「我們會留住她，但宮主總是無歸期。」

「她走了？」雷狗兒有些悵惘。

「是的，她又說下山往找你。」

雷狗兒嘆了口氣，他與程純總是有緣無份。

「她再沒有說去了那裏？」

「江南。」

雷狗兒又嘆了口氣，心想：「過去一年多，一直在大漠陪伴着泰姐公主，而程純却是南下，我們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

姜天司道：「你又歎息？你知道了嗎？」

「知道甚麼？」雷狗兒看看他們的大哥「陰陽無常」。

畢英道：「好，告訴宮主。」

姜天司道：「天人死了。」

雷狗兒心中一凜，他呆了片刻。

「死了？天人死了？」

衆人點頭，默然不語。

「他們五老都死了？」

他們繼續點頭。

雷狗兒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悲哀，他想起「天人五老」在他初次上天人宮的時候，他們正患着「天人五衰」的疾病。

他又憶起自己入了天人宮地庫，領悟「天雷四式」中最後一式「雷震九天」因而用了這一招爲「天人五老」打通經脈，使他們重獲新生。

他們五人不但精神恢復，而且再生出髮絲。

雷狗兒萬萬也沒有想到，他們竟會死。

「他們怎麼死的？」

「陰陽無常」道：「人生必經之路。」

看來他們是死於自然，雷狗兒也稍覺安心。

「生死無常」易哲也嘆道：「誰人可免？天人也是不可免。」

雷狗兒道：「爲甚麼你們不早些告訴我？」

姜天司道：「我一直想告訴你，苦無機會。」

「那麼我們還等甚麼？」雷狗兒問。

四人齊聲應道：「回宮。」

於是，他們日夕兼程，趕回天人宮去。

他們所在的地方，離天人宮相當遠，幸好五人都是武功高强，輕功了得，抄趕捷徑。

途中，雷狗兒問及他離去之後，天人宮發生過甚麼事，姜天司告訴他一切如常。

雷狗兒問道：「天人死了多久？」

「已有一個多月。」

「下葬了沒有？」

「沒有，因爲依照天人宮的規矩，一定要天人宮宮主主持葬禮，以及修墓。」

「因此，你們四出找尋我？」

「是的，不過，我們天人宮也需要你回去主持大局，振興天人宮。」

雷狗兒聽到了這話，不願再說下去，因爲他生平最怕處理大事，尤其是振興天人宮這麼重大的事情，他也不想討論。

他急忙轉了個話題。

雷狗兒把他在那小村莊玩的一場把戲，告訴了他們，他們四人聽了也覺好笑。

雷狗兒道：「直到現在，我自己也不明白，爲甚麼我的洗澡水竟然有治療功效？」

姜天司道：「我的脈劍也是如此。」

雷狗兒道：「你的脈劍與針灸的道理相同，那些老年人血脈不通，由你

的脈劍打通了，自然可以重新行走，活動如常。」

「陰陽無常」道：「宮主，其實你的洗澡水也是一樣道理。」

雷狗兒仍然不明白。

「陰陽無常」道：「宮主，你忘記了你身賦異稟？」

「甚麼東西？」

「你吃過碧綠蜈蚣，也吃過朱蛤。」

「那又如何？」

「你本身已是百毒不侵，那麼，你的汗水也具有同樣功效。」

雷狗兒開始有點明白。

「陰陽無常」道：「你的身體雖然泥濘可怖，但經洗濯，自然也把你的抗毒汗水留在洗澡水之中。」

姜天司也道：「那些村民平日沒有甚麼特別補品，而且日夕吸收山崖瘴氣，有了你的抗毒洗澡水，把那些瘴氣排出，自然是無藥也病除。」

雷狗兒嘖嘖稱奇，想不到自己一時貪玩，教訓惡人，也做了一件好事。

謹遵遺言　分送五骸

五日之後，他們已回到天人宮。

迎接天人宮宮主，宮內上下宮奴都是清一色素衣，顯得特別莊嚴肅穆。

雷狗兒也披上蔴衣。

衆人開路，引領着雷狗兒往大殿。

大殿之內，只見幽菊她們，左右侍候。

前面一個大大的「奠」字，下面放着五副棺材。

雷狗兒跑上前去，跪下，這時殿中肅穆氣氛使他不禁哭了起來。

雷狗兒一哭，衆人都哭了起來。

這天人宮的組織，在江湖之上，向來被視爲邪教，但這些年來，天人五老已禁止宮奴無故外出，而天人宮的「四大無常」亦已參透天人宮禪機，也很少下山，因而他們已自成一國。

在這些山中日子，他們生活在天人宮內，無憂無慮，視天人五老爲父母，他們一旦撒手西歸，這種痛失親人的情懷，自然是倍增。

幽菊上前扶起雷狗兒，低聲道：「宮主，這裏所有人，都視你爲榜樣，你哭他們也禁不住哭了。」

雷狗兒明白，點頭站起。

他回身對宮奴們道：「各位，天人五老對天人宮貢獻不少，他們既已歸去，我們……」

一時之間，他實在不知應怎麼說。

幽菊道：「爲他們修墓。」

「我們當爲他們修墓。」

衆人都點頭稱是，並止住了哭泣。

「陰陽無常」畢英也站了起來，向衆人道：「宮主回來，修墓之事，由宮主主持，想天人五老在天之靈也覺安心。」

雷狗兒這時才恍然大悟，他們四人親自下山找自己，原來是要自己回來主持修墓。

雷狗兒與天人五老也算是一場師徒情份，沒有他們引他入地庫參看石壁，他也不會學到「天雷四式」的「雷震九天」。

沒有這絕世難逢的武功，自己也無能力在江湖走動。

翌日一早，四大無常便領着雷狗兒往山後走。

山後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山崗。

四週是羣山環繞，但是向南的一面却全無山頭阻擋，一望無際。

雷狗兒道：「天人五老對於陵墓之事有何吩咐？」

「陰陽無常」道：「他們說過，要葬在此山崗之上。」

「那好極，此山崗座北向南，前望有如魚龍曼衍，一望無盡，應該是個墓穴的好地方。」

「喜怒無常」姜天司道：「宮主對揀選墓穴非常……對了，你是盜……」

他不敢說下去。

雷狗兒道：「我幼時出入墓地，當然知道有所謂『龍珠穴』，也有『鳳凰寶山穴』……」

他一邊說，一邊向山崗上走去。

衆人都隨着他走。

山崗盡處便是向下延展，不過，再過一些，又是另一個山崗。

雷狗兒道：「這地方俯瞰一切，是上上之選。」

衆人都沒有異議。

雷狗兒蹲了下來，試試石質。

這山崗有其獨特之處，上面是濕潤的泥土，因此，草木生長得異常茂密，但一掘下不及一尺，却是岩石。

雷狗兒的擔心，假若下面是實心岩石，便難以開鑿。

他脚踏了幾下。

忽然，似有回聲出現。

衆人起初也不留意，但雷狗兒再多踏幾下，便發覺回聲並非虛假。

四大無常也各踏幾下，回聲更響。

雷狗兒道：「有點古怪。」

「生死無常」易哲也道：「天人五老選此山崗，也許另有目的。」

雷狗兒道：「你們退後。」

衆人皆退。

雷狗兒也稍作退後，一掌擊出，那是他的「天雷四式」中第一式「春雷初綻」。

這一式在雷狗兒手中使出，又有另一番景象。

本來，以雷狗兒的估計，這一式足以把石壁打開，可是，只見碎石紛飛，却沒有打開一個洞穴。

雷狗兒再深吸一口氣，「天雷四式」的第二式「旱天拔雷」已悄然的施

出。

「轟隆」一聲，果眞是有如旱天拔雷，天地沉悶，這一擊不只碎石紛飛，而且震裂了石壁。

「喜怒無常」姜天司走近石壁，用手指一戳，一大片石壁已然落下。

石壁落下之際，揚起一陣泥塵。

雷狗兒已走近，只見石壁的後面是一個山洞。

衆人隨着他的步伐入了洞口。

他們各自用手劈開一些石塊，漸漸便進入了一個石洞之內，衆人無言，面面相覷。

雷狗兒道：「爲了安全，我先入內看看。」

「四大無常」同聲道：「宮主，我們一起入內。」

雷狗兒明白他們關心自己，道：「爲了大家安全，倒不如由姜天司陪我，你們三人在外面把守，遇到危險，我們會大聲呼叫，喚你們進來。」

三人並無異議。

雷狗兒走在前頭，姜天司跟在後面。

不一會，前面竟豁然開朗。

雷狗兒一馬當先，走了進去。

只見前面是一個大石室，室內竟已擺着五副棺木。

姜天司一竄上前，叫道：「是石棺！」

五副石棺！

雷狗兒道：「天人五老早準備……」

姜天司道：「既然他們早有準備，我們只需運入他們的遺體便可！」

雷狗兒走近，想推開石棺棺蓋一看，可是石棺棺蓋十分沉重，無法開啓。

他再用力，也只開了一條線，看不見裏面有些甚麼。

姜天司道：「我看過周圍，也沒有甚麼機關佈置，倒不如先叫他們進來，再行定奪！」

雷狗兒道：「好極！」

姜天司大聲向外面叫了幾聲，洞內通道迴响，一時之間，滿是姜天司的聲音。

而外面的三人，也聽到了他的聲音，沿着通道進來，他們看見五副石棺，也認爲天人是爲他們自己的準備的，既是如此，也覺心安。

雷狗兒道：「在殮葬之前，我們先看看石棺之內！」

姜天司首先協助雷狗兒推開棺蓋。

兩個人居然要很用力才能推開了一線。

雷狗兒叫道：「棺內早已有東西。」

衆人同聲問：「甚麼東西？」

雷狗兒並沒有看清楚，而姜天司已嚷道：「似是人骨！是人骨……」

他倆再用力一推。

石棺已露出一角，他們已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一副完整的人骨。

人骨已是乾枯，全無肌肉，亦無惡臭。

五人合力，索性把這棺蓋掀開。

因爲這是一副骸骨，因此一時之間，無法看得出是男是女。

雷狗兒道：「看看其他棺內，是否也有骸骨？」

五人合力，推開旁邊的一副。

果然也有骸骨在內。

他們又再合力，推開其他三副，俱有人骨在內！

五副人骨都保存得極好，看來是葬在這些石棺之內，已有一段長日子。

五副人骨之中，其中一副比較矮小一些，而且骨骼較幼，看來應該是個女人。

換句話說，五個死者，是四男一女。

他們究竟是甚麼人？

雷狗兒向來是心直口快，便問道：「他們究竟是甚麼人？是天人宮內的人，還是天人宮外的人？」

沒有人答他。

他轉向「陰陽無常」畢英，道：「你是他們之間的老大，而且在宮中最長久，你應該知道。」

「陰陽無常」緊張地用女聲道：「我不知道，天人五老在生之時，也絕沒有提起！」

「那麼你們呢？」

他們也搖搖頭。

「陰陽無常」忽作粗獷的男聲道：「我們看看這石洞之內，有沒有甚麼遺言之類的東西。」

他們立即在石室之內，四處搜查。

可是，搜了半天，甚麼也沒有。

雷狗兒道：「如果沒有結果，我們倒應該把這些人骨先入石棺，然後再行打算！」

姜天司道：「可是，天人五老臨死之前，曾吩咐過，「找到你回來之後，便把他們遺體葬入石棺之內。」

「難道他們並不知道石棺之內，早有骸骨？」

「喜怒無常」道：「我想有兩個可能，第一，正如宮主所言，天人五老並不知道石棺之內，早有骸骨；第二，可能是他們一早知道，並且有意讓宮主知道這事，而且一定要宮主把這件事弄妥！」

雷狗兒道：「這件事是可大可小！」

「愛惡無常」道：「是的，不過，如果天人五老早知這事，一定有遺言吩咐，我們搜索過，並沒有甚麼留下，看來這事，他們可能不知。」

姜天司却道：「我認爲天人五老一定早已知道，否則他們也不一定要宮主回來，才可以殮葬。」

雷狗兒道：「我看再辯論下去也無結果。」

「宮主的意思是……」

「有道入土爲安，我看，要先把天人五老遺體放入石棺之後，再作打算！」

四人稱是，並且都覺得，雷狗兒這次離開天人宮一段日子，人也成熟得多。

雷狗兒道：「這事可能是一件牽涉甚麼的事，千萬不要傳出去，暫時我們當作甚麼事也沒有發生。」

他們先把那些石棺清理，那五副骸骨，暫時用布蓋着，希望再發現天人五老有甚麼遺言，再作打算。

他們懷着沉重的心情回天人宮去。

殮葬的禮儀已準備妥當。

可是，却不見了「四大無常」。

雷狗兒以爲他們各自爲了一些繁瑣的事而走開，可是，等了半天，仍不見他們來。

雷狗兒正覺奇怪之際，幽菊却跑來道：「四位無常護法都病倒了。」

「甚麼？他們今早還是好端端的。」

雷狗兒親自到他們的住所去。

他們同住在一間平房之內，四房相連，却又各有門口出入。

雷狗兒先往他們的大阿哥「陰陽無常」畢英的屋內，只見他睡在床上，臉孔有些黑氣，並且是半睡不醒似的。

雷狗兒叫道：「畢護法……」

畢英似乎是知道雷狗兒來了，但想回答他，却是有心無力似的，他的口唇嚅動，却是沒有聲音。

雷狗兒道：「你怎麼了？」

畢英仍然口唇嚅動，但他身體發軟。

幽菊道：「看看其他護法。」

其他三人，情形也如畢英一般。

幽菊道：「我看他們是中了毒。」

「中毒？」

「今早你們到過山崗？」

「是的，我們看過那五個石棺槨。」

「是在石洞之內？」

雷狗兒點點了頭，道：「那麼，他們是中了毒。」

「中了毒，我與他們一起，爲甚麼我又……」

「宮主，你忘記了，你是百毒不侵，他們却不是。」

「他們武功高强。」

「武功高强也抵受不住……可能是石室之內，他們呼吸不暢，因而……」

幽菊道：「我看他們中毒已深。」

「先救醒他們再說。」

「你怎知道？」

「那是看到他們臉色開始發黑。」

雷狗兒道：「那麼，再用甚麼藥物也是無效——讓我先用內功，把他們體內的毒迫出。」

幽菊幫助雷狗兒，先把畢英扶了起來。

他們先救畢英，因爲他臉上的黑氣最重。

雷狗兒替畢英脫去了上衣，由幽菊扶着，再由雷狗兒用雙掌貼在他的背上，運上「天雷功」，把內力逼入了畢英的體內。

只有一盞茶的工夫，畢英吐出了一大灘黑水，臭氣熏天，並且恢復了知覺。

他看見自己的模樣，已知是甚麼一回事，對雷狗兒道：「多謝宮主。」

「不用多說，你覺得怎樣？」

「身體似仍是虛浮。」

雷狗兒道：「你先休息一下再說。」

「他們怎樣？」

「就像你一樣。」

於是，雷狗兒又再施出「天雷功」，把其餘三人體內毒氣逼出。

一時之間，石室內惡臭熏天。

幽菊在旁協助，也抵受不住那氣味，並且有些暈眩，雷狗兒知道，這些嘔出的東西，仍然有毒。

他叫幽菊離開。

費了差不多整個下午，四人才安然無恙。

雷狗兒費了半天勁，身體也有點疲累。

翌日起來，衆人身體已恢復了，經過一番商議之後，他們決定先把石室內清理一番，才再作打算。

雷狗兒不許他們再入石室之內，因爲只有他一個人不怕毒氣。

可是，雷狗兒找了半天，只見石室之內，四壁光滑，並沒有可能收藏甚麼毒葯。

雷狗兒忽然記起，他們四人都動過骸骨，而那五副骸骨仍在地上，被白布所蓋。

雷狗兒心想：「毒可能來自那些骸骨。」

他立刻走到骸骨之處。

只見白布所蓋之處，本來是應該突起的，但這時却是下陷了。

雷狗兒知道其中定有問題。

他小心揭開其中一塊。

只見布下那骸骨已完全是黑色，而且經過那白布一扯之下，四肢的肱骨竟然斷了。

雷狗兒清楚的記得，那五副骸骨，本是十分堅硬，而且完整而潔白。

可是，而今却完全變了樣子，再多動一下，那些碎骨更加全碎。

骸骨變黑，明顯是有毒。

毒來自骸骨，但爲甚麼骨又變碎？

他心裏充滿是疑團，但百思却不得其解。

雷狗兒走出了石洞，將洞中情形告訴了衆人。

衆人聽了，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是好。

雷狗兒道：「你們有甚麼好的提議？」

姜天司道：「我們一定要遵從天人

五老之言，把他們遺體殮葬，至於那五副遺骸……」

雷狗兒道：「我看那五副遺骸已不成骨，可能成了五撮灰土！」

易哲也道：「人道生死無常，想不到人死之後，骸骨也是無常，好好一副白骨，也會變成黑灰……宮主，那些骨灰，也可能是重要的……倒不如先把那些骨灰，用骨罈裝好，日後再算……」

雷狗兒覺得這個提議也是不錯。

於是，衆人爲他備了五個大瓦罐，因爲山上一時之間無法找到五個骨罈。

這一切東西，都要由雷狗兒親自打理，因爲那些東西，全部附有劇毒，而只有他一個人，並不怕毒所侵。

雷狗兒並不太害怕，因爲他自小看慣了墳場內的人做這些東西。

雖然是收收拾拾，也費了很多時間。

當骨灰裝妥，石室之內，再沒有那種陰沉之味道，雷狗兒記得他的盜墓師傅說過，凡是動過死人的東西，一定要燒一些冥鏹，以慰他們之靈。

石室之內，怎會有冥鏹？

於是他走出石室，叫他們預備了一些元寶蠟燭的拜祭物品，入內拜祭一番。

想不到這一番拜祭，却又有奇事出現。

當雷狗兒燃起香燭，只見那片石壁之上，隱隱的出現了一些字體。

雷狗兒再燃起一些衣紙，把火光拉近，牆上字體更現，上面有寫着西瓜般的大字。

可惜的是，雷狗兒認得的也是一籮西瓜那麼幾個大字，他怔怔的看着牆上。

牆上的字越來越深色，他知道再等下去，那些字可能會變。

他急忙去找「四大無常」進來。

他們看着這些字體，却也是怔怔的。

雷狗兒道：「怎麼？說甚麼？」

姜天司道：「它認得我們，我們却不認得它們。」

雷狗兒才醒悟道：「你們也是不識字的。」

而牆上的字，却越來越深色，似乎是要化作一片。

「陰陽無常」道：「幽……幽菊！」

是的，只有幽菊才多懂幾個字。

雷狗兒急忙出外，找到了幽菊，拉了她直入石室之內，那時，石牆已成黑色，只剩下幾個大字！

幽菊道：「骸骨送雲……甚麼點蒼……北……雪丐……還有甚麼賊……賊婆娘……」她頓了一頓，另外一邊又快要全黑了。

幽菊續道：「那邊是少林天望……另外一邊是武當焚鶴……」

石牆已越來越黑。

最初出現的字已經不再成形，而另外一些也變得越來越黑。

雷狗兒聽着幽菊所說，一邊看到石壁上字體變黑，心下十分焦急，他發覺火光越近，字體也消失越快。

那當然是熱力的原因。

雷狗兒道：「快把火拉開！」

可是，拉開了火光却看不見壁上的字。

再把火光拉近，字體又開始消失。

幽菊道：「宮主，我已全記在腦裏！」

衆人回到天人宮內。

幽菊道：「我想這牆上所寫是囑咐咱們把五副骨骸送回他們所屬的地方，地方一共是五個，第一個是雲……點蒼，我想這個可能是雲南點蒼，或者是雲點蒼是個名字也說不定！」

「四大無常」都陷入了沉思。

雷狗兒道：「第二個呢？」

「第二個是北雪丐……我想此人應該是北地雪丐，因爲這人在江湖上早已出名，不過他後來是神秘失踪了，可能便是死在我們天人宮裏！」

「第三個呢？」

「第三個我想是中原賊世家！」

姜天司接口道：「中原賊世家也是幾十年前成名的人物，但後來不知甚麼緣故而再沒有人提起！」

幽菊道：「中原賊世家的兩個成員，是老賊與賊婆娘爲首，賊婆娘很粗暴，而她偷東西又另有一手！」

雷狗兒以前跟師傅盜墓，對於偷東西這種行徑，並不當是一回不道德的事，而今聽到有個女人又惡，偷東西又有本領，便覺得其間趣味盎然。

姜天司道：「賊婆娘失踪之後，老賊也很少在江湖露臉，而賊世家也不再名重江湖！」

「還有兩個！」

最後兩個，幽菊說起話來，也嚴肅得多，因爲「少林」與「武當」都是江湖上的泰斗，名重一時。

幽菊道：「這兩位前輩，少林的天望，與武當的焚鶴，我聽過他們的名字，却是知之不多！」

「陰陽無常」畢英道：「這個我比你們知道得多，少林的天望禪師在當日快要榮封爲住持的時候，無端失踪的，當時已發放了英雄帖，給各路英雄來觀看這個住持榮封大典，可惜，天望在那日早上不見了，以後便一直沒有出現，想不到是……」

他知道事情的嚴重，並沒有說下去。

「生死無常」易哲也接口道：「至於武當的焚鶴也是在同一年失踪的，他是在他閉關之後失踪，沒有人知道是爲了甚麼原因！武當一向視這爲懸案，想不到他的骨骸却全在天人宮……」

雷狗兒道：「他既是閉關，又怎會出來？」

沒有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雷狗兒又道：「他閉關失踪，其實

他在甚麼時候失踪，也沒有人知道了！」

也沒有人回答這問題。

雷狗兒也不禁沉默起來。

五副人骨，五副都是名重江湖的人物的人骨，竟在天人宮內發現，究竟內裏有些甚麼原因？

其間與「天人五老」有些甚麼關係？

而最令人頭痛的是，「天人五老」遺言，是要他們把這五副人骨送回他們原來的地方！

送一副人骨回去，會引起多大震撼？

幽菊道：「這是天人五老……」

雷狗兒忽然接口道：「不，……並不一定與咱們天人宮有關，甚至天人五老，對這件事一無所知也說不定！」

雷狗兒提出這個想法，總算令衆人鬆了一口氣。

他也並不是在亂說話，那個石洞是封閉的，石棺之內有甚麼，從來沒有人知道。

天人五老也不知道，事屬正常。

幽菊道：「但望如此！」

最渴望這話是事實的，當然是雷狗兒，而今他身爲天人宮宮主，假若這果眞是天人五老的遺言，這個送回骸骨的重責，還有誰可以負？

那一定是落在他的身上。

雷狗兒一直不肯回到天人宮，爲的也是不想負有太多的責任。

他性格懶散，喜歡過一些閒雲野鶴的生活。

想不到一回天人宮，便遇到此事。

幽菊道：「如果是天人五老要咱們完成他們的心願，他們必然早有安排，如果我們沒有發現甚麼安排，我們也實在不必爲這五副人骨操心！」

雷狗兒道：「而且如今這五副人骨已成了骨灰！」

畢英道：「宮主，我們已備了石棺，還是給天人五老入土爲安！」

衆人也覺得這才是當務之急。

他們一行衆人，來到靈堂。

幽菊已聚集了天人宮內衆宮奴，來到靈堂悲悼追思。

「天人五老」並沒有後人，依照他們天人宮歷來的做法，新任的宮主便要實行做兒子的俗例，爲五位天人潔身入殮。

這事倒不會難倒雷狗兒。

他在以前的日子，出入墳墓，早已慣見屍體，而今替這五位老人潔身，也不覺得如何難做。

雷狗兒在衆人跟前，行了叩拜之禮後，開始替天人五老脫下衣裳。

天人五老其實並沒有甚麼衣裳，只剩下一件非常單薄的內衣蓋着。

當雷狗兒替第一位天人脫衣的時候，他便發覺那件薄薄的內衣，在頸背之間，有一塊東西攝在其中，相當硬直，雷狗兒起初以爲是他們衣裳的一些特式。

那知道，再爲第二位天人脫衣的時候，他也同時發現那頸背之間，也藏有一塊硬直的東西。

第三個、第四個，甚至第五個，也是如此。

雷狗兒心中暗想：「那也許是……」

他不敢想下去，他最害怕那是一些甚麼遺言，一些甚麼吩咐。

如果那是遺言，那麼那五副人骨……

他實在不敢再想下去。

其實那時不單是雷狗兒發現這件事，在旁協助的幽菊，也覺得有點不對。

這麼薄的衣裳，爲何要在頭與背之間，弄起了一塊硬塊，穿的人一定十分不舒服。

但這地方，却是收藏秘密的最佳地方。

幽菊一直沒有出聲，直到大殮完畢爲止。

衆人經過一番哀悼，宮奴散去。

幽菊一直看着雷狗兒。

雷狗兒也明白她想說些甚麼。

當他們把天人五老的遺骸親自放入石棺之後，衆人默禱，燒香拜祭。

那時，石室之內，只有雷狗兒、幽菊與「四大無常」。

「四大無常」因爲一直沒有碰過天人五老的遺體，也沒有看過那五件衣裳，因此，他們完全不知道。

幽菊一直望着雷狗兒，似乎是在徵求他的意見。

雷狗兒心想：「假若不讓這事給四大無常知道，那麼，他們再不會追究這事也說不定……」可是，當他回心一想：「這其中並不一定是些甚麼秘密，倒不如拆開一看，可免日後一輩子也不安樂！」

最後，雷狗兒下了一個決定。

當一切拜祭完畢，衆人要離去。

雷狗兒忽道：「我還有一件事……」

衆人望着雷狗兒。

「不過，我還沒有決定……你，你有銅錢嗎？」

他問姜天司。

姜天司摸摸口袋，道：「銅錢一個也沒有，但有……」

「有甚麼？」

「骰子倒有三顆！」

雷狗兒聽了，笑了起來，而姜天司臉有尷尬之色。

「好，骰子也好！」

他拿起骰子，向天人五老默禱之後，心想：「我擲三次，如果是單，那便告訴衆人，如果是雙……天人，天人，你快下吩咐！」

他一擲骰子。

三個紅點！

姜天司叫道：「滿堂紅呀！」

雷狗兒心中一凜，他又再擲。

兩個五點，很快便停了下來，另外一顆，仍然不停地轉動。

「五呀，五呀……」姜天司叫道。

雷狗兒却叫：「六呀，六呀！」

骰子終於停了下來。

一個五。

姜天司道：「我又贏了！」

雷狗兒道：「贏甚麼？」

姜天司噤聲不言。

雷狗兒又再擲。

這一擲是運了一些手勁，因此，骰子不停的轉動，很久也沒有停下來。

第一顆終於停下，是顆五。

第二顆也停了下來，是顆三。

只要第三顆是雙數，那一定是雙數。

可惜，事與願違。

第三顆是個一。

那麼，三次骰子，都是單數，雷狗兒知道，他再沒有藉口。

他把骰子交回了姜天司。

「好，幽菊，你說！」

幽菊道：「還是宮主說的好！」

「好，我說，我發覺天人五老的單衣內，都有一塊硬塊的東西，你們拆來看！」

「甚麼硬塊？」

幽菊把那些白色衣裳拿了出來。

姜天司一手拿了一件，撕開那頸背之處，果然有一塊紙板跌了出來。

其餘的人也拆開了其他四件，各有一塊紙板跌在地上，雷狗兒拾了起來，把五塊紙板拼在一起。

五塊紙板之上，各有文字，拼了起來，便成了一段短短的文章。

雷狗兒看了一會，甚麼也不懂。

畢英道：「幽菊，你告訴咱們！」

幽菊道：「五人誤闖天人宮，互相糾纏而致死，天人五老獨不知爲何也！五人死後，葬於石棺之內，爲保其安，日後五老死後，天人宮宮主必需把五人骸骨送回，以了結此武林懸案！」

雷狗兒聽了這一大段話，有些是明白，但大部份是似懂非懂，便道：「姐姐，用你說話來說！」

幽菊道：「這五人來天人宮，互相打鬥，打死之後，五位天人仍不知是甚麼原因！」

「怎會這樣？」

沒有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幽菊續道：「天人爲保這五人骸骨，因此先讓他們葬於石棺之內，天人吩咐，以後的天人宮宮主，一定要立起這個責任。」

「甚麼責任？」其實雷狗兒是明白的。

「負責送回骸骨，並且把其中秘密查探出來！」

「這倒有趣！」雷狗兒故意如此說，事實上，他明白此事非常艱難，甚至會使江湖掀起風浪。

畢英道：「此事我們必須從詳計議。」

姜天司道：「宮主，假若有人送一副人骨來我們這裏，你有甚麼反應？」

「當然會考慮這人有甚麼目的，還會想到受害人。」

幽菊道：「簡單一句來說，接收骨灰的人，一定會受到追究。」

衆人默然。

他們都明白，對方的追究，是可大可小。

幽菊見衆人沒有出聲，便道：「各位護法、宮主，請恕我大膽的說一句。」

雷狗兒一向視幽菊如他的親姐姐，便道：「幽菊，你快說。」

幽菊道：「我相信少林與武當兩大門派，他們都是江湖上的名門正派，自然是會講理得多……至於那『賊世家』，他們……你可想而知。」

衆人都明白幽菊意思。

雷狗兒當然也明白，當他們追究起來，甚至誣衊天人宮殺了他們，那時不單是自己會被追殺，而且整個天人宮也成爲江湖上殺戮的對象。

雷狗兒道：「這件事……爲甚麼天人五老生前，一直沒有提起？」

畢英道：「那可能是有難言之隱。」

姜天司也道：「其實他們也怕麻煩……」

畢英道：「二弟，你不能如此說。」

「愛惡無常」李浩一向都喜歡與姜天司作對，不過，今次他却支持姜天司，道：「天人不想惹的麻煩，想不到却要我們宮主……」

衆人都望着宮主雷狗兒。

雷狗兒看着衆人臉色，他們都是神情凝重，便道：「你們見多識廣，倒要給我出個主意。」

可是，明知此去一定引起大風波，而這大風波，天人宮未必一定可以對付。

雷狗兒心內根本是不想去，但這話却是千萬也說不得，否則，這個有違天人五老遺言的罪名可不輕。

幽菊是個極爲聰明的女孩子，一看雷狗兒臉色，早已知道他心中所想。

而四大無常護法，表面雖然沒有甚麼，但骨子裏他們也是有點息事寧人的想法。

他們其實也是不想雷狗兒去冒臉。

可是，這話也是千萬說不得。

幽菊知道，這一個心結，一定要由她作一個醜人，才可以加以解開。

於是，她眉頭一皺，便計上心頭，道：「這件事一直沒有人知道，如果我們能保守秘密……」

畢英接口道：「那麼，這事也會永遠沒有人知道。」

姜天司接口道：「既然以前沒有人知道，將來沒有人知道，我們何

必……」

李浩道：「遇到說理的人還好，遇到那些蠻不講理的，那便……」

「生死無常」易哲也一直沒有作聲，此時也忍不住的道：「那麼就當我們沒有把天人五老葬入石室之內……」

雷狗兒道：「整件事便沒有人知道，也沒有發生過。」

衆人聽了，都吁了一口氣。

幽菊道：「既是如此，我們也就……」

她突然想起，這結論不應由她而下，她望着雷狗兒，雷狗兒當然會意。

雷狗兒接口道：「也就這樣決定！」

衆人再沒有出聲。

「天人五老」的葬禮，在簡單而隆重的儀式之後完成，天人宮上仍然瀰漫着一片哀愁的氣氛。

雷狗兒回到自己的寢室，開始的第一晚，睡得十分香甜，因爲他不用負上一個這麼重大的責任。

第二天晚上，他開始有些不安。

第三天晚上，更是輾轉反側，不能入睡。

他的心裏不斷的想着：「我身爲天人宮宮主，一切都是由我負責的了，雖然這事只有幾個人知道，但畢竟是表示出我是個沒有責任的人……

「天人五老生前不提這事，並不是他們不願意惹上麻煩，而是有他們的苦衷。

「他們在死後，仍然記掛這件事，顯得這事並不尋常……天人五老生前對自己，亦師亦友，有恩也有義，我怎能在他們死後，不理他們的遺言？

「那五罐骨灰，接受的人雖然都不同，但他們也許不會太不講理……也許他們也早知其中秘密……也許他們不單不會怪責天人宮，甚至會感激天人宮也說不定。

「也許這件事根本上是天人宮的罪孽，那麼，就算天人宮隱瞞下去，總有一天會被發現，那時，豈不是更多一條罪名……」

雷狗兒雖是個讀書不多的人，但近年來在江湖上經過重重風波，生死經歷，使他漸趨成熟，而思考事情也非常有條有理。

這些思想不斷在他腦海中盤旋。

過了四五天，他簡直不能入睡，連吃飯也吃不下。

他想找幽菊談一下，却見她總是忙忙碌碌。

他想找姜天司談一下，却連他也是無精打采，使他也不忍再多言一句。

雷狗兒心想：「經過『天蛛聖衣』一事之後，我眼看過泰姐公主，從生至死，從年少變回年老，也經歷過大難，也到過地下宮殿，面對無數的高手……這又如何？事情總要面對。」

「是的，」他突然大聲的對自己說道：「事情總要面對的。」

於是，他下定了決心。

他先吩咐服侍他的宮奴，找幽菊與四大無常護法往天人宮大殿商議。

當雷狗兒一入殿內，早已見五人正襟危坐的候他。

雷狗兒臉孔很少這麼嚴肅。

四大無常護法一向非常醜陋，這時刻似乎是更加醜陋，因爲他們臉色凝重。

幽菊也有說不出的憂慮似的。

雷狗兒坐下，清了一下喉嚨，道：「我決定把五罐骨灰，送回原處。」

衆人聽了，都叫道：「我們願追隨宮主。」

原來他們五人，也一直爲了這事而不斷的思想，他們比雷狗兒還要痛苦，因爲他們不能下決定。

幽菊道：「我也是。」

「不。」雷狗兒道：「四大無常護法隨我而去，那麼天人宮內再無人可以主持一切，幽菊姐你處事精明，我們去後，一切由你打點了。」

幽菊道：「我不放心你們……」

「四大無常護法加上我，相信總可以對付高手。」

畢英道：「假若我們力量不敵，你在天人宮內，也可以加以援手。」

幽菊不再爭辯。

事情便這樣決定。

雷狗兒知道明天開始，他將會面對困難重重，麻煩多多，不過，這一個決定，却使他可以酣暢的睡了一覺。

其實，不單只雷狗兒好好睡了一覺，其實四大無常護法，甚至幽菊也好好的睡了一覺。

翌日一早，幽菊早已爲他們備妥一切。

五個骨罐已用五個鐵箱裝着，剛巧是各人拿着一個，衆人吃過幽菊爲他們預備的早飯，便下山而去。

雷狗兒心情顯得十分輕快。

他是個不能久困的人，而今又可以自由自在的到江湖去，他身心感到無比的舒暢。

下了山，轉眼已來到一個小鎮。

他們購了五匹馬，直往前面一個較大的市鎮。

入黑之前，他們便已到達。

五個人手持鐵箱，直入一間大酒樓。

四大無常護法在天人宮山上，有一段時間沒有喝酒，而今無拘無束，便大口的喝酒。

畢英身爲四大無常之首，倒也有些擔心，便問雷狗兒道：「宮主，你有甚麼計劃？」

雷狗兒道：「第一……」

衆人小心聆聽。

雷狗兒低聲道：「不要叫我宮主。」

衆人還以爲他有甚麼計劃。

畢英追問：「計劃呢？」

「第二，我沒有計劃。」

姜天司最爲孩子氣，與雷狗兒又最爲投契，幾乎要大聲笑起來。

不過，畢英臉色凝重，他也不敢笑了。

畢英道：「宮……公子，我們不能這麼漫無目的的去，這五……五箱東西，你先作選擇。」

雷狗兒心中實在是沒有甚麼計劃，但被畢英一追問之下，只想到三個字——賊世家。

其實雷狗兒出身盜墓，他也是做賊出身。

因此，他說：「先往賊世家。」

既然有了提議，畢英也不多言。

倒是姜天司低聲道：「公子，今次可能是你生平的勁敵。」

「你說是偷東西？」

「不，我是說武功。」

兩人都笑了起來，其他三大無常護法也笑了起來。

飽餐之後，雷狗兒想到了一個問題，道：「我們先到賊世家，其他的箱子沒有用，拿在手裏又麻煩，一旦失去了，更是……」

姜天司道：「我們有一個辦法。」

「甚麼辦法？」

「我們要入中原，一定要經過鄭州，那處是東西南北都要經過的地方，非常繁盛……」

李浩不耐煩道：「你究竟想說甚麼？」

「我說那裏有一些大當鋪。」

雷狗兒第一個明白他的意思，道：「好極，假若我們解決了賊世家一事，也要再回鄭州……」

「對了。」

「那麼，我們把這些東西當了？」

「當然，天下間有那一處地方，會像他們這麼熱心，既給人錢，也小心爲他人保管財物？」

姜天司並沒有誇大，當鋪的確是一處好地方。

翌日，五人直往鄭州。

一到了鄭州，這次他們並不先找食肆，而是先找當鋪，把四個鐵箱當了。

那是一間非常大的當鋪，字號叫安平大押。

朝奉是個老江湖，見到了四大無常的面孔，也不多言，便給了他們每一箱一錠黃金。

有了黃金，他們都心安理得，找了客店，又飽餐一頓。

* * *

「賊世家」其實並不是叫做「賊世家」，他們眞正的名字是「梁山世家」。

梁山是他們世家的始祖，也有這麼湊巧，人人都知道「梁山」是代表强盜。

「迫上梁山」早已深入民心。

不過「梁山世家」永遠强調一點，盜亦有道。

他們這個世家，可以存在這麼長久，也是因爲這一點，轉眼已是近百年的世家。

當今主持梁山世家的再不是當年的老賊，而是老賊跟賊婆娘誕下的女兒。

那女兒已是十八歲，她有極其風雅的名字——梁如冰，人如其名，美貌如花，溫涼如冰。

不過，她既然可以主持「梁山世家」，自然有其另一面的性格。

雷狗兒與四大無常到達了鷄鳴嶺，已是入黑時份。

當他們安定下來時，四大無常中爲首的「陰陽無常」畢英却失去踪影。

雷狗兒知道，這人雖是陰陽怪氣，但做事却有他自己的一套原則，否則他也不會成爲「四大無常」之首。

當他們吃完晚飯的時候，畢英便回來了。

雷狗兒一見了他，便問：「有甚麼關於梁山世家的消息？」

畢英喝了一口酒，才道：「我偷偷的去看過梁如冰。」

「梁如冰？」

「是賊婆娘的女兒！」

「那人很可怕？」

「是的！」畢英又多喝一口酒。

連畢英也覺得可怕的人，實在不簡單。

雷狗兒道：「是個女夜叉模樣的女人？」

「剛剛相反……」

「喜怒無常」姜天司道：「大哥，你究竟在說甚麼？」

畢英道：「那女孩子實在太美，了。」

衆人聽了，大爲嘩然。

姜天司蹙起雙眉道：「這倒要去看看。」

提起了美麗的女孩子，雷狗兒倒想起程純，這幾年來，他們聚也匆匆，離也匆匆！

畢英道：「宮主，不……公子，你去看嗎？」

「看甚麼？」

衆人都笑了起來，異口同聲道：「當然是去看美麗的女賊！」

雷狗兒道：「你們既然這麼熱心要看，那麼你們其中一人，或者四個一齊去！」

四大無常不知宮主心內想着甚麼，但聽他語言提不起勁，都默不作聲。

雷狗兒發覺他們都沉默下來，才知道實在是掃了大家的興。

一時之間，他也覺得不大好意思，便道：「我們明天一早便去看那女賊。」

衆人聽了，心下釋然，邊說邊笑的吃完那餐晚飯。

翌日一早，雷狗兒提着那個鐵箱，由畢英引路，直往梁山世家。

梁山世家經過差不多三代的經營，已具規模，單看他們的屋子，足見

他們的經營實在不惡！

一對差不多有兩個人那麼高的石獅子，漆着朱紅的大門，門是半掩的，却沒有人看守。

雷狗兒不明道：「怎麼這一個大宅，竟不關門？」

畢英道：「我打探過，這是他們的規矩，你知道他們是做賊的，總希望家家大門敞開，讓他們去偷東西的時候，出入平安。」

雷狗兒道：「這倒是個如意算盤！」他來到石獅之下，問道：「我們一起進去？」

四大無常互看了一刻。

最後，畢英道：「公子，我看還是你一個人進去。」

「爲甚麼？」

「我們恐怕以我們的面貌，未說話已嚇倒了他們五成，再說是送回骨灰，不用審也判定是我們害死他們的親人了。」

雷狗兒想想，這也是道理，便道：「我自己進去也好，不過，賊世家，你見過賊也講道理的嗎？」

四大無常搖搖了頭。

雷狗兒道：「你們在外面接應！」

四大無常都點點了頭。

雷狗兒走近大門，門雖然是敞開的，但他仍然扣響了門環，然後等待着。

等了一盞茶時份，仍然沒有人來開。

雷狗兒等得不耐煩，自己大踏步入了門內。

一入門內，便是一條小徑，徑上並沒有任何遮攔，然後便到達了大廳。

大廳之內，陳設得極爲雅緻。

雷狗兒倒也算是見過不少世面，但這大廳的陳設，却也使他驚歎。

大廳盡處，是中堂。

中堂上面寫着一個「道」字。

然後是兩張太師椅，上面放着猩紅色的坐墊，左右排着椅子。

大廳之內，空無一人。

雷狗兒又再扣了扣門。

忽然，有一個老僕模樣的人，不知從那裏竄出來似的，朗聲問道：「找誰？」

雷狗兒道：「我想找老……」

一時之間，他實在不知道應該如何說，他只記得而今當家的是梁如冰，但他的父親仍算是當家。

而這骨灰，應該是交給賊婆娘的丈夫老賊的。

但「老賊」二字又怎能說出口，假若一說出口，相信便要被這老僕趕走。

「你找老爺？」

雷狗兒點點了頭。

老僕道：「有沒有拜帖？」

雷狗兒搖搖了頭。

老僕白了雷狗兒一眼。

雷狗兒趕忙道：「我有些非常重要的東西交給你們老爺和小姐！」

「甚麼東西？」

雷狗兒當然不會告訴他。

老僕擺出一副愛理不理的神態，雷狗兒却也不理他。老僕看着他手上的鐵箱，指了一指。

雷狗兒點點了頭。

老僕道：「你等一會吧！」

說完便轉身入內。

過了一會，有幾聲咳嗽聲傳來，接着是沉重的步伐，從後面來到大廳。

來的是兩人。

前面是一個咳嗽的老人，穿着猩紅的綢緞衣裳，是一個面圓圓如富家翁的老爺。

後面，是一個……

雷狗兒一看，整個人呆了，幾乎連鐵箱子也放了手，要往地下跌，幸好他及時發覺，一手抓着。

雷狗兒呆了，是因爲扶着老人的那個女孩子，實在是美麗極了。

那似笑非笑的臉龐，襯着櫻桃小嘴，機靈的眼睛，實在是一個一看便捨不得離開的美女。

老人叫道：「你在看甚麼？」

雷狗兒似在夢中驚醒似的，吶吶道：「我……我……」

那女孩子見雷狗兒的窘態，便微微笑了起來，這一笑更是令雷狗兒三魂不見了七魄。

他只是張開了口，傻笑着。

那女孩子似乎是見慣這種情形，也不以爲意，道：「公子找咱們當家？」

雷狗兒沒有聽清楚她在說甚麼，不過，他只是不斷的點頭。

老人道：「公子爺是來自……」

「我……我來自……」

老人道：「而今的『梁山世家』與以往不同，我們不談買賣，世家之中也再沒有甚麼寶物可賣！」

雷狗兒道：「你是老……」

「我是老賊梁尚君！」他大聲的叫道。

雷狗兒如夢初醒。

那女孩子道：「公子，你找咱們當家，有甚麼貴幹，咱們當家今天睡不夠，脾氣較壞！」

雷狗兒把箱子提起。

老賊梁尚君道：「你有寶物賣給我？」

雷狗兒點點了頭。

「甚麼？」

雷狗兒想說，但話到口邊，却嚥了回去，因爲直接說出，他實在不知道會有甚麼後果。

女孩子道：「公子，這鐵箱內是……」

女孩子的嚦嚦鶯聲，使雷狗兒忘了一切，她的聲音實在有奇妙的力量，使人不能守上甚麼秘密。

雷狗兒竟直接的道：「是骨灰！」

大廳之內，突然沉靜下來。



雷狗兒把賊婆娘骨灰送到「梁山世家」。

半晌，老賊才再問：「甚麼？」

雷狗兒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骨……灰！」

老賊道：「甚麼？你說甚麼？」

雷狗兒又再說了一遍。

老賊道：「甚麼骨灰？」

「是賊婆娘的骨灰！」

整個大廳忽然震動起來似的，而且兩邊不知在甚麼時候多了很多人，一排而過，守住了整個大廳。

那女孩子看着雷狗兒，雷狗兒把那鐵箱放在地上，那女孩子上前。

雷狗兒道：「你是……」

「我是梁如冰，假若你說的賊婆娘是眞正的賊婆娘，那麼，那便是我的母親！」

「你的母親？」

「是的，我的母親失踪了多年，無緣無故的失踪多年，你怎會……」

雷狗兒道：「你打開來看看。」

他的說話竟也變得溫柔。

梁如冰蹲下，把鐵箱弄開，赫然見一個骨罐。

梁如冰仍然保持着鎮定。

「你怎知是……」

「我來自天人宮！」

老賊嘆了一下，道：「天人宮？」

「是天人宮！」

「是天人五老，四大無常的天人宮？」

「是的。」

「那麼你是誰？」

「我是天人宮的宮主雷狗兒！」

老賊與梁如冰當然不認識雷狗兒。

雷狗兒道：「事情發生得很突然……天人五老死了！」

老賊道：「當年我也聽過五老之事。」

雷狗兒把在殮葬天人五老之時，所發生的事，簡單地說了一遍。

梁如冰非常專心的聆聽着。

老賊一直聽下去，越聽越是傷心似的。

當雷狗兒說完，他已是老淚縱橫。

老賊一手抹去眼淚，道：「那麼，賊婆娘便是死在天人宮了！」

「是的！」

「是天人五老害死了她。」

「不……我也不知道。」

梁如冰道：「那麼，你來做甚麼？」

「我只是依天人五老之言，送還骨灰。」

雷狗兒道：「事情便是這麼簡單！」

「事情便是這麼簡單？」老賊問。

老賊突然站了起來，向大廳內所有的人問道：「你們相信嗎？」

大廳之內的人均嘩然，表示沒有人相信。

雷狗兒這個時候才發覺事情嚴重。

忽然，有人叫道：「天人宮的人殺死咱們女當家。」

正是一呼而百應。

雷狗兒想分辯，不過他的聲音已淹沒在衆人的聲音裏。

八個大漢已飛身而出。

雷狗兒已沒有分辯的機會，因爲他們幾乎是同時飛身而來，雷狗兒想躍起避過，可是，他們從四面八方迫來的威力，使他欲避無從。

雷狗兒雙掌護身。

八個大漢本以爲一齊動手，便可以立即接下這個小子，可是，當掌力一觸，他們便發覺不對。

雷狗兒身上散發着一種難以言喻的力量，他雖然沒有出掌，不過，他的自動的護體神功已發揮力量。

八個大漢同時彈開。

不過，他們並不相信，以雷狗兒這麼小小的年紀，竟有此神功。

他們再同時迫近。

這次，雷狗兒看到他們來勢。

他雙掌使出，隱隱含有風雷之聲，使八個大漢不由自主的彈開。

八個大漢已動了眞氣，不再是同時攻上，而是想以自己最好的武功，分別攻擊雷狗兒。

雷狗兒眼觀四方。

突然一聲嬌叱，道：「你們退開！」

八人收住去勢。

梁如冰道：「你果然是天人宮宮主？」

老賊道：「如冰，你走開。」

梁如冰道：「也許我們需要先問清楚。」

老賊已按捺不住，他向前一竄，兩隻手迅速揮動，快得連雷狗兒也看不清楚。

不只兩隻手，是三隻手似的。

雷狗兒以爲自己看錯了，一個人只有兩隻手，怎會有三隻手？

雷狗兒一擋一格，把兩隻手的攻勢擋開了。

然而，他突然感到另一掌硬生生的拍在他的前額，立時金星直冒，幾乎站不穩脚。

那是第三隻手。

第三隻手正是老賊梁尚君的拿手好戲！

梁尚君見雷狗兒已站不穩樁，只要再加一掌，雷狗兒不死也得重傷。

梁如冰上前，叫道：「爹，留個活口。」

梁尚君這才收住了掌勢。

梁如冰道：「你是天人宮宮主，是天人宮殺死我的娘親，是嗎？」

雷狗兒站穩了脚，道：「不，當然不是。」

「那麼我娘親的骨灰怎會在你們那裏？」

「我不知道。」

「你可要交代一下，否則……」

雷狗兒道：「我也沒有甚麼好交代，只是殮葬天人五老時，在石棺之內發現了人骨。」

「只是我娘親？」

雷狗兒本來不想提及其他，不過，看情形不提其他也不可，於是，他又將看見骸骨的情形坦白告訴她。

老賊梁尚君聽了，不知是愛妻情重，還是老懵懂，叫道：「天人五老也眞狠毒，不但殺了我們的賊婆娘，還殺了其他四人。」

他竟然嚎啕大哭起來。

梁如冰却是個相當冷靜的人，她轉向老父，勸慰他幾句之後，對雷狗兒道：「那麼，你們只知道發現骸骨，而不知道死因？」

雷狗兒搖了搖頭。

梁尚君仍然是老淚縱橫。

雷狗兒看着衆人仍是圍着自己，感到渾身不舒服。

梁如冰發現了，便道：「你們先退下，我看宮主此來並無惡意的。」

衆人對梁如冰的話奉如綸音，紛紛退下。

梁如冰也低聲對老父說了幾句，並且叫幾個人扶他下去。

大廳之內，轉瞬間只剩下梁如冰與雷狗兒。

梁如冰道：「多謝宮主把我娘親骨灰送回，你既然不知其間來龍去脈，那也是無可厚非。宮主，你風塵僕僕到來，你還有沒有……」

「我還有四個護法同行。」

「何不叫他們進來？」

雷狗兒道：「我們還要趕路。」

「別急，你們趕路也要吃飯歇宿，倒不如也叫他們進來，安歇一宵，才再上路。」

雷狗兒一想，也是道理，道：「那打擾府上了。」

他正想出去。

梁如冰道：「宮主，讓我叫人去迎接。」

她擊掌幾下，便有幾個勁裝打扮的人走入，梁如冰吩咐了他們幾句。

雷狗兒道：「他們只是躲在附近。」

「我知道，他們有辦法請他們進來的。」

幾個人出去了。

雷狗兒與梁如冰閒聊了一會，對着這個貌美如花的女賊，倒也談笑風生。

不一會，四大護法也跟隨了「賊世家」的人進來。

姜天司見雷狗兒無恙，才安心道：「宮主，你沒事吧？」

雷狗兒道：「我們還以爲你被擄了。」

其他三大無常却一言不發。

姜天司覺得非常奇怪，原來那三大無常平日陰森古怪，但見了梁如冰這個美人兒，竟然也目瞪口呆，「愛惡無常」李浩還在吞口水哩。

姜天司因爲關心雷狗兒，而且身

材沒有其他護法那麼高，因此被他們遮着，一時之間，也看不見梁如冰。

他看見三人呆立，便排衆而出，當他看見梁如冰的美貌，也禁不住呆了。

梁如冰看到這幾個醜陋的男人，並不以爲意，因爲她遇到這些奇怪的目光實在不少。

梁如冰道：「你們旅途辛苦，請坐。」

四人唯唯諾諾的坐下，已有人奉上香茗。

梁如冰道：「難得四大護法與宮主送回先母骨灰，在下實在感激萬分。」

雷狗兒道：「不用客氣。」

梁如冰道：「如今沒有酒，我便以茶代酒敬你們一杯。」

五人一飲而盡。

過了一會，四大護法忽然一一倒下。

雷狗兒望着他們，知道他們中了梁如冰的毒，不過，雷狗兒是個百毒不侵的人，所以他沒有甚麼反應。

他望着梁如冰。

梁如冰並不知道他有此能耐，覺得十分奇怪，但仍然沒有作聲，希望多等一刻。

可是，雷狗兒始終沒有暈倒過去。

梁如冰尷尬地笑道：「宮主果然定力過人！」

雷狗兒道：「我的四個護法也非定力不及人，不過，他們沒有我百毒不侵的本領而已。」

梁如冰一聽到「百毒不侵」四個字，已然站了起來，並且撲向雷狗兒，駢指如戟，插向雷狗兒的雙眼。

雷狗兒實在不明白，爲何這小女賊忽喜忽怒，看着她美麗的臉孔，實在不知她在想甚麼。

而且一出手便如此狠毒。

雷狗兒避過。

梁如冰再次進攻，仍然駢着雙指，指甲上塗上寇丹，削得尖幼，是一件相當厲害的兵器。

雷狗兒左閃右避。

而大廳之內，已閃進了八人。

雷狗兒與梁如冰在打鬥着，而其他八人已把四大護法綁起。

雷狗兒在武功上是勝過梁如冰好幾籌的，不過，不知爲了甚麼，他總下不了手。

那八個人綁好了四大護法，也上來攻擊雷狗兒。

雷狗兒本想發出勁力，把他們擊倒，不過，擊倒他們，也救不了四大護法，心念一動，自忖：「倒不如也詐作打敗，看看他們要弄些甚麼。」

心意一定，他硬生生的吃了梁如冰一招，然後，他整個人躺在地上，衆人一哄而上，也把他縛了。

結果，雷狗兒與四大無常被囚進一個地牢之內，那裡非常寒冷。

「賊世家」的人都知道，這五個人武功了得，假若稍有差池，被他們逃脫，定然引來難以承擔的後果，因此，他們被縛得像五隻糭子似的。

其實他們在這地牢之內，也不知過了多久，只不過大家都覺得腹如雷鳴，相信時間也過了不少。

結伴北上　約會武當

忽然，地牢的門打開，透入眩目的光線。

當他們再度張開眼睛，門已關上，地牢之內，却燃點了火炬。

火炬光影之下，只見一個老太婆。

那老太婆老態龍鍾，不過走路仍是矯健。

老太婆突然揚起一條長鞭，鞭聲刺耳，鞭風也使人驚悸。

老太婆道：「爲了你們免受皮肉之苦，快快招供！」

畢英道：「招甚麼？」

「你們天人宮怎樣害死賊婆娘的？」

畢英道：「我們只是送回骨灰，並不知道她是怎麼死去的。」

「你們還是那麼口硬？」

鞭聲又起，發出刺耳的聲音。

雷狗兒道：「想不到賊世家的人那麼愚蠢。」

「我們蠢？」

「當然，是天下第一蠢世家。」

「假若我們是殺害了你們的賊婆娘，我們還會把骨灰送回？早就置身事外了。」

「那不一定啊！」

「爲甚麼？」

「因爲其間可能有一些秘密。」

「秘密？你認爲有甚麼秘密？」

老太婆道：「如果我知道，我也不用迫供了。」

雷狗兒心想：「她的話未嘗沒有道理。」

老太婆道：「當年我們女當家無緣無故的失踪……」

「失踪之前，她在做甚麼？」

「當然是做買賣。」

「甚麼買賣？」

老太婆沒有回答。

畢英道：「女賊婆所做買賣，還有甚麼好做。」

「偷東西。」

「我們一向並不是偷，而是借用一下。」

「借用甚麼？」

那老太婆沒有作聲。

「可能是金銀財寶。」

那老太婆仍然默然。

「是藏寶地圖？」

那老太婆似乎有點動容了，但沉默了一會，猛然發覺，道：「如今是你招供還是我招供？」

雷狗兒道：「也不是甚麼招供迫供，我們大家可以仔細研究一下。」

老太婆道：「我要你們講。」

她又用鞭子在他們面前揮舞着，劈啪有聲，非常刺耳，可是，始終沒有打在他們的身上。

雷狗兒被幾下鞭子在他臉前晃過，他也覺得有點驚悸，因爲鞭子沾着任何皮肉，一扯便裂開，那種滋味實在不好受，幸好，始終沒有打個正着。

他漸漸發覺，這老太婆只是在威嚇，而且他越來越覺得，她的老態似乎是裝扮出來的。

他有了一個大膽的念頭，道：「如冰姑娘。」

那老太婆愕了一愕。

這一愕然更增强了雷狗兒的信心，他續道：「如冰姑娘，你不用再扮了。」

老太婆整個人站定了。

雷狗兒道：「你是個聰明人，知道我們此行並沒有惡意的。」

老太婆扯下臉上化妝。

雷狗兒並沒有猜錯，眼前的人竟是那美麗的如冰姑娘。梁如冰見被他識破，便道：「雷宮主，你怎知道？」

雷狗兒道：「我知道的還有很多。」

「你知道甚麼？」

「我知道你心裏實在同意我的話，我們此行只是想把骨灰送回。」

「同時也想查出眞相。」

雷狗兒點點頭，道：「那是事實，不過，你可以肯定一點，令壽堂並不是天人宮所殺。」

「那是誰？」

「我們也想知道。」

梁如冰在那些支離破碎的化粧之下，仍然十分美麗動人，她呆了半晌，才道：「其實我也知道，迫你們也找不到頭緒的。」

「那你爲甚麼仍要迫供？」

「因爲我父親。」

雷狗兒怪念頭又起，他道：「你既然明白我們的處境——你眞想知道？」

梁如冰點了點頭。

「那你一定要放了咱們。」

「爲甚麼？」

「那才有機會讓咱們出去，向四方八面打探，有了結果，才回來告訴你。」

「我怎知道你們……」

「你不用懷疑，我來自天人宮，你有甚麼懷疑，直上天人宮，我逃不了。」

梁如冰沒有作聲，其實她也有自己的打算，不過，她無法開口。

但雷狗兒却是看穿她的心意。

雷狗兒道：「你跟我們一起去查。」

梁如冰低下了頭，似乎有所顧慮。

雷狗兒道：「我知道你有所害怕，你呆在這梁山世家，肯定是查不到事情的眞相，但跟隨着我們，還可能有知道水落石出的一天。」

梁如冰仍然不語。

雷狗兒鼓其如簧之舌，道：「如果你擔心老父，暫時也不用理他……因爲他可能是夫婦情深，一天無法知道他老伴的死因，一天也鬱鬱不歡，反而有礙他的健康……倒不如你自己出外查尋，把眞相帶回，那才是孝順之道。」

梁如冰的心意實在被雷狗兒看透徹，她內心的顧慮，完全被他說了出來。

她想查出老母死因，也害怕離開老父。

她既想出外走一遭，也害怕老父怪責。

不過，經過雷狗兒的游說，她心意已動。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站了起來，好像是下定了決心似的，她走向雷狗兒。

她正想扯下雷狗兒的繩索，道：「你有把握？」

「有，我們還有四罐骨灰。」

「四罐？」

「是的，你解下我們，我們立即帶你去看看，並再把其他有關線索告訴你。」

梁如冰有些猶豫。

雷狗兒知道這是關鍵時刻，假若不能再說動她，可能永遠都要被縛在這裏也說不定。

於是，他低聲道：「我們欠缺的是腦筋，假如有你作軍師，以你這麼聰明的頭腦，一定可以把事情查得一清二楚。」

梁如冰終於扯下了雷狗兒身上的繩索。

雷狗兒也迅速抖開身上的繩索，並且立即解開了畢英身上的繩索。

接着他們可以互相解開。

雷狗兒一把扯着梁如冰，道：「走。」

梁如冰有些迷惘。

雷狗兒道：「假若你再遲疑，被你爹爹知道，你以後也沒有機會出外走一遭。」

梁如冰領着路，向外面走去。

他們並沒有遇到任何阻撓，因爲梁如冰自幼便在賊世家長大，沒有那一處會難倒她。

出了屋子，他們一直奔入城內。

梁如冰道：「往那裏去？」

「客棧。」雷狗兒道：「快，免至節外生枝。」

他們一直走回客棧。

雷狗兒其實並不是完全騙梁如冰出來的，因爲他們在賊世家中，發現不到任何線索，而觀梁如冰其人，也不是個亂說亂話之人。因此，他老老實實把這件在天人宮石室內發現骨骸，以至變爲骨灰之事，一一講述。

梁如冰聽了，道：「這事不只牽涉我們梁山世家，還有雲南的點蒼派，

北地雪丐，那是另一個丐幫；然後少林與武當。」

「是的，姑娘有何高見？」

梁如冰道：「武當少林這兩大門派，目前是碰不得的，否則事情鬧大，不但不可以找出眞相，而且可能掀起一陣腥風血雨。」

「是的。」雷狗兒道。

畢英道：「那麼雲南點蒼與雪丐之中，我們應找誰？」

梁如冰道：「這兩幫人是天南地北，不過，我們梁山世家與點蒼總算有一些淵源。」

「甚麼淵源？」

「幾十年前，我們往雲南借藥，也與點蒼派有交過手，不過，後來和解，也因他們，我們梁山世家才向那裏的苗族借到藥。」

梁如冰口中所說的「借藥」，當然是偸藥的另一個說法。

「你可知道其中情形？」

梁如冰道：「不知道，那時我只是個嬰孩。」

畢英道：「那可能與事實有些出入。」

雷狗兒道：「我們暫時既無線索，而且也需要往雲南一遭，有梁姑娘的引路，減少很多麻煩。」

事情便這樣決定。

雷狗兒讓了一間房間給梁如冰住，他與四大無常住在一個大房之內。

一宿無話。

當雷狗兒醒來，已是日上三竿。

四大無常失了跡影。

他走過去梁如冰的房間，却發現房裏只有一個書生，他急忙道歉離開。

那書生却哈哈笑道：「是我。」

雷狗兒看清楚，那眉清目秀的書生，竟是梁如冰。

梁如冰本已是極爲美麗，扮了男裝，也一樣是英氣挺拔，器宇軒昂。

當他們談着，四大無常回來了，他們辦了不少貨物，因爲要南下，備用的東西也不少。

畢英道：「爲了減少麻煩，我們扮作行商的，我們買了一輛馬車，既可作路上安歇之間，也可以免被人們懷疑，也可放置四個鐵箱。」

雷狗兒道：「怎麼要回鐵箱？」

「贖回。」

畢英摸摸身上銀兩，道：「這幾天我們也用了不少，那再有贖金。」

梁如冰插口道：「你們要錢？」

「當然，你有嗎？」

「滿街都是錢。」

她說完之後，閃身出了外面，雷狗兒追了出去，已不見了她的人影。

不一會，梁如冰回來了，手上多了十錠黃金。

「那裏來？」雷狗兒問。

「是這裏一個大戶人家，那個財主刻薄成家，我們替他用了多少，減少他身上的罪孽。」

衆人都笑了起來。

於是，畢英與姜天司兩人去贖鐵箱回來，其餘的人打點一切。

當畢英與姜天司回來，一切也已準備停當，他們四大無常坐在馬上，而雷狗兒駕馬車，梁如冰暫時安頓在馬車之內。

接着他們馬不停蹄的往南下去。

雲南大多數地方是不毛之地，而且異族人多，但昆明却是不同。

那裏四季如春，氣候不寒不熱，而且繁花如錦。

他們在昆明逗留了一天，翌日繼續起程，因爲點蒼並不在昆明城內，而是在滇池另一邊的點蒼山上。

點蒼山是雲南一個名山，山勢巍峨，與緬甸相隔。

他們從北而南，走了一大段路，馬車早已破爛，那地方的居民詢問，得知他們要上山，都勸他們改乘驢子，因爲驢子比馬更適合走山路，並且能載負重物。

其實他們也沒有甚麼東西，只有四箱骨灰，最爲沉重，但他們也爲了方便，改乘驢子。

點蒼山下，有幾間廟宇，有些進香客，也有一些在道上擺賣的販子。

但一過了廟宇，便再無行人。

到了半山，景況又是不同，在一處絕崖之處，赫然發現「點蒼」兩個大字。

大字刻在一塊平坦的岩石之上。

而岩石對開，却有一條鐵索橋。

雖說是鐵索，但日久失修，已成了一條廢鐵索。

雷狗兒用手把鐵索抖了幾下。

只見一些鐵銹紛飛。

不過，鐵索橋仍然是貫通南北兩岸。

另一邊的岩石之上，也有「點蒼」二字。

看來，一定要通過這條鐵索橋，才可以到達那邊，而那邊才是點蒼派所在。

梁如冰道：「既來之，則安之。」

雷狗兒道：「讓我先過。」

畢英道：「不，宮主，先讓我與姜天司過去，看看有沒有危險，你們才來。」

他又回首吩咐易哲與李浩，道：「你們小心照顧梁姑娘與宮主。」

兩人應命。

畢英持着藝高人膽大，手持鐵箱，往鐵索橋而行。

那鐵索發出一些沉重的撞擊聲。

但畢英身手敏捷，輕身功夫出衆，轉眼已到了鐵索橋之中間部分。

姜天司也不示弱。

兩人過了鐵索橋，並沒有甚麼異樣。

畢英在周圍看了一會，才招手叫他們過來，爲了安全起見，先讓雷狗兒與梁如冰過來。

梁如冰武功不弱，但從來沒有走

過如此鐵橋，也沒有試過這種崎嶇難行的山路。

再望鐵索橋下，深不見底，整個人也軟了下來。

雷狗兒道：「有我在，不用怕。」

他拍着心口，與梁如冰過去。

雷狗兒道：「往前望，不要向下望。」

兩人互相扶持，倒也過去了，但費時也甚久。

然後是易哲與李浩過來，他們各持一個鐵箱，因爲重量較大，他們的步伐顯得十分危險。

到了一半，不知怎地，有一羣猴子從崖下上了來，並且攀爬到鐵索之上。

兩人本來已是十分危險，而遇上了那些猴子，一時之間，不知所措。

他們死命的用雙腿挾着鐵索，暫時坐在鐵索之上，最麻煩的是手上鐵箱，怎麼也不可失。

畢英見狀，也無法可想。

雷狗兒道：「讓我去護他們過來。」

畢英道：「不能，第一，不知鐵索橋可否負荷三人，另外那些猿猴……」

猴子越來越多，牠們一時之間，看看兩個怪人，他們暫時也不敢動。

不過，當猴子越來越多，有些猴子開始爬向他們。

畢英、姜天司與雷狗兒如熱鍋上的螞蟻。

梁如冰道：「讓我來。」

她並不是奔向鐵索橋，而是突然一撒手。

只見銀光一閃，接近易哲也與李浩的幾隻猴子，「呀呀」連聲，接着便跌了下去。

其他猴子見狀，不敢再接近。

梁如冰道：「你們快過來。」

兩人見猴子不來，急忙站起，趕快過去。

不知是他們害怕，還是心急，李浩與易哲三番兩次踏錯步伐，幾乎要跌了下去，幸好他們手急眼快，抓住了鐵索。

幾經辛苦，他們才到了彼岸。

衆人額手稱慶，而易哲與李浩兩人在抹冷汗。

忽然，那些猴子似乎騷動起來，不一會竟在他們週圍，圍成了一個大圈。

看來牠們並非自動如此，顯然有人在指揮。

六人背靠背，看着牠們。

忽然傳來哈哈笑聲，衆人抬頭一望，只見猴子羣中，走出一隻大猴子。

大猴子不會笑的，那分明是一個人。

一個身有長毛的人。

既然是人，他們再沒有先前的恐懼。

雷狗兒道：「在下天人宮雷狗兒，闖入點蒼山，得罪高人，敬請見諒！」

那猴子般的人仍然仰天長笑，笑了半晌，才發出「吱吱」的聲音。

一個只會笑而不懂說話的人！

那「吱吱」聲音一起，那些猴子開始蠢蠢欲動，看來這「吱吱」的聲音，是一個訊號。

也許可能是一個攻擊的訊號。

衆人立即提高了警惕。

只見那人又再「吱吱」發響。

雷狗兒知道，再等下去，猴子便會如潮水般湧過來，那時，任憑你武功蓋世，也是難以抵擋。

他也立即長嘯一聲，飛身而起。

他上了一棵大松樹的樹梢。

松樹樹頂枝葉柔軟，雷狗兒雖然輕身功夫了得，他人落樹頂，也引起樹頂一些顚簸。

當他站穩，樹枝也停止了顫動。

這一手功夫，不只令那個長毛怪人驚嘆，連那些猴子都似乎大爲嘆服。

誰都知道，那些猴子都是爬樹的專家，牠們知道爬樹的要竅，知道那處地方是難是易。

沒有一隻猴子有本領站在松樹之顚。

而雷狗兒竟然有此本領。

那長毛人看着雷狗兒，等了一會，雷狗兒仍然沒有甚麼行動。

那長毛人又再發聲。

雷狗兒突然一掌擊出。

這一掌打在不遠之處另一棵松樹之上，掌風到了松樹之處，只見石屑紛飛。

衆猴嚇了一跳，紛紛退後。

然後雷狗兒再擊一掌。

這一掌是他的「天雷四式」中的第三式「焦雷霹靂」！立時，火光一閃，半棵松樹折下，並且冒出濃煙。

這一手功夫，任誰看見，也知其中厲害！

衆猴都靜了下來。

那長毛人也實在被嚇了一跳，竟然不自覺的叫起來大聲道：「好功夫！」

雷狗兒接口道：「原來長毛先生也懂說話！」

那人道：「你怎知道我是長毛？」

「一看你身上，有誰不知你是長毛先生？」

那人用手撫着自己身上的長毛，呵呵大笑道：「是的，是的，長毛便是我的標記。」

雷狗兒道：「長毛先生，我們此來，並無惡意，而且有要事上點蒼，找……」

「你上來點蒼找人？」

雷狗兒點點了頭。

「找誰？」

雷狗兒不語，看來四週的猴子。

長毛會意，雙手掩着嘴，發出「吱吱」的聲音。

衆猴聽了，紛紛退後。

長毛再發出另一種「吱吱」的聲音，衆猴子在瞬息之間，竟然一隻也不見了。

這長毛先生，指揮猴子，實在到家。

長毛道：「可以說了。」

「我們想找一個人，不過，可不知他的眞實名字。」

「那你知道甚麼？」

「我只知道他是『點蒼無……』！」

「點蒼毛名？」

「也許是！」

毛與無同意，雷狗兒自然不知長毛已說出一個名字。

「毛名是家兄……不過……」

「那麼他眞正叫甚麼名字？」

「毛名！」

「他沒有名字的。」

「不，他姓毛，單名一個名字。」

「呀！」雷狗兒從樹頂一躍而回到崖上。

「閣下呢？」雷狗兒問。

「我當然也姓毛，單名一個姓字。」

「毛名毛姓？」

「正是。」

畢英突然插口道：「二十年前，江湖上出現一雙兄弟：『點蒼毛名，滇池毛姓』便是你們昆仲？」

毛姓道：「你的江湖閱歷倒是不淺。」他頓了一頓，道：「不過，我的兄長早年失踪……難道你們上來，是領我賞格？」

「甚麼賞格？」雷狗兒問。

畢英道：「我記起了，你曾在江湖說過，找到你兄長的人，將有……」

「一塊冰種緬玉。」

「是的，是一塊可驅寒治邪，抗毒辨毒的冰種緬玉。」畢英嘆道。

「是的，你們來拿賞格？」

雷狗兒道：「你大哥失踪多年……那賞格至今仍然有效？」

「有。」

「只要消息？」

「當然要有證據。」

「生或死？」

毛姓已聽出雷狗兒的語氣中有些不對勁，問道：「你們果眞有消息？」

雷狗兒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作答。

假如說出了是一罐骨灰，不知道長毛怪人，會有些甚麼反應。

畢英道：「以閣下估計，令兄長失踪多年，而今應該是……」

「我在江湖中找尋了十年，也在這點蒼山上等候了十年……」

「你早打了最壞的結果？」

毛姓低首不語。

畢英知道，事情總要說出。

他把一個鐵箱放在毛姓的前面。

毛姓愕然，問道：「那是甚麼？」

「是閣下兄長。」

毛姓更加不明，一手打開鐵箱，箱內是一個罐子，他想伸手弄開。

畢英道：「那是令兄的骨灰。」

毛姓望着畢英，似乎不明白他在說些甚麼似的。

「那是令兄的骨灰。」雷狗兒道。

毛姓站了起來，撲向那罐子，不過，他仍然保持冷靜的問道：「你們有甚麼證據？」

於是，雷狗兒便簡單的把天人五老去世、發現五副骸骨、而骸骨又變成了骨灰之事，一一細述。

毛姓聽了，淚水潸然而下。

他在這二十年，似乎早已預算兄長的死亡，因此，而今的表現，並沒有預期中那麼衝動。

雷狗兒道：「根據我們所知，他是在天人宮死的，但並不是天人宮的人所殺。」

毛姓止住了眼淚，道：「他有沒有留下甚麼？」

「沒有。」

「那麼，你們以爲他爲甚麼會死在天人宮？」

「我們此行，也是想找出其中原因。」

毛姓抱起了那骨罐，道：「你們跟我來。」

雷狗兒以爲這長毛怪人一聽到收骨灰，便會大發雷霆，想不到却又如此順遂。

衆人跟着他，奔向前山。

不久，便聽到一陣非常响亮的水聲。

只見一條飛瀑而下，在日光之下，水氣中呈現一條七色彩虹，煞是好看。

毛姓輕身功夫極佳，而且熟悉山崖道路，轉眼已在衆人前面，雷狗兒窮追，却見他奔向瀑布，轉眼已失其踪跡。

衆人也來到瀑布之前。

雷狗兒道：「來到這裏便不見了。」

梁如冰道：「他入了瀑布。」

「好像是。」

梁如冰道：「他敢入，我們不敢入。」

她話音未了，已飛身入了瀑布之內，衆人也一一跟隨，飛身入內。

這地方居然是一個水簾洞。

外面是飛瀑作簾，裏面却是洞天福地。

雷狗兒道：「孫悟空豈不是住在水簾洞？」

「我在這裏。」那是毛姓的聲音。

他們隨着聲音而去，所經過的地方，打理得井井有條，然後走到了另一個洞口。

「進來。」

衆人入內，只見室內佈置像個中原人家，八張太師椅一列排開。

而毛姓已坐在一張虎皮太師椅之上。

「各位，我兄長在失踪之前，是回過點蒼的。」

「甚麼?他回來做甚麼?」雷狗兒問。

毛姓道：「他帶了一樣東西給我。」

「甚麼?」眾人異口同聲問。

「便是我所坐的一張虎皮。」

毛姓站了起來。

眾人看着那張虎皮，並不十分起眼的一張虎皮。

毛姓道：「你們所看到的，總以為這張虎皮，經過年月磨擦，早已失去了顏色。」

眾人都點了頭。

毛姓道：「那你們走眼了，那並不是一張普通的虎皮，而是一張白虎皮！」

眾人小心看了一會，那才發覺那張虎皮並不是因為日久而褪色，而是一張罕見的白虎皮。

虎皮通常是全黃色而帶有罕有的花紋，而這張白虎皮却有虎紋，而全皮帶白。

據說一千隻老虎之中，只有一隻白虎，而白虎生長能力並不好，很容易夭折，因此，長成的白虎更少，而能剝下白虎的皮，那自然是少之又少。

雷狗兒道：「他還說了些甚麼?」

「沒有說甚麼，只說要我好好保管這白虎皮，他下次回來的時候，也許會多帶一張！」

「結果呢?」

「我一直在等待着，而今只等到你們的骨灰！」毛姓又開始有點傷感。

畢英道：「這張罕有白虎皮，你為甚麼不好好保管?」

「我不好好保管?為甚麼你這麼說?」

「你沒有把它好好保藏，而放在這裏。」

「沒有人會注意這褪色的虎皮，很多人還以為是假的虎皮。」

畢英道：「你真聰明！」他頓了一頓，道：「你真的沒有小心看過?」

「有，當然有，十年，我怎會沒有看過?」

「結果?」

「一無所有！」

「能否讓我們看看?」

毛姓道：「隨便。」

眾人上前，毛姓也讓了開來。

那的確是一張罕見的白虎皮，不過，他們由頭到尾，又反反覆覆的看過了，却沒有任何發現。

雷狗兒道：「毛名先生說過，他會帶另外一張回來，結果沒有回來，却是死在天人宮之內，你對這件事，有甚麼看法?」

毛姓道：「我肯定那不是你們天人宮所為。」

「為甚麼?」

「因為你們殺了人的話，沒有理由把骨灰送回，你們的目的，也只是想明白事情的真相。」

眾人默然。

「毛先生你真是聰明人。」

毛姓道：「其實我已經想了很久……你們知道另外那張虎皮的事嗎?」

雷狗兒道：「沒有……不過，你既然這麼坦白，我們也可以告訴你，這事牽涉了『梁山世家』，這位梁如冰姑娘便是與我們一起來查此事，另外還有一個名叫北地雪丐的人，也牽涉其中。」

毛姓道：「北地雪丐關昭遠?」

「你認識此人?」

毛姓道：「我不認識，但我那兄長毛名却與他有一番交情。」

「咦，這個連繫，可能便是解開整件神秘事件的關鍵地方。」雷狗兒道。

梁如冰道：「我們便去找北地雪丐?」

雷狗兒也是個心急的人。

畢英道：「慢着，我們還要為毛前輩拜祭一番，希望他保祐我們，使我們順利！」

毛姓拿起毛名的骨灰，眼中漸漸充滿了淚水，他把骨灰放在石洞內一個靈位，其實那已是一個早已預備好的靈位，毛姓對他兄長，早已打了輸數。

經過一番簡單的拜祭，雷狗兒率着四大無常也在毛名的靈前鞠躬，梁如冰也遵從俗例，上前拜祭一番。

當拜祭完畢，毛姓拿出一塊看來極不起眼的白玉，恭敬的遞給了雷狗兒。

毛姓道：「我說過找到我兄長，無論是生或死，都有賞格，這玉塊便是天人宮的！」

雷狗兒接過，道：「謝謝！」

這一塊大約手掌見方般大的白玉，上面並沒有花紋，也沒有甚麼雕琢。

雷狗兒向來不喜歡甚麼飾物，他本來是想送給梁如冰的，不過，在物件主人面前這麼做，實在是大大的不敬，因此，他把那一塊「冰種緬玉」納入懷內。

那時已是入夜，毛姓並沒有甚麼食物招呼他們，只是叫了一些猴子，採摘了一大堆野果前來。

那些野果雖是不知名，但味道甜美，似乎比吃其他大菜還要美妙。

翌日，他們一起下山。

當他們經過那條鐵索橋時，只見大部份已經修理完畢，原來這些工作，也是毛姓手下的猿猴所做。

毛姓用了大番心血，訓練這批猴子，其實他自己也樂得做個猴子大王，不過，這次為了報兄仇，也想弄清楚這件事，才肯下山。

那羣猴子竟是非常長情，一直送到他們下山。

還有幾隻細小的，拉着毛姓的長毛不忍離去。

毛姓揮開了牠們，並且發出一些吱吱的聲音，那班猴子才黯然散去，原來這「吱吱」的聲音，竟是一些猴語，只有牠們才懂得。

回到昆明，他們各自選了一匹好馬，希望在下大雪之前，找到那個北地雪丐關昭遠！

* * *

一行七眾，朝北地而去。

入秋時份，一路黃葉蕭蕭，有點肅殺的味道。

他們的目的地是關外的雁盤山。

雁盤山是在雁門關外一個小山丘，據毛姓所說，那是北地雪丐關昭遠的老家。

雷狗兒聽了，覺得有點懷疑，也有點滑稽，道：「為甚麼乞丐也有家?」

毛姓道：「說來我也覺得奇怪，不過，我只是聽兄長說過，天大地大，實在也不知往那裏找他！」

眾人也深知那些江湖俠客，他們行踪無定，找他們實在困難，既然而今有個地址，也總算有個目的地。

當他們到達雁門關的時候，已入深秋，但天氣却是異常的熱。

出了雁門關，便是塞外，人煙漸渺。

眾人已把馬匹換過了驢子，驢子雖然行得較慢，但勝在刻苦耐勞。

那日，他們在一個小村落一間茶肆中吃過了一些粗糙麵條之後，循着鄉人所指，向着雁盤山而去。

據村人所說，到入黑時份，他們應該可以到達那山丘，不過，他們手上並沒有確實的地圖，又是沿路問人。

可是，別了那小鄉，已是再無人可問。

據說，那個雁盤山，是個極為容易辨認的山頭，因為在夏天，雁兒都會盤據在那山頭。

可惜，而今已是初冬時份，所有雁兒，早已南飛。

他們一直往前走，轉眼已快要入黑。

那日天氣極熱，眾人走得一身是汗，不過，在這些地方，天氣乾燥，一陣風吹來，又使人覺得清爽。

他們來到一處高地，放眼望去，羣山縈繞，那一個是雁盤山?

毛姓似乎感到有點歉意的道：「我只是據我兄長所說，帶各位前來……」

雷狗兒道：「毛兄，你也不用發愁，要是我們有緣見到北地雪丐，自然會見到……」

忽然一陣寒風吹來，眾人打了個寒噤，那時，已開始入黑。

梁如冰並沒有愁，她反而舉起雙手，迎着寒風。

忽然，她叫道：「雪……飄雪了。」

北地的天氣，便是那麼奇怪，剛剛未入黑之前，還是熱氣迫人，一陣北風翻起，轉眼之間，便是雪花紛飛。

眾人都是南方人，見雪的時候並不多。

尤其是梁如冰，她雙手捧着一些雪花，讓它們在她手中溶化，轉眼連那些溶了的水點也失其所踪。

下雪的時候，並不太冷。

他們為了避過寒夜，迅速的找了一個山洞，並且生了火，既可禦寒，也可驅獸。

那夜他們便在山洞中，過了一夜。

夜裏寒風逼人，不過，眾人都沒有作聲。

翌日醒來，雷狗兒看看身旁，却不見了四大無常。

「四個怪人呢?」他自言自語地道。

梁如冰是睡在山洞的另一邊，因此，他暫時也看不見梁如冰，但毛姓仍然在不遠處酣睡。

雷狗兒並不覺得寒冷，但毛姓縮作一團，身上長毛結聚，倒也是一件好的禦寒衣服。

他不想吵醒毛姓，於是他悄悄起來，轉往另一邊，却見梁如冰也醒了。

梁如冰似乎有點寒意，道：「很冷?」

「我不太覺得！」

「他們呢?」

「我也不知……毛前輩仍睡着，四大怪人却不知去那裏了。」

他們走出了洞口。

洞口的火已漸熄滅，但留下的灰燼仍有餘溫，梁如冰上前暖暖手，道：「你等我一等，我多穿一件披肩，才與你去找他們。」

雷狗兒道：「好！」

不一會，梁如冰披了一件紅色披肩出來。

他們再走出大洞口，只見前面茫茫一片的白色世界，梁如冰看見，頓時覺得心朗氣清。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寒氣，道：「天地間竟是如此美麗乾淨！」

雷狗兒見過大雪，想起自己初見雪之時，也有過如此情懷。

他們向前行了幾步。

梁如冰忽道：「白雪無瑕，我們能否步過雪地而無痕跡?」

梁如冰只是幻想。

但雷狗兒一提氣，向前行了十多廿步，居然是踏雪無痕，然後他躍上了一棵山邊的冬青樹上。

梁如冰看了，拍手叫道：「好功夫！」

她也提了一口氣，向前一縱，向着雷狗兒而去，行了七八步，雪上仍無痕跡，但第九、十兩步，却印下了兩個薄薄的腳印。

她也一躍上了雷狗兒停留的那棵小樹上。

梁如冰低頭一看，知道自己的武

功，實在不及雷狗兒，便道：「你要教教我輕身功夫！」

雷狗兒笑道：「你們的輕身功夫，是天下無雙的，那還要我教！」

雷狗兒說完，才發覺自己有點失言，因爲梁如冰出身「梁山世家」，她是以盜爲業，輕身功夫自然出衆。

梁如冰却是並不介懷，道：「假如你入我們梁山世家，你才是個中翹楚！」

雷狗兒盜墓出身，當然沒有甚麼抗拒。

不過，梁如冰却發現自己也失言，因爲她說雷狗兒入梁山世家，那豈不是……

幸好雷狗兒是個性情直率的人，似乎沒有甚麼表示。

梁如冰悄悄的改說其他，她抬望前方，道：「咦，你看那邊！」

雷狗兒依言，只見一片白茫茫的大地之上，有幾個黑點在跳躍。

梁如冰道：「他們是……」

「四大無常護法！」

兩人立即向着黑點狂奔而去。

轉眼已見了四大無常護法，他們正上下跳躍，他們圍着雪地中一個人。

那是個披頭散髮的人。

四大無常很少聯手，爲甚麼對着這個乞丐似的人，却要聯手起來？

乞丐？難道他便是他們要找的北地雪丐？

那時天氣也算是十分寒冷，但那在地上的乞丐却是衣衫單薄，身上只有一件單衣，緊緊的裹在他的身上，不過，那件單衣並不是緊密的裹着，右邊的肩頭，是露了出來。

四大無常躍上躍下，似是非常緊張，不過，那地上的乞丐，却是從容以對。

在當今之世，能打贏四大無常其中一人的，已是不多，而可以牽制四大無常的人，在雷狗兒心中，實在是無法找到人選。

現在，這人選竟在眼前。

因此，他幾乎可以肯定，此人定是北地雪丐！

雷狗兒叫道：「四位護法，怎會與雪地神丐對敵起來？想必是誤會……」

四大無常並沒有理會雷狗兒。

反而是坐在地上那個乞兒有些反應，乾笑道：「你這乳臭未乾的小子，又怎知我是甚麼神丐……你說我是甚麼神丐？」

「雪地神丐！」雷狗兒朗聲道。

「我北地雪丐在江湖上，得朋友賞臉，也只喚我一聲北地雪丐，怎麼你又喚我雪地神丐？」

「前輩以一敵四，仍是從容不迫，『神丐』二字，是受之無愧！」

有誰不喜歡受人稱讚？

神丐二字令關昭遠有點飄飄然，他雙手畫圈，一陣旋風捲起身邊的雪，一時之間，四大無常看不清楚附近的事物，只好引身而退。

當雪粉停下，北地雪丐已站在雷狗兒的面前。

雷狗兒善觀人氣色，拱手道：「關前輩！」

「北地雪丐」關昭遠道：「看你乳臭未乾，竟也知道我的名字！」

「前輩大名，震動邊關，盪漾中原……」

姜天司一向是最不喜歡雷狗兒這樣順口開河，他接口道：「狗屁不通，那有甚麼人知……」

關昭遠道：「你這怪人，見識少，那及得這位小兄弟，見聞廣博！」

雷狗兒道：「關大俠遠近馳名……」

姜天司突然叫道：「他身上有白虎皮！」

原來這是他們相鬥的原因。

梁如冰也緊張起來，叫道：「關前輩，你身上的白虎皮從何而來，可否……」

北地雪丐關昭遠突然仰天長嘯，道：「原來你們都是來搶我這白虎皮……連你這兩個娃子也是……」

他說完之後，兩掌揮舞，發出一陣罡氣，吹起地上的雪粉，衆人都自動退開。

「來呀，來呀，你兩個小娃子也來，免得我多動一番手脚。」

雷狗兒道：「前輩，我們不是來謀你的白虎皮，不過，你身上的白虎皮……」

關昭遠道：「來呀，不用再多言！」他又翻起一陣碎雪，這些碎雪，打在他們的臉上，使他們都感到一陣痛楚，也有一陣寒意。

四大無常忍受不住，羣起出掌，把地上的雪粉打向關昭遠的身上。

關昭遠又再還擊。

一時之間，四周湧起一陣陣的雪浪，雷狗兒與梁如冰此刻却沒有加入戰圈。

而四大無常突然紛紛躍起，希望逼近關昭遠。

關昭遠有「北地雪丐」的稱號，當然是習慣了雪地上的生活，深知雪地的要竅。

當畢英直撲關昭遠之際，關昭遠已退身一閃，畢英落下，那地方剛好是關昭遠所坐之處。

凡是雪地，一經壓下，便會成冰，那些冰面是非常滑溜的。畢英並沒有這個經驗，本來以他的武功，無論在甚麼情況之下，都可以穩住身形。

可惜，他獨是不熟習這雪地的情況。

他人一着地，便無法站穩，而且不由自主的向前衝去，直向關昭遠而去。

關昭遠似乎早已知道有此一着。

他已舉起了右掌。

只要畢英一近，右掌拍下，畢英極有可能立時肝腦塗地。

雷狗兒看見這緊張的情形，但自己又不及趕近，高聲呼叫道：「你根本不是關昭遠！」

關昭遠聽了，略一分神，無心再拍下右掌，他身體一閃，任由畢英從他身旁擦過。

「我根本也沒有說過我是關昭遠。」

這話使衆人也停下手來。

「那只不過是你們以爲我是關昭遠。」

雷狗兒不想與他爭辯，道：「那麼前輩是誰？」

「你不用理會我是誰！」

「那麼在下便先說上姓名，在下是天人宮宮主雷狗兒。」

「公主？我還以爲你身邊的女娃才是公主。」

姜天司怒道：「你口沒遮攔，我們的宮主，是宮殿的宮，並非公主。」

「那根本是公主。」

姜天司平生非常執拗，雷狗兒早已領略過，因此，他立即接口道：「甚麼宮主公主也好，他是我們天人宮的四大護法，江湖上人稱四大無常。」

「呀！」關昭遠似是聽過這四人的外號，並且有點收斂了玩世的姿勢，道：「原來你們四個怪人……四大無常，倒是名副其實，無端端又要搶我的虎皮，又要殺我，眞是無常。」

「這位是與我們一起來找北地雪丐關昭遠大俠的梁山世家梁如冰姑娘。」

「喲，好個女娃子，竟是來自梁山世家！梁山世家是賊世家，我還以爲他們的絕藝是傳子不傳女的。」

梁如冰恭敬道：「關前輩有禮。」

「不過，我們丐幫總好過你們，我們一不偷、二不搶，人格總算比你們高出一格。」

梁如冰有些氣憤，不過，她仍是按捺着。

雷狗兒道：「我們已一一介紹過，閣下……」

「我在雪地找飯吃，你們當然有權叫我北地雪丐，或者雪地乞兒也可。」

雷狗兒道：「你不是關昭遠前輩？」

「你怎麼知道？」

「因爲關前輩在我們處。」

這話使這個自稱北地雪丐的乞兒嚴肅起來。

「你說甚麼？」

「北地雪丐關昭遠大俠在我們這裏。」

「你在開玩笑？」

「我不敢用這些東西來開玩笑。」

「那麼，他在那裏？」

「你想知道也可以，不過，我不能把關大俠的行踪洩露給一個冒充關大俠的人知道。」

那人被雷狗兒激得有點氣憤道：「你快說！」

雷狗兒道：「四大護法，我們走！」

四大無常退至雷狗兒身畔。

「好，我告訴你們，我是關昭遠的弟弟。」

「那麼，你一定叫關昭近？」

「對，我便是關昭近。」

雷狗兒本想用他的名字開玩笑，豈料他果然是叫關昭近。

「你也叫北地雪丐？」

關昭近道：「這外號是我兄長的，但自他失踪之後，人們便稱我爲北地雪丐。不要再多說了，我的兄長在你們那兒，他在那裏？」

雷狗兒道：「你不見了他多少年？」

「大概也有六七年了。」

「他怎會不辭而別？」

關昭近道：「雷狗兒，你又再岔開甚麼，套我甚麼口供？我只要知道我的兄長在何處。」

「你眞的要知道？」

「當然。」關昭近已有點暴跳如雷。

雷狗兒道：「你要知道也可以，不過，你一定要保持冷靜。」

「冷靜？我生活在雪地上，也不夠冷靜？」

「好，我告訴你，他在我們山洞裏面。」

「那個山洞？」

雷狗兒向後一指。

「走！」關昭近道。

雷狗兒道：「你眞的要去？」

「我會害怕？」

「好，你跟着我們來。」

於是，四大無常開路，雷狗兒與梁如冰領着關昭近來到石洞。

石洞前的火仍然燒着。

他們進入洞內。

「前輩請隨便。」

關昭近看了四周，沒有發現人影，怒道：「你們又在作弄我！」

雷狗兒道：「不。」

姜天司把鐵箱拿了出來。

雷狗兒道：「這便是關昭遠大俠。」

「甚麼？」

關昭近把鐵箱打開，他看見一個瓦罐，似乎已明白一切了。

「他……他已死了？」

「是的。」雷狗兒道。

關昭近突然一掌劈向雷狗兒，雷狗兒閃開，關昭近已閃身走近箱子，並把瓦罐抽了出來。

他怒道：「你們把他殺死？」

四大無常竟然齊聲笑了起來。

關昭近愕然道：「你們笑甚麼？」

姜天司道：「我們笑你沒有腦。」

「怎麼？」

「假若我們殺死你兄長，我們還會把他的骨灰拿回來，還會在你面前出現，讓你報仇？」

這話一針見血。

畢英也道：「老二，你這一次說話最清楚的了。」

關昭近也非常明白，他抱着骨灰罎子，道：「那麼，我兄長是如何死的？」

雷狗兒簡單地把天人宮修墓時，發現五副骸骨，以至骸骨變成了骨灰的經過，一一告之關昭近。

關昭近聽了，有點恍然道：「我兄長本來已接受了丐幫的重任，快要策封成爲北地丐幫幫主，那時，他突然失踪了一段時間，然後，他又回來了。」

「他帶了白虎皮回來？」

「是的。」

「他有說過甚麼嗎？」

「沒有甚麼，只是說過要好好保存這白虎皮，然後，他又突然失踪。」

「後來呢？」

「我派過人去找他，也散發消息給中原的丐幫找他，但一直都沒有消息。」

「虎皮仍在你身上？」

「是的。」

忽然，洞外傳來一陣脚步聲。

一個長毛人在洞口出現，關昭近一眼看去，怪叫起來，道：「你是……」

雷狗兒道：「毛先生，你往那裏去了？」

「我去看看雪地風光。」

「你不怕冷？」

「不，我有這白虎皮。」

一提到白虎皮，毛姓與關昭近兩人對視起來，因爲兩人身上都是披着同一式樣的白虎皮。

雷狗兒道：「你先脫下白虎皮給關前輩看看。」

「這位是……」

「是關昭遠大俠的令弟。」

「呀！」毛姓脫下了白虎皮。

關昭近仍有些猶豫。

雷狗兒道：「如今我們已在同一條船上，除非你不想找出你兄長的死因。」

「好，我脫下。」

關昭近也把白虎皮脫下。

兩張白虎皮放在地上，他們仔細的察看，根本沒有不同之處。

他們翻過來看看，也是非常柔軟，保暖能力極强。

「這兩張虎皮也沒有甚麼。」

雷狗兒道：「據我所知，除了這兩張之外，還有第三張的。」

「在那裏？」

「照天人五老遺言之中所指，一定是落在少林或是武當的身上。」

關昭近道：「他們都是大門派，叫我們如何去討回？」

毛姓道：「我們並不是白白去討。」

梁如冰道：「是的，我們是送上他們長輩的骨灰。」

雷狗兒道：「如今我們已見了三家人，也毫無線索，看來無論如何也要上少林或武當的了。」

衆人同意。

關昭近道：「你們遠道而來，還帶來如此重大的消息，我既沒有好好招待你們，反而與你們……」

姜天司道：「那是一場誤會，而且不打不相識，我們並沒有責怪你。」

關昭近感激道：「各位，以前得罪的地方，請多多原諒。日後必追隨各位，定要找出白虎皮事件的眞相。」

衆人都表示既往不究。

關昭近帶了衆人往一處山神廟，那地方極其破落，不過，總算是北丐幫一個小小的據點，他把兄長的骨灰好好安葬，各人循俗例拜祭一番。

關昭近傷心了一會，衆人圍着一個破陋的火爐取暖，不知甚麼時候，却不見了關昭近，後來，關昭近卻從老遠的地方，找來一隻大燒豬，與衆人一起吃，算是一餐解穢酒。

在吃燒豬時，他們又談起上武當或少林之事。

姜天司忽然提出：「究竟先上武當還是先上少林？」

關昭近道：「當然是先上少林。」

「爲甚麼？」衆人問。

「少林是當今武林泰斗，很多江湖恩怨都是由少林高僧加以排難解紛，如今這事與少林高僧有關，自然是找他們出頭，事情一定好辦些。」

梁如冰道：「那也未必。」

「爲甚麼？」

梁如冰續道：「這件事牽涉這位天望大師在內，而天望大師身份神秘……」

關昭近道：「他身份有甚麼神秘？」

雷狗兒道：「他是在快要策封爲少林寺住持之時，才無端失踪的！」

梁如冰道：「他失踪這事，本應轟動武林，但事實並不如此，知道這事的人並不太多！」

四大無常同道：「對，我們也久歷江湖，假若不是天人宮修墓，也對這事一無所知！」

雷狗兒道：「假若我們貿貿然帶了骨灰上去，後果並不能想像！」

關昭近道：「他們是名門正派，也是出家人，不打誑言，一定會將事實剖白！」

「如果是這樣，當然是好極！」

雷狗兒道：「先上武當也好！」

關昭近道：「這多年以來，武當對江湖之事，似乎沒有過去那麼關心了！」

雷狗兒道：「其他事，他們可以不關心，但焚鶴道長之事，他們沒有理由不關心！」

關昭近道：「是焚鶴道人？」

「你認識他？」

「沒有……不過，當年他是無端失踪！」

「他是在閉關中失踪的！」

「聽說那年他已是武當的掌門！」

「是的，他是被封掌門後不久閉關的！」

梁如冰道：「不對……一個剛被封爲掌門的，身邊一定有無數的事情要他辦，他怎會在這個時候閉關？」

雷狗兒道：「這件事情，與少林的天望大師情形，倒有點相似之處！」

姜天司問：「有甚麼相似？」

雷狗兒道：「第一點最相似的，是無端失踪，而且幾乎是在完全沒有理由之下失踪！」

「第二點？」

「他們都是位居要職，少林的天望大師快要成爲住持，而焚鶴道人根本已是掌門！」

「第三點？」

「我想問你們……」雷狗兒指向四大無常。

「甚麼事？」

「武當對掌門失踪之事，如何處理？」

姜天司道：「也不見得有甚麼特別處理的方法，只是掌門之位，虛懸多年，未見有新掌門出現！」

「有沒有大舉搜索，或是在武林中引起軒然大波？」

畢英在江湖時日最久，想了一想，道：「沒有……這事與少林處理天望大師的事，最爲相似！」

雷狗兒道：「這便是第三點相似的地方！」

關昭近道：「那麼說來，與我兄長之失踪，也有相似的地方！」

「怎麼？」

關昭近道：「我兄長失踪之時，也是剛成爲了北地丐幫幫主，這與少林武當一樣！」

梁如冰道：「我娘親當年也是成爲了梁山世家的世家主人才出事的！」

「甚麼是世家主人？」

「那便是與你們各派別的掌門地位差不多！」

衆人聽了，陷入了沉默。

經過一番討論，總算從千頭萬緒的線索之中，理出一個線頭出來。

可是，這線頭仍然對事情的解決，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關昭近道：「那麼，我們還是先上少林，還是先上武當？」

仍然沒有人表示意見。

雷狗兒道：「以我看來，兩地離此地的路程也差不多，咱們先入關內，再到中原，到了中原，再隨機緣而定！」

衆人當然沒有異議。

雷狗兒做事，一向都是既來之，則安之的態度，這次也不例外。

掌碎虎皮　消除紛爭

從塞外來到中原，倒費了不少時日。

來到鄭洲，已是仲春時份。

因爲是雪溶的日子，特別顯得寒冷。

衆人都加了衣裳，只有關昭近仍披着虎皮，並不覺得寒冷，不過，衆人爲了掩人耳目，不想太過張揚，因此都作一般人的打扮。

四大無常扮了雷狗兒的家人，戴着家丁常用的大帽子，掩蓋了他們嚇人的面目。

但關昭近却有他另一套想法。

他對衆人說道：「我不想加衣，一來我並不覺得寒冷，二來我這白虎皮是一個很好的魚餌！」

「你想釣到少林或武當的大魚？」

關昭近道：「鄭州這地，人來人往，說不定已有人向我盯梢了！」

衆人也不跟他辯論。

那日，他們在一間普通的客棧之內投宿，因爲經過這多日來的勞頓，他們一早便睡了。

當雷狗兒醒來之時，已是日上三竿。

然而，四大無常仍然酣睡如故。

雷狗兒想出外看看，正想找梁如冰作伴，而梁如冰也來了。

梁如冰道：「我也剛想出去走走！你那些大哥呢？」

「他們仍睡着！」

「關昭近呢？」

「我沒有見過他！」

「也許他還在睡了！」

他們走入關昭近的房間，却發現他床上空空。

雷狗兒道：「也許他技癢了！」

「技癢？」

「他是做甚麼的？」

「乞丐。」

「來到這繁華的地方，也許他要去……」

兩人都笑了起來。

他們的說話是笑謔成份多於一切。

可是，當他們來到大街的時候，却發現關昭近果然是躺在地上行乞！

他並沒有發出甚麼聲音，只是放了一個瓦缽在他身前，很多經過的人，都放了銀兩銅錢在內。

梁如冰道：「我們上去……」

雷狗兒道：「也許他另有用意，我們上前，會破壞他的計劃！」

他們在遠處看了一會。

雷狗兒向來喜歡熱鬧，便拉着梁如冰在不同的攤擋前面看看。

忽然，大街之處傳來了人聲。

很多人奔走相告，說那邊有人打架。

雷狗兒與梁如冰也跟着人羣，往那邊去看。

雷狗兒道：「難道是關……」

他的話未說完，已見到關昭近正與幾個乞兒在街中大戰起來。

關昭近並沒有使出他的功夫來，因此，幾個乞兒，拉拉扯扯之下，算是纏着了關昭近。

而那幾個圍攻關昭近的，也並沒有甚麼武功。

看來也只是乞兒爭地盤的事，好事的人，都在旁吶喊，可是，他們打了一會，却忽然停了下來。

有些旁觀好事的人在噓叫喝倒采。

幾個乞兒與關昭近打了幾下手勢之後，便跟着那幾個乞兒走。

梁如冰道：「我們跟上去。」

雷狗兒道：「不，我看他已經與這地方的丐幫聯絡上了，我們回去等他的消息！」

「爲甚麼不去看看！」

「那是他們幫會之間的事，我們不宜插手！」

但是，雷狗兒這一次的決定，却是錯了，因爲關昭近徹夜也沒有回來。

開始時，他也並不太擔心，他想：「也許此地丐幫盛情，留他喝酒吃肉，醉了便不歸！」

衆人都沒有甚麼說話。

關昭近武功高強，根本是不用別人爲他擔心。

第二日，他們又到大街去看。

那地方的乞兒也少了。

雷狗兒開始覺得事情有了蹊蹺。

梁如冰道：「他雖然是丐幫中人，不過，他是北地的雪丐，不知與這些南方乞兒，有沒有糾葛！」

「他可以應付！」

「不過，他身上有白虎皮……」

雷狗兒聽了，道：「對，也許他們都是爲了白虎皮，關昭近可能被殺了也說不定！」

畢英道：「可以殺關昭近的人並不太多，這點我們是不用擔心，我們最要緊的是找到他！」他頓了一頓，向他三位兄弟道：「我們四人去找找！」

毛姓道：「我也出去看看！」

雷狗兒與梁如冰當然不願留下來等。

雷狗兒害怕他們一出走之後，便不再回來，因此，在大家出門之時，向衆人道：「無論如何，我們都要回來相聚！」

毛姓道：「假如眞的回來不了？」

雷狗兒想了一想，道：「那麼，我們便在武當山脚下相聚！」

「甚麼時候？」

「從這裏到武當至少要一個月的脚程，今日是三月初七，假若我們各自失散了，那麼在下月，四月初七在武當山脚下相聚！」

衆人齊聲道：「不見不散！」

於是，四大無常先出去了，毛姓也出去。

雷狗兒與梁如冰因肚餓，便在客棧的食店內，吃了一些麵，才出去找尋線索。

那時，已近午時，大街開始淡靜下來。

忽然他們發現一個匆匆忙忙的乞兒。

乞兒一向是閒閒散散的，但這人却一直走近一些暗暗的街角處，用手中竹杖弄醒了一些躲在暗處養神的乞丐，那些乞兒，似乎並沒抱怨。

雷狗兒道：「這是反常！」

「甚麼反常？」

「乞兒被人弄醒也不發怒！」

「看來那個弄醒他們的人地位比他們高！」

雷狗兒小心看着，那人身後背着三個痲包袋子。

梁如冰道：「他是個三袋弟子，在這裏地位也算不錯，要他傳遞消息，看來是發生了大事！」

「發生了大事？」

他們一同想起「北地雪丐」。

於是，他們跟着幾個衣衫襤褸的乞兒，轉入了一條暗街。

那幾個乞兒又再弄醒了另一幫乞兒，他們之間沒有說甚麼，似乎是豎起一隻中指。

梁如冰道：「那是一個訊號？」

雷狗兒點頭，表示同意她的猜想，並且急忙的跟踪着那幾個乞兒。

那些乞兒並非同往相同的地方，相信他們是避免別人的懷疑。

他們決定跟踪幾個年紀較大的乞丐，因爲看來他們並沒有其他任務。

那三個中年乞兒一直往郊外走。

雷狗兒與梁如冰一直跟在後面，他們並沒有發覺。

忽然，他們轉入了一個大樹林。

雷狗兒爬上樹去，只見樹林之內，有一塊大空地，而空地上已聚集了很多乞丐。

只有中間的地方却是空着。

梁如冰也躍了上樹，道：「乞兒要開大會了！」

「我們也混進去？」

「混進去並不難，但我們的衣服……」

雷狗兒道：「我們在這裏看一會，如果與我們無關的，我們也不淌這些渾水！」

雷狗兒與梁如冰都是幫會中人，他們都明白，干預別人幫派，尤其是在這種特殊的會議場合，那是十死不赦的事，但爲了看是否與關昭近有關，他們只能冒險。

本來已是相當寂靜的場合，當有人在空地出現的時候，整個樹林更沉靜下來。

當中是兩個年輕的乞丐，一個是他們見過的三袋弟子，另外一個，却是衣着十分乾淨，只是那件淸潔美好的衣裳上，補了兩個綴子。

梁如冰道：「你知他們有甚麼分別？」

雷狗兒搖了搖頭，道：「都是乞兒？」

梁如冰點了點頭，道：「是，一個是汚衣派，一個是淨衣派。」

雷狗兒也聽過這些東西，不過，那是他少時由市井中聽來的，想不到乞兒眞的分汚衣與淨衣。

不一會，有人把一個被繩捆着的人抬了上來。

梁如冰一眼望過去，已發現是關昭近。

關昭近似乎是十分狼狽，因爲他身上再沒有那張古舊的白虎皮，而只有一條白內褲，上身赤裸，不過，他大部份胸膛都是被繩索所捆。

關昭近被兩人踢了幾脚，無法還手，只直挺挺的躺在地上。

梁如冰扯了雷狗兒一下。

雷狗兒低聲道：「讓他受一下苦，否則我們不知他隱瞞了甚麼事物。」

梁如冰也覺得這是個好提議。

那個三袋弟子道：「這個便是我們丐幫下令通緝了十多年的關昭遠。」

關昭近也大聲道：「我不是關昭遠。」

三袋弟子道：「不容他抵賴，他身上有白虎皮。」

衆人更爲哄動。

看來這「白虎皮」之事，在丐幫中早已流傳極廣。

淨衣弟子道：「這人搶走咱們幫主的白虎皮，竟然敢穿在身上，在中原地方走動，這實在不放咱們在眼內。」

「殺了他！」

「殺了他！」

吶喊的聲音，此起彼落。

有道是寧觸天怒，勿犯衆憎，關昭近武功雖然不錯，但在這人聲之下，倒也怯了八分。

他高聲叫道：「我不是關昭遠，我是關昭近。」

這話一出，衆乞丐也靜了下來。

淨衣乞丐道：「你不是關昭遠？是關昭近？」

「是，我是他的孖生弟弟，當年，他把白虎皮帶來北地，沒有說明來頭，只是說給我保暖。」

衆乞丐都笑了起來。

關昭近不知是甚麼原因，仍爭辯道：「如果你們要回的話，我也沒有甚麼意見。」

「你知這白虎皮是誰的？」

「實在不知。」

「那是咱們幫主魯澤的……他被人殺了，劫去了白虎皮，但一直找不到兇手……而你……」

關昭近至今才明白，丐幫這麼緊張這事，原因在此。

「如果是有人謀殺貴幫主……也不是我……就算是我孖生兄弟，他也已死了！」

「死了？你怎知的？」

「我也是最近才知的。」

衆乞丐追問，關昭近略述了雷狗兒的天人宮送回骨灰事件，他們聽了，似是半信半疑。

關昭近道：「假如你們不信，我可以找雷狗兒來……來對質一下，你們便可明白。」

衆乞丐你一言我一語的吵作一團。

三袋弟子道：「你若是開玩笑，放了你，我們往那裏去再找你……況且你就算不是關昭遠，既是他的孖生兄弟，那麼你也要替他受死。」

關昭近道：「你們丐幫有沒有道義的，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當，我一直在北方，沒有來過中原……原來中原的人是那麼橫蠻無理……其實我也算是丐幫一份子。」

衆人又吵了一會。

三袋弟子與淨衣乞兒互相討論了一會，汚衣弟子道：「你兄長送回白虎皮，有說過甚麼？」

「沒有……」

「殺了他，免得幫主來到，讓這人氣壞他！」

「不……不要殺我……」關昭近怕死的醜態畢露。

「那你說。」

關昭近道：「我說了出來，你們也不相信。」

「說……」

關昭近道：「據兄長對我說過，這張虎皮，是你們魯幫主要他暫時保存的……」

「還有甚麼？」

「他說那白虎皮也是你們幫主搶回來的。」

「甚麼？」衆乞丐哄動起來。

「我說過，你們一定不會相信……」

「你說下去。」淨衣弟子喝道：「所有乞丐都靜了下來。」

「據他說，魯澤幫主是在幾個道人身上搶回來的……」

「甚麼道人？」

「不知道。」

「你還抵賴。」

「事實是如此。」

「還有些甚麼？」

關昭近道：「我說了這麼多，你們還是不會放過我的，我當然仍有一些秘密……」

「快說。」

「我不想死！」

「爲甚麼你這麼說？」

「因爲我一說了出來，我便再沒有價値，那我一定非死不可……你們要知道其他的秘密，唯一的條件是放了我，我才會說。」

淨衣弟子與三袋弟子商量了一會。

三袋弟子道：「你站出來。」

他拍了三下手掌，有兩個汚衣乞丐出來，替關昭近鬆了一些繩索。

關昭近道：「放了我。」

兩人又再商議一下，最後還是決定放開了他。

關照近道：「我說了出來，你們可有信義？」

「你說出來，我們便放你走。」

「君子一言……」

「快馬一鞭！」淨衣弟子道。

「好！」關昭近抖開了身上的繩索

，道：「那幾個道人，據說是武當派的……而且他們手上還有更多的白虎皮……」

「甚麼？是從武當身上搶來的……不會的，我們魯幫主一向德高望重，怎會從人家身上搶東西？」

「我說過你們定會不信。」

那兩個乞丐頭子又商討了一會，他們似乎有些爭論，雷狗兒攝定心神，勉强才聽到他們一兩句話。

「……證實在武當……」

「殺了他……上武當……」

很明顯，這兩個乞兒仍然想殺關昭近。

雷狗兒心中想：「你這關昭近，也實在過份，寧願把這些秘密告訴別人，也沒有在我們面前提過，你給這些乞兒殺了，也怨不得我們。」

「你們還不放我。」

那個淨衣弟子突然目露兇光，關昭近自然可以感受到那人不懷好意，立即叫道：「你們丐幫不守道義……」

淨衣弟子知道，這樣當衆殺了他，在衆乞兒之前，會失去威信，臉容突然又緩了下來，道：「不，我們會放了你，不過，仍要我們再商議一下。」

他改向其他乞丐道：「各位兄弟，我們的仇幫主快到，是否殺他之事，應由仇幫主決定，現在他已把大部份秘密告訴了我們，本來這個大會，是『腰斬』他來祭我們魯幫主的，他這麼合作，我們也暫時作罷，等仇幫主來到，我們才再決定。」

關昭遠聽了「腰斬」二字，汗水汨汨而下，據說「腰斬」這東西，是大宮廷酷刑之一，受刑的人，攔腰被斬，只見腸子也流了出來，但仍不會死，人仍有知覺，那種痛苦情形，實在比死更爲難受。

關昭近聽了這淨衣弟子的話，知道這羣乞丐仍然會處死他，不過是待他們仇幫主來，才再作行動，換句話說，他還是要死在丐幫手中。

這時，他的繩索已鬆，見情形不對勁，用力一掙，便向前標竄。

那兩個乞兒十分機警，分別抓緊繩索，原來他們鬆了關昭近，那只是假象，兩根繩索一拉，關昭近又再一度落入他們的手中。

雷狗兒看了，心裏實在不是味兒，雖說關昭近這人不值得同情，但套了人的秘密，答應放人，却又反口覆舌，那班乞兒也沒有道義。

梁如冰用手肘碰了他一下。

雷狗兒會意，正想躍出，去救關昭近。

可是，叢林的另一邊，却飛身的撲出了四個光頭的人來，他們同時撲向關昭近。

四人來勢極快。

其中兩人，一人對付那淨衣弟子，另一個對付三袋弟子，兩人出手極快。

另外兩人，一人一手，抽着關昭近身上繩索，竟然硬生生的提起了他，往叢林外飛撲而去。

那兩個對付三袋弟子，與淨衣弟子的人，一出手便非常厲害，震退了他們出五丈以外。

雷狗兒與梁如冰都停住了脚步。

一眨眼間，那四個光頭的人搶走關昭近，向叢林那邊遁去。

乞兒人多，但事情變化實在太大而太快，他們在未有反應之前，關昭近已被四個光頭人救走了。

衆人起哄，紛紛追出。

那三袋弟子與淨衣弟子都不約而同的叫道：「殺無赦。」衆乞兒都和聲而叫。

一時之間，殺聲震天。

雷狗兒拉着梁如冰，飛身上了樹頂，看清楚那四個光頭人向那方走去。

他居高臨下，看得清楚，那四個光頭人，猛向南邊竄去，那地方叢林更多，假若再追慢一步，將會失去他們的踪跡。

看來關昭近所知的還會多些，因此，斷斷不能讓這些光頭人搶去他，而且，這四個光頭人可能是事情的關鍵，也說不定。

至低限度，他們都是與這件事大有關連。

雷狗兒與梁如冰迅速的追踪而去。

四個光頭人挾着關昭近，越走越快，但雷狗兒與梁如冰的追踪也絕不慢。

他們入了叢林，經過曲曲折折的路徑，又出了樹林，便向山中而去。

這四個人都是非常熟悉附近的路徑，而且似是有備而來，早已把衆乞兒拋離很遠。

假若雷狗兒不是拚命追着，也會失去他們的踪跡。

不過，雷狗兒也鍥而不捨的追入。

轉眼已奔走了三個時辰。

四人挾着關昭近，來到了一個山坡，將他放在石頭之上，四人便縮入了石岩之內。

關昭近不知是昏迷了，還是沒有出聲。

雷狗兒追近。

梁如冰道：「看看他們怎樣處理關昭近，那可省卻我們更多追查的工作。」

雷狗兒點頭。

那四個光頭人再度出現，不過，他們已換回本身的裝束，竟然是四個大和尚。

四個和尚各按四方坐下，圍着關昭近。

其中一人，一掌推出，竟然把關昭近的身上繩索打開了，關昭近這才如在惡夢中驚醒，坐了起來。

梁如冰道：「這和尚武功厲害！」

雷狗兒點了頭說：「和尚一掌使

出，竟然可以把關昭近身上的繩索解開，又不傷及關昭近，這份能耐，實在是技藝精湛，並且有點詭異。

關昭近得到了解脫，他明白落在一羣乞丐當中，與落在這四個和尚手上，並不好得了多少，因此，他一經鬆綁，便不顧一切的要離開。

他一躍起，向橫竄去。

那四個和尚，却如影隨形似的，仍然圍着關昭近。

他不服氣，又再躍起，改向後竄。

四個和尚仍然沒有改變地將他圍在中央。

忽然，其中一個和尚道：「施主，請安靜下來。」

關昭近道：「你這幾個臭和尚，又弄甚麼玄虛？」

「施主萬勿離去，因爲我們手上還有你要的東西。」

「我要……」

其中一個和尚把手一揚，那張白虎皮已然攤在關昭近的面前。

關昭近一看，眼睛發亮，想不到這東西本來是給乞丐搶去了，竟又在眼前出現。

他靜了下來。

突然，他又再竄前，一手便要搶回那白虎皮。

那和尚手一揚，關昭近眼看着白虎皮，却費了多少勁，可望而不可得。

和尚武功實在高。

關昭近知道不可强拿，便道：「你們又想知道甚麼？」

「施主聰明絕頂，你可知道這白虎皮來歷？」

「假若你們一直在林子之外，你們應該早已清楚。」

「是的，你可知白虎皮一共有……」

「有三張。」

「對，這是一張，另外兩張呢？」

關昭近突然作了個賣關子的模樣，道：「你想知道？」

四個和尚同時點頭。

關昭近道：「告訴你們也可以，有條件的。」

「請施主立刻開出條件。」

「你們究竟是誰？」

其中一個和尚道：「我們是和尚。」

「鬼也知道，你們來自那一個大寺？」

那和尚並沒有開聲。

關昭近道：「看你們武功高强，你們來頭當然不小。」

四個和尚仍然不語。

「你們來自少林？」

四個和尚臉有詫色。

「你們沒有否認，那便是默認。」

四個和尚欲言又止。

「既是來自少林，何必這麼閃閃縮縮。」

爲首的和尚道：「出家人不打誑語，貧僧的確是來自少林。」

「好了，少林和尚也要搶人東西。」

和尚道：「不是搶，這根本是咱們的。」

「這白虎皮是你們的？」

「是的。」

「出家人不打誑語。」

「是的，這東西本屬少林……可惜……」

「可惜是……」

「給人家偷去了。」

「甚麼？你是指責我兄長偷了你們的？」

「不是……」那和尚似乎有很多理由要解釋，可是，事件實在太複雜，一時之間，却是欲說又無從。

不過，關昭近却藉着這個機會，連珠炮發的向和尚道：「既不是我兄長偷了你們的白虎皮，那你應把白虎皮先交還給我，否則你們免不了擔個搶人東西的罪名，你們出家人，搶人東西已不是一件好聽的事，再加上你們貴爲少林弟子，少林無論在武學、佛學，都是名重一時，幾千年的口碑流傳，給你們幾個小和尚敗壞了……」

四個和尚口才沒有關昭近那麼好，因此被關昭近說得啞口無言，欲辯無從。

關昭近見四人默不作聲，竟然大模大樣的坐了起來，把身上的繩索甩了下來，並且要收拾白虎皮，看來是要離開似的。

那爲首和尚道：「施主，貧僧並不一定要立刻取回白虎皮，不過，你在丐幫中所說有關白虎皮的事，是否一切屬實？」

「我像你們嗎？」關昭近問。

這一句話，和尚不知是指甚麼東西，但只好搖搖了頭，表示不像。

「那好極了，既然不像，我也不會像你們說謊話。」

和尚被關昭近氣得有點發怒。

關昭近道：「你們還有甚麼要問？」他頓了一頓，又道：「沒有甚麼要問，那我走了。」

和尚都站了起來。

關昭近道：「你們不要以人多欺人少，而且要記着，你們是大門派，幾千年來的好人好事，都在你們的身上，只要你們有點行差踏錯，便累了少林寺百世美名。」

四個和尚眞想動手留他下來，可是，這話一出，使他們又再不知如何是好。

關昭近洞悉四個和尚的拘泥，故意用少林寺的大名壓在他們的頭上，使他們動不得手。

關昭近拿起了虎皮，便要離去。

雷狗兒與梁如冰在旁，實在想不到這四個如此好武功的和尚，却給關昭近三言兩語，弄得如此局面。

「好了，請代我向你們少林寺住持

問好。」

四個和尚同時合什，口唸：「阿彌陀佛。」

關昭近便要拔足。

「慢着！」

那是石坡後面傳來的聲音。

關昭近怔着。

這一怔，却有四個道人模樣的人，出現在石坡後另外一面。

關昭近知道痲煩事又來了，他也不理這麼多，希望及時逃出，離開這些是非漩渦。

可是，四個道人以極其迅速的手法，已來到他的面前，並阻止他的離去。

「你們是誰？」關昭近問。

「你不要問，且留下白虎皮。」

又是爲了白虎皮而來。

關昭近道：「你們憑甚麼這麼說？」

爲首的道人道：「白虎皮是咱們世代流存的至寶，而今物歸原主，有甚麼不該？」

「你們是誰？」

「貧道來自武當！」

武當派的道人竟然自認是白虎皮的主人。

關昭近道：「你們是武當的道人？」

「是的，在下虛像，這三位是我師弟。」

「貧道無像！」

「貧道飄像！」

「貧道渺像！」

「是武當四大弟子『虛、無、飄、渺』四像！」

四像同合什道：「善哉！善哉！」

關昭近道：「爲甚麼你們說白虎皮是你們的？」

虛像道人道：「事實是如此！」

「憑甚麼？」

「憑咱們武當這個名號！」

這話是答了等於沒有回答。

關昭近是個能言善辯的人，他道：「如果天下間可憑個名號便可以索取他人的東西，那實在使人難以信服，和尚，你們認爲如何？」

四個和尚合什，同道：「阿彌陀佛。」

關昭近道：「如果說是以名號壓人，你們少林寺名號豈不是勝武當？」

四個和尚又合什，道：「阿彌陀佛。」

關昭近道：「你們承認了？」

「阿彌陀佛。」

關昭近道：「他們都認爲我說得對，少林勝武當，那麼，我便是套交情，這筆賬也要還給少林。」

四像合什道：「善哉！善哉！」

然後，四人分站四面，並且擺出一個架式。

「你們要恃着武當的名號打人？」

四像又再合什道：「善哉！善哉！」

關昭近道：「來罷，來罷，你們便四像同上！」

虛像道人突然厲聲道：「關昭近，貧道不吃你這一套，白虎皮的確是武當之物，信與不信由你，但無論如何，你也要把白虎皮留下。」

關昭道：「道人也發惡了。」

虛像道人道：「是的，道人也會發惡。」

「發惡又怎樣！」

「那要看閣下如何。」

關昭近仍然要拔足而逃。

不過，四個道人却圍着他，他走到那裏，四個道人也走到那裏。

關昭近突然出招，一掌打向虛像。

虛像並沒有還手，只是閃開。

關昭近又再兩拳，揮向虛像的太陽穴。

虛像又再閃開。

關昭近以爲虛像一閃再閃，似乎對自己有些恐懼，把心一横，要大施拳脚。

他一個閃身，攻向無像，接着是攻向飄像與渺像，他的手法十分狠毒，都是攻向他們的要害。

四個道人分別閃開。

然後同唸道號：「善哉！善哉！」

關昭近又再出招。

四個道人竟然同上，而且不再是閃避，一同出手，虛中帶實，實中帶虛。

劈劈啪啪，關昭近一連中了四招，怒道：「我要殺了你們四個牛鼻子！」

他出招更猛。

關昭近雖然沒有他兄長在江湖的聲名地位，但武功也實在不錯，否則他也不會有資格繼承他兄長的地位，成爲第一個「北地雪丐」。

只見他雙拳雙腿在四個道士之中舞動，出招迅速而狠毒，迫使那四個道人也要小心應付。

四個道人似乎不想把這事拖延下去。

他們猛喝一聲，一同退後。

關昭近以爲他們眞的退後，那知道，他們一退，隨即是一進，四個道人不知用甚麼快速的手法，八隻手臂轉眼成了十六隻，再成了三十二隻。

關昭近只覺眼花撩亂，一時之間，只能招架，再過一刻，連招架也無力。

他一連中了四招。

關昭近心生一計，叫道：「四個少林和尚，你們也要白虎皮麼？」

四個和尚一直站在一旁，不動也不語。

但而今聽到關昭近如此說話，便齊聲道：「要！」

「要？你們還不幫手？」

四個和尚合什道：「阿彌陀佛。」

「要你救人，搶虎皮，你們還說甚麼阿彌陀佛。」

四個和尚又齊聲道：「阿彌陀佛。」

劈劈啪啪，關昭近又吃了四拳。

他索性停了手。

四個道人似也公道，見關昭近不動手，他們也不再動手。

虛像道：「多謝閣下善解人意！」

說罷便要把他身上的虎皮扯下。

關昭近拉着虎皮，急道：「你們還不幫手！」

爲首的和尚道：「四位眞人，手下留情！」

虛像道：「你們眞的要插手了？」

「不敢，不過這東西是咱們少林的……」

「是你們少林的？你們憑甚麼？」

和尚道：「就憑少林兩字！」

和尚似乎也學乖了，學着武當虛像道人的話。

虛像道人道：「武當與少林，幾千年來，都有默契，我不想動手，傷了和氣。」

關昭近插口道：「你們實在不及四大和尚。」

和尚道：「咱們少林，也是不想動手，不過，貧僧奉住持之命，找回白虎皮回去，而今……」

虛像道：「而今要下手搶了……不過，爲了這白虎皮，貧道也是奉掌門之命，下山而來！」

「你們兩個名門大派也要來搶東西了。」

四和尚道：「阿彌陀佛！」

四道人道：「善哉！善哉！」

「你們要！他們也要，我怎樣？」

和尚與道人也不答。

關昭近知道，而今唯一的方法，是挑撥和尚與道士，希望他們大打一番，他才有機會脫身，或者更好運一些，可以找回白虎皮。

於是，他叫道：「好，好，你們要這白虎皮也好，但一張白虎皮，我給誰好？」

和尚與道人仍然不語。

關昭近道：「你們要？」

少林和尚當然點頭。

關昭近轉向武當，向道人道：「我還是給你們！」

四個道人同時遞出了手。

少林和尚同時已閃身，阻住了關昭近與道人之間。

虛像道：「看來……」

關昭近道：「看來和尚與道人，這一戰是無可避免的了！」

雷狗兒聽了也大有同感。

可是，他心裏却有一個矛盾，他既希望這兩個大門派的弟子可以大戰一場，看看他們的武功是否眞的那麼聲勢浩大；可是，他另一方面却不希望看到這兩大名門正派來個自相殘殺，他知道關昭近其實是個小人……

他一咬嘴唇，想一躍而出，阻止這場對壘。

但梁如冰一手攬着他，低聲道：

「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雷狗兒無奈，雖不太明白她話中所指，但也只好仍然躲在這暗處。

少林派那四個和尚，稍爲退後，拱手爲禮。

虛像道：「咱們武當不打無姓無名的人！」

和尚道：「貧僧悟是！」

第二個和尚道：「貧僧悟非！」

「貧僧悟恩！」

「貧僧悟怨！」

虛像道：「原來是少林悟覺禪師四個師弟！」

悟是道：「正是！」

原來悟覺禪師有四個師弟，這四人比悟覺年輕得多，是悟覺禪師的得力助手。

近年來江湖有甚麼糾紛，求到少林寺排難解紛的話，這四個和尚實在是少不了。

四個和尚，武功高强，却木訥，可是，就因爲這樣，他們被認爲是極爲公正，因此，很多江湖豪俠之士，對他們尊敬。

虛像道：「這白虎皮是咱們張三丰先師所留下的！」

悟是道：「這白虎皮是咱們達摩祖師東渡之時，身上所披帶的。」

於是你一言我一語。

虛像忍受不了，道：「那要看誰的拳頭硬了！」

悟是道：「眞人請！」

虛像實在忍受不住悟是的客氣，果然立即出手，但出的竟然是慢吞吞的「太極推手」。

「太極推手，」是張三丰晚年所創，可算是張三丰的代表作，虛像用這些極慢的招式，是證明他是名副其實的武當門人。

而悟是也非笨人，他用少林的「長拳」對付，這套長拳也是少林最普通拳法，凡是涉及少林武功的，少有沒有習過這套長拳。

他的目的也與虛像一樣，是爲了表示他是少林的正宗弟子。

其他三個和尚與三個道士也大戰起來。

開始的時候，各人都有點拘謹，但漸漸這兩大門派弟子，各使出擅長的功夫，殺得日月無光。

雷狗兒看着他們對壘，心裏非常羨慕他們，因爲他們都是名門正派的武功，一扳一眼，都是極有規律，他自己武功雖然厲害，但始終覺得，自己非正途出身，總有一些三脚貓的感覺。

當然，雷狗兒的「天雷四式」絕非三脚貓功夫。

梁如冰道：「他們互相牽制着，正是我們的好機會，走！」她一手拉了雷狗兒出去。

梁如冰有此心意，在場中的關昭近亦是如此，他正想趁此機會，走爲上着。

雷狗兒無奈，隨着梁如冰，一躍而出。

關昭近一見了他們，道：「你們也走了，看這四個和尚打四個道士，眞好看！」

梁如冰道：「走吧！否則你身上的白虎皮便不見了！」

關昭近道：「好！」

三人竄離。

那四個少林和尚，首先發覺。

悟非稍一分神，便被虛像一掌打中，他覺得這口氣吃不下，又與虛像再打下來。

另外三對，也是如此。

不願被對方有機可乘，因而八人互相纏鬥着，一時之間，無法分身去追關昭近，也不知走出的一男一女，雷狗兒、梁如冰是誰。

三人離開了石坡。

關昭近道：「我們不能再留在這兒，丐帮線眼很多，很容易發現我們，一經他們發現，便很難脫身了！」

梁如冰道：「既是如此，我們便直往約定之處，上武當或者少林，好好把這件事弄清楚！」

雷狗兒當然是沒有異議。

本來，他們可以慢慢的朝着約定的地點而去，但他們也擔心究竟四大無常遇到了甚麼人物，發生了甚麼事，因此，他們沿途，再沒有心情遊玩。

到達了武當山下，比預定的日子早了三天。

他們本想找一間客店投宿，不過，梁如冰已發現了一些丐帮的人物出現，她把這事告訴了雷狗兒。

雷狗兒道：「我也看到一些淨衣派的乞兒，看來他們也都是爲了白虎皮而來，我們不在這山脚投宿，沿着武當山而上，山上道觀極多，也很容易找個宿處！」

那晚，他們在一間小道觀內過了夜。

翌日，再上武當山。

當他們來到解劍崖之前，便聽到一陣兵器碰撞的聲音，而且喧聲震天。

他們不敢直往解劍崖，轉了一個山坡，假若是平日，附近一定有些武當弟子在巡視把守，但今日却一個也沒有現身。

從山坡轉過是一片叢林。

再過叢林，吆喝之聲更盛。

雷狗兒側耳傾聽，道：「有些熟人的聲音！」

梁如冰也同意道：「好像是……」

她的話未說完，已經可以看到山坡上四個和尚與四道士，正在圍攻四大無常。

那四個道士，正是他們日前所遇到的武當弟子虛像、無像、飄像以及渺像。

而另外四個和尚，正是少林的悟是、悟非、悟恩及悟怨。

本來他們爲了白虎皮，是敵對的，可是如今却是聯手對付四大無常，其間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情。

而圍觀的人很多。

一邊是武當弟子。

另一邊是丐帮的乞兒，既有淨衣派，也有汚衣派。

再一邊是一些並不認識的人。

雷狗兒問梁如冰道：「那邊是……」

「那是我們梁山世家的人！」

雷狗兒道：「你的家人也來了？」

關昭近道：「爲了白虎皮，甚麼人也會來的，我想，少林寺也應該會有人來！」

他們放眼看去，並沒有見和尚，但武當弟子却是越來越多，他們從山上下來。

那時，場中戰況並不算太激烈。

雷狗兒道：「四大無常似乎仍按捺着性子！」

梁如冰道：「我看還是快下去，四大天人宮護法，比四個和尚，四個道士，武功是勝了一籌……」

「他們是懂得分寸的！」

「不過，你也知道，四大無常，顧名思義……」

梁如冰說到這裏，場中已起了一下急劇的變化，原來四大無常中的「喜怒無常」姜天司似乎想下殺手。

他的一招「剜心剖肺」是當年他失去常性，要吃人心肝時的拿手招式。

雷狗兒道：「下去，否則姜天司殺死了人，無論是少林弟子，或是武當弟子，也會有極大麻煩！」

雷狗兒幾個縱身，已來到打鬥當場。

姜天司一眼見了雷狗兒，臉上笑意露了出來，那股殺氣已斂。

可是，當他這一分神，却一連吃了少林和尚三拳，也吃了武當道士幾脚。

姜天司又再震怒起來。

雷狗兒叫道：「你們停手，有話好說！」

四大無常已停了手脚，可是少林和尚與武當道士却全不理會雷狗兒。

而且更趁機會多下手脚。

四大無常也發怒起來。

忽然，有人叫道：「道士和和尚身上有白虎皮！」

這話一出，丐帮人哄動，並且紛紛向和尚道士攻去，一時之間，場中更亂，有很多乞丐，加入戰圈。

一時之間，殺聲震天响。

雷狗兒回首一望，道出這話的人是關昭近，這個北地雪丐，也是想混水摸魚，才發出這擾亂人心的說話。

梁如冰道：「雷狗兒，我看你還是要加入戰圈，才能免去有更深的誤解！」

雷狗兒道：「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其中導致他們廝殺的原因，叫我如何喝止……」

梁如冰道：「骨灰呢？」

「對，有武當與少林的骨灰，至低限度，也可以使一部份人靜下來！」

於是雷狗兒衝入場中，一連使出兩掌。

那是「天雷四武」中的兩招。

「春雷初綻」、「旱天拔雷」。

這兩掌是運了七成功力，但是向天而發。

在場中人，只覺霹靂震响，紛紛退下，場中總算靜了下來。

雷狗兒朗聲道：「在下是天人宮宮主，現送上武當焚鶴眞人的骨灰！」

他把一個鐵箱放在當中。

雷狗兒道：「此次我率天人宮四大護法下山，其實是把一直放在天人宮山後的墓穴之中的骸骨送回……」

說到這裏，那邊山下，有人迅速奔來。

那是他們久已不見的雲南點蒼派的毛姓。

而毛姓身後竟是一羣和尚。

看那些和尚衣式，與場中少林和尚是差不多。

毛姓來到場中，見到了雷狗兒，便叫道：「你好好向他們解釋一下，否則我……」

那羣本是追逐毛姓的和尚，來到場中，發現悟是和尚招手，便站在他們身旁，他們果然是少林的和尚。

雷狗兒把天人宮修墓之事，略說了一遍，並且也提及了白虎皮之事。

忽然，那邊武當弟子，紛紛讓開路。

只見一個白髮的道人，從武當弟子中排衆而出，看他一派仙風道骨，當是武當中重要的人物。

那道人直趨雷狗兒，道：「閣下是天人宮宮主，貧道焚琴。」

「焚琴道長？焚鶴是令……」

「是貧道的師兄。」

「相信道長已知道令師兄骨灰之事。」

「剛才已略有所聞。」

「請道長收回骨灰。」雷狗兒恭敬的提起骨灰罎子。

「請問有關白虎皮之事……」

「在下實在不知道。」

「眞的？」這兩個字具有咄咄迫人之勢。

雷狗兒道：「我們知道的都說出來了。」

焚琴道：「我師兄在閉關時失踪，事情不會如閣下所說的那麼簡單。」

「我已把所知說出來了。」雷狗兒道。

焚琴指着另一個骨灰罎子道：「這是……」

「這是少林天望禪師的骨灰。」

「天望？」

雷狗兒點了點頭。

「罎子中可有甚麼秘密？」

「沒有。」雷狗兒道。

「讓貧道看看。」

雷狗兒阻止，他並不想死人骨灰也受到騷擾，他是盜墓出身的，他非常明白活人應該對死人的尊敬。

可是，焚琴看來是要强來。

雷狗兒也不怕，一連接了他幾招極其快速的來勢。

外面的人看來，並不覺得甚麼。

但雷狗兒却明白，焚琴的來勢並不友善，假若功力稍爲差些，早已着了道兒。

這時，少林寺和尚那邊也傳來一陣哄聲。

然後是一個清脆的聲音，道：「阿彌陀佛！」

衆人的視線立時都注視在這個和尚的身上。

是一個老和尚。

不過他却是黑鬚黑眉，頭上雖是禿頂，但仍可以察覺他的髮根是黑的。

衆少年弟子對這老和尚表現得十分恭敬。

和尚仍用清脆的聲音道：「尊敬故人，是佛家、道家的傳統。」

焚琴上前道：「好久沒見了，天見禪師。」

原來這和尚便是名重江湖的天見禪師。

天見道：「久違了，相信已有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焚琴也喟嘆起來。

雷狗兒道：「原來你們早已認識。」

「不但認識……」焚琴道。

天見道：「而且還有很多事要了結。」

這是有關少林與武當之間的事，雷狗兒當然不會介入，他非常明白這些江湖禁忌。

「那張白虎皮？」焚琴道。

「你想知道便要好好問一下令師兄焚鶴眞人。」

「可惜他已在這罎子之內。」

「本來，這是他們之間的事，我們也不用……」

「不！」焚琴有點氣動，道：「假若你把白虎皮交還武當，這事貧道也許會……」

「白虎皮不在我處。」

「不在你處並不是代表不在少林寺內。」

天見沒有回答。

焚琴道：「你不用顧左右而言他。」

天見仍然沒有回答。

焚琴身畔的武當弟子開始竊竊私議，其他在場的人也低聲交換他們的意見。

焚琴看到這情形，朗聲道：「各位，三張白虎皮的確是有一張在少林寺內。」

焚琴道：「那你便立即交回武當。」

這話一出，不但使天見禪師動容

，而且使在場的人也動容。

丐幫幫衆中有人叫道：「三張白虎皮是屬於丐幫的。」

梁如冰突然也高聲道：「三張白虎皮是屬於梁山世家的，你們不要亂說。」

雲南點蒼毛姓道：「甚麼？你們竟然撒賴，三張白虎皮是雲南點蒼的！」

這時，解劍崖附近一片凌亂。

丐幫是人多勢衆，而且他們的行爲向來荒誕不羈，因此有人開始吆喝，並且想動手。

雷狗兒看此形勢，知道一場混戰是少不了的，但爲了減低其中的損傷，一定要想辦法制止。

雷狗兒在場中大喝一聲，但沒有人理會。

他突然一個旋身，人像大風車般轉動，晴空之上响起了一聲焦雷。

那是雷狗兒使的一招「焦雷霹靂」。

這一聲响聲，這一招悅目的招式，頓時使整個場中的人都靜了下來。

雷狗兒道：「天人宮只是負責把各門派的骨灰送回，並不知道各門派中的恩怨，但無論如何，白虎皮之事，各位應誠布公的說出來，好好解決。」

在場的人又開始吵起來。

天見禪師道：「憑天人宮宮主這一下身手，的確是可以爲咱們解決這無謂的紛爭。三張白虎皮本是達摩祖師東渡之時帶來之物。」

這話並沒有人反對。

天見續道：「這三張白虎皮，一直沒有甚麼特別，直到少林第五十二代住持天望禪師閉關之時，面壁練功之際，發現了石壁之上刻着一系列前所未見的異域武功，他相信是達摩祖師遺留下來的，便立即用筆墨抄錄下來，後來更把那些武功寫在白虎皮之內。」

焚琴道人道：「這只是你一面之詞。」

天見道：「那你說我打誑？」

焚琴道：「這白虎皮是否由達摩祖師東渡携來已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皮上的武功是我們祖師在少林寺時受盡欺侮，幸好天生聰慧，張眞人把自己所見所聞的少林武功，一一强記悟化，成爲自己的武功，也因此而演變成爲另一派武當，也是寫在白虎皮之上，因此，如今白虎皮並不重要，而是皮上的武功。」

武當弟子都大聲的附和着他們掌門的話。

少林寺的僧衆當然不服氣，也大聲地支持他們住持天見禪師的話。

雷狗兒道：「少林武當本一家。」

天見道：「白虎皮是少林之物，你既然承認這一點，那你交回便作罷。」

焚琴道：「白虎皮上的武功，是武當張眞人的心血結晶，你們交回給我們才是。」

於是，兩人你一言，我一語。

看來這一戰是無可避免的了。

雷狗兒道：「你們想……」

天見道：「這是少林武當之間的事，貧僧想天人宮是不會插手的。」

焚琴也道：「貧道多謝宮主送回骨灰之事，但這白虎皮之事，貧道想應由我們自己解決。」

雷狗兒道：「我想……」

四大無常走近雷狗兒。

梁如冰也一手拉着雷狗兒，示意他不要涉及他們門派之爭的事。

丐幫中有人喊道：「你們自說自話，甚麼武當少林，那是丐幫的白虎皮。」

關昭近道：「那是丐幫的白虎皮。」

毛姓道：「雲南地方才有白虎，那裏會是達摩祖師帶來的？」

整個解劍崖又混亂一片。

關昭近道：「我們還是先看少林和武當之爭，解決之後，我們才再作打算。」

丐幫的人開始安靜下來。

關昭近自然有他的如意算盤，他知道以現今的力量，他們丐幫只算是第三。

可是，當少林與武當相鬥，兩敗俱傷之後，這地方的一切，却是以他們丐幫爲首。

其他丐幫幫衆似乎都明白他的意思。

雷狗兒却不想少林武當互相殘殺，但四大無常却又有不同的想法。

畢英道：「宮主，先讓他們自己解決，否則，他們又會撒賴到咱們身上。」

雷狗兒回心一想，也覺畢英之話有理。

那時，少林與武當已各自列陣。

少林當然是以天見禪師爲首，四大弟子悟是、悟非、悟恩與悟怨。

武當是以焚琴爲首，四個弟子在他身後，分別是虛像、無像、飄像與渺像。

不知是那一方開始動手。

轉眼之間，少林四大弟子與武當四大弟子都交戰起來，而天見禪師與焚琴眞人却呆立的對峙着。

雷狗兒知道，這兩位當世高手，並不是呆立對峙那麼簡單。

只見天見禪師黃袍飄動，隱隱含有颼颼之聲。

而焚琴眞人的青袍也是無風自動，雙袖有些鼓脹起來。他開了一個弓步，身上發出劈啪的聲响。

天見終於出手，他是右掌推出。

而焚琴也以右掌推出。

兩掌相繼而動，開始並不覺得是甚麼，但當兩掌一經接合，竟是隆然巨响。

這聲响震人耳膜，使人覺得餘音未了。

以雷狗兒目前的修爲，也覺仍有震音。

另外的一掌又發出。

本來是極緩慢的招式，却是越來越快。

三十招之後，只見一團青影與一團黃影在其間急速旋轉，有進有退，兩人都不相伯仲。

而四個道人對四個和尚，戰況也是十分激烈。

虛像忽然高聲一叫，接着是他三個師弟和唱。四人隨着聲音，竟列成一個陣勢。

雷狗兒聽到他們的和音極其和諧，道：「你知道他們在唱甚麼？」

「那是梵音，聽說近年來，少林住持創了一套名爲『天宇梵音』，是自少林那些陣勢中創出一條新路。」

雷狗兒道：「那的確是少見的陣勢。」

那邊廂的武當四大弟子也是不弱。

四個青袍道人，雖是被圍在中間，但却從容不迫，他們也是口中唸唸有詞。

開始時被梵音所蓋，漸漸，亦可以聽聞他們唸着咒語似的聲音。

咒語越來越快，滲入了梵音之內。

而他們的青袍也閃動得更快。

雷狗兒向畢英道：「你看如何？」

「少林武當本出一家，如今却是各擅勝場。」

兩位當今高手，少林的天見與武當的焚琴，兩人戰況激烈，而且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兩人竟然慢了下來。

他們兩人各自出招，那慢下來的程度，足可以使在場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雷狗兒道：「他們的武功，已至爐火純青的階段。」

「是的，宮主，世人無論學文習武，開始都是會傾向較多花巧方面，但到了化境階段，一舉一動，用最簡單的招式，最簡單的手勢，便可造成最大的殺傷力。」畢英道。

梁如冰道：「對，他們那些招式，都是一般習武之人所學過，不過，在他們手中，這些招式所發出的威力，卻非一般人所能及。」

兩位武林高手的對壘，實在使所有人都屏息下來。

這一戰竟花費了一個時辰。

兩人仍是未分勝負，而且招式越來越慢。

畢英道：「宮主，咱們應該出去勸止他們。」

「爲甚麼？」

「這樣慢慢熬下去，兩人將會乾枯而死。」

「我看我的功力未及！」雷狗兒道。

畢英也沒有再多言，因爲他知道，雷狗兒所說的話並非歉虛，而是實話。

雷狗兒一出，假若功力可及二人的話，所受傷害並不會太大，但如果功力不及，不單加手的人會受到重大傷害，而且會連環使三人受害。

因爲兩個對壘的人，會因外來侵擾而自發功力抵禦，因而減輕對對手的攻擊或防範，要是一邊較佔上風之時，便會累及另一方。

雷狗兒的「天雷四式」肯定可以把兩大高手力量中和，但最重要的是雷狗兒的信心。

不過，事情的變化，使他無法不立下決心。

因爲只見禪師已開始大量出汗，他的黃袍本來是隨風而動，非常洒脫，但而今汗水滲出，早已把青袍緊貼在他的瘦削身軀之上。

焚琴眞人看來也好不了多少。

他也是大汗淋漓，青袍盡濕，也是緊貼在他身上。

畢英道：「再是這樣下去，他們將是枯竭而死！」

天見與焚琴當然知道這後果。

連他們的門人也知道，可是，他們都不能下手救助，因爲他們的功力都在兩位之下。

那好比兩堆烈火，因爲太猛烈，只要一接近，甚麼東西也會自燃。

任何一人加手，不單對自己沒有好處，對他們兩人也極度危險。

雷狗兒道：「這兩位都是武林中難見的高人……讓他們這樣熬下去……那是武林的損失！」

雷狗兒是極尊敬練武有成之人。

他知道學武不易，而他自己却是無意中學武，也無端在天人宮內學得天雷四式。

他在這些機緣巧合之下，也覺得辛苦，而這兩位高人，一生苦練自己門派武功，若這樣無端的互相折磨而死，那實在是慘無人道。

雷狗兒知道，而今在場的人，只有他稍爲有資格干預兩大高手。

但他並沒有甚麼把握。

不過，爲了救人，也爲了把整件事情弄清楚，他決定要冒險一次。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在旁的梁如冰，似乎也明白雷狗兒的心意，問道：「你去？」

雷狗兒點點了頭。

四大無常本是集中精神在觀看兩大高手的對壘，聽了雷狗兒這話，也同時回過頭來。

雷狗兒輕聲道：「如果我……」

四大無常點頭，他們都明白雷狗兒的心意。

畢英道：「小心！」

雷狗兒一躍而起，向兩位高手當中而去。

人在半空，他已使出他的「天雷四式」中的第二式：「旱天拔雷」。

雷狗兒已使了八成以上的功力。

可是，當他身體接近兩位高手之時，一股强而勁的反彈力，便要把他

彈開。

他早已預料到有此一着。

他呼喝一聲，道：「停手！」

人剛着地，身仍未穩，他的第三式亦已使出：「焦雷霹靂」！

焚琴與天見兩人臉露惶恐而又緊張的神色，他們都明白，雷狗兒武功與內力雖強，但在他們兩大高手之中，亦不能算是甚麼。

他們如果停手，一定要雙方同時停下，否則，他們自己也會遭到傷害。

可是，他們却不敢單獨停手。

人心難測！

可是，當雷狗兒這第三式使出，兩人驟覺其間多了一股力量，使他們膠着的狀態中更爲膠着。

不過，他們仍然要各運功力，以保持自己的存在。

這情形便如三個人同時跌進一個大漩渦之中，他們不能再顧別人，只能好好照顧自己。

只要任何一人稍爲疏忽，便遭滅頂。

雷狗兒是個新加入的人，身體脚步最爲不穩。

在旁的人，只見三人迅速移動，雷狗兒在三人之中，移動最快，而且似乎是控制不住似的。

梁如冰心下十分緊張，叫道：「小心，狗兒！」

畢英一手拉着她，道：「勿再叫！免他分神！」

梁如冰緊咬咀唇。

雷狗兒身在巨大漩渦之中，知道不能再捱下去，他決定使出「天雷四式」中的第四式。

這一招「雷震九天」他實在很少用。

因爲這招式太厲害與太霸道，他實在不希望有人因而受傷。

可是，這時他再不使出，便會自身難保。

他運氣凝功。

雙臂倏忽揮動，忽然，隆隆之聲，從四方八面而起，在場的人都紛紛後退。

而當中的焚琴與天見，立時已分開。

兩人各退一方，身如迎風柳絮，搖擺不定！

最令人觸目的是……

身穿黃袍的少林和尚天見禪師，只見他身上的黃袍，在狂風中片片碎開，而露出了……

而同時，在另一面的焚琴眞人，亦有同樣的遭遇。

焚琴眞人本是身穿青袍，但青袍在强勁的氣流之中，也是片片碎開！

而……

衆人在旁也感到雷狗兒這「雷震九天」一式之中所發揮的力量，馬步稍爲差的人，早已被震開。

各人急忙穩住脚步。

當勁力過去，在場的人均嘩然。

當中已有人叫道：「白虎皮！」

「白虎皮！」「白虎皮！」

原來焚琴與天見二人，衣衫被雷狗兒掌力震碎之後，都露出了一件白虎皮！

兩人有點尷尬。

雷狗兒舉起了雙手，解劍崖前的人都靜了下來，他朗聲道：「各位，這件事雖然是牽涉到各大門派，少林與武當是不在話下，還有梁山世家的人、北地丐幫關氏昆仲、雲南點蒼的毛氏昆仲，還有咱們天人宮……在下其實並不知其間來龍去脈，只是負責送還骨灰。我想，有道是『事無不可對人言』，少林武當兩位大師，一定會有所交代！」

想不到雷狗兒說得出這番得體的說話。

天見合什道：「阿彌陀佛！雷施主俠義仁心……我想這事也應有個交代！焚琴眞人，老衲在這謝過！」

焚琴也合什道：「善哉！善哉！天見禪師，貧道也在此謝過！」

在場的人聽了他們的對話，開始之時有些不大明白。但想深一層，知道他們在這次比拚之中，對對方的武功內力都表示佩服，合了一句「不打不相識」。

兩人又轉向雷狗兒道：「謝謝天人宮雷宮主！」

雷狗兒拱拱手，表示謙讓。

天見禪師道：「眞人，你先說？」

焚琴道：「敝師兄焚鶴是在閉關時失踪的，而他是打算在出關之後，便接受掌門之職，一天當他閉關之時，却深夜召我，對我說了一件大事，他說先祖師遺下了一件白虎皮，虎皮之上有一段文字，他一時之間未能參透，但也知道這是一些非常上乘的武功……」

衆人都安靜地聆聽。

焚琴續道：「敝師兄又發現，這白虎皮上的文字並不完整，照他估計，應該至少也有三張，因爲他在閉關洞內的一張，算是中間一段文字，而從一些文字之上，他發現應該有一張白虎皮在少林之內……」

天見道：「沒錯，另一張白虎皮，也即是我身上這一張，本是在天望禪師身上，那也是那麼湊巧，敝師兄在快要成爲少林住持之時，竟然被焚鶴眞人找到上來……他們之間發生甚麼事，我們不知，我們只知，兩人秘密的下了山，之後的事……」

梁如冰突然挺身而出，道：「先母在臨離開咱們梁山世家之時，已知會我父親，說她出門時，遇到一個和尚，一個道人，他們身上遺有至寶……至於是甚麼寶物，我們是不得而知！」

雲南點蒼毛姓上前道：「我是雲南點蒼派，我兄長回雲南時，把點蒼派之事，交托與我之後，便又要再度離開，他走前對我說過，他發現三張白

虎皮，那是極爲珍貴的，而白虎一向是在雲南出現，因此，他懷疑這三張白虎皮，根本是雲南點蒼之物，當時，我相信他並不知道當中有文字的……」

在場與這事有關的人，都已把所知的透露出來，唯一沒有出聲的只有關昭近。

雷狗兒望着關昭近。

關昭近似乎是勉爲其難的道：「你們說甚麼也沒有用，我想，把三張白虎皮連在一起，看看上面的文字，或甚麼武功，那才會明白其中奧秘！」

衆人都覺得這主意實在不錯。

關昭近把身上的白虎皮脫了下來，鋪在解劍崖那塊平滑的大石之上。

焚琴見他如此，也脫了下來。

天見禪師也把白虎皮放在上面。

雷狗兒道：「我們各派一人去看？」

武當與少林，當無異議。

忽然，關昭近一手便把三張白虎皮擁在懷內，且向北竄去。

這一個突然的改變，使衆人都嘩然起來。

毛姓最先有反應，他拚命狂追。

兩人轉瞬之間，不知所踪。

最令人覺得奇怪之事，是焚琴與天見並沒有追去的意思，看他們開始以性命相搏來爭取白虎皮，而今却是毫不關心。

雷狗兒道：「兩位掌門，爲何……」

焚琴道：「白虎皮是罪孽之物！」

天見道：「是的，老衲也同意！」

雷狗兒道：「我們去追他回來！」

兩人無甚麼表示。

雷狗兒對四大無常道：「我們去，這事不能讓他們胡鬧下去，否則又會惹上另一次江湖風波！」

四大無常點頭。

焚琴道：「武當山是我們的地方，你們領雷宮主去吧！」

四像領着雷狗兒與四大無常，追往北去。

焚琴的話沒有錯，武當四大弟子非常明瞭這地勢，轉眼已找着他們。

四大無常上前，押了關昭近與毛姓回到解劍崖。

雷狗兒重新把白虎皮鋪在解劍崖上，向衆人道：「而今各人都在，你們兩人可有說話？」

關昭近神情呆帶，不聲不語。

而毛姓却道：「這是雲南之物……雲南之物！」

突然，兩人又掙脫了四大無常，再搶白虎皮，雷狗兒見狀，一時之間，竟然同時發出兩掌。

這兩掌力道並不太大，他的目的在止住兩人，那知道他們兩人都以虎皮作爲抵擋。

一時之間，兩張白虎皮都碎了！

雷狗兒實在想不到會是如此。

焚琴道：「施主好武功，天見兄，你願意讓這一張白虎皮也碎在雷宮主手上？」

天見道：「好極好極！如果讓這白虎皮再傳下去，那只會有更多壞事！」

雷狗兒看面前崖上的白虎皮，他也覺得非常可惜，可是，留下這一張，不單沒有用，反而會引起一些不知其間曲折的人所垂涎。

一掌震碎白虎皮，反而是上上大吉。

雷狗兒對整件事仍是並不十分明白。

焚琴道：「倒不如先上玉虛宮，才再一一詳加解釋，好嗎？」

衆人同意。

天見禪師到玉虛宮，這是百年以來，少林寺第一個上玉虛宮的和尚。

天見看了周遭一會，道：「武當近年與盛，道長功不可沒！」

焚琴道：「與少林比較，實在是微不足道！」

衆人入內坐下，道童奉上香茶。

雷狗兒急不及待地問：「各位，這件事來龍去脈如何，爲甚麼他們的骸骨都會在天人宮內？」

梁如冰道：「其實，這事我已知七八，但而今經兩位大師說出，我已明白大概！當年武當祖師在少林寺出來，是帶了一張白虎皮，那張白虎皮是寫了一些他在少林藏經閣的武功心得，但他並不是偷圖的，因爲那時他根本沒有想過要離開少林，但後來被迫離開，忽忙之中，只帶了一張，那是第一張白虎皮，第二張却是我們梁山世家在少林寺拿出來的！那是先母的傑作！」

衆人莞爾，梁山世家亦即「賊世家」，他們竟有本領偷上少林！

梁如冰續道：「先母本想把那張白虎皮收藏，那知却被丐幫人發現，而北地雪丐關昭遠却連同了雲南的點蒼毛名合作，同追先母，先母武功不及二人，盲目亂跑，結果是上了天人宮。

「而天望禪師與焚鶴眞人都想在接管掌門之前，爲自己門派做一件好事，結果在線眼之中得到消息，也上了天人宮，至於在天人宮之事，我們便無法得知！」

雷狗兒道：「以我估計，他們在天人宮那個古墓之內，互相爭奪拚鬥，想不到竟然疲累而死，天人五老那時患有重病，無力排難解紛，而這事牽涉少林武當兩大派，恐怕惹起不必要的紛爭，因此，才把骸骨留在大墓之內！」

衆人聽了，也覺此事大約應是如此。

天見道：「而今白虎皮之事已了，天人宮並且爲咱們少林與武當作了一個大大的和事佬，那實在是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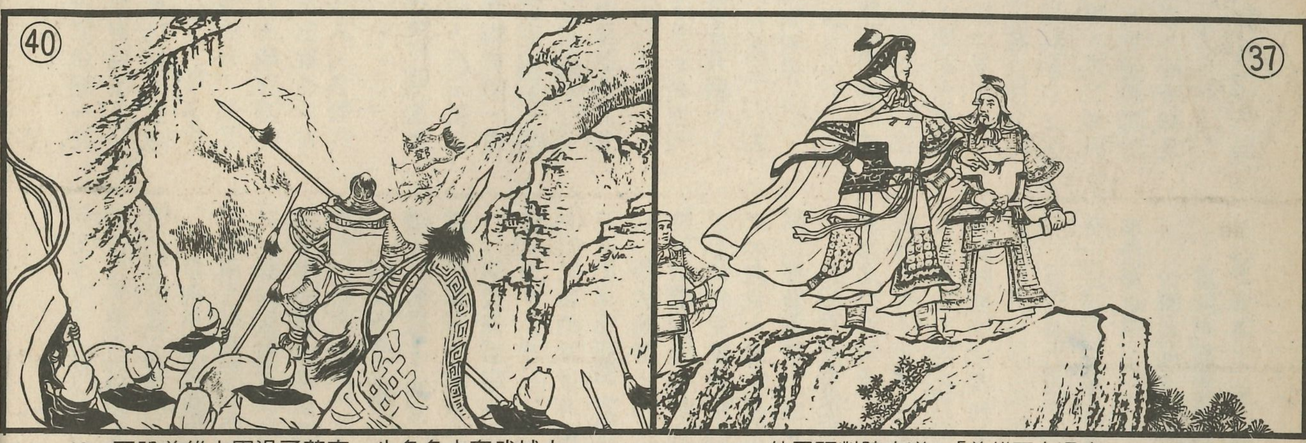
三月之後，他們下武當山，雷狗兒心下盤算，怎樣找一個籍口，暫時不回天人宮！

（完）

三國演義之四十五

姜鄧鬥智（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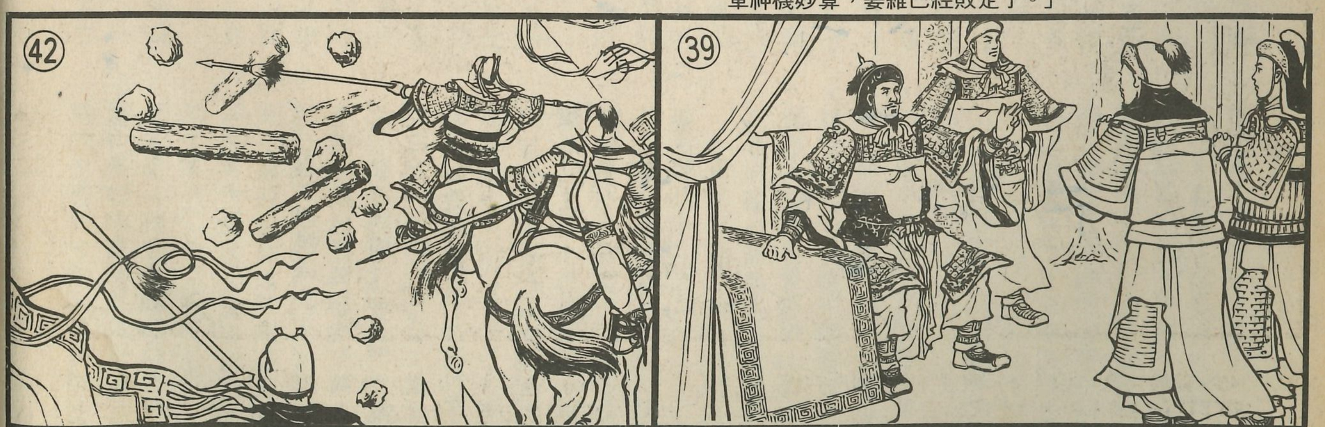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37 他回頭對陳泰道：「姜維不在這裏，一定是偷襲南安去了。」陳泰大驚。鄧艾又道：「將軍可先帶兵打破蜀寨，便到董亭去截斷姜維退路。我自帶兵救南安去。」



38 鄧艾回到寨中，指點着地圖道：「我先去佔領武城山，攔住姜維攻南安的路。他一定去攻上邽的糧倉，我却在段谷設下埋伏，定能破他。」陳泰嘆道：「將軍神機妙算，姜維已經敗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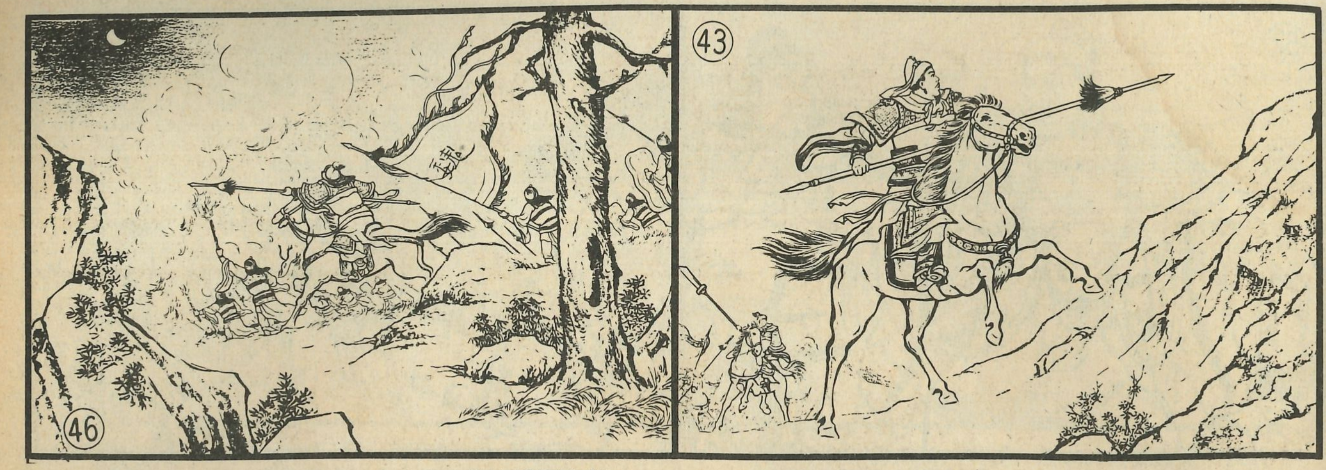
39 鄧艾領兵日夜趕路，來到武城山。紮下營寨，喚過兒子鄧忠、帳前校尉師纂吩咐了一番，撥五千兵令他們帶到段谷去埋伏。

40 再說姜維大軍過了董亭，也急急來奪武城山。剛到山前，只聽見一聲炮响，喊聲大震。山上旌旗飄揚，中央一面大黃旗，綉着一個「鄧」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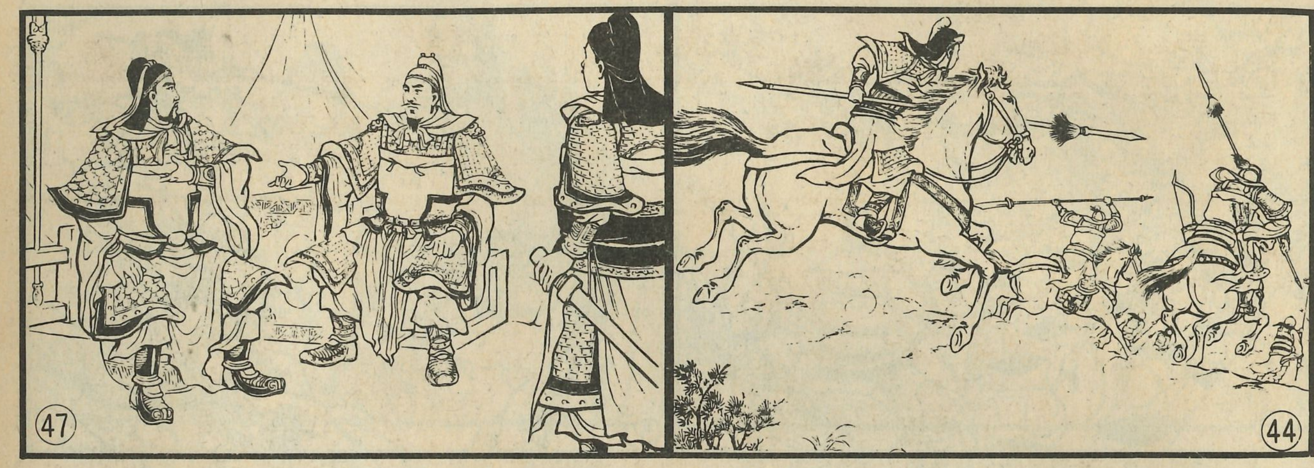


41 鄧艾的大旗一招，幾路精兵衝下山來，好似滾滾的山洪。蜀兵抵擋不住，往後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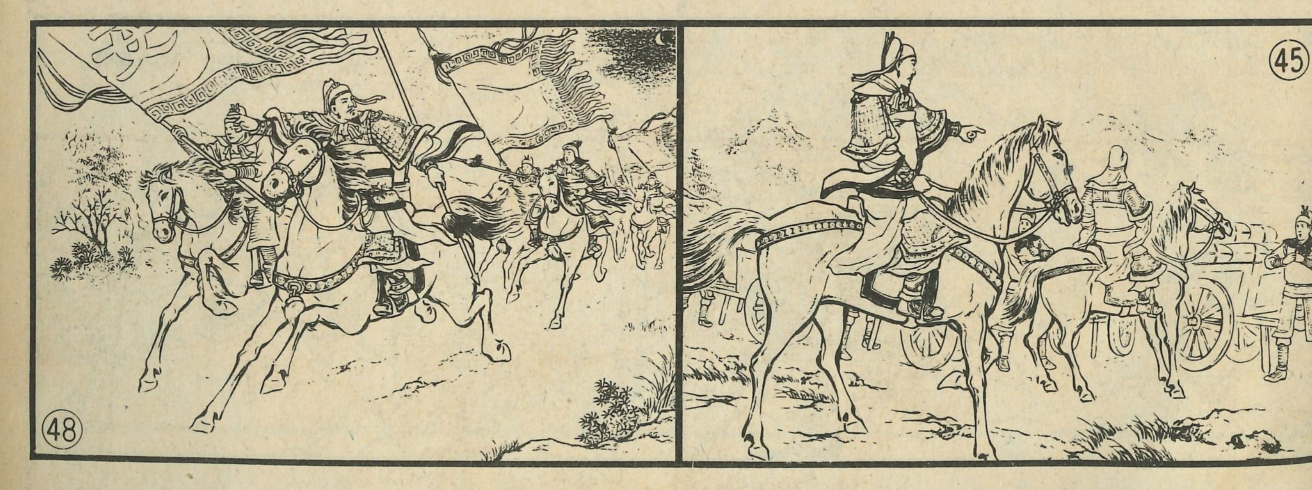
42 姜維帶了中軍人馬來救時，魏兵已經退上山去。姜維殺到山下挑戰，魏兵並不下來；要上山衝殺，又被滾木檑石攔住。



43 天晚時候，姜維下令退兵。行不到一里，山上鼓角齊鳴，忙回頭迎戰，却又不見魏兵下山。



44 他領兵要走，山上鼓角又鳴。姜維大怒，便令兵士搬運木石，就在山下紮營。不料魏兵偃旗息鼓，偷下山來，殺敗了蜀兵。



45 這一戰，不由得姜維不惱。第二天，令軍士把運糧的車仗，推到武城山前，串連排定，準備立下營寨，再行攻山。

46 二更時分，兩路魏兵衝下山來，放火燒了車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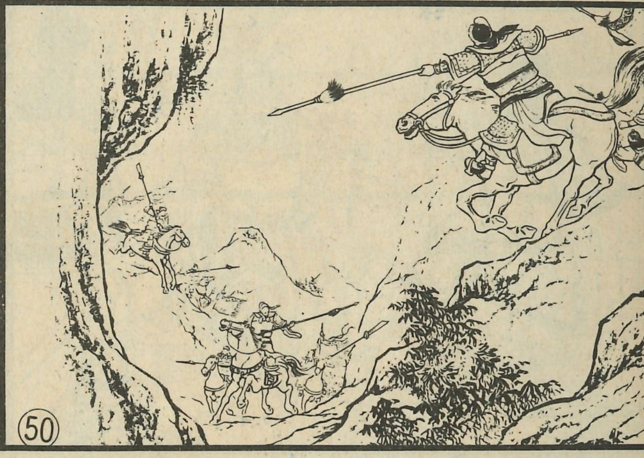
47 營寨立不成，姜維只得退回舊寨，與夏侯霸相商。夏侯霸道：「南安糧倉，都在上邽，只要得了上邽，南安就不攻自破了。」

48 姜維大喜，留下夏侯霸在這裡牽制鄧艾，自己帶了精兵猛將，連夜往上邽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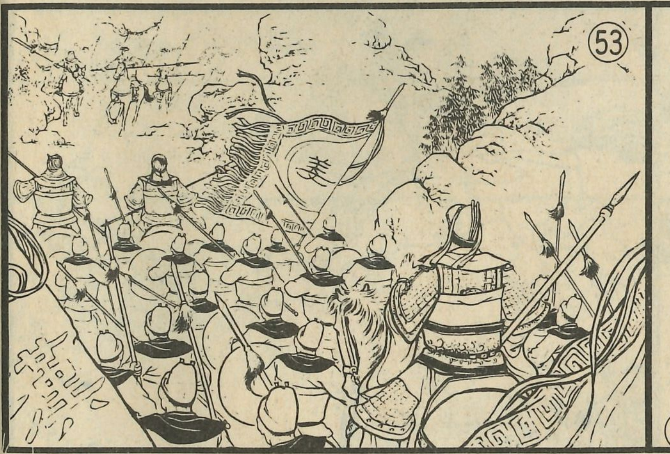


49 蜀軍走到天明，看見前面都是高山峻嶺，道路狹窄。姜維暗想：「要是鄧艾在這裏伏下一支兵，如何對付？」便下令停止前進，派人前去哨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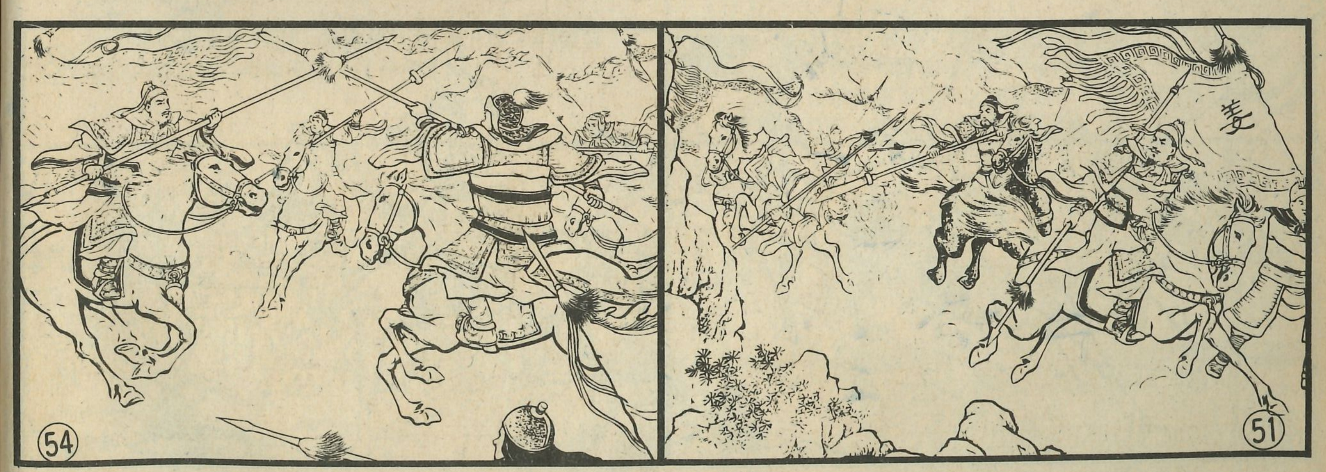
52 姜維和夏侯霸相商道：「乘鄧艾在這裏，我軍火速攻祁山去。」夏侯霸道：「祁山的寨子被陳泰破了，鮑素陣亡，全寨人馬已退回漢中去了。」姜維跌足道：「這樣，只有退兵，再作道理。」



50 哨探的還沒有回來，猛聽得一聲炮响，山後殺出了師纂、鄧忠兩軍。姜維慌忙傳令，後軍改作前軍，且戰且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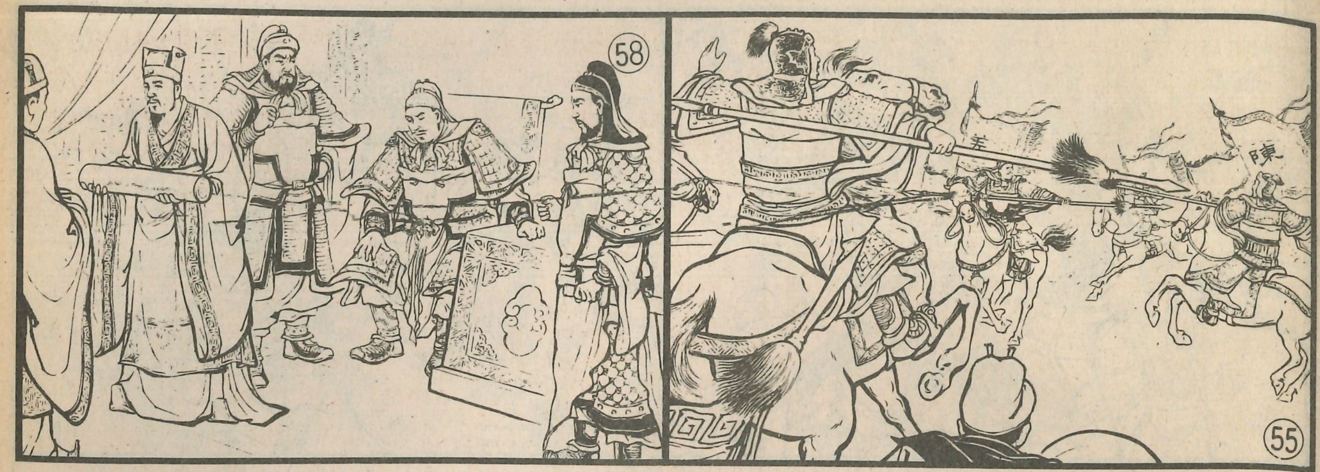


53 他不敢再走董亭大路，從荒僻小路向漢中撤退。他親自斷後，擋住追兵。走到天明，前軍吶喊起來，却是魏將陳泰，領兵攔住了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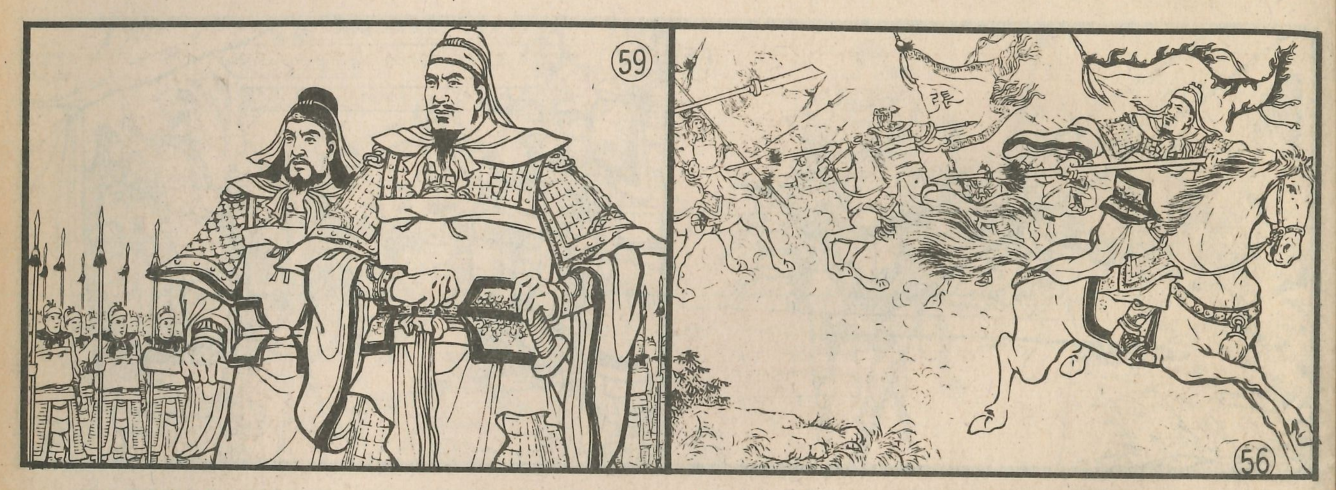
51 走不幾里，鄧艾大軍殺到，三路夾攻，圍住了姜維。正在危急，夏侯霸帶援兵趕到，混戰了一場，才把魏兵殺退，救出了姜維。

54 姜維嘆道：「鄧艾處處算到，眞是將才。我輕視了他，才有這種挫折。」他親自率軍死戰。可是魏軍人多勢大，把姜維四面圍住，衝殺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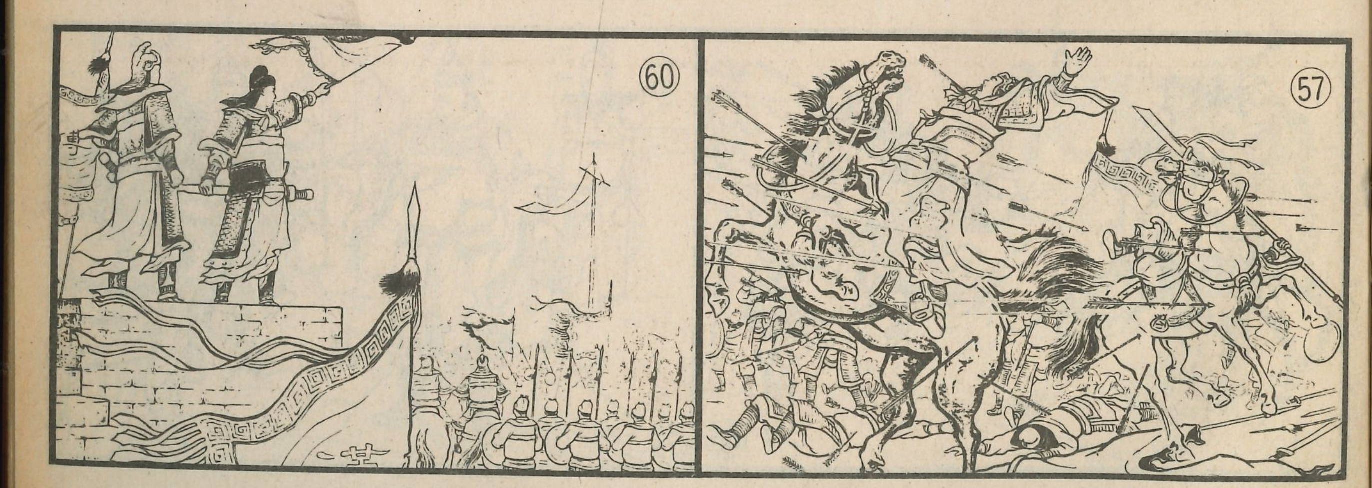
55 正在十分危急的時候，蕩寇將軍張嶷帶了數百人馬衝進圍中，大叫道：「大將軍快走，讓我斷後！」

58 姜維回到漢中，知道張嶷陣亡，十分悲傷。他寫了表章，送往成都，請求治他敗軍之罪。後主把姜維降爲後將軍，代行大將軍職務，照舊總督蜀中軍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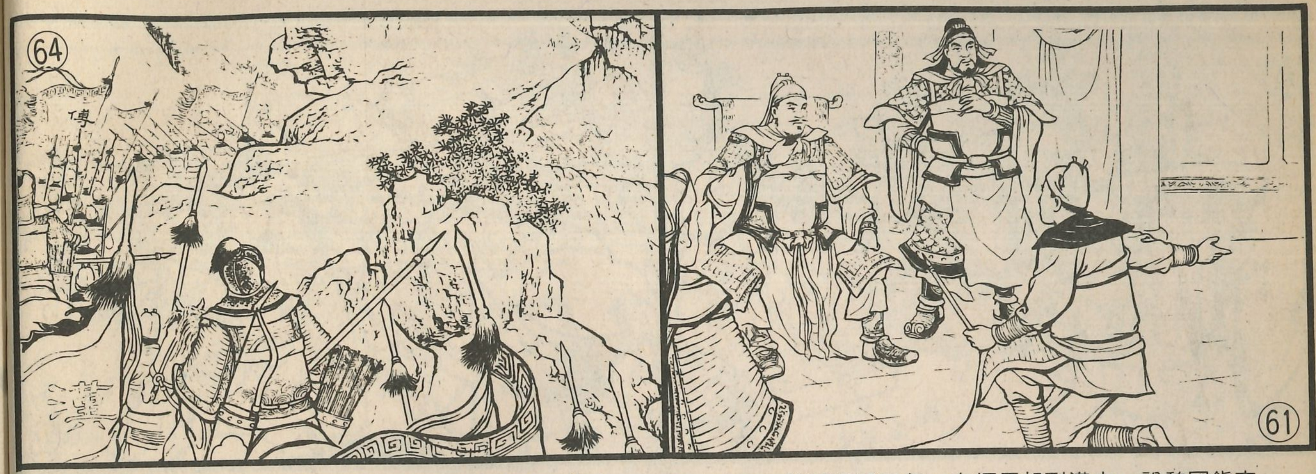
56 姜維衝開一條血路，殺出包圍，魏兵緊緊追來。張嶷大喊一聲，勒馬回頭來衝魏軍。

59 姜維檢點了軍馬，嘆道：「幾年以來，猛將精兵，傷亡了不少，還未得到中原一寸土地。才力薄弱，辜負了丞相的託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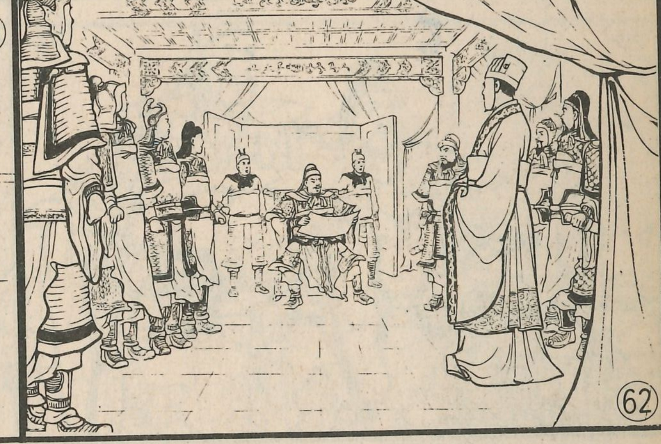
57 他左衝右突，勇不可當。魏兵向兩旁退去，中間突出一支弓弩兵，一陣亂箭，把張嶷和數百人馬，一齊射死。

60 他決意練就一支精兵，再去伐魏。挑出了傅僉和蔣舒兩員智勇雙全的小將，令他們每日操練人馬，演習陣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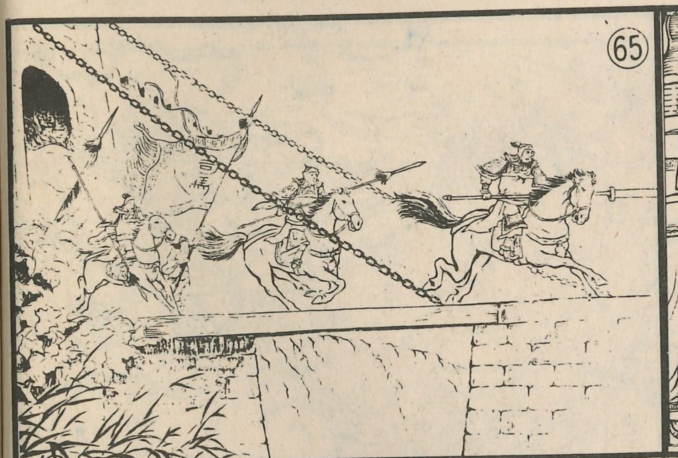


61　轉眼過了兩年，有探馬報到漢中，說魏國鎮東大將軍諸葛誕連結了東吳，起兵進攻司馬昭。司馬昭已經和魏太后，魏主一同出征去了。姜維大喜：「這一番大事成功了！」

64　他調齊軍馬，下令出兵。這一回，他探到魏軍糧草屯在長城，決定先取長城，奪了糧草，然後進取中原。大軍便過了沈嶺，往長城來。



62　他奏明了後主，正在調動人馬，忽然接到中散大夫譙周的書信，說蜀中的人力財力，都不如魏國，勸他打消出兵的主意，保境安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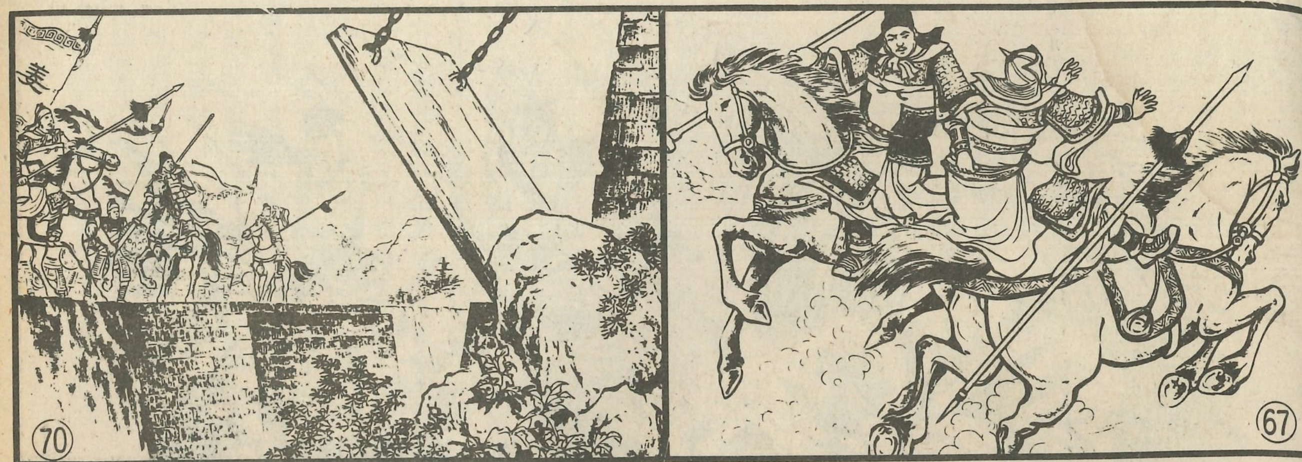


65　長城裏面糧草很多，人馬却少，守城魏將，是司馬昭的族兄司馬望，聽到蜀兵來攻，便帶了王眞、李鵬兩員偏將，出城來迎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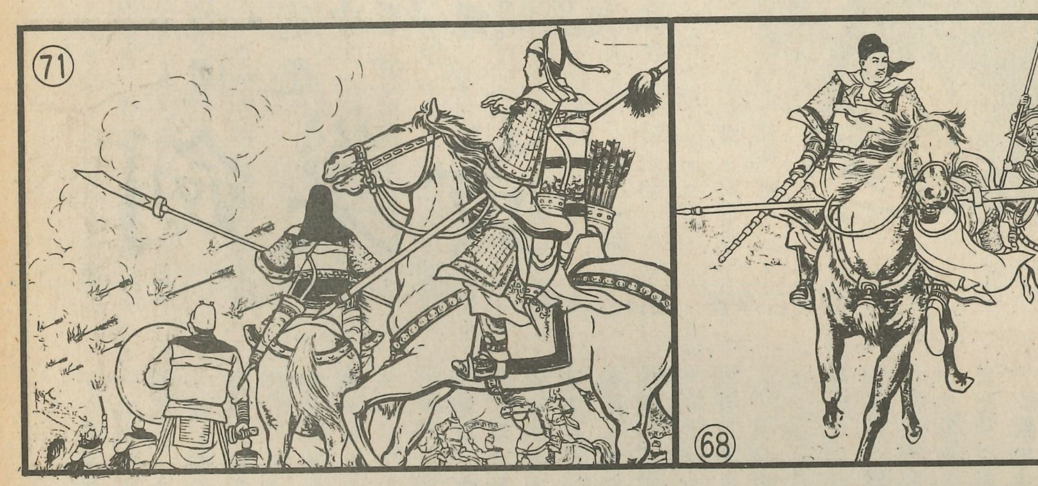
63　姜維看了，憤怒地把書信丟在地上，對衆將道：「這些人貪圖安逸，空發議論，如何聽得！如果我軍不去北伐，敵軍便要西征，到那時如何保境，如何安民！」

66　蜀陣中小將傅僉出馬直取司馬望，被魏將王眞攔住，刀槍齊擧，殺成了一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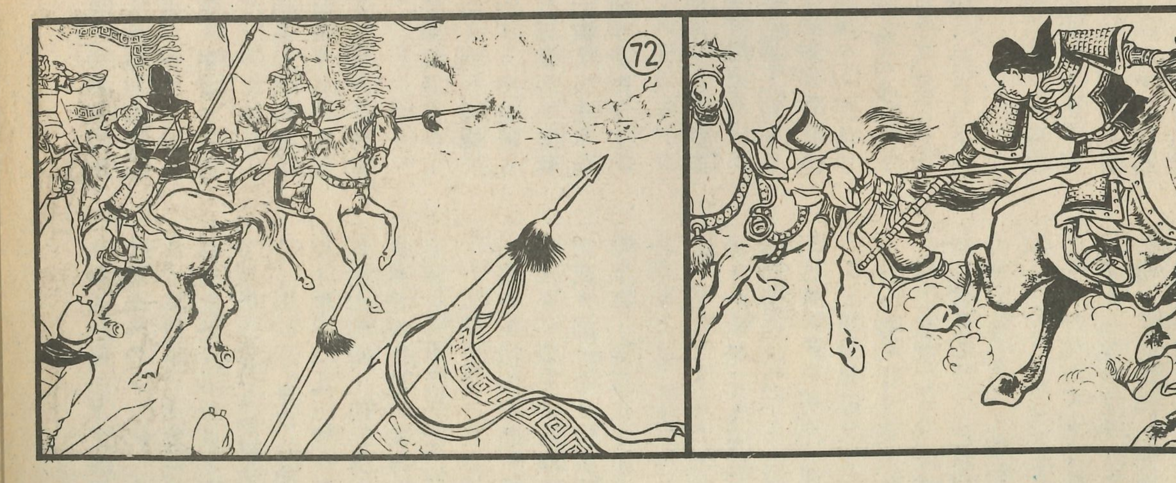
67　戰了十回合，傅僉賣個破綻，王眞猛刺了一槍。傅僉一閃，等王眞撞到跟前，順手抓住，一下擒過馬來。

70　姜維一聲命令，蜀兵排山倒海般殺奔魏陣。魏兵大敗，退入城中，閉門不出。



68　傅僉手提王眞，回馬便走。魏將李鵬飛馬出陣，來救王眞。傅僉只作不知，架住了刀，暗暗把鐵鞭拿在手裡。

71　第二天，蜀兵用火箭火炮攻城，城裏到處起火。姜維又教兵士收集了乾柴，堆在城下，放起火來，眼看就要攻陷了。



69　他等李鵬來到背後，突然把王眞丟在地下，回身便是一鞭。打得李鵬眼珠迸出，撞下馬來。

72　蜀兵正要破城，忽然背後喊聲大震。姜維看時，只見一支魏兵，搖旗吶喊殺來。便令後隊改作前隊，親自立在門旗下面，押住陣脚。（待續）

江湖異聞錄／石中蓮・文 可飛・圖

黃巢劍

狠虎谷尋寶　獨行俠殉身

冬天的太陽本來就是微弱無力的，在朔風怒吼的午後，就越發顯出它的黯淡，申牌時分，狠虎谷的古道上，便呈昏暗，禿木蕭蕭，更增加了這條古道的恐怖。

就在這當兒，一輛篷車風馳電掣似的奔來，儘管大路日久失修，崎嶇難行，但篷車奔馳的速度却快得驚人。

不一刻，這輛篷車便闖進谷口，超越了犬牙相錯的岩石，拐一個彎，到了風木蕭蕭的白楊樹下。突地裡，駕車的老人刷的一聲收韁勒馬，整輛篷車往前一衝，往後一撞，坐在車廂裡的少年武士王雙，前額不由自主的往車廂板壁砸去。

但是，他顧不得疼痛，趕快探頭出來呼叫：「師傅，是出了岔子嗎？」

駕車老人哈哈一笑，道：「我千里獨行俠杜仲達，駕車怎會出岔子的呢？休說這條路子寬闊得很，就是羊腸小徑、崎嶇山路，也不會出事。」

王雙問道：「那麼你老人家爲甚麼突然停車？時候不早啦，你說過要在日落前趕到黃巢坑的。」

杜仲達年紀雖已過六旬，可是嬉嬉笑笑的好玩態度，比少年人更不老實，當下他哈哈大笑道：「我看這裡就是黃巢坑，可不是，這山岩中閃閃露出金光。」說着，用手指向左旁的山壁去。

王雙循着他所指之處看去，果然在殘陽映照之下，黑黝黝的壁裡，閃爍着金光。

他們二人遠道跋涉前來狠虎谷，目的就是探尋黃巢之寶藏，現在發現了端倪，自然是雙雙的跳下車來了。

由於「千里獨行俠」杜仲達坐在車前，他下車比王雙快了一些，當王雙趕到山岩時，他已蹲在山壁之下，用長劍挖掘了岩口的浮泥，纍纍然的黃金錠，隨着浮泥瀉在地上。

王雙看見，喜出望外，快步的走上前來，拔劍相助。於是，兩口長劍翻飛，一會兒便將浮泥封閉的岩口挖掘成大洞，而金錠銀磚也就撲撲的傾瀉下來，混雜在浮泥之中，立時成了一個小丘。

他們二人都沒有檢查那些金錠銀磚，特別是「千里獨行俠」杜仲達，趁着斜陽掩映之下，爬進洞口，車前的兩匹牲口嘶叫頻頻，他也不管了。

王雙看見師父爬進去，也就跟隨在後，誰知才走進五丈之遙，迎面有一塊石壁擋路，陽光透不進來，眼前一片漆黑如墨。王雙叫嚷道：「師父，你待一會兒吧，我回車廂去拿風燈來。」

杜仲達道：「不，狠虎谷是豺狼和猛虎出沒集會之地，日落之後，狼羣出現，猛虎下山，便寸步難行，趁現在尚有餘霞，餓狼未出，虎在森林，好歹也找到黃巢的行宮，方能搶先一步，奪取『黃巢劍』。」

他邊說邊掏出火摺子，只一晃便將火摺子燃點了，眼前一點火燄，將漆黑的地方照耀了丈把範圍。

師徒二人，杜仲達在前，王雙在後，不顧遺棄在地上的金錠銀磚，只顧前奔，大概走了一里路，眼前奇景出現，一道石門又擋住去路。

好大膽的「千里獨行俠」杜仲達，他把手中的火摺子遞給王雙，運氣行功，用「開碑掌」往前一拍，轟隆一聲巨響，石門給他一掌震裂，石屑紛飛，沙泥如雨般跌墜下來。

王雙叫道：「不好，師父，留心山泥塌下……」

話還未說完，杜仲達欣然大叫：「啊！這是藏寶庫，『黃巢劍』一定在這裡了。」

「黃巢劍」這一句話，有極大的誘惑魅力，本來想折回去的王雙，馬上一個箭步奔上前來，登時眼前一亮，原來從破裂的石門縫中，遙見一間廣大的殿宇，砌疊在牆邊壁間的金磚銀塊，堆置在地上的黃金寶玉，互相輝映，珠光寶氣，一張鏤金雕花的紫檀木几上，刀劍雜陳，少說也有五六十口之多。而這些刀鞘劍鞘，也有綠鯊魚皮的，也有精鐵烏金的，光是劍柄的劍繸，就使人目迷五色，全是珍貴的寶刀寶劍。

歷古相傳，黃巢殺人八百萬，這當然是他性情殘暴，有殺人的愛好，傳說他好愛殺人的原因，是他擁有一口寶劍，只消對着敵人將劍拔出，敵人的首級便被斬下。

這種傳說，自然是以訛傳訛的傳說，不爲武林人所相信，但黃巢的確有一口鋒利絕倫的寶劍，不但能斷金切玉，削鐵如泥，即使精鋼鑄成的寶劍，被它砍着，也得立刻折斷。

以前在唐僖宗朝代，黃巢與王仙芝等十八個反王大會於潼關，舉行刀劍大會，互爭短長，黃巢便以他的寶劍，削斷了十八個反王的刀劍，因此稱爲「衝天大將軍」，而這口寶劍，便被命名爲「黃巢劍」。

後來黃巢兵敗，爲叛將所殺，但這一口寶劍及金銀珠寶，黃巢早已收藏在狠虎谷之中，所以不傳於世。

正因這口寶劍不傳於世，武林中人都不惜冒生命危險，前來搜尋這口「黃巢劍」，藉此稱霸武林，野心勃勃的幫會，更想利用狠虎谷的黃巢坑藏寶，作爲擴張勢力的本錢。

「千里獨行俠」杜仲達和他的徒弟王雙乃正派武林中人，自然沒有擴張勢力的野心，但從來武士愛寶劍，何況得此寶劍，可以獨霸武林，所以他師徒二人發現了黃巢坑藏寶庫之後，立即走進殿去。

不消說，他們不約而同的奔至鏤花雕刻的紫檀木几旁邊。

武林規矩，尊師重道，越是正派的人越尊敬師長，因此，王雙跑到紫檀木几旁，却不動手去取几上的寶刀寶劍，讓師父先行檢取，他想：縱使這口「黃巢劍」落在師父手中，其他的寶刀寶劍，自己總有份兒，所以並不急於拏取。

「千里獨行俠」杜仲達却不然，他目睹這許多寶刀寶劍，喜得心花怒放，縱聲大笑道：「哈哈，我不枉此行了。」

說罷，便伸手拿起几上的寶劍，一口一口的拔劍出鞘，刹那之間，刷刷連聲，而劍的光芒更使人耀眼欲眩。

「千里獨行俠」杜仲達是個識貨的大行家，他雖然不曾見過「黃巢劍」，但憑他豐富的鑑別寶劍的經驗，只須一看劍刃的光澤，便能分辨出是寶劍抑或是凡鐵，現在他一口氣接連將几上的二十多口寶劍亮出，憑他的經驗，已然看出這二十多口寶劍，雖然是精鋼鑄成，鋒利得很，但却是普通的寶劍而已，並不是「黃巢劍」，因此大感失望，喃喃自語道：「莫不是黃巢坑中藏寶庫不只這一處？」

站在旁邊的王雙插口道：「師父，依據歷史的記載，黃巢作反，流竄中原，曾佔據洛陽，破潼關，長驅直進攻陷京城，其擄掠的金銀珠寶，當然是不只這麼多，黃巢坑的藏寶庫決不只這一處，你何不將地圖取出，看個明白？」

杜仲達一聽，也覺有理，於是探手入懷，取出一張色澤已發黃的羊皮紙來，就在几上展開，王雙眼快，已經看到地圖上所繪的線路，隧道縱橫交錯如蛛網，而大小宮殿數十座，在縱橫交錯的隧道中好像珠串似的，處處宮殿俱有幾條隧道貫通，而這座藏寶庫就是地圖中的通明殿，還有金鑾殿、銀鑾殿、靈陽宮等。

王雙看至此，便對杜仲達道：「師父，依據唐詩說：『侍臣鵠立道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那麼通明殿決不是眞正的藏寶庫，雖然狠虎谷是黃巢的行宮，但殿宇全是仿長安而建築的，眞正的藏寶庫地方，不在這裡，我們得繼續找……」

王雙本來是說繼續找尋的，但「尋」字還未說出，突然間，有一嬌聲叱喝道：「你倆是何許人也，膽敢走進黃巢坑，難道活得不耐煩嗎？」

「千里獨行俠」杜仲達手快，疾如電閃的將地圖收回懷中，與此同時，身形一動，故意以身掩護，使來人看不見他的動作。

王雙看在眼裡，着實佩服師父機靈智巧，但是，就在這一刹那間，一縷勁風掠過，旁邊已多了一個人，那是位花嬌玉蕊、俏臉生輝的美人兒，她渾身玄色衣靠，短裝勁服，肋下佩刀，顯然是個武林英雌。

「千里獨行俠」杜仲達是個上了年紀的老江湖，他不像王雙這樣打量她的芳容，嗤的一聲，左手駢指如戟，一出手就是本門絕技——二陽指功，

疾向那女子眉心穴點去。

要知道杜仲達這一招二陽指功乃是他的看家本領，等閒不輕易施出，否則必傷人命，所以王雙一見，心中一楞，暗道：「師父何以下此毒手？」

但這女子的手法極之敏捷，二陽指功雖快如閃電奔雷，但她却似流星逐月，只一晃，便竄出二丈開外，站在石門檻內，冷笑一聲道：「不識好歹的老傢伙，死到臨頭，還想傷人，本姑娘才不管你的閒事！」

說罷，纖腰一扭，便欲翻身出門。但是，她才跨出門檻，忍不住回頭一望，兩道寒光電閃的眼神射在王雙臉上，剛好與王雙四目交投，兩個少男少女，目光互觸，都感到對方是漂亮、英偉的人兒，自然是相見恨晚，因爲他們都不曾見過這麼俊俏的異性。

儘管他二人四目相投，都無惡意，但「千里獨行俠」杜仲達已拔劍出鞘，指着那女子大聲喝道：「你是何人？莫不是也爲『黃巢劍』而來？有我『千里獨行俠』在此，你休想沾手！」

這女子冷笑一聲，道：「原來你是『千里獨行俠』，可是這一回，你却變成了千里尋死俠了，告訴你吧，你已經中毒了，不信，你照照鏡子，面部已發黑，頂多挨不過三天便完蛋了！」

王雙聞言，本能地抬頭一望。啊！果然看見杜仲達臉上籠罩着一股黑氣似的，不禁失聲叫道：「師父，你老人家果然中了劇毒，可不知誰暗算的？」說着，游目四望，找尋暗算杜仲達之人。

這女子却嗤的一笑，道：「你不用找，是白髮元魔藍姥姥暗算的。」

「千里獨行俠」杜仲達那裡肯相信，勃然道：「胡說，白髮元魔藍姥姥，雖然是黑道大魔頭，擅於用毒，可是我『千里獨行俠』也不是省油之燈，憑我內功深厚，耳清目明，十丈之內，落葉可聞，黑暗中亦能明察纖毫，白髮元魔藍姥姥豈能暗算於我，分明是你這丫頭危言聳聽！」

這女子冷冷一笑，道：「『千里獨行俠』，你不要在本姑娘面前胡吹了，如果你能在十丈之內落葉可聞，那麼我剛才進來之時，你怎麼沒有發覺呢？」

這一說，「千里獨行俠」杜仲達登時語塞，但他委實是內功深厚，十丈之內落葉可聞，黑暗中能明察纖毫，這是王雙稔知的，只是沒有發覺這女子掩進來罷了。

「千里獨行俠」杜仲達被她嘲弄得老臉脹紅，但嘴巴却說不過她，於是，怒從心上起，大吼一聲，道：「既然你這般危言聳聽，恣意嘲弄我，咱們在武功上比個高下便是。」手中長劍一提，左手揑劍訣，欲跟她較量，可是這女子却不動手，冷冷的說道：「我懶得跟你動手過招，三天之內，你便毒發身亡，只是可憐你死也不知道仇人是誰罷了。告訴你吧，白髮元魔藍姥姥早在十日之前，便率領她的黑毒門四大弟子到來，黃巢坑的東西，她都佈下了劇毒，任何人只要用手沾着，沒有一個能活着出去，三天之內，必死無疑。你不信，看一看壁上的青銅鏡子，再不信，到靈陽宮去，便可目睹許多武林豪傑、江湖英雄的纍纍屍體了。」

說着，用一招陰風掌向鏤花雕刻的紫檀几打去，隆然一聲，紫檀木几登時被她震碎，地上也立時現出一條隧道的進口處。只見石階碎裂，土泥飛揚，成了一個大洞。

她露出這一手陰風掌絕技，「千里獨行俠」杜仲達心頭一凜，知道她武功修爲甚深，不由不信她之言詞，於是對王雙道：「雙兒，我們進去看看，是哪些英雄好漢死在靈陽宮中。」

於是，縱身一躍，跳下隧道，王雙實在捨不得離開這女子，無奈師父已躍下隧道，只好一步一回頭的走向隧道。

靈陽宮距離不遠，只有百十步的距離，裡面燈光輝煌，地上橫七豎八的躺着十三具屍體，雖然屍體的面部和皮膚發黑，但「千里獨行俠」在燈光下看得分明，穿魚鱗軟甲的中年漢子是查家堡堡主查士驤，綽號「七手大聖」，長鬚過腹的老道士是一清道人，瞎了雙眼的叫化子是摸四方陳亮，跛脚的頭陀是南天一腿鐵臂行者，其他的死屍因日子久了，五官損傷，看不出容貌，難以分辨何人。可是這四個全是江湖上頂尖兒的武林高手，特別是南天一腿鐵臂行者，與摸四方陳亮，他倆是南北兩路的江湖怪傑，雖然身體殘廢，可是武功高不可測，如今竟然喪命於此。

「千里獨行俠」杜仲達看到這裡，不禁心悸，不由不相信自己已中了毒，長嘆一聲道：「早知白髮元魔藍姥姥到來，我也不上狠虎谷了。」

王雙因爲不認識白髮元魔，當下問道：「師父，白髮元魔藍姥姥是甚麼人物？你老人家竟這般害怕她！」

「千里獨行俠」杜仲達頹然地道：「這十年來，江湖上誰也沒有見過她，只是傳說她披着一頭白髮，眉毛倒豎，兩眼深陷，形狀恐怖，是黑毒門的掌門人，二十年前，由於她雙手用劇毒浸煉，指甲尖利如鈎，中原七大劍客圍攻她三日三夜才將她擊敗，逐出關外，從此以後，江湖上就失去她的踪影，沒想到她會捲土重來，潛進狠虎谷，盤踞了黃巢坑，當眞是武林劫數，看來還有許多英雄豪傑、武林高手也要死在這裡。」

話說至此，剛才那女子已如影隨形的站在一旁，冷冷的道：「如果我不是看在上天有好生之德份上，也不在狠虎谷逡巡了，爲的是害怕天下武林英傑都命喪在黃巢坑，可惜來遲一步，你這老糊塗已遭殃了。」

「千里獨行俠」杜仲達看見「七手大聖」查士驤、摸四方陳亮等人橫七豎八的死在這裡，再不敢託大，拱手問道：「姑娘，老夫衷誠的請教你貴姓芳名？」

這女子淡淡的道：「讓你知道吧，『沒影子』姚萍就是我。」

這一說，「千里獨行俠」杜仲達嗯了一聲道：「怪不得你能瞞得過我的耳目，原來你就是詭異莫測的『沒影子』，可是你爲甚麼跑到這裡來？莫非也是爲了要尋找這口『黃巢劍』？」

「沒影子」姚萍冷笑道：「何只我爲這口劍而來，你也是，他們亦一樣。不過，這口劍至今仍沒有人找到，『白髮元魔』藍姥姥要找遍黃巢坑才下此毒手，將她的『黑毒粉』遍佈，好使天下英雄中計，盡死於此。」

「沒影子」姚萍在江湖上的萬兒噹噹響，已令人聞名懾服，如今她竟能在「白髮元魔」藍姥姥盤踞之地，任意行走，她的本領實在不可思議。

王雙忍不住說道：「姚姑娘，你怎麼知道『白髮元魔』還沒有找到『黃巢劍』呢？」

這不但王雙渴望知道，「千里獨行俠」杜仲達更想知道，所以他的兩道眼神目不轉睛的望着她。「沒影子」姚萍嫣然一笑道：「我如果不是監視着『白髮元魔』，這老頭子也不會中毒了，想不到我已將浮坭掩蔽了岩石，打算杜絕走進通明殿之路，仍然有一個枉死的老頭兒闖進。」

她這些話一點不假，由於她恣意嘲弄，「千里獨行俠」杜仲達再也按捺不住，憤然道：「『沒影子』，你不要老是挖苦我，雖然我只有三天壽命，但也許我能幹出一件震撼江湖的大事來，把『白髮元魔』藍姥姥擊斃。」說着，縱身一跳，竄出靈陽宮外，頓失所踪。

這麼一來，不但急煞了王雙，也急煞了姚萍，王雙急的是恐怕師父命喪「白髮元魔」毒指甲之下，「沒影子」姚萍急的却是有一個辦法可以拯救「千里獨行俠」杜仲達之性命，如今他一去無踪，那就是取得解藥，也不能醫治，所以飛也似的奔出隧道，找尋他的下落。

「千里獨行俠」杜仲達是武功精絕的武林高手，他賭氣的走出靈陽宮，脚底下加快，越過通明殿，驅車直闖狠虎谷腹地。

王雙和「沒影子」姚萍二人趕出岩外時，只見黃塵滾滾，篷車消失在遙遠的峽谷中。

依王雙主意，要趕入谷中去，但「沒影子」姚萍一把拉住他，道：「這是甚麼時候，暮色四合，正是狠羣出現之時，猛虎下山之際，你還能步行於峽谷之間麼？縱有蓋天下的本領，也難抵得住盈千累萬的虎狠，快回通明殿去吧！待明天再作打算。」

王雙道：「不，我敵不過狠羣，他老人家也未必能敵得過，萬一師父給狠羣吃掉，我怎能報答師恩？」

說罷，掙脫了「沒影子」姚萍，飛也似的跑進谷中去。

「沒影子」姚萍阻他不住，怔怔的望着他的背影，嘆息一聲道：「好俊俏的人兒，快要給狠羣吃掉，性命難保。」

她着實爲王雙的俊秀英姿所迷，她明知王雙此去定必喪命，所以呆呆的望着，因爲她自己也沒有把握能抵抗狠羣，所以儘管愛惜王雙，却不敢把自己的生命冒險。但是，當她心血來潮，想起王雙所說的「我怎能報答師恩」這句話時，她心中感動，喃喃自語道：「『千里獨行俠』死了，他不能報答師恩，如果他給狠羣吃掉，那麼，我豈非平白的錯過了這段良緣？」

心念電轉，情緒激動，兩臂一舒，凌空飛起，再不躊躇，直向谷中奔去。

要知道「沒影子」姚萍的輕功本領已到達出神入化的境界，她在空中飛行，就彷如大鳥飛翔，壓根兒是脚不點地，自然，她脚不點地的原因，就是不怕盈千累萬的狠羣，但是，人在空中，視野模糊，因爲此時已暮色四合，夜幕低垂，風雖然靜止了，而狠嗥虎嘯之聲此起彼落，特別是餓狠嗥叫之聲，聲音悽厲，使人聽得毛骨聳然，她越發擔心王雙的安全。

本來她在空中飛行，脚不點地，縱然遇上餓狠猛虎也不怕的，但是這樣飛行，是不能找尋王雙的踪跡，等如白走一遭，於事無補，因此，只好冒着性命危險，降在地面上，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由谷口進入峽谷中這一條路，雖然依山形而設，崎嶇難行，高低不平，路面却相當寬闊，而且有好些地方都長滿蓬蒿野草，叢莽如坪，雖在夜後，天色昏暗，她還能認出蹄痕轍跡，只是看不見步履的靴跡、鞋印。

前者是「千里獨行俠」杜仲達的篷車疾馳遺跡，從蹄輪深陷、轍跡顯然之跡象推測，「千里獨行俠」杜仲達可能還沒有遇上猛虎或狠羣，因爲車行甚速，而且「千里獨行俠」杜仲達駕車奔馳時，天色還未入黑，可能會憑車馬疾馳而爭取時間，未遇狠羣，安全進入狠虎谷中，但後者絕無履跡，顯然是王雙已經遇害，所以沒有履跡、靴印遺留在地上。

因此，「沒影子」姚萍更擔心王雙之安全了，假如王雙遇上狠羣，憑他之武功，即使不濟事，也不會束手被噬的，至少也能打死一兩隻餓狠，如今地上既無遺履之跡，也沒有狠屍，極可能是給「白髮元魔」藍姥姥手下的四大弟子擄去。

「沒影子」姚萍沿途憂心怔忡，神思惘惘，此時已東山月上，天際洒着乳白色的月光，她在荒涼的崎嶇大路上行走，腦海中思潮起伏，時而想冒

險深入黃巢坑中，察看心上人是否被捕，時而想繼續往谷中尋找下去。

就在她思潮起伏、還沒有拿定主意之際，突然間，西北角那邊傳出喘促的呼救聲：「救命啊！師父救命啊！」

這劃破長空的呼救聲，「沒影子」姚萍認得是王雙的聲音，馬上施展「雲裡縱」的絕妙輕功本領，一個觔斗竄出兩丈外，身形凌空而起。

這一回，她用不着沿途在地上踏勘了，只是循聲飛去，自然快捷得多。

當她飛躍到兩里之遙，月光下已看見狼羣如蟻，前仆後繼的向王雙撲擊，王雙被迫在峭壁之下，聲嘶力竭地舞劍抵擋，在他身前，狼屍纍纍，看樣子，他被狼羣襲擊好一會，否則不會殺死了這許多餓狼。

從他殺狼的成績，「沒影子」看得芳心大喜，從這成績，她看出王雙不但人兒俊俏漂亮，武功也不凡，否則早已遭狼吻了。

武林英雄雖然脫不了姐兒愛俏的範圍，但又漂亮又好武功的郎君，自然是她的理想對象。因此，「沒影子」姚萍再不顧自己的安全，拚命拯救王雙。

她人在空中，離地數丈，可是，她一個觔斗却快如旋風，呼的一聲已落在王雙跟前，人到刀到，她一口單刀，舞成一片光華，三招數式已砍殺了好幾頭餓狼。

王雙乍見她如飛將軍從天而降，直喜得心花怒放，大叫道：「姊姊！」

「沒影子」委實愛上了他，在力敵狼羣之際，她還調笑着道：「不，我不許你稱我為姊姊，我不是老太婆，你得叫我妹妹才是。」

此時此際，王雙為了感激她前來施援，休說稱她為妹妹，尊稱她為爹為娘也在所不計了，立即改口叫道：「妹妹，豺狼如此衆多，如何是好？」

「沒影子」姚萍一面揮刀殺狼，一面回答道：「我早已告訴你，這些狼羣聯羣結隊，盈千累萬的，你却不相信，如今還有甚麼辦法啊？抓着我的肩膊吧，如果我能馱着你凌空飛行，那是你的造化，否則，我也沒有救你之計了，只好一塊兒死在這裡了，做一對難兄難妹罷了。」

要知這個「難兄難妹」，是連性命也難保，絕對做不得的，王雙再不打話，也顧不得男女之嫌，雙手抓住她的肩膊，牢牢的抱住她。

姚萍綽號「沒影子」，輕功妙絕武林，手中刀一緊，脚底已使勁的一縱而起，拔地昇空。

饒是如此，王雙身軀高大結實，姚萍嬌小玲瓏，背上不堪負荷，立時影响了她的輕功本領，在空中才翻了兩個觔斗，已經吃不消了，不但她吃不消，王雙也險些抓不住，差點跌在地上，大叫道：「妹妹，我受不了你的翻觔斗，還是讓我落下地來吧，否則我會頭昏眼花的摔下來。」

一個不堪負荷重量，一個受不了高速的觔斗，姚萍沒奈何，只好斜刺裡降落地面，雖然躍出一丈開外，但是這盈千累萬的餓狼，實在已經餓得發昏了。

「姚萍」沒影子馱着王雙拔地而起時，狼羣並沒有走開，只是昂首而望，千百對餓狼眼睛目不轉瞬的瞪着，如今，她二人落到地上，狼羣一湧而上，把她們團團圍住，困在核心。

王雙叫道：「苦也！」

因為這麼一來，身後沒有峭壁懸崖，變成四面受敵，更難抵擋。

這情形「沒影子」姚萍也發覺失了地勢上的優勢，但處境如此，只好叫王雙背靠背的抵敵。

好一個「沒影子」姚萍，她委實非常聰明，刀不停揮，目光四射，被她發現在距離不遠之處，有一株白楊老樹，雖然枝禿葉落，却高逾三丈，她大叫一聲道：「王大哥，咱們衝上樹上去，否則，你我都難免給狼羣吃掉。」

說罷，揮刀向前，王雙此時已沒有主意，舞劍在後，緊緊追隨她，「沒影子」姚萍這一手「八卦四門刀」法着實厲害，一口刀幻成匹練，照顧四方八面，狼羣擋者披靡，就憑她一口刀便殺出重圍，不一會，狼屍纍纍矣。

到了白楊樹下，她一個翻身，身如旋風似的，轉到王雙背後，敵住狼羣，高聲叫道：「王大哥，爬上樹去，我替你殿後。」

就在這一緩之間，狼羣又將他們二人圍住，張牙舞爪，四面撲來。王雙是正派武林人，心存忠義，事實上，姚萍一口氣衝到白楊樹下，已力盡氣喘，刀法緩慢，王雙擔心她獨力難支，抵擋不住狼羣兇悍的襲擊，當下便道：「妹妹，你先上樹吧，讓我給你殿後。」

他這般說，是好心眼兒，是為了姚萍的安全着想，可是姚萍却頓足大叫道：「你這傻子，白楊樹幹光禿禿的有兩丈高，我不替你殿後，抵擋狼羣，你怎能爬得上去呢？」

王雙道：「妹妹，我不能爬上去，你也一樣啊，你來救我，我焉能自顧逃生，丟了你的性命啊。這不義之舉，我死也不能幹的。」

說話之間，姚萍又砍殺了幾頭餓狼，但是，她之力氣越來越不濟了，所以十分着急的叫道：「你這傻瓜，敢情是急瘋了心，我綽號『沒影子』，輕功本領比你强得多啦，快給我爬上樹去，否則，你會累我生命，我沒力氣再抵擋下去了。」

她這命令式的語氣，也是懇切之詞，王雙不得不依，只好棄劍於地，手足並用，攀沿樹幹而上。

如果在平時，以他的武功修為，攀登兩丈的樹幹是輕而易舉的，但現在心慌意亂，力盡筋疲，動作緩慢。

「沒影子」姚萍一手揮刀抵擋狼羣，雙眼不住的打量他，這樣是不能貫注全神，施展刀法，招式一慢，給一頭餓狼竄上，利齒一咬，咬了一口，褲管也被撕下了半截，使她哎唷一聲，痛徹心脾，猛力一刀揮下，把這頭餓狼斬為兩截，但傷口的鮮血直冒，狼羣嗅着血腥氣味，撲擊更烈。

「沒影子」姚萍本已筋疲力竭，此刻更難抵擋，在樹上的王雙眼見這千鈞一髮的危機，急得想跳下施救，但姚萍却喝住他，道：「你不要下來！」

王雙道：「那麼你怎辦？」

此時此地，姚萍也沒有主意了，因為她足部被餓狼咬了一口，想施展「雲裡縱」輕功也不能，這是大出意料之外，她本來打算掩護王雙上樹後，自己再以輕功絕技躍登樹上，如今不能了，唯一逃生之路也絕了，但她却不忍令王雙也遭狼吻，所以一再喝止他。

王雙越看越覺得姚萍危險，她曾跳躍兩次也竄不上來，看情形凶多吉少了。

就在這間不容髮之際，王雙突地靈機一觸，立刻將腰帶解下，人也往下爬，大叫一聲：「妹妹，你拏住它！」說罷腰帶往下一甩。

七尺二長的腰帶，無異造成了一度橋樑，「沒影子」姚萍以畢生功力往上一縱，顧不得手中單刀，雙手往上一撩，抓住腰帶的末端，身子懸空。

王雙迅速的將她吊了上去。

這雙男女，經過了這一段的患難時光，二人加深了認識，事實上也不能當陌生人看待，因為姚萍傷處，血流如注，而千百隻餓狼仍齊集在白楊樹下，翹首仰望，目光灼灼，口中流涎，餓相畢現，光是這種情況，就使二人不能不相依為命。

當下王雙迅速地探懷取出師門金創藥，叫道：「妹妹，這是我師父的百草寧神丹，你先吃下，可以使你身體力量迅速復原，而且有止痛止血功效。」

「沒影子」姚萍接過，也不端詳，一口吞下肚去，說也奇怪，靈丹服下不久，不但痛徹心脾的傷處立止疼痛，而且血流如注的傷口也及時止住，只覺一股熱力遍佈四肢百骸，活力頓增，精神為之一振。

饒是如此，樹脚下盈千累萬的餓狼，姚萍再也沒膽子下去鬥殺，只好說道：「王大哥，咱們祇得在樹上露宿了，這些豺狼非到天亮是不會離去的。」

到了這個地步，姚萍再不敢下去鬥殺狼羣，王雙更沒此本領，於是雙雙爬到大樹上。

王雙道：「妹妹，你受傷了，應該歇息，樹椏細小，不能躺下來睡覺，倚偎在我胸前，坐在我腿上吧，我會服侍你的。」

在危難之間，陌生人也會同舟共濟，何況姚萍已暗裡愛上他了，於是忸怩的倚在王雙胸前，閉着雙目，一來免得你看我，我望你，心生羞澀，二來也可藉此運氣行功，加速體力恢復，誰知在她歇息了半個時辰之後，王雙忽然嗚嗚痛哭，姚萍根本尚未入睡，聽到哭聲，張眼一望，見王雙淚濕衣襟，連忙問道：「你為甚麼哭起來了，我早就告訴你，只消待到天亮，狼羣自去，不會再有危險的了。」

王雙用衣袖一抹眼淚道：「我不是為自己而哭，是為我師父而傷心，咱們二人聯手，尚且險些給狼羣吃掉，我師父獨自一人駕車而去，那能倖免。萬一他老人家死了，屍骨無存……」說至此，越發傷心慟哭。

姚萍遭遇過狼羣的厲害，正是談狼色變，半晌說不出話來，自怨自艾道：「早知如此，我就不嘲弄他老人家了。唉，這是我的錯，如今後悔莫及，我去找他就是。」說罷，欲翻身而起，王雙一手按着她，但這一按，二人都不禁羞得面紅耳熱，王雙忙道歉道：「我不是有意的，妹妹，請你原諒我吧！」

「沒影子」姚萍是個江湖俠女，她整年浪跡江湖，來去無踪，早就立心找一個英雄夫婿，合藉雙修，再練武功，但江湖上，武功好的人雖多，却劣於品貌，如今，王雙武功不弱，相貌英俊，而他又柔情似水，舉止溫文，這更是難得的情郎，所以她不但不生氣，且含情脈脈的說道：「王大哥，你何必抱歉，咱們只消更進一步，共結鴛盟，那就甚麼也不礙事啦！」

這些話等於表示願托終身，但王雙期期艾艾地道：「不，我不能答應你，妹妹，你原諒我吧！」

這一次，聽在姚萍耳中，登時霍地而起，又羞又憤，不顧豺狼齊集樹下，昂首嗥鳴，等着她下來噬咬，身形一動，人已凌空躍出。

王雙這一驚非同小可，搶地呼天的叫道：「妹妹，你往那裡？」

但「沒影子」姚萍傷心已極，頭也不回，連翻兩個觔斗，竄入叢莽之中。狼羣見有人躍下，爭先恐後的奔過去，千百隻狼疾走，塵土飛揚。

王雙看見這情形，心中又驚又喜，驚的是姚萍會被狼羣吃掉，喜的是餓狼已去，樹下沒有狼跡。

他爬下地來，首先拾起地上遺下的長劍，向泥土飛揚之處奔去，他雖然敵不過狼羣，却抱着患難交情，不能坐視姚萍給狼羣吃掉，所以急急向叢莽那邊走去。

此時盈千累萬的豺狼全衝入叢莽之中，追噬姚萍，叢莽外反而不見有狼羣的影子。

王雙走近叢莽邊緣，只見浩浩無際的廣大叢莽，少說也有四五里面積，要走進去拯救姚萍，也不知往何方去，他呆了一呆，想起自己身上帶備火摺子，立時靈機一動，迅速在附近

割了一把乾草，用火摺子燃點起來，拋進叢莽中。

要知冬天季節，滿山草木，堆積在地上的枯枝乾葉甚多，這一把火立時燃燒起來，濃烟驟起，火舌飛揚。

獸類是怕火的，特別是豺狠，看見火光熊熊，牠們已嚇掉了三魂，再也不成羣結隊了，各自奔逃而去。王雙揮舞手中長劍，冒烟突火的走進烟火騰騰的叢莽中，揮舞手中長劍，連殺了幾隻豺狠，口中却高聲叫道：「妹妹啊，妹妹！」

火勢越來越大，浩瀚無際的叢莽變了火燄山，火光映紅了狠虎谷的一角，休說豺狠，猛虎也不敢走近，火光熊熊之間，只有王雙一人高聲呼叫，拚命的向前奔，不消說，烟燻黑了面，火熱使他汗流浹背，就在此時，忽地有人幽幽地道：「你既然不喜歡我，還貓哭老鼠般作甚麼？」

王雙認得這是「沒影子」姚萍的聲音，立刻奔上前去，看見她坐在一塊未燃燒的叢莽中搓弄衣角，淚流滿面。

王雙走上前來，忙不迭的陪個不是，說盡抱歉的話，可是姚萍並不理睬他，甚至火勢蔓延到這裡來，她依然坐着不動，像是等待火化一樣，王雙一急，急得頓足道：「妹妹，你不要怨我好麼，我何嘗說過不喜歡你呢？若不喜歡你，也不會冒烟突火來找尋你啊！」

這一句話最中聽，姚萍瞟了他一眼，道：「既然喜歡我，爲甚麼不答應我的……」說到這裡，頓了一頓，然後續道：「我好意和你合藉雙修，你却嫌棄我蒲柳之姿，敢情是另有心上人啦！」

王雙聞言，才知道她誤會自己的原因，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起來，道：「妹妹，你心眼兒太窄了，誤會了我的意思，在通明殿初相見時，我就喜歡你了，只因師父下落未明，我急着找尋他，才急瘋了心，不會對你說個明白罷了。」

少年男女，越是有情，越多誤會，由於他們本身是純潔的，這種誤會也很容易澄清的，現的「沒影子」姚萍聽了王雙這麼說，不但諒解了他，而且還很同情他，安慰他道：「王大哥，你若早些說出來，我便不會恨你了，現在狠羣已被你一把火嚇走，用不着等到天亮，咱們馬上走進谷裡去，好歹也要尋着他老人家。」

說畢，站起身來就走，王雙看得眞切，她足部的創傷還沒痊癒，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於是一把扶着她，關心地道：「妹妹，你還沒有痊癒啊，我攙扶着你吧！」

二人並肩走着，月影西沉時，已走進狠虎谷裡，但途中並未發現有破碎的衣服，也沒有殘輪破車，只見地上蹄痕輪跡深深陷入泥土中，時隱時現，不用說，現的這一段路是浮泥或沙地，隱的一段都是堅硬的石地了。

「沒影子」姚萍闖蕩江湖的俠女，遇見這種情況，心中一寬，便對王雙道：「王大哥，你師父的駕車本領委實高强，看樣子，他準是在日落前已走進谷裡去，否則，地上狠糞纍纍，決不會沒有他的破碎衣服的。」

王雙急問道：「依你看，他老人家是沒有遇上狠羣了？」

「沒影子」姚萍點點頭道：「若遇上狠羣，縱使他有高强的本領，能逃避得過，拽車的牲口也必被餓狠所噬，現在沿途中並沒有這種遺跡，証明他已安全進入谷裡去了。」

証明了「千里獨行俠」杜仲達沒有死在狠羣的利齒之下，但另一個危險的陰影又襲上他心頭，王雙啊的一聲道：「不好了，我師父準是闖進黃巢坑，因爲從齊天上人那裡得到了黃巢坑的地圖，按圖索驥，黃巢坑的幾條進口路徑，他是不難找到的。」

黃巢坑地圖落在「千里獨行俠」杜仲達手中，姚萍心中立時一震，面色陡變，她不是擔心「千里獨行俠」奪了黃巢劍，此刻，她和王雙由哥哥妹妹變爲卿卿我我了，雖未訂鴛盟，彼此之間已把對方看作夫婦了。「黃巢劍」落在「千里獨行俠」手中，她不擔心，擔心的是「千里獨行俠」爲白髮元魔等人暗算，因爲「千里獨行俠」已中了毒，武功再高强也敵不過「白髮元魔」藍姥姥。

王雙一想也是，登時急瘋了心，連忙問道：「妹妹，師父獨個兒闖進黃巢坑，定必凶多吉少，你看我們能否及時拯救他老人家嗎？」

「沒影子」姚萍面色凝重的說：「事情很難預料，除非他老人家能搶先得到『黃巢劍』，憑這口寶劍的威力，殺死『白髮元魔』藍姥姥，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可是，你急也沒用啊，黃巢坑有好幾條路徑可以進去的，今天你們進去通明殿中岩口，只是其中之一，尚有三條在谷中，我們快點趕路吧，只望吉人天相，能趕得上他老人家，事情就好辦多了。」

二人脚程加快，急步如飛，姚萍顧不得足部受傷，急劇走動時傷口更疼痛了，她狂奔疾走，當先引路，先奔到銀鑾殿的羊腸小徑，却沒有發現任何蹄痕轍跡，姚萍翻身便走。

當她趕到金鑾殿這條石板大路時，發現一輛篷車停着，拽車的兩匹牲口已倒斃地上，王雙看清楚時，發現車廂中的乾糧及酒都不翼而飛，看情形，準是被人奪去了，如果是「千里獨行俠」杜仲達，決不會將這些糧食都帶在身上的。

王雙越看越擔憂「千里獨行俠」杜仲達已遇害，急得雙淚交流，大叫道：「師父啊，你老人家死得不明不白，教我如何報仇？」

倒是姚萍比較冷靜，她四下裡張望一會，淡然道：「不要瞎擔心，你師

父還沒死去，至少，我可以証實他不會在此間遇害。」

王雙忙問原因，「沒影子」姚萍用手一指，道：「他老人家若被人殺死，地上即使沒有屍體，也有血漬，現在四下裡甚麼都沒有，怎能說他遇害呢？」

王雙一想也是，但仍疑惑地道：「妹妹，如果他老人家健在，拽車的牲口照理不會被人殺死的啊？」

他這一問，聰明絕頂的「沒影子」姚萍也答不出話來，因爲這的確奇怪，但她久闖江湖，而且到了狠虎谷多日，雖未探明谷中情況，但她也知道黃巢坑在谷中有三條通路，當下便道：「我早已告訴你，黑毒門的人不但派了『白髮元魔』藍姥姥，還有四大弟子，他們佔據了黃巢坑，地形比我熟悉，說不定你師父打從金鑾殿這條石板路進去，而他却從另一條路出來，看見停車在此，糧食當然被他們搶走，牲口也會被他們殺掉，這有甚麼稀奇？」

王雙聽她的分析，心中稍安，當下問道：「萍妹，依你之見，咱們該怎麼辦？你比我聰明冷靜，我已急瘋了心，沒主意了。」

「沒影子」姚萍想了一會，道：「此時心急也於事無補，既然証實了你師父在這條石板路進入黃巢坑，咱們只好跟着進去，看看情形再說吧！」

二人便躡足走進，姚萍探過金鑾殿的，此刻舊地重遊，一點也不費事，王雙初履此間，看大殿之上，畫棟雕樑，金壁輝煌，一排十二根朱紅的大柱，全是纏着黃金雕成的蟠龍，由丹墀到大殿，長長的台階，全是羊脂白玉砌成，龍案上後的金交椅，高逾七尺，氣象莊嚴，他有生以來，不曾看見過這般堂皇的宮殿，左顧右望，嘖嘖稱奇，只顧觀看，冷不防脚底下絆着一件東西，險些兒跌了一跤，低頭一看，啊喲呼叫，姚萍立刻問道：「大哥，你怎麼樣？」

王雙答道：「妹子，這裡有一具屍體！」

「沒影子」姚萍本來輕功絕頂，奇快異常，此刻更快，一步從殿角竄到，就在這一刹那間，她訝然說道：「誰殺了『白髮元鬼』的大弟子？」旋即走到王雙身旁，眉飛色舞的道：「王大哥，我早說你師父不會遇害，現在更可得証實了，我敢打賭，是你師父把他殺了的，看，他咽喉給刺破了一點。」

「千里獨行俠」杜仲達的劍法，妙到顚毫，擅於用劍尖挑破敵人的咽喉，使敵人死前也叫不出聲來。

王雙聽聞此說，樂極忘形，一把摟抱「沒影子」姚萍，直着嗓子道：「我師父好厲害啦！」

却不料有人冷哼一聲道：「原來是你師父殺死我師兄的。」

女兒家害羞，姚萍突聞人聲，立即推開王雙，回頭望去。

當她看見這人時，這人已桀桀大笑道：「好一個來去無踪的江湖女俠，竟暗地裡在此偷漢子！」

「沒影子」姚萍給他說得耳根也紅了，因爲剛才這一摟抱太親熱之故。

她老羞成怒，忘了自己的單刀丟了，伸手拔刀時才知道刀鞘是空的，饒是如此，她拔下鳳頭釵，使勁的迎面擲射而去，口中却說道：「『七煞鬼』彭艮，取你狗命！」說話間那支鳳頭金釵，疾如勁箭的射到，可是「七煞鬼」彭艮是「白髮元魔」藍姥姥的二弟子，武功不弱，雖然擋不住這根鳳頭金釵，就地一滾，便溜進殿後去了，隨即高聲叫道：「『沒影子』來了，還有一個殺死大師兄的兇手徒弟！」

「七煞鬼」彭艮尖聲呼叫，寂靜無聲的金鑾大殿，立時四面回聲反應，接着一陣尖銳的嘯聲從遠處傳來，其聲尖銳之極，王雙內功淺薄，被這一尖銳的嘯聲震得兩耳疼痛，雙手掩耳，大叫：「厲害，厲害！」

「沒影子」姚萍本來不懼怕的，她知道這是「白髮元魔」藍姥姥的尖嘯聲，是「衝突功」絕技，如果內功修爲根基不夠，會給這嘯聲震撼心臟，七孔流血而死，因此她不敢怠慢，一把抱住王雙，穿出金鑾大殿，順手在他耳後的「完骨穴」拍了兩掌，鎮住王雙之耳部神經，道：「王大哥，此路去不得，『白髮元魔』藍姥姥來了，我抵擋她一陣，你趕快離開這裡。」

王雙急道：「那我怎能找到師父呢？」

話剛說畢，從殿樑上躍下一個白髮披肩的老太婆，相貌奇醜，兩道像燐火似的眼神，形容恐怖，「沒影子」姚萍生怕王雙遇險，霍地一掌推出，風從掌起，掌勢凌厲之極，登時把「白髮元魔」藍姥姥震得身子搖晃，踉蹌的往後倒退了兩三步。

「白髮元魔」藍姥姥哈哈一笑道：「怪不得彭艮說你在此偷漢子了，如今竟然掩護情郎，不惜自損乾元罡氣，打出這麼厲害的『陰風掌』，哈哈，教你知道我藍姥姥的厲害！」說着用手一指。

她使出上乘武功絕學，就在這一指發出之時立見，一股指風儼如利箭般射來。

藍姥姥的心的確狠毒，她的指風不射「沒影子」姚萍，却射在王雙身上，登時使王雙慘叫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沒影子」姚萍眼見王雙受傷，那裡還能貫注全神應戰，緊抱着他逃出石板路，不敢逗留在黃巢坑。

「白髮元魔」藍姥姥也不追趕，只是冷笑一聲，道：「『沒影子』姚萍，你在江湖行走多年，想找一個如意郎君，現在你總算找到一個小白臉了，應該很知足的離開狠虎谷，過你的甜蜜生活去，何必要取『黃巢劍』呢？須知十里黃巢坑我已佔據了，任何人也不

能覬覦這口『黃巢劍』！」

實在不是姚萍不知足，如果「千里獨行俠」杜仲達不是王雙的師父，她眞的不會逗留此間，無奈王雙師徒情如父子，定要找着師父下落，所以才不得不到金鑾殿來。

當下「沒影子」便對王雙道：「王大哥，你怎麼樣啦？」

王雙答道：「沒甚麼，我已服了師門靈丹，一會兒便不礙事了，但你千萬不要聽信那醜惡的老太婆之言，師父的下落我必定要找尋，『黃巢劍』也要奪到手中，不能讓這天下奇寶落在這惡魔手中，貽害武林。」

他說得這般堅決，姚萍想不跟藍姥姥拚個死活也不能，只是附耳低聲道：「王大哥，我有一計，或能完成你的心願。你打從西方走五里，石壁下有一個狗洞似的小穴，那就是黃巢坑的西門，是通往未央宮的小路。我再進去纏住老魔頭，你從未央宮那邊找尋你師父，不管找着與否，一個時辰後，便要再到金鑾大殿來，遲了，恐怕我們今生今世也不能相見了。」

這些話聽在王雙耳中，有難捨難離之感，不用猜，「沒影子」姚萍也自知沒能耐久敵「白髮元魔」藍姥姥，如果能敵得住藍姥姥，也不會讓這老魔頭佔據了黃巢坑了。

但王雙爲了找尋師父下落，儘管一個時辰太短促，却不能不碰碰運氣，當下慘悽的說道：「萍妹，我一定聽你的，在一個時辰之內回來的。」說罷，也不躭擱時間，匆匆朝西面疾走。

一對多情男女各自分頭進行計劃。

王雙依照姚萍的指示，果然在石壁下找到一個像狗洞似的小穴，他爲了爭取時間找尋師父，不顧危險爬了進去。

這樣爬進去，實在非常危險的，萬一有敵人埋伏，只消一刀砍下，便已身首異處，但他不畏艱險，終於爬進了三四丈的小隧道，眼前豁然開朗之處，是兩邊壁上鑲嵌着夜明珠的甬道，此時，王雙那有心情去摘取壁上的夜明珠，一路直着腿子向前大踏步跑。

兩邊壁上鑲嵌的夜明珠，光輝四射，陰森的甬道變得如同白晝，視野清晰，就在不遠的牆壁下，倒着一具屍體，王雙登時一怔，但看清楚時，使他狂喜雀躍，原來這具屍體全身沒有傷痕，只是咽喉上被刺了一個小孔，這種劍法，正是他師父「千里獨行俠」的絕妙手法，從這一點看來，不僅証實他的師父尚在人間，而且定必在黃巢坑內。

王雙欣喜之餘，恍然明白自己爬進來未遇敵人之原因，原來埋伏在甬道的敵人已給師父幹掉了。

王雙懷着喜悅的心情闖進未央宮，沿途靜悄悄的不會遇上敵人，也找不着師父。

要知這黃巢坑內，十多座宮殿都有隧道貫通的，而這些隧道交織如蛛網，初到此間的王雙壓根兒分不出東南西北，只好見路就走，沿途大叫：「師父，師父！」

其實他這般呼叫是很危險的，等如告訴敵人自己在此，但他因急於找尋師父的下落，顧不得危險了。

他邊走邊叫，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突然間，聽到金鐵交鳴、刀劍互擊之聲響起，他循聲走去，聲音發自一間殿宇中，再走近些，已看見「千里獨行俠」杜仲達和一個大漢在廝鬥，這大漢的服飾和未央宮甬道上的屍體一模一樣，跟金鑾大殿的遺屍亦無二樣，不用猜，這當然是黑毒門中人了。

王雙大叫一聲：「師父，不要放走他！」舉刀上前夾擊助陣。

這大漢先鬥「千里獨行俠」一個，已呈敗象，多了王雙，自然抵敵不住，嗤的一聲，劍光一閃，「千里獨行俠」的劍尖，快如閃電，扎進大漢的咽喉，血流如注的倒斃地上。

王雙喜出望外，大叫：「師父！」

杜仲達也感愕然，奇怪王雙爲甚麼會到這裡來，王雙便將經過細說一番。

「千里獨行俠」杜仲達知道「白髮元魔」藍姥姥的厲害，所以聽聞「沒影子」在金鑾殿與她纏戰，心中着急，頓足說道：「這丫頭不該如此託大，她那裡是藍姥姥的敵手，如今咱們就是脅生兩翅，也趕不到金鑾殿去接應她了！」

王雙問道：「師父，這裡距離金鑾殿有多遠？」

杜仲達取出懷中地圖，指着縱橫的黑色線路，道：「金鑾大殿在此，從這裡走去，全速奔馳，也得走大半個時辰，孩子，她是死定了，縱然趕去也救不了她。」

王雙道：「她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未婚妻，不管路途多遠，也得趕去，要是她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千里獨行俠」杜仲達本來因爲自己中毒，三天之內必死，所以豁出性命要誅滅「白髮元魔」藍姥姥，爲武林除此大惡，所以不惜獨闖黃巢坑。現在聽王雙這麼說，便毫不猶豫，拿着地圖便跑，王雙緊隨其後。

有了地圖的指示，少走了許多寃枉路，但是，當他們到達金鑾殿時，靜悄悄的沒有人影，既不見「沒影子」姚萍，也不見「白髮元魔」藍姥姥，但大殿上，龍桌金交椅也破碎了，殿柱也折了幾根，從這情形看來，必然是姚萍和「白髮元魔」戰情激烈，現在何以二人都不見了呢？決不會是雙雙斃命的啊？即使死了，也該有屍骸，王雙喃喃自語的說，催促師父查看地形。

却不料就在此時，眼前人影一晃，王雙認得這是「白髮元魔」藍姥姥的二弟子，大叫道：「師父，捉住他！」

「千里獨行俠」並不上前追捕，手中劍一扔，快如閃電，只一劍便將這

個黑毒門的二弟子刺倒，劍刃扎在他肩窩上。

王雙走上前去，大聲喝道：「要命的，快告訴我姚萍在那裡，否則，休想活命！」說着，一口劍架在對方頸上。

這個二弟子只得說道：「在殿後左旁的密室，你們走進隧道便看見。」

王雙爲了拯救「沒影子」姚萍，立刻放了他，飛奔疾走，可是「千里獨行俠」可不饒他，只一掌便將這人擊斃。

由於這一緩，「千里獨行俠」走進殿後時，已不見了王雙，生怕他危險，縱聲大叫，但王雙沒有回答，遠處却傳來尖銳的嘯聲。

「千里獨行俠」杜仲達內功深湛，抵受得住，循聲奔去，原來發自石室，放眼一看，「沒影子」被一個奇醜如鬼、雙眼佈滿凶光的老太婆按着，沒影子手持長劍，被她兩道恐怖的目光瞪住。

杜仲達看見這情景，不用猜也知道這人正是「白髮元魔」藍姥姥了，於是厲聲喝道：「『千里獨行俠』在此，你這女惡魔還敢逞强！」

「白髮元魔」藍姥姥縱聲大笑道：「原來你就是『千里獨行俠』杜仲達，待我吸盡了這丫頭的血，才取你狗命不遲！」

說罷，張開血盤大口，露出兩排利齒，向姚萍的咽喉咬去。

「沒影子」姚萍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兩隻纖手抵住她的下頷，竭力在掙扎着。

王雙看見這情形，不知從那裡產生一股勇氣，一步竄上，但是，「白髮元魔」厲害得很，用手一指，强烈的指風射出，要結果王雙的性命，「千里獨行俠」杜仲達手急眼快，駢指如戟，施展二陽指功擋住，緊接着搶步上前，一招開碑掌擊下，按在「白髮元魔」背上，厲聲喝道：「還不給我站住，更待何時？」

說時遲，那時快，王雙一劍削去，喀一聲把「白髮元魔」的右臂削了下來，「沒影子」姚萍也乘機掙脫了她的魔掌。

此時，「白髮元魔」因爲背部中了「千里獨行俠」杜仲達的開碑掌，已動彈不得，王雙正欲再揮劍刺殺她，姚萍大叫：「慢着！」對「白髮元魔」藍姥姥道：「杜老英雄中了你的黑毒門劇毒，只有你的解藥才能醫治，一命換一命，你將解藥交出，饒你不死。」

「沒影子」姚萍這主意不錯，但藍姥姥却不依，猙獰一笑道：「不要白費心機，我藍姥姥從來不救人的。」

王雙大怒，仗劍疾刺她屁股，使她自動獻出解藥，但「白髮元魔」藍姥姥忍痛不言，咬牙喀喇一聲，面色陡變，她本來就奇醜無比，此時面色發黑，兩眼一閉，舌頭伸出，更加恐怖。

「沒影子」姚萍一摸她鼻息，大叫：「不好，這魔頭死了，杜老英雄就難以得到解藥醫治了。」

王雙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搜索「白髮元魔」的衣袋，但是空無一物，頹然道：「解藥不在她身上！」

「千里獨行俠」杜仲達不愧是個成名多年的英雄人物，淡然道：「既然她要兩敗俱亡，我也不愛惜老命了，但是，我已搜遍了黃巢坑了，實在沒有甚麼『黃巢劍』，江湖中人以訛傳訛罷了，你們離開這裡吧，我要在此了結。」

王雙哭道：「師父，難道你忍心不和我回去麼？」

「千里獨行俠」杜仲達大笑道：「回去作甚麼？這裡有許多金銀珠寶，都已塗上黑毒門的毒粉，沒有人可以拿走，我死在這裡，用它陪葬，豈不比死在棺材裡還好，快走，我要封閉黃巢坑了！」說罷，一招開碑掌打出，轟隆一聲，石室的牆壁倒塌了一段。

「沒影子」姚萍見他死志已決，便對王雙道：「王大哥，俗語說得好，恭敬不如從命，我們拜別他老人家，爲他封閉黃巢坑便是。」

「千里獨行俠」杜仲達哈哈大笑道：「好徒媳，你這話最中聽，以後，你倆好好的行俠江湖吧！」

王雙叩別了師父，隨着「沒影子」姚萍走出黃巢坑，二人搬土運石，將黃巢坑四條通道封閉，然後傷心地偕同姚萍走出狠虎谷。

（全文完）

鐵夜叉

武林奇聞軼事／高　峯・文／可　飛・圖

習得高深武藝　力擒元兇報仇

洞庭湖是我國第一個大淡水湖，界分湖北、湖南兩省，容納湘、資、沅，澧四大巨川，每逢夏秋水漲，烟波浩瀚，水天一色，就在湖汎水漲季節，沅江和資江的上游，漂來許多的木材，這些木材名叫杉排，又叫杉筏，幾千百根連在一起，順江而下，這完全是湖廣一帶的木材商人，在每年冬季之前，僱請工匠入山，大量砍伐木材，利用水路運輸貨品，別小看了這些「貨品」，一批杉排，往往是價值過萬的，所以木商們不惜花費錢財，聘用有本領的武師跟隨保護，這些武師也有人叫他們做排師，三湘七澤之間，這些排師比比皆是。

在清朝嘉慶中葉的一個秋季，資江沿岸發生了一件怪事，那就是負責押運木筏的排師，接而連三的被人殺害，不到一個月的工夫，排師已死了七人，五批杉筏失了踪跡，不知下落，直到若干時日之後，這些排師的屍首就會由江裡浮出來，抬到岸上一驗，他們完全是被人殺害的，每一具屍體的背心，都留下了四五道很大的傷痕，傷痕本身十分特別，深而且長，像是給利器刻劃而成的，舉個比喻，就像一隻巨大的魔爪，向人身上合攏的一般，消息一傳出來，哄動了整個三湘七澤的武林，個個都說資江水上，出現了殺人越貨的大盜。

這大盜殺人的手段固然狠辣，越貨的本領更是出色高明，因為一批杉木，少說也有千數百根，賊人把它一古腦兒劫走，藏到那裡呢？怎麼樣拋售出手呢？謠言紛紛，人說人殊，莫衷一是！

話說湘西的常德縣，有一個退休多年的老排師姓何名子奇，昔年在江湖上的外號叫「鐵翅金鷗」，盛名遠震，湖南有好幾間有名的木行，聘用他做排師，從來不曾有過閃失，何子奇一直做到五十歲那年，才告老退休，何子奇的老妻已經早故，膝下沒有兒子，祇得一個女兒，閨名秀珠，何子奇因為只有這麼一顆掌上明珠，便把本身武功傾囊相授，所以何秀珠雖然是一個女子，却是遠勝鬚眉，練得一手純熟的八仙劍，還會發射梅花針，百發百中，端的是個巾幗鬚眉，女中豪俠。

這一天，何子奇在自己門口修理花草，正在埋頭埋腦剪枝修葉的時候，花畦外人影一動，旁邊响起一個聲如洪鐘似的口音來，叫道：「何兄，多年不見，居然栽花種竹做起花農來，當眞是享盡人間清福啦。」

老武師抬起頭來看時，來人是一個深目虬髯，赤面隆準的中年漢，是何子奇的好友周明書，外號「老龍神」，當年以一對判官筆，打敗湘江水上岳陽三怪，聲名鵲起，後來在衡陽開設威武鏢局，一帆風順，七八年來，着實是賺了不少錢財，這一次突然到來，何子奇覺得十分詫異，立即放下

了花鋤，把周明書請進客廳，奉茶落座，笑道：「明書兄，你一向貴人事忙，今天忽然找起老朋友來，一定有重要的事吧！」

周明書喝了口茶，咳嗽了兩聲，點點頭道：「何兄說得不錯，小弟今天到來，完全是為了一件疑難的事。」

何子奇笑道：「哦！你給人家劫了鏢銀，要找我來助拳嗎？眞對不起，我這一條老命，還要再活幾年，不想斷送在刀槍拳腳之下呢！」

周明書道：「何兄會錯意了，我並不是叫你助拳，特別來告訴你江湖一件奇事罷了。」

他便把資江水上，連日發生的無頭命案，木排神秘失踪，排師離奇慘死的經過，說了一遍。何子奇聽了也咄咄稱怪，何秀珠陡的從屏風後面閃了出來。高聲叫道：「爹爹，當眞有這樣的怪事嗎？咱們生平以俠義自命，決不能袖手不管，馬上起程到資江去。」

何子奇把面孔一沉，斥道：「胡說，女孩子家，懂得甚麼？馬上給我回到後院去！」

小姑娘粉面通紅，羞赧赧退下，

周明書道：「湖南幾間木行的主腦，因為發生了這樣的怪事，不敢派人入山伐木，假如這樣下去，湖南地面至少有幾萬人沒有飯吃，所以他們決定聯合起來，請你老兄出頭，查一查這件事。」

周明書說到這裡，探手入懷，拿出一張銀票，恭恭敬敬交給何子奇，說道：「這裡有五千兩銀票，是大家送給你的，如果事成之後，大家還有重謝。」

要知道在滿清乾隆、嘉慶中葉的時候，物價低廉，五千兩銀子的數目，決計不少，那知道何子奇陡的變了面色，厲聲說道：「老弟，你把我何某當作甚麼人，以為我是貪財之輩嗎？再提錢銀的話，咱們馬上劃地絕交。」

周明書不由的打了一個寒噤，何子奇又說道：「我這一次決定出山，把話說在前頭，我絕對不稀罕銀子，完全是替湖南窮苦的木工、排工出頭，拿着這個殺人越貨的大盜，要江面回復太平，使他們有一碗苦飯吃罷了！」

周明書估計不到何子奇居然肯答允出山，當眞是既驚且喜，他把大拇指一挑，讚道：「何兄肯替窮人苦哈哈出頭，當眞俠義心腸，英雄肝膽，我却帶了這些撈什子銀票來，眞是太過俗氣了，咱們一起出發！」

十幾天後，資江上游又出現了一隊杉筏，順着江流，慢吞吞的浮江而下，這時正是傍晚的時分，第一隻木筏點着三盞油燈，挺立着兩個人，左邊一個蒼顏白髮的老頭子，正是「鐵翅金鷗」何子奇，右邊一個赤面虬髯中年漢子，正是「老龍神」周明書。

原來何子奇東山復出之後，湖南幾間木筏商行的主持人都十分高興，立即僱用他保護一批砍好的木筏，順流而下，何、周二人為了查究排師離奇慘死的眞相，不惜孤身犯險，督促一班筏工，把木筏由上游頭漂下來，這天黃昏，到了益陽縣境的老鴉渡河面，西日啣山，歸鴉唱晚，筏頭上的三盞油燈，突然嗤嗤幾响，燈焰炸了開來，無風自滅。

周明書不由嚇了一跳，連忙抬頭看個究竟，只見兩邊河岸，荒山寂寂，那裡有一個人影子？

何子奇眉毛一揚，身形晃處，搶回筏頭，細看那三盞油燈時，那三盞油燈的火焰頭，本來是用玻璃罩罩住的，任何狂風也不能把它吹熄的，但此時的玻璃罩上，洞穿了一個細小的孔眼，比黃豆稍為大一點，假如不是極端細心的人，決然看不出來，換句話說，這三盞油燈是給人用一種小巧暗器打熄的，可是木筏距離江岸少說也有二三十丈，決不是一般普通暗器可以射到的，對方居然表演了這一手功夫，眞叫人咋舌不已。

「鐵翅金鷗」何子奇果然不愧是個老江湖，雖然暗裡錯愕，但表面上却不動聲色，向周明書呵呵笑道：「周老弟，這位躲在暗裡發暗器的朋友，果然手法高明，可是具有這樣身手的人物，便不應該藏頭露尾，是好的應該現身出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怎的不可以交朋友呢？」

底下的話還不曾出口，周明書突然一個「臥虎翻身」，倒向木筏一滾，高聲大叫：「何兄，趕快後退。」

原來就在何子奇在木排上用激將之法，侃侃而言的時候，半空裡突然呼的一响，落下一隻巨大的怪爪來，這怪爪大如車輪，挾强風當頭蓋下，並且正正對準何子奇的頭頂，好在周明書站在他的對面，看得逼眞，所以不禁大叫起來，何子奇立即用了一個「移宮換位」的身法，向左邊迅速的一閃身，只聽得轟轟兩聲大响，怪爪落在木筏正中，力量絕大，竟把木排齊中劈做兩半。

原來這一隻巨大的怪爪，形如船錨，看似是鑌鐵打成的，十分沉重，一頭還穿了一根鐵鍊子，下擊之力異常强烈。

何子奇和周明書站立的木筏，不外是幾根粗篾細紮杉頭而成，怪爪崩的一响，把篾絲立即震斷，木筏分為兩半，趁着水力激盪，還向左右兩邊飄了開去。

何子奇眼光銳利，看出那使怪爪的，是個生平不曾見過的怪人，這怪人的生相十分奇特，青面獠牙，朱紅頭髮，就像傳說中的夜叉鬼怪一模一樣，怪人全身黑黝黝的，油光水滑，那鐵錨一般的兵器，就是他由水底下拋上來的。

周明書心頭火起，略一躬身，掣出一對判官筆，一招「飛雲掣電」，雙筆一抖，左筆高右筆低，朝着怪人浸

在水裡腰眼的「鳳尾穴」點了過去，那知道他這一出手，完全估計錯了敵人，這是爲何？

原來這怪人身上穿了一套黑黝黝的皮革衣服，這衣服就像近代的救生水泡一樣，不但可以浮水，而且刀槍不入，周明書這雙筆一點，雖然是扎個正着，却沒有閉住對方的穴道，怪人一聲獰獰而笑，左臂朝後一甩，那隻巨大鐵錨如同旋風也似的攔腰掃到。

周明書叫了一聲：「不好！」腰勁向上一提，待要用「一鶴冲天」的身法，向上拔起躲避，那知鐵錨的來勢十分疾速，刮的一响，竟把周明書兩腿齊膝以下，硬生生的砍了下來，周明書一聲慘叫，身子摔在杉排之上，痛得昏死過去。

何子奇在怪人反手甩出鐵錨的時候，已經知道不妙，在木排上拔身一縱，右掌蓄勁拍出，這一下用的是劈空掌法，可惜是慢了刹那，並沒有挽救周明書斷腿之命運，老英雄當眞怒火衝天，小臂圈處，呼呼再拍兩掌，向那怪人背心擊到了。

這怪人不愧是武林中的高手，何子奇的掌才剛擊出，他已經覺察出來，身子一沉，低頭向浪裡一鑽，嘩啦啦水花冒處，刹那之間沒了影跡。

何子奇的劈空掌打了個空，只把水擊成一個絕大漩渦，老英雄才把掌力往回收，脚下木排突然必必剝剝幾響，何子奇一聽聲音，馬上叫道：「不妙！」

身子晃處，使出「燕子抄水」輕功，呼呼向另外一隻杉排竄了過去，果然不出所料，他的身子剛一拔起空中，那半隻木筏立時嘩啦啦幾响，四分五裂。

原來那怪人潛落水底，並沒有泅向別處，只潛伏在木筏底下，就在水裡揮動鐵錨，削斷細綁木排的竹篾來。這怪人的鐵錨，共分五叉，叉尖上各有兩個尖鋒，又利又快，不到半頓飯時刻，已經把木筏完全拆散，如果何子奇不是臨時察覺，竄向另一隻木排的話，已經遭了滅頂之禍，連性命也不保哩！

老武師驚魂甫定，只聽距離不遠水面，又傳來一聲慘呼，原來那怪人毀了何子奇的半邊木筏，並沒有叫對方掉下水中，却飛快的泅到周明書寄身的半隻木筏底下，鐵錨在水中揮舞了幾下，那木筏吱吱的幾响，立即拆開來，可憐周明書此刻雖然甦醒過來，但是他的雙腿已斷，那裡還有逃生的希望，驚叫一聲，已經滅頂，水面上飄起一片鮮紅，眼看是不能活命了，何子奇要想救援，那裡還來得及？當眞是握拳切齒，怒火衝天，就在他怒發如狂的時候，自己脚底下的木筏，又發出必必剝剝的聲音來，老武師霍然而悟，自己吃虧在不懂水性，給怪人看破了弱點，專向自己脚下木排動手。

照這樣情形看來，如果不趕快跳上陸地，恐怕也難逃毒手，何子奇想到這裡，再也不敢逗留下去了，他立即一彎腰，使出鐵掌功夫，吧吧吧！將自己踏脚的一根杉木砍成了三截，然後抄在手上，左手抱着一根，右手抓了兩根，算準木筏和江岸的距離，左手向外一揚，那段木頭如脫弦之箭，朝着前面飛了出去。

何子奇這一下用盡了自己的腕力，那段木頭一直飛竄出五丈遠外，方才落了下來，老武師馬上把雙脚一點，身軀像飛鷹般，飛離木排，朝向那段木頭一落，脚尖向着木頭一點，借力使力一縱，接着右手向外一揚，又再飛去一段木頭，向前面數丈外的水面落下，緊接着用「蜻蜓點水」的身法，向着木頭落下，再用力拋出第三段木頭，何子奇就用這樣的身法，三起三落，果然竄上了江岸。

老武師脚踏實地，驚魂稍定，只聽見江面上一連串呼叫慘號，定睛看去，不禁又驚又怒，原來那怪人傷害不到何子奇，竟然遷怒到其他木排的排工身上，跳上水面，揮動鐵錨，向木排一陣乒乒乓乓的亂打亂掃，刹那之間，把七八隻木排敲打得支離破碎，排工在驚叫裡紛紛落水，這怪人眞是心狠手辣，對落水的排工半點也不放鬆，一錨一個，打得頭破肢斷，血染江面，不到頓飯時光，便把三十多名排工統統殺斃在資江內。

何子奇看見怪人手段兇殘，當眞怒火冲天，熱血沸騰，但是自己不懂水性，無可奈何，只有空自切齒痛恨而已，怪人把江面所有的木排完全打散，方才哈哈大笑幾聲，踏着波浪沿着下游飛也似的泅去，老武師祇有徒呼奈何，自己這一次到資江訪尋殺人大盜，不但完全沒有收穫，反而斷送了好友周明書及數十名排工性命，何子奇當眞沒精打采，就在當天晚上，進入益陽縣，投宿客棧安歇。

到了第二天清早起來，何子奇正要叫店小二進來，倒水洗漱，忽然看見自己卧房的窗門下釘了一張紙條，這紙條是用一支銀針釘在門框橫木之上的，紙條上寫滿密密麻麻了的蠅頭小字，老武師大吃一驚，連忙伸手把字條拉下來，定睛看時，失聲叫道：「豈有此理，這丫頭膽大妄爲，當眞是不知天高地厚，送羊入虎口啦！」

原來何子奇看出這一張字條是自己女兒何秀珠的手筆，老武師在來的時候，何秀珠曾經再三要求老父，一起帶她到資江去，何子奇不但不肯，反而把她一頓臭駡，說一個女兒家絕對不應該拋頭露面在江湖上走動，何秀珠知道老父素性固執，只好默默無言的走開，那知道她居然背着老父跑了出來，並且神不知鬼不覺的，跟踪何子奇，還留下這張紙箋：

賊人首領名鐵夜叉，所居巢穴在

武陵山附近，千迴百轉，隱蔽異常，女兒已經略得端倪，吾父安心靜候便可，三日之後，必有佳音見報。

女兒，秀珠筆。

何子奇看得十分驚奇，又是惱怒，惱的是女兒不聽自己的話，瞞了自己獨自出來闖蕩江湖，驚的是她以一個及笄年華的女孩子，初出茅廬，便刺探出賊人的外號及巢穴，並且瞭如指掌，滿有把握，她說鐵夜叉躲在武陵山，豈不是自己居住的常德府附近。

老武師何子奇再也沉不住氣了，他那裡還有心再在益陽縣作守株待兔的呆等，草草吃過了午飯，便自離開了縣城，向武陵山進發。

武陵山在常德縣的西面四十里的地方，重巒疊嶂，美景無邊，山中有許多別有勝景的福地洞穴，相傳晋人陶淵明所作的「桃花源記」指的就是這個地方，一般人說的「世外桃源」，就是武陵山了！

何子奇來到武陵山下，入山不久，便發現了一件奇事，原來武陵山的山路，十分縈迴曲折，何子奇走了兩三里左右，忽然看見前面的山壁下，站了兩個勁裝漢子，直挺挺的，半下不動，何子奇覺得奇怪，仗着膽子過去看看，原來這兩個漢子的頂心腦門，對正百會穴的部位，深深的嵌入了一根梅花針，已經氣絕身亡，何子奇認得這兩枝梅花針正是自己女兒何秀珠使用的暗器，換句說話，這兩個漢子是給何秀珠射殺的了。

可是何子奇却有一點不明白的地方，因爲百會穴是在一個人的頭頂上，如果用暗器射它的話，非要用輕功裡面的「平步青雲」和「一鶴冲天」的絕技，躍起空中，把握刹那的機會，凌空發射不可，但以女兒何秀珠現在的功力來說，她的輕功還未曾練到這樣的境界，難道是別人借用女兒的梅花針不成，令人費解之至。

何子奇猶豫了一陣，突然把牙關一咬，說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女兒說不定就在武陵山裡，我今回好歹也要闖他一闖。」

他立即邁開大步向前走，繼續深入，約莫走了一里多路，前面又出現了四個勁裝漢子，也是直挺挺的站着，何子奇一見心中雪亮，上前一看，果然不出所料，也是照方抓藥，這四個漢子的頂心腦門各自中了一支梅花針，嗚呼送命！

何子奇一顆心噗噗的亂跳，他不知道自己女兒深入盜穴，是吉是兇，但是到了這個境地，無疑是騎在虎背，那裡還有退縮之理，他再繼續前進，走不到五里路，前面出現了一個山坳入口，何子奇正要飛身竄入，冷不防臉上一凉，自己的左面頰，彷彿被一件柔軟的東西拂個正着，這一下出其不意，突如其來，何子奇大吃一驚，他急不迭的施展「橫身打虎掌」反手一抄，把那東西抄在手中，定眼一看，原來是一片巴掌大的梧桐葉，附近沒有梧桐樹，這片樹葉不用說也是由別處飛來的，何子奇眼光銳利，看出樹葉中心，現出幾行針眼，原來是用花針刺的小字，內文意是：「夜叉巢穴，就在此間，逢林莫入，愼哉切記！」總共十六個字。何子奇立即明白過來了，這一片刺下字的梧桐葉，分明是一位武林高手，用內家手法拋擲過來，故意打中自己面頰，用意是警告本人，切要小心行藏。

何子奇想到這裡，對這位不露面的武林高手，暗暗佩服。

何子奇於是小心翼翼的進了山坳，前面展現一片平陽，波光閃耀，原來這裡有一個極大的水潭，水潭的東西南三面，密麻麻的全是合抱不交的古樹林，祇有向北那一面是一座山崖，何子奇想起梧桐葉上「逢林莫入」四個字來，心裡不由起了一個疑惑，如果這水潭附近就是賊人巢穴，自己身入重地，應該找地方躱起來，假如不是躱入樹林裡面的話，躱到那裡去呢？難道就伏在這片一望無阻的平崖上？何子奇正在這樣想，樹林深處突然嗚嗚幾聲，响起了一陣悲凉號角，這號角是挖空了血肉的牛角製成，鑽了幾個小洞，算是音符洞孔，密森裡居然發出號角聲，分明是賊人出現的信號，自己馬上找地方躱一躱，省得被賊人發覺了，諸多不便。

何子奇想到這裡，渾然忘記了剛才桐葉上的警告，立即把腰身一弓，用了一個「紫燕穿林」身法，向左邊一簇矮樹林鑽去，那知道剛進入樹林，猛覺脚下一軟，身子頓失重心，咕咚一聲，一交跌進一個陷阱深洞之中。

何子奇急不迭忙把兩臂一振，硬用個「孤鶴穿雲」身法，直拔了起來，那陷阱深約八尺，居然被他一提氣跳了上來，話雖然這麼說，何子奇也覺得自己肩背火辣辣的，彷佛着了一大片蒺藜刺一般，他扭頭向下面望時，當眞是又驚又怕又怒又氣。

原來這個陷阱長約三丈，深約八尺，上面蓋了一層浮土，另外鋪蓋上了些青草，如果不是極端細心之人，決不容易看得出來，陷阱底下却鋪了一層層的荊棘和蒺藜，那一個人跌了下去，準要遍體鱗傷，好在何子奇見機得快，輕功神妙，肩背一沾坑底，立即借力使力，竄了上來，雖然是這樣，何子奇右肩背的衣服，已經被勾裂了一大片，看情形這一類陷阱，在樹林中縱橫遍地，決不止一二處，那一個進入密林中，就要遭殃，毋怪那武林高手警告逢林莫入哩。

何子奇怒火冲天，差點兒要破口大駡，就在他用手拍拍衣服上的泥土時，樹林裡刷的一响，閃出兩個獐頭鼠目，面肉橫生的漢子，各自挺着一根長槍，他們一見了何子奇，高聲大叫：「快拿奸細！」兩根長槍向前一挺

，宛似雙龍出海，猛向何子奇當胸刺到，何子奇剛才失足跌落陷阱時，滿肚的怒火，正自無法宣洩，這兩個漢子挺着長槍刺來，何子奇叫了一聲：「來得正好。」使出擒拿手法，一勾一抓奪住了長槍的槍身，喝了一聲：「起！」兩臂向上一振，用了個「霸王扛鼎」的招數，把這兩個大漢高舉過頭，拋進陷阱，這一下他倆吃的苦頭可大了，身子直扎入陷阱坑底下，被荊棘蒺藜刺個通體鱗傷，他們躺在坑底，那裡能夠掙扎起來，疼得呱呱大叫。

何子奇正想辦法，把這兩名賊人由坑底抓上來，拷問賊人巢穴中虛實，冷不防背後呼的一响，掠出一條黑影來，何子奇回頭看時，赫然是一個貌相奇醜的怪人，這怪人臉上生了一層金黃色的細毛，豹眉環眼，帶着一面孔的殺氣，身上仍是穿着在資江所見的那身皮革衣服，手上却拿了一隻巨大的鐵錨，眼放兇光，望着自己獰笑。

何子奇嚇得冷汗直流，立即向横裡一竄，衹見那怪人呵呵狂笑道：「我以爲來的是那一個，原來是你這老匹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這回準叫你來得去不得！」話未說完，呼的一聲，鐵錨挾起强風，猛向何子奇當頭劈到！

何子奇知道這怪人就是資江上跟自己交過手的鐵夜叉，大敵當前，那裡還敢怠慢。

馬上霍的一彎腰，手上多了一柄精光閃閃的長劍，鐵夜叉巨錨晃處，用了一着「推山塡海」，表面上看來，像是蓋頭打落，其實滿天錨影，封住何子奇四方八面的退路。

何子奇知道自己不拚命是不行了，當下立刻勁貫右臂，「畫龍點睛」，呼的一劍，點中錨頭，嘩啦啦連响一聲，竟把鐵夜叉的巨錨，點得向横甩起，朝着後面蕩去。

鐵夜叉估不到這個毫不起眼的老頭子，內力這樣精湛，不由的「咦」了一聲，緊接着把鐵錨一抖，呼呼呼一連三招，這下有個名堂，叫做「三星拱照」。

何子奇左閃右晃，長劍亦連抖三下，「烟雲繞樹」竟把鐵夜叉的連環三招，一一擋了開去，饒是這樣，由於對方力大無窮，何子奇握劍掌心，也震得火辣辣的，他知道自己用的是輕兵器，力拚必然是吃虧的，於是他把身子一扭，突然一聲怒吼，左掌向外疾吐，颯的一股罡氣夾在劍影之中，猛向鐵夜叉胸口按了過去。

何子奇當年在江湖上面外號「鐵翅金鵰」就是靠劈空掌成名的，他這一掌擊出，迅若奔雷，以爲鐵夜叉必定要趁勢後退，那知道鐵夜叉却是一聲陰惻惻的怪笑，全然不避，何子奇打出一掌，按中他胸口，何子奇這一掌用足了八成勁力，就是觸着木石也要碎裂，那知道何子奇猛覺自己掌到之處，如同觸着一塊海綿，軟綿綿的，柔中帶韌，何子奇不禁大駭，他剛要把掌力回撤，說也奇怪，鐵夜叉的身體，突然生出一股反擊的力量，這力量來勢不大，却是陰柔異常，綿綿不絕。

何子奇突覺掌心如磁附鐵，竟然收不回來，他這一驚非同小可，「不好」兩字未叫出口，說時遲那時快，鐵夜叉突然的一聲大喝：「老賊，到閻王殿去吧！」反手一抓，突向何子奇頭頂的百會穴抓到！

原來鐵夜叉練的是一身陰柔的內功，不過以他功力來說，還不曾到尅制劈空掌的地步，鐵夜叉能夠對抗何子奇迅若雷霆的一擊，關鍵完全在那套怪衣服，原來他那套黑黝黝的衣服，是用東海鯊魚皮硝乾，再經過藥料泡製而成的，不但可以抵擋刀劍箭矢，還可以抵擋各種內家掌力，換句話說，鐵夜叉有一半是叨了鯊魚皮衣服的光，再用內功爲輔，將何子奇拳掌黏住，何子奇想不到對方衣服有這種異能，這一抓可說是無從閃避，祇好浩歎一聲，雙目一閉，眼看就要送了性命。

又是合了說時遲，那時快的六個字，何子奇就在千鈞一髮的時候，祇聽見嗤的一聲微响，那名叫鐵夜叉的怪人突然一聲狂叫，手掩右肋，踉蹌後退，何子奇立即睜開眼睛，原來是一管亮晶晶的梅花針，由側面飛了過來，居然穿透了鐵夜叉的鯊魚皮衣服，嵌進了他的「靈台穴」。

怪人的衣服本來是刀劍不損的，對方居然能夠一彈指間，發出一支梅花針來，穿破皮衣服，直抵穴道，武功之高，實在不可想像，何子奇死裡逃生，氣蓄右臂，手中劍劃個圓弧，左掌呼的推出，這一招速若雷霆，居然把鐵夜叉震出五六步左右。

鐵夜叉出其不意，受了這一下重擊，肋下又受了傷，當然知道不妙，立即連滾帶爬，竄入樹林中，一溜烟也似的消失在樹林裡，刹那間，逃得沒了踪影。

何子奇正要拔步追趕，冷不防哈哈兩聲清笑，起自背後，何子奇急忙，扭頭向後看去，自己後面站了兩人，一個是清奇古貌，白髮如銀的老者，穿着灰布長衫，另一個紅顏少女，正是自己女兒何秀珠，笑嘻嘻的，活現出十二分頑皮和淘氣，那白髮老人看見何子奇回過身來，雙手往上一揚，原來他十隻指頭上，各自戴了一個黃澄澄，拇指粗的金環。

何子奇突然想起了一個人來，失聲問道：「老前輩莫不是歸隱多年的金環叟任天化！」

老人哈哈大笑。

原來這一位金環叟任天化，二十年前，是一位名震南天的怪俠，練就一指禪和金環神功，指力之雄勁，江湖獨步，眞是稱得上無堅不摧，洞石

若腐。當年在瀾滄江水上，獨指力戰八雄，威名大震，但是到了十多年前，不知怎的，在江湖上突然銷聲匿跡，人人說他歸了道山，那知道此時此地，居然在武陵山出現！

何子奇立即明白過來，先前自己入山時候，所看見的四具賊人屍骨頭頂所貫飛針，以及剛才發針射中鐵夜叉「靈台穴」的，不用說也是金環叟任天化的傑作了！

何子奇一躬身道：「老朽承蒙前輩出手暗助，方才得免利爪裂腦之危，又收容了小女，大德不敢言謝。」

金環叟任天化呵呵笑道：「何子奇，你替湖南地面幾萬窮苦老百姓出頭，偵察資江上殺人越貨的魔頭，其志可嘉，可惜犯了輕妄躁進的毛病，不知己不知彼，料敵不明，如果不是你的女兒及時趕到，恐怕已經喪命在荒山之內啦！」

何子奇一聽之下，耳紅面赤，任天化方才說了自己巧遇何秀珠的經過。

原來鐵夜叉本來的姓名叫鐵艮雄，出身是東海上一個海盜頭領，十年以前，假借舟山羣島做巢穴，横行浙江海上，殺人如麻，沉船越貨，他在東海横行了許多年，終於敗在一個武林高手之中，幾乎送了性命，從此埋首匿跡，那知十多年後，居然再在資江出現，重爲商旅之害。

至於金環叟又怎麼遇到何秀珠呢？這裡也有說明的必要。

原來當日何秀珠要求和老父一同出發，到資江偵察排師慘死，木筏失踪的眞相，那知被老父一口拒絕，心中不快，她在何子奇離家之後的第三天，突然想起一個念頭，父親雖然不準自己去，自己難道不會去嗎？憑着自己一身家傳武功，應該也不會有甚麼失閃，何秀珠主意既定，於是匆匆收拾了一點銀兩和行李，並易釵而弁，換了男裝，直向資江沿岸進發。

何秀珠本來是個性情眞樸的姑娘，從來不曾出過門，這次初闖江湖，可說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了，少不免有點離兒氣。

這一天，她來到了資江岸上，一個名叫黃木鋪的小鎭，正要找店歇宿，剛剛走到客店門前，横巷裡突然閃出一個獐頭鼠目的漢子來，向何秀珠迎面一撞，何秀珠本來是個黃花閨女，被一個男子漢撞個正着，不禁粉面通紅，正要罵他幾句，誰知那漢子却一溜烟跑出老遠，刹那間已經消失在人叢中去了。

何秀珠生了一肚子的悶氣，進入客店，開了房間，登記姓名之後，剛要取銀子交房租，那知一摸之下，不禁大吃一驚，原來放在胸口衣袋裡的廿多兩銀子，居然不翼而飛，姑娘恍然大悟過來了，原來剛才撞了自己一下的那個獐頭鼠目的漢子，竟然是個空空妙手，把自己懷中的銀兩扒去，還好自己包袱裡還有一些碎銀子，方才免了當場出醜，何秀珠悶悶不樂，連晚飯也沒有心情去吃，便走到街上去，希望撞着那個可惡的扒手，將他抓住痛打一頓，那知道她連整個黃木鎭上也走遍了，也不見那個獐頭鼠目的漢子半點踪影，直到初更過後，何秀珠方才拖着疲倦的步伐返回店中，那知道她剛才踏入自己房間，當堂嚇了一跳，原來首先映入她眼中的，就是自己失去的銀兩，連同銀袋，放在床前的小几上，床鋪上却躺着一個人，正是那個獐頭鼠目漢子，不知怎的，此刻却是目定口呆，動彈不得，何秀珠又是高興又是驚奇，她看見銀兩下面還壓着一張字條，小姑娘抄起字條看時，寫的竟是：

「扒手一名，任打消氣，所有銀兩，原璧歸趙，世情奸險，切記切記！」

字體狂草，龍飛鳳舞，何秀珠看完之後，方才明白過來，原來有一位武林異人，暗中保護自己，不但給自己取回銀兩，還把賊人捉住了，送到自己的房間中，小姑娘既驚且怒，她走到床鋪前，劈胸一抓，將那獐頭鼠目漢子抓起來，左右開弓，劈劈啪啪，向這賊人臉上接二連三的賞了十幾下耳光，打得那個賊人腮頰腫起，滿口鮮血，說也奇怪，那賊人身子軟綿綿的，被打之下，絲毫不能掙扎，口中祇是呵呵連聲，連掙扎也不能夠。

何秀珠方才醒悟過來，這漢子原來老早被人家點了穴道，怪不得任由自己痛打，沒有絲毫反抗，小姑娘正在驚奇，窗外飄過一個蒼老口音，說道：「小娃兒，打夠了吧！這傢伙雖可惡，罪還不至死，如果再打下去，可要弄出人命啦！」

何秀珠吃了一驚，叫道：「前輩！」拔身一縱，由窗口射出來，窗子外面是一座院落，靜悄悄的，那裡還有半個人！小姑娘知道這個異人不肯見自己，只好懊喪的返回房中去，那知再踏入房門前，不禁又吃一驚，原來那躺在床上給自己痛打了十幾巴掌的獐頭鼠目漢子，此刻却已人去床空，踪跡不見了。

何秀珠不禁大大的嘆服那個武林異人的身手，因爲他第一次擒了竊匪，送入自己卧房裡，還可以說自己出外未回，不足爲奇，但是第二次把竊匪帶走，不過是在自己出卧房，視察院子的一刹那工夫，對方居然能夠這樣的來去無踪，眞的是快如追風逐電了，小姑娘以前聽爹爹說過，江湖上的異人奇士雖然很多，但大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自己初次行走江湖，便有了這樣的奇遇，當眞是罕有的異數。

這天晚上，小姑娘睡得心安理得，第二日早上起來，何秀珠離開了黃木鎭，繼續起程。這天黃昏，她來到一個名叫「烏石渡」的小鎭，這是資江木材集散的地方，市上出賣衫木的鋪

子，足有三四十間，何秀珠忽然看見有兩個態度粗豪的漢子，跟一間鋪店的東主推售木材，那漢子氣忿忿的說道：「你別管我的貨物來途正當不正當，至少便宜一半價錢，你祇要請人把衫木的外皮刨掉了一層，你可以堂而皇之的沽出了，又何必三心兩意呢？」

何秀珠一聽了這句話，覺得事情大有古怪，連忙站住了脚步。

那漢子一見了陌生人，立即住口，不再兜售木材了，向那店東說道：「你既然把心不定，這賣買改天談吧！」便匆匆忙忙的離開了。

何秀珠見此情形，心中起了疑，暗忖：「這兩個漢子鬼頭鬼腦，一定不是好人，他們口中說的木材，居然肯以一半價錢出售，難道就是贓物？」

小姑娘想到這裡，立即跟在那兩個漢子的背後，這兩個漢子却是連頭也不回，直向鎮外走去。

烏石渡鎮外，全是荒山野嶺，何秀珠離鎮外不到半里，突然呼的一响，腦後生風，何秀珠家學淵源，知道有人在背後襲擊自己，立即把身一矮，「摘星換斗」霍地向橫裡一閃身。

接着用個「卧虎撑月」，回身呼的一脚，果然不出所料，立把一個持槍的漢子，摔跌在地，可是身後的樹林裡，一聲吶喊，湧出了一夥漢子，個個橫眉怒目，手裡拿着明晃晃的鋼刀，先前那兩個漢子也折了回來，高聲大叫：「併肩子，這小子是官府派來的鷹爪，咱們趁着曠野無人，把他宰了。」

何秀珠勃然大怒，刷地拔出短劍，叫道：「臭賊，看看那一個宰那一個。」

這些漢子一窩蜂似的攻上來，何秀珠正要揮劍應敵，那知道斜刺裡呼呼兩响，金光連閃，不知那裡飛過一簇暗器來，那些賊人像是吃了齊心丸一樣，噗通噗通的紛紛跌倒，刹那間，二十多人通通仆地一個不剩，何秀珠看見打倒賊人的，竟然是幾隻手指粗細的金環，正在詫異，樹林中一陣哈哈大笑，走出一個銀髯飄飄的老人，何秀珠知道他就是暗地裡保護自己的異人了，連忙倒地下跪，以上就是何秀珠巧遇金環叟的經過。

何子奇聽了女兒的際遇後，方才恍然明白過來，他再三謝了金環叟，方才問道：「老前輩這次深入虎穴，必定智珠在握，可知道鐵夜叉這斷，躲藏在那兒嗎？」

金環叟任天化大笑道：「哦！鐵夜叉的巢穴，遠在天邊，近在眼前，跟我來吧。」他引着何子奇父女，走回樹後。

何子奇剛才吃過失足跌落陷阱的苦頭，正所謂驚弓之鳥，急忙叫道：「前輩，提防陷阱。」

金環叟大笑道：「你別着忙，我和令嫒早在三天以前，已經潛入了這武陵山，踏遍了這一帶的山谷，這些鬼畫符的陷阱，那能騙得老夫，只管放心便是。」

何子奇被他這麼一說，當眞是滿面通紅，只好訕訕地跟在金環叟的背後，剛才轉過樹林，這裡有一座高崖，現出一個方圓徑丈的大山洞來。

金環叟到了山洞前，用手一指道：「這就是鐵夜叉的巢穴，那一個敢進去？」

何子奇毅然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何某不才，願效前驅，首先打頭陣吧！」說着朝着洞口走去。何秀珠却把爹爹衣角一扯，叫道：「爹爹慢走，女兒跟你一同入洞。」

父女倆舉步直入，金環叟却啣尾緊隨，這谷看來不大，但却是十分之深，何子奇提心吊膽，用長劍護住面門，當眞是戰戰兢兢，小心翼翼，進入了四五丈左右，突然呼一聲响，飛來一塊磨盤大石，何子奇急忙使出劈空掌法，雙手一撥，轟轟兩响，竟把飛來的大石撞落地上，迴音傳出老遠，那知對方那一塊大石，不過是聲東擊西，拿來擾亂何子奇的精神罷了。

何子奇剛才用劈空掌把巨石擊落，暗影裡蓬蓬兩响，火光閃處，飛來一蓬青藍怪火，何秀珠失聲尖叫道：「爹爹！這是青燐火彈。」口中說着話，拔身一縱，擋在父親前路，劍花挽處，使了一招「瑞雪飄飄」，波波幾聲响，居然把這團青色怪火撞得四散飛濺。此時只見何秀珠再把左手一揚，一蓬梅花針在手中迸射出來，朝着怪火來處飛射而去，何子奇看出女兒所使用的，竟然是「滿天花雨」手法，她以前不曾學過這種本領，不用說也是金環叟的傳授了。

何秀珠這邊打出飛針，那邊傳出一聲慘叫，這一聲慘叫赫然是鐵夜叉的聲音，何子奇不禁大喜，他立即取出千里火筒，啪的一聲點着了，就在火光一閃的刹那，何子奇父女看見一張猙獰的面孔，就在自己左邊不到兩丈的一根石筍後面。

這猙獰面孔的本人，正是大盜鐵夜叉，他把手一甩，呼聲風响，一隻沉重的鐵錨破空飛來。

何子奇暗叫不妙，正要用「鐵板橋」功夫伏身向地躲避，那知道何秀珠不慌不忙，突然的舉起手中劍來，向鐵錨的中心一點，居然用四兩撥千斤的功夫，錚錚兩响，把鐵錨勁力卸開，拋過自己頭頂，跌落數尺以外，儘管石火飛濺，兩父女連一點損傷也沒有，何秀珠這邊撥落鐵錨，那邊反手一甩，將長劍飛擲過去，一招「神龍曳尾」，用得十分兇險，何子奇一個啊字還未出口，對面傳來慘叫兩聲，何子奇高舉火筒一看，兩丈以外，鐵夜叉胸前中了一劍，血湧如泉。

何秀珠脫手飛擲手中長劍，一下把鐵夜叉透胸穿過，活生生的刺斃，元兇就戮，資江水上從此恢復太平了。

（完）

湖山女

情俠希夷故事／巴人・文　可飛・圖

丹丘狂到江南　邂逅嬌女倩倩

枯籐，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

好一幅：深秋、凄涼、晚景，圖畫。

啊啊！不僅是畫在眼前，而且還在耳中，有人在朗誦，聲也凄婉，而且，而且是個女子的嬌聲，應該說是年輕女子的凄婉悲聲，如泣、如訴、如怨、如慕。

丹丘生，這個來自無名山莊，從小被嬌寵，任性妄爲的妞兒，自從大鬧了青州又揚州，而今，步兒邁得更大，頭兒揚得更高，黛眉巧畫成了劍眉，更是斜飛入鬢了，從小兒就大叫大嚷，嬌聲本就不婉囀，而今更習以爲常，雖然仍清脆些，但其聲朗朗，聽來不過年輕些而已，任誰也不懷疑是個美風姿的少年郎。

獨個兒，也不時失笑，甚至哈哈大笑，如何不得意，冷不妨被擰一下捏一把，那個曾令天下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的紫烟蘿的旗女，走南闖北，見過多少世面人物，竟也認不出她是易釵而弁，揚州衆香國，那麼多燕燕鶯鶯擠過來，撞過去，挨挨擦擦，對她賣風情，媚眼兒亂飛，誰不當她是風流檀郎。

她幾乎已忘記她姓蕭名丹，是女兒身了，得意的笑掛在唇邊，丹丘生，眼前有景，心中那會悲秋。

是誰在吟哦？

她看見了，一見，登時怔住了！

一個清麗、絕俗，出塵的姑娘，她，不，應該說是他丹丘生，也早忘記他是女兒身了，想到大鬧青州，大鬧揚州，如何不得意，就成了丹丘狂，竟然一見這姑娘，也不禁爲之肅然，收斂了那狂態。

那姑娘見到他走近來，顯然被當前的凄涼秋色吸引住了，有感而吟哦，倚在一株老樹上，垂落來的枯藤，在西風裡搖晃，當眞景由心生，同樣的景色，也許這姑娘太清麗了，那西湖裡搖曳的枯藤，在她看來，又何異柳絲兒在春風裡婆娑，那凄涼的秋色，倍增出塵之感。

必是悲秋，非乾即涸。是了，她必是：斷腸人在天涯，妙極，希夷情俠遠走關外，尋訪他的生身父母去了，要令那金鳳總鏢頭的紫烟蘿相信，情俠多情，風流又瀟灑，絕不是奇醜的胡奇，現在，她再是奉命冒充希夷情俠了，不是在尋找斷腸人。

更走近了些啊！敢情這姑娘肩頭還飄着劍繐，原來還背着劍，那劍繐日久已變色了，從那露出的劍柄看來，那劍極是古樸，和這姑娘身上的衣衫一樣，不僅是粗衣布裳

，而且日久已變色了，而且，令她喜極的是：一個這麼清麗的姑娘，敢獨個兒在江湖上行走，而且敢背着劍走路，可知必有眞實了得的功夫。

走近了，更看得清楚了，不由她不一怔，清麗的姑娘，太陽穴微微墳起，遠些看，不過是飽滿而已，正因她的玄門的內家功夫，已具火候，是以一看便已看得出來，了不得，這姑娘必也是內功高手。年紀輕輕，竟也達到了這般境界，如何不惺惺相惜。

行走在江湖之上，雖然日日接觸的，見聞的，對她來說，都是新鮮事兒，但對一個活潑又天眞的丹丘狂，總不免少了趣兒，妙極，這姑娘清麗既出塵，又正是她要尋找的斷腸人，而且，竟還是武功劍術必然了得的內功高手。

大喜得眉飛色舞，簡直忘了形，說：「有緣千里來相會，好極，我交了你這個朋友啦。」

那姑娘睹景傷懷而已，豈有不知有人走近來的，只道是大道之上，以爲是過路人而已，是以並未瞄過他一眼，聞言，轉過面來了。

面降寒霜，冷冷的，道：「你又說甚麼？」

「可找到你啦。」

從小要甚麼有甚麼，要天上的星星，也有人替她摘下來的蕭丹，如何天眞得一廂情願，何況，她現在風流又瀟灑，那武功奇詭絕倫的紫烟蘿的旗女，不也一見就迷戀上她了，揚州衆香園的燕燕鶯鶯，不都因她意亂情迷，祇道這姑娘也是一般兒，要和她作朋友，還怕她不喜出望外。

但怎生，她已面對他了，面上的寒霜竟絲毫不見溶解，而且，更冷了，冷冷地，挑了一下眉兒，怎麼她的目光也這麼冷？銳利地，幸好不是瞪，而是盯着她瞧。

挑起來的眉兒落下了，敢情那銳利的目光，在上上下下打量她。

「你！找我？」

她以爲這姑娘也像那旗女，也像那衆香園的鶯鶯燕燕一樣，一見便被她的瀟灑又風流着迷了，好不得意，瀟瀟灑灑，賣弄一下風流，在那姑娘面前轉了轉身兒。

那姑娘面上的寒霜溶解了，不過臉色仍然繃得緊緊的，忽然，噗嗤一聲，但不過是唇邊有了些笑意。

她自以爲瀟灑又風流，却不知在人家姑娘銳利的目光下，不過是少年天眞而已。

自知是女孩兒，時刻又記住在扮小子，少不免，要雄赳赳，氣昂昂，却不知她胸脯兒不挺已够高了，這一來，在人家姑娘的眼中，便成了可笑的誇大，由於她的目光不斷在她肩頭露出的劍柄上打轉。

只見那姑娘點了點頭，眉兒一揚，說：「好吧，你跟着我，別怕，任他三狠幫橫行霸道，無法無天，也不敢動你一根汗毛。」

「別怕？你，說甚麼？」

那姑娘嘴兒撇了一下，離開了老樹枯藤，多一眼兒也不瞧他，走了，說：「來吧，你倒有些眼力，對啦，挺起腰兒來，眞不明白，看你這嬌嫩的模樣兒，若不是貴胄，也是多金的富家公子，怎麼獨個兒走路。」

呔！那姑娘解下馬，那馬兒不但老，而且瘦。

這是甚麼話？她的眉兒挑得再高，可惜人家姑娘沒回頭瞧她。她想在人家面前賣弄一下風流，這姑娘敢是瞎了眼睛，竟以爲她怕了甚麼三狠幫，竟然不像那旗女，也不像那些燕燕鶯鶯，竟然不對他着迷，當眞好笑了，竟以爲要她保護。

哈！竟然要保護她，雖然有些失望，却也好笑得緊。且慢，爲甚麼不索性假裝不識武功，手無縛雞之力的少年郎？

那姑娘把馬拉去道上，不由皺了眉兒，遲疑起來，轉過頭來瞧她了，道：「你，沒人陪伴不說，怎麼連坐騎也沒有？」

無論如何，就算是同情她，可憐她吧，雖不一見就對她着迷，顯然，也不討厭她，顯然身背寶劍，有一身了得的功夫，當然也不是世俗的女子，沒有甚麼男女之嫌那一套，說道：「姑娘，適才你怎生吟哦來着？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對姑娘你這斷腸人來說，那景色自是悲愴了些，但不也好一幅晚秋天氣，別有一番情趣麼？」

那姑娘輕輕的，幾乎不能聽聞的，哼了一聲，說道：「這麼說，你也是個少年不識愁滋味，爲賦新詞强說愁了，你們這些玉食錦衣的公子哥兒，識得的，也就是風花雪月了，却那知……世途險惡，人間的悲苦。走吧，說不得了……」

「姑娘，請上馬，我跟得上。」

那姑娘哼了一聲，瞧她這麼個衣錦繡，嬌嫩嫩得更像少出閨門的哥兒公子，只怕風大了，也會吹得倒的，倒說跟得上，如何不嗤之以鼻，望了望天色，可不是已近傍晚了，說：「走吧，別强嘴了，天色不早，晚了，就趕不上宿頭。」

爲賦新詞强說愁？了不得，這姑娘不但清麗出塵，不但有一身功夫，而且，看來，更有文才，跟隨那姑娘，又豈僅有好感而已，心說：我非交你這個朋友不可了。

「喂！」那姑娘說：「你叫甚麼名兒，聽你的口音，北邊來，前面是嘉山，再往北，就是女山湖了，

你要去何處，怎麼獨個兒走路，跟隨的人呢？」

要不要把眞姓名告訴她？尚未打定主意，已脫口而出，道：「不才！丹丘生。」

「你！笑甚麼？」

她可不是，忍不住打了個哈哈，扮少年久了，那嗓門兒更粗了些，原本清脆，是故，其聲更朗朗，道：「有一個也背着劍兒的女嬌娘，却叫我丹丘狂。」

那姑娘也忍不住，又噗嗤一聲，却不回頭，道：「沒錯兒，你不但輕狂，簡直是瘋啦，小哥兒扮大人，不知地厚天高。」

眞把她耍氣啦，這是這麼回事？胡大哥一見面，兄弟上要加一個小字，那旗女叫他相公也罷了，也成了小相公，呔！更不像話，這姑娘竟叫他小哥兒，她自以爲瀟灑又風流，是姑娘，都會視她作檀郎，都會爲她着迷的，不怪這姑娘冷冷的，多一眼兒也不瞧她了，敢情當她是小哥兒。不但急，還有些氣，道：「你敢說我小，不信，咱們比一比，我比你高……」

「當眞，」那姑娘說：「你那靴兒沒寸半，至少也有一寸高吧。」

當眞，她修練的是玄門功夫，不用打熬力氣，雖也練兵器，可是劍走輕靈，練氣爲主，既不曝在毒日頭兒下，何況處優養尊，日常有丫頭服侍，玉食錦衣，那得不像富貴人家的小姐，膚如凝脂，白白嫩嫩，扮成了小子，可就看來嫩上加嫩了，如何不一見就當她是小哥兒。

不料這姑娘的目光恁地銳利，一眼便看出她穿的是厚底靴兒。

急得她臉上一紅，本來還不想說的，一急之下，胸脯兒挺得高了，劍眉兒也飛揚起來，氣得她哼了一聲，道：「我還有一個名兒，不過，不知你有多大的膽兒……」

「啊唷！」那姑娘說：「那一定怕死人，是不是？」

「情俠希夷，這名兒，你聽說過沒有？」

「啊呀！」姑娘一定忍住笑，說：「當眞怕死人，你不是說：你就是情俠希夷吧？」

「不敢，不才……」

忽然想到，那些文縐縐的讀書兒郎，才自稱不才，忙改口道：「正是在下。」

「可眞是失敬了。」那姑娘說，可一點兒不敬，更毫不驚訝：「我說呢，若說遊山玩水，不去蘇杭，怎會往西邊來……」

「那麼，你必已聽說我情俠大鬧揚州了？不過，你別怕，好漢子，大英雄，雖然殺官如同造反，我身上背着一十三條人命，一人作事一人當，不會連累你的。」

「好吧。」姑娘說：「你這好漢子、大英雄，你最好脚下加點勁兒，恁地慢吞吞，天黑也到不了嘉山，你可知這是那三頭野狼出沒之地。」

這姑娘那會相信她這個嬌嫩嫩的小哥兒，竟會是情俠希夷，連北五省也早傳遍了，更何況是江南地，豈會沒聽說過情俠希夷的。

那知這姑娘言尚未了，忽然怔住了，跟隨那姑娘的目光，只見曠野中，遠處塵頭大起，隨隱隱傳來蹄聲雜沓，看見了，約有十來匹快馬，似風捲殘雲一般，從遠處山頭，向這大道上奔來。

那姑娘一跺脚兒，道：「可眞是寃家路窄了。」

只見姑娘略一遲疑，忽地騰身，飄落馬背。

她也已看清了，前面三騎，並馬而馳，後面跟隨着不下十騎，飛馬而來，心想：這必就她所說的三狠了，嘿！橫行霸道，無法無天，好，她非懲戒這羣賊子不可，叫道：「姑娘，慢走……」

却是她一出聲，那姑娘像是才被提醒了，已然奔出了的，霍地一帶韁繩，兜轉馬頭。

她要說：別怕，我來收拾這夥賊子，那料活尚未出口，那馬竟是快極，已從她身邊掠來，那姑娘只一伏腰，啊呀！手臂一緊，已被那姑娘抓住了，只一帶一拋，已被她拋在背後。

那馬可沒停蹄，兜了個圈，又向前飛跑去了，不由她駭然心驚，非但掙扎不得，而且馬已邁開四蹄，快馳下去了。

那姑娘叫道：「要命兒，那就抱緊我。」

被拋在她背後的馬屁股上，兀自未會放手，顯然她不跨坐下來，不抱緊她，是不會放手的了。其實飛馬已在狂奔，不坐下，不抱緊，任她輕功有多高明，那姑娘一鬆手，她便不會受傷，也非跌下馬背不可了。

她還是眞喜歡，也對姑娘生好奇，若容人家飛馬走了，連人家的姓名也不知道，那裡尋去。

當下依言，緊緊摟住那姑娘的蠻腰兒，甚麼三狠，嘍囉再多，豈會放在她眼裡，却是對這姑娘也倍增了好感，就算在姑娘眼中，他是小哥兒吧，也還是個男兒，萍水相逢，爲了救他，竟讓他抱着她的腰兒，如何不令她心感。

她不敢抬起頭來，不然被姑娘飛捲起來的秀髮，搔得她癢癢的，她不僅目光落在那劍上了，那劍也在她的懷抱中，才知是把古劍，而且極是古拙，她也是使劍的，這樣的劍，必也是把寶劍，原以爲她劍術內功俱已有了根底，不明白怎會

這般怕了三狠，可不是望影而逃麼。

耳畔風生，不料這般老瘦的馬，竟奔馳如飛，可知是一匹神駒。

古劍、神駒，姑娘更清麗出塵，劍術必然也是好的了，更難得的是，顯然也有文才。更何況爲了救她這萍水相逢的少年，竟連男女之嫌也不避了不說，更讓他抱緊她的腰兒，可知更好心腸。

才想：必要交她這個朋友，那知，啊呀，手上忽然劇痛，不由她不鬆手，手一鬆，登時從馬背上被拋落下來。

她可以就地一滾，躍起身來的，那刹那間，忽然心中一動，這姑娘不是不信她是情俠，以爲她是爲賦新詞强說愁的小哥兒嗎，心說，好呀，我就裝給你瞧。

悄不見，翻掌貼地，眞像是重重跌落在地，毫不動彈，閉上眼兒，假裝暈了過去。

只不過，閉上的眼兒，却留下一條縫兒，才知那奔馬已停了下來，原來已在水邊，只見一片汪洋，像是一個湖蕩，岸邊有茅屋數間，老樹垂着枯藤，加上傍邊的小山丘，幾乎把那茅屋遮掩了，若是春夏之間，樹茂草長，只怕不到跟前，也發現不出那茅屋來。

心想，這左邊，只有女山湖，這必是了，這茅屋是姑娘的家了。

只見那姑娘飄身下馬，果然好身手，宛如落葉風飄，竟然把那馬的長頭摟了一下，臉兒貼着那馬頭，輕輕地揉了一揉，直瞧得她呆了。

只見那湖邊一片荒涼，別無人家，心想：可憐的姑娘必是這老馬相伴長大起來的，是以不但人馬都已有了感情，而且倍加憐惜。

那馬兒可不是垂下頭來，也在姑娘的肩頭上擦揉了一幾下，低聲嘶鳴起來，那姑娘在馬背上輕輕拍了兩下，這才奔向屋後去了。

她慌忙把眼兒瞇了起來，不敢動彈，只見那姑娘一怔，向她走來了，啐了一口，說：「瞧你還敢不敢冒充好漢子，大英雄！」

踢了她一脚兒，不過是輕而又輕的，又道：「問你，還敢不敢冒充情俠希夷？」

她非但不動彈，而且摒住了呼吸，這姑娘那知玄功的玄妙，隨着氣沉丹田，面部的血液徒降，那面色登時蒼白起來。

顯然，姑娘一見，嚇了一跳，俯下身來了，伸出手兒來試她的呼吸，可嚇壞了，啊呀一聲。

她摒住了呼吸，自然沒了氣兒，却再也忍不住了，雖沒樂出聲來，却咧了嘴兒。

却不知那口氣一洩，丹田之氣回昇，血液上湧，蒼白的臉兒上又復紅艷艷，那姑娘才知上了她的當，惱得狠狠踢了她一脚，這番可是眞踢了，踢得還是眞重，痛得她哎唷大叫，一痛，却又裝作十分，在地上翻滾起來。

說甚麼那姑娘也不信她便是情俠希夷，自己也知道這一脚是踢得重了些，如何不信以爲眞，本來已轉身的，就又回過頭來，心想：馬上跌下，豈會輕得了，一時暈厥了那也可能，倒是自己太莽撞了。

那姑娘臉兒紅紅，此刻想起來，才羞起來，先前在道上，驀然一見那三狠風馳電掣而來，急於躲避，心急救他，把他拉上馬來，讓他抱着她的腰兒，如何不羞赧。

原來先前把她扔下馬來，是這緣故，羞赧，再又惱他裝死，令她上當，羞又加惱，這一脚也才重了些。

回頭一怔，見她痛得在地上打滾，心腸一軟，便也回過身來了。

這姑娘早已把她打量清楚了，認定她不過是爲賦新詞說愁的少年，聰明的姑娘，總是敏感的，何況她目光銳利，也認定她愛幻想，極天眞而已，倒也不是輕佻，儇薄，而且，還眞不討厭，說：「哼！瞧你，還敢不敢裝假，敢不敢騙人。讓我瞧瞧，踢着那裡了？」

她彎着腰，抱着腿，自是踢在腿上了，人家是少年郎，可又不好意思掀起那褲管來，竟信以爲眞，也彎下腰來，替她輕輕搓揉。

「喂！」她不再嚷痛了，忍住笑，說：「你怎的這麼多敢不敢呀？讓我算算看：敢不敢充好漢子，敢不敢稱大英雄，敢不敢冒充情俠，這又說！敢不敢裝假，敢不敢騙人。」

那姑娘輕輕地，在她腿上輕輕的推拿起來，手法兒還眞是高明，可知她先前猜得不錯，對穴脈部位，拿捏得極準，內家功夫，果然已具火候，只不過把那清麗的臉蛋兒，綳得緊緊地，非但不瞧她，且還避開她的目光。

一時間，她瞧得呆了，因爲，本來已極清麗的臉兒，現在紅紅，但絕不是增添了艷麗，倒令人感覺得寶相更莊嚴。

那姑娘已覺出了，忽然轉過面來，一見她痴痴地，不轉眼兒盯着她瞧，登時臉兒更紅了，分不清是惱，還是害臊，登時在她腿上，重重地捏了一把，痛得她唉唷大叫，道：「敢情你是狠心的敢不敢姑娘。」

那姑娘已站起身來，頭也不回，道：「瞧你還敢不敢……啊！」

「盯着你瞧，是不是？」她慌忙坐了起來，生怕她走了，嘻嘻笑，說：「你這個敢不敢姑娘不講理，誰教你這麼好看，喂！你想丟下我，那可不行，且看這荒山惡水，教我那兒去，噯唷。」

她早已看出來了，這姑娘面冷心軟，兩番裝死裝痛，就把她騙了回來，是以又大叫一聲噯唷。

那知，這番人家可不上她的當了，但脚步遲疑了一下，不回頭，說道：「早知你這麼壞，這麼纏人，才不救你哩，跟我來吧。」

那姑娘向茅屋走去，她慌忙跟隨，道：「原來你這敢不敢姑娘，眞不講理兒……」

適勁起來的湖邊晚風，迎面吹，是以，那姑娘噗嗤一聲，雖然輕得不能再輕了，她跟隨在後，也聽得出來。

「我把名兒告訴你啦，」她繼續說：「我連你的姓兒也不知道。」

聽得出來，姑娘在忍住笑，道：「你叫我甚麼？不是叫我敢不敢姑娘麼？怎麼還問。」當眞，這姑娘必是也自覺說了太多敢不敢，不禁也失笑了。

「這不算，不是你的眞名兒。」

「那你算甚麼？又是情俠希夷，又是丹丘生，還有，啊唷，一個背劍的姑娘叫你丹丘狂，當眞，這名兒倒恰當得很，可不是癲癲狂狂。」

她嘻嘻笑，說：「你不也背着劍麼，敢情你們這些背着劍兒的姑娘，都喜歡叫我丹丘狂，好吧，敢不敢姑娘，無論你叫我甚麼，我都喜歡。」

「進來吧，丹丘狂，喂！你……」

那姑娘一手推開茅屋前面荊籬，怎麼身後沒了聲息？回頭一看，只見她作勢轉身要跑。

原來，走近那荊籬前，她忽然怔住了，因爲聽到茅屋中有人在打哈哈，那聲一入耳，登時駭了一跳！

竟是那陰魂不散的鹿杖翁！

鹿杖翁，因手中一根鹿角頭的拐杖而得名，她名蕭丹，乃是無名山莊莊主蕭嘯天的從小就嬌寵慣了的嬌嬌女。大象無形，道隱無名，玄門正宗，莊以是得名，蕭丹天資慧穎，自幼便得九門眞傳，小小年紀，功夫已極了得。

不過，既然道隱無名，那蕭嘯天從不在江湖上行走，無名山莊亦少爲江湖中人所知，往來的，不過是三兩個武林名宿俠隱。這鹿杖翁，便是其中之一。且是無名山莊的常客，亦是自幼瞧着蕭丹長大起來的。

鹿杖翁不笑傲江湖，却遊戲人間，更玩世不恭，對活潑又天眞的蕭丹，如何不喜愛，倒比她爹蕭嘯天，更寵愛她，不用說，武功上，從鹿杖翁獲益良多。

道隱無名的無名山莊，偏有一個不安份，活潑更調皮的姑娘，自情俠希夷的故事傳遍遐邇，名頭越大了，不安份活潑的蕭丹，由响往而生幻想，於是，趁她爹不在莊中，就溜出莊來尋訪化名丹丘生，要會一會情俠希夷，就有那麼巧，竟被她會上了，情俠希夷北走大漠，尋訪他的親生父母，竟和她巧遇於途，她扮成了小相公，竟與情俠希夷一見投緣，訂了交。

情俠希夷北走大漠，她竟冒充情俠之名，大鬧青州，數日前，更南下大鬧揚州，仗義行俠，濟困扶危，令有情人，怨女痴男，成其眷屬，豈僅好玩兒，如何不得意。偏是那鹿仗翁陰魂不散，也千里追踪她，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了這個酒糟鼻子的糟老兒飛出鹿杖，打她的孤拐，任你跑得多快，那飛出的鹿杖也會拐彎兒。這就是她一聞聲，嚇得轉頭就要跑之故。

那姑娘一怔，叫道：

「呔！要去那裡？」

糟！竟被這姑娘瞧見了，停下步來，硬着頭皮，回過身來，說：「敢不敢姑娘，原來你……捨不得我走。」

那姑娘面色一沉，又綳綳緊緊的，說道：「你可知這是何處？前不達村，後不巴店，你不瞧瞧這是甚麼時候了？」

「若有太陽，必已落山了，暮靄四合，就快天黑下來。」

可不是被這姑娘提醒，才注意到了。

那姑娘道：「你別走出五七里地，也見不到人家，更別說宿處了，那三狠橫行霸道，像你這樣一個嬌嫩的公子哥兒，簡直就是自投羅網，而且，荒野無人，最多野狠出沒。若想要小命兒，說不得，且收留你住一晚，誰教我多事救了你呢，我是救人救到底，你若敢再口輕輕，小心你的……」

何物三狠，她才不放在心上，不過，若眞有野狠，必然成羣結隊，黑夜裡遇上了，倒眞有些討厭，再說：天黑了下來，她連東西南北不分，眼睛兒一轉，登時有了主意，道：「敢不敢姑娘，我留下來過夜也行，不過，只要你陪我。」

那姑娘啐了一口，眉色登時挑煞。

當眞，人家不知她也是姑娘，而且還是個風流又瀟灑的小子，如何不誤會，忙道：「你有所不知，我生平就怕陌生人，尤其是……有酒糟鼻子的糟老兒，最使人討厭，所以，我一聽到你那屋中有人聲，就……」

「就想跑？且慢。」那姑娘的眼兒睜大了：「你怎知我這屋中有個酒糟鼻子的糟老兒？」

「敢不敢姑娘……」

吠！那姑娘聽他口口聲聲敢不敢姑娘，說話沒些兒莊重，不由面上的寒霜更凝重了，而且一挑眉兒。

她嘻嘻一笑，說道：「你又不告訴我姓甚名誰，我只好叫你敢不敢姑娘了，怎能怪我，別惱啊。」

那姑娘哼了一聲，不瞬眼地凝視着她，見她不過是俏皮天眞，實在不是輕佻，那揚起了的眉兒便也落了下來，便也忍不住，又噗嗤一聲，道：「說，你怎知我那屋裡的老兒是酒糟鼻？呸！還敢自稱丹丘狂，連陌生人也怕見。」

「你有所不知了。」

那姑娘樂了，樂得不僅又噗嗤一聲，連面上的寒霜也溶解了，道：「有所不知的丹丘狂，我倒要聽聽。」

「嘿！你可還得眞快，敢不敢姑娘，你有所不知了，我日前遇到過一個酒糟鼻，討人厭的老兒，那把聲兒……」

「你一聽到就嚇了一跳，故爾，你就想跑。」

那姑娘的眉兒掀了掀，有些明白了，鹿杖翁遊戲人間，玩世不恭，八成兒戲耍過這小哥兒硬要扮大人，而且還要冒充英雄好漢子的少年，眼珠兒一轉，登時有了主意，道：「好吧，你這有所不知丹丘狂，我屋裡雖來了一個酒糟鼻子的老頭兒，好在我還有空房，不讓他見到你就是。跟我進來吧，天色可黑下來了。」

不但天色黑下來了，而且還有一些寒意；誰教她扮成個瀟灑又風流的翩翩佳公子，那衣衫自然也單薄了些。

進得屋子，原來是草堂，可不是鹿杖翁的聲音，從旁邊一間屋中傳來，說道：「當眞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你却闖進來，女娃娃……」

嚇得她魄散魂散，轉身就跑！

鹿杖翁，當眞是冤家路窄，只道這賊鬼老兒絕認定她是往西去。有道是，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離了揚州，却偏偏鹿杖翁知她天性好玩兒，必東往蘇杭了。簡直是邪門，竟已先在這茅屋等候！

眞是邪門，猜到她往西來，不是追來，早在西來的路上等候，都不算邪，難道未卜先知，知道她會在道上巧遇這姑娘，無巧不巧，又遇到那甚麼三狠，這好心的姑娘會不由分說，竟帶她來到這荒涼的湖濱。

這才是她嚇得魄散魂飛之故，大不了，被這賊鬼老兒拉回無名山莊而已，何致魂飛魄散。簡直邪得出奇，是以一聞其聲，嚇得轉身就跑。

那知，手腕竟被不知，不知何時被人家姑娘扣住了，竟也像是早猜到她要跑一樣。

不敢出聲，用勁一掙，那姑娘的手兒竟像鐵箍一樣，非但掙不脫，而且渾身酸痲，了不得，雖已知道這姑娘有一身功夫，不料擒拿手這麼厲害了得。

那姑娘頭也不回，只是扭了一下身兒，低聲道：「你又不是女娃？別忘啦，你是好漢子，大英雄的丹丘狂。」

這姑娘雖是打趣她，却也提醒了她，不錯，鹿杖翁說女娃娃，也許說的不是她，因爲鹿杖翁早知她女扮男裝，而且，在青州道上，在那旗女面前，不也未曾揭發她麼？

果然，只聽那鹿杖翁說道：「數年不見，女娃娃竟長成個大姑娘了，昨晚來時，湖邊月下，驀然一見……」

「不是嚇了一跳，以爲是見鬼了。」

另一個蒼老的聲音說，更一聲浩嘆。

「可不是長得和她娘一模一樣，眞以爲是這些年來，你的精誠感召所致。」鹿杖翁竟也嘆了口氣，竟也有說話正經的時候。

只聽那嘆了一口氣的鹿杖翁，繼續說道：「我算了算，倩倩的娘，已死了十七年了，你在這女山湖邊，守着她的墳墓，也已守了十七年，可憐風月債難酬，你也算得是個多情的種子了。」

不知何時，那姑娘已放開手來，豈僅鹿杖翁口中的女娃娃，不是指她，而且竟未聽出她們進了屋來。

湖邊晚來風勁，荊籬柴門，被風吹得颯颯有聲，不用說她了，便那姑娘也放輕了脚步，未發覺有人進來，那有何奇。

她非但不跑了，反而好奇起來，才知這姑娘名叫倩倩，雖然鹿杖翁只不過三言兩語，她知這倩倩姑娘身世的大概了，她娘已死了十七年，那麼，那自是生下她來，就死了，死了就葬在這湖濱，敢情她爹是個痴心的多情種子，守着亡妻的故墓，已守了十七年。

可憐的倩倩，心下更明白了，她像極她娘，自然也是個絕色的美人兒，十七年來，在這荒涼的湖邊長大起來，朝夕相對的，就只有她那傷心悲苦的老父，連伴兒也沒一個，可憐的倩倩，必是從小就不知何謂歡笑，不怪今日幾番惹得她發笑，那臉兒也是繃得緊緊地。

她不自覺，無限憐愛與同情，竟把這倩倩姑娘的手兒握在掌中。

那倩倩姑娘宛若不覺，竟也任由她握着，原來全神貫注在那屋中人的說話中。

仍是那鹿杖翁在說，道：「你

這銀鬢叟，數年不見，當眞髮鬢皆白如銀絲了，我還記得，十七年前，你如何一夜白了頭，先朝那伍子胥過昭關，一夜白了頭，我還道不能盡信書，就有那麼巧，你也在南面昭關，一夜之間髮鬢皆白，却也不能不佩服你，只道你已遠走高飛，必已隱遁天涯海角了，那知你非但未遠去，反而在這近處的女山湖隱匿起來，不怪那武雲孃尋訪不到你了。」

武雲孃？這名兒好熟，她分明聽人說過，偏是一時間想不起來。

原來屋中和鹿杖翁說話的人，自稱銀鬢叟，必也是倩倩的爹了，驀聽那銀鬢叟厲聲喝道：「休要提那狠毒的賤人。」

鹿杖翁長長地嘆了一聲，必是銀鬢叟的牙兒咬得格格作響，可知恨極了，她看不見，但也猜得到，鹿杖翁也直搖頭，這鬼老兒搖起頭來，零亂的白髮就飛揚起來，她可是見得多，見慣了。

隨聽鹿杖翁又開口了，說道：「當眞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情之爲物，愛恨難分，最是風月債難酬了，豈不知愛深恨也深麼？說起來，那武雲孃雖然出手狠辣了，殺死了倩倩的娘。但也已受盡懲罰了，你可知她爲尋訪你，在金陵城中，以你那女兒金鳳之名爲名，創立金鳳鏢局，鏢走南北，金鳳鏢旗四海飄揚，不怕你不一見便知道……」

她幾乎驚呼出聲，在青州道上，曾聽那旗女說過，敢情武雲孃是金鳳總鏢頭，亦即是紫烟蘿的娘，不怪聽來耳熟了，那麼，這倩倩姑娘和紫烟蘿是姊妹了，不過同父異母，萬萬想不到，一家人竟有這樣駭人的情仇牽纏。

那麼，這銀鬢叟，是金鳳總鏢頭的爹了，人家尋訪了十多年也未尋訪到的，不料却被她遇上了。

「好好，不說也罷。」鹿杖翁說。

適才他們還說了些甚麼？她驚訝之下，竟未聽清，只聽鹿杖翁已改了話題，說道：「我可不明了，憑你銀鬢叟的功夫，只要伸一根指頭，何物三狠，還會不輕易打發這幾個賊子上西天，有甚麼難的，昨日我一見倩倩，就知她已得你的眞傳了。憑她一把手中劍，休道是三個賊子，再多十個八個，又豈是她的對手，敢找上門來，豈不是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獄無門倒闖進來。」

隨聽那銀鬢叟嘆了口氣，說道：「我這一帶極是荒涼，十里八里地內，也罕有個人，那知年前來了這三個賊子，爲首的一個，外號人稱嘯天狠，手底下還眞有點功夫；老二名叫野山狠，生相怪異，最是殘暴，活脫就是一頭野狠；老三名叫黃鼠狠，愛穿黃衣，沐猴而冠，竟然假扮斯文，輕功數他最好，當眞是狠狽爲奸，不到一年間，已嘯聚了二三十個嘍囉，喏，就在湖那面的那座山上立寨安窰，初時確也還守着綠林規矩，並不騷擾這方圓數十里地的居民，便是索取些糧食菜蔬，也還照價付錢……」

「我明白了，」鹿杖翁道：「你這隱者之漁，不用說，也未責令你貢奉魚蝦了，倩倩長得玉立亭亭……好賊子，當眞是太歲頭上動土了！」

那銀鬢叟又嘆了口氣，說道：「你見那屋角的聘禮麼，就是那黃鼠狠不由分說，率領幾個嘍囉強逼留下的，言明三日後，前來迎娶倩倩。」

鹿杖翁呵呵笑道：「當年的金豪，何等豪氣干雲，想必這女山湖中的魚蝦，要飽餐一頓了。」

銀鬢叟原名金豪，不錯，她記得了，當眞聽那旗女說過的，此刻，她雖然不見，也想必在搖頭苦笑，因爲聽他說道：

「第一，我在此隱遁多年，你且想想，我一出手，豈不敗露了行藏？我豈怕了他們人多勢衆，而是怕只要有一個賊子漏網，必然傳遍江湖……」

鹿杖翁必在點頭了，只聽他說道：「必然也傳入那武雲孃耳中，呵呵！我明白啦，怎生你這銀鬢老兒轉了性，用好魚好酒款待我，原來是要我大開殺戒。」

那銀鬢叟也笑道：「誰教你不早不晚，即時趕了來，誰又不知你這老兒嫉惡如仇，不信你會置身事外，我這是成全你。」

忽然，那倩倩姑娘霍地一轉身，適才全神貫注聽屋內的人談話，連手兒被人家握在掌中也不覺得，使勁一拋，只見已是滿面淚痕，跑了出去。

驀下裡不防，倩倩姑娘的勁兒也大了些，她被帶動得一個踉蹌，一怔之下，慌忙追了出去。

夜風更遒勁了，吹得那柴門叭噠叭噠響，只不過那麼慢得一慢，已失去了倩倩的踪跡。

那天色已黑了下來，眞不料江南地，竟有這麼荒涼的地方，時又屆深秋，草枯葉落，遒勁的夜風，把湖邊的沙塵也刮了起來，令天色也更昏暗了，數丈之外，便已無所見。她也不敢出聲呼喚。

倩倩姑娘，她怎麼啦？去了那裡？

昏暗中兩條道路隱約可見，一條是她們來的路，一條向右側伸展，她從北地來，在北地洪荒的古道，蒼茫的焦原中，吹嘯的風，乍聽像在嗚咽，現在，她又聽到了。

啊，不，嗚咽的西風中，眞像

有人在哽咽，在哭泣，右邊的道路沿着湖岸伸展，咽哽的哭泣聲，像從那盡處傳來。

她凝眸一看，映着天幕，隱隱可見小丘在天幕上劃出來的弧形，忽然心中一動；鹿杖翁是這麼說的，銀鬚叟在湖邊守着亡妻的故墳，伴守了十七年，當然也就是倩倩姑娘的娘的故墓，莫非那小丘上便有她娘的故墓在？

迎着那陣陣西風，斷續送來的嗚咽，她奔了過去，可不是倩倩姑娘伏在一個即使在昏暗中，亦顯然可見的故墓上哭泣。湖邊罕見樹木，那故墓却有幾株樹木圍繞，只不過僅勝枯枝在風中搖曳。

她走了過去，一時不知所措，心想：可憐的倩倩心中有悲苦，十七年來，連一個伴兒也沒有，日夕相對的，就只有一個蒼蒼白了頭的老父，必是常來哭泣的了，但何事突然令她悲苦？

倩倩顯然不知她來到身後，抬起頭來了，雖然咽便，但不再哭泣了，令她感到陣陣心寒，因爲，倩倩咬起牙兒來，只聽倩倩說道：

「娘，爹瞞了我這麼多年，今晚才知當年殺害你的人，原來是武雲孃那賤人，娘，這麼多年了，爹非但不替你報仇雪恨，竟逃避躲藏在此，我若不手刃那賤人，誓不爲人！」

可把她嚇壞了，她不僅可憐，同情這倩倩姑娘，而且眞喜歡她了，那像是初相識，簡直像相識了多年。她對武雲孃，亦即是那紫烟蘿的娘所知不多，但既創立了金鳳鏢局，縱橫江湖多年，黑道上命喪她手中的人無數，可知了得，何況紫烟蘿又豈容倩倩去傷害她的娘，更何況，胡大哥，那眞正的情俠希夷，也絕不會袖手，倩倩要想去報仇雪恨，豈不是去送死？

但母仇不共戴天，又豈是能化解的，糟了，原來她南來是幫助胡大哥，要令那紫烟蘿相信，情俠希夷另有其人，不是奇醜的胡奇，不也就是在幫那紫烟蘿，而今，現在，難道她幫助倩倩去報殺母之仇，去殺那武雲孃不成？

蕭丹不僅爲難，一時間，竟慌亂起來，那知就在這瞬間，忽聽一個蒼老，而且微帶顫抖的聲音，叫道：「果然是你……回來了，那麼……你都……聽到了。」

身後的話聲才入耳，她已縮身一滑步，無可隱匿，只能緊貼在枯樹下，好在夜霧凄迷。其實，人家對她視若不見。

那倩倩宛若不聞，哭得更傷心了，兩肩抽動不已。

蕭丹這時也看清了，來的這老人髮鬍都白如銀絲，忽然浩嘆了一聲，說道：「倩倩，非是爹要瞞你，當年……當年……」

「當年你尙在襁褓，倩倩，別說你爹不是那武雲孃的敵手，抱着你更難與她爲敵了，且想想，你要撫養，你娘也尙未安葬……」

鹿杖翁，原來緊跟在銀鬚叟身後，夜霧迷離，天色黑暗，若不是出聲，蕭丹幾乎發現不出他來，天不怕，地不怕的蕭丹，就是怕了這老兒，若是先前遇到，怕不早轉身逃跑了，但此刻，脚像生了根。

鹿杖翁走前了兩步，從夜霧中顯現出來了，也像那銀鬚叟一樣，對她視如不見。

當眞人家全神貫注在倩倩身上，也許眞沒發現她，那敢動彈一下。

倩倩抬起頭來了，咽哽道：

「但爹，他……娘已埋葬，我也長大了，却仍然……一直……瞞我……」

「而且，」鹿杖翁更走前了些，說道：「把一身功夫都傳授了你，日夜督促你，內外兼修，女娃娃，了不得，我一見你就看得出來，你雖小小年紀，不但已强過你爹了，而且，簡直强爺勝祖。」

「啐！」蕭丹在心裡頭啐了一口，這賊鬼老兒專會哄人，在無名山莊中，不也這麼哄過她。

果然，哄得那倩倩不再哭泣，聲音也不咽哽了，把頭兒高高抬起來，映着天幕上的微光，清楚看得到她那滿面的淚痕，只不過她那冷得清麗的臉兒，也更冷厲了，說道：「老伯伯，這麼說，我可以替娘報仇雪恨了，但任我怎麼哀求，爹却守口如瓶。」

早急得那銀鬚叟跺起脚來叫道：「倩倩，你休聽他胡言亂語，這老兒當眞老死也改不了的。」

鹿杖翁不睬他，對倩倩道：「只不過麼，女娃娃，你的功夫雖然好了，但當年你爹，嘿，女娃娃，你可知你爹最怕甚麼？河東獅一聲吼，就嚇得他打哆嗦……」

「住嘴！」銀鬚叟喝道：「胡說八道，你這老兒越說越不像話了。」

鹿杖翁那裡睬他，繼續說道：「女娃娃，你聽說過那人前稱英雄的人，會承認怕老婆麼？只有我清楚，你知爲甚麼？因爲那隻母老虎，論功夫，强過他多多，烈性就像火一樣，沒半點兒溫柔。女娃娃，你又見過老大一個雄赳赳的漢子哭泣麼，我見過，那就是你爹……」

「呔！」銀鬚叟又臊又急，喝道：「胡說八道！」

即使銀鬚叟在他耳邊大喝，鹿杖翁却連瞧也不瞧他一眼，充耳不聞，繼續說道：「之所以，一朝遇到你那個又美，又溫柔的娘，就忘了他是有婦之夫，鍾情迷戀起來，

你那娘雖然知書識禮，可不是也被他瞞過了，並不知他是有婦之夫，因感他救命之恩，是以委身相侍，當眞是，可憐風月債難酬，等到妳娘已生下你來，才知道使君原有婦，便要他回去武雲孃身邊，說道：若他能取得武雲孃的諒解，甘願屈作小星，共侍一夫，你這娘賢慧知禮，端的古今罕有。」

那銀鬚叟不再阻止了，顯然往事都上心頭，沉湎起來，倩倩姑娘仍然滿面淚痕，如痴如呆，自然不放過半言片語，因爲她知道，鹿杖翁絕不是胡說八道，而又都是她毫不知情的。竟連蕭丹這丹丘狂，何時來到她的身邊，又握起她的手來，覺也不覺。

只聽那鹿杖翁又繼續說道：

「你這爹，和你那娘恩愛情深，那肯聽從，甚至提起武雲孃那母老虎，就切齒咬牙，你娘見他不從，便趁他不防，懷抱着你出走，她不僅大賢，而且知道這武雲孃早晚聽到風聲，必會尋來，那時玉石俱焚，悔之就晚了，不過是逼你爹回去先容，尋求那武雲孃的諒解，大丈夫三妻四妾多有，以爲已生下了你爹的骨肉，即使委屈些，不難得到諒解的。你爹却知，向這母老虎尋求諒解，簡直是與虎謀皮，而且豈能容忍你娘委屈。

「不料，當你爹找到你娘時，就有那麼巧，那武雲孃也適時趕來了。原來行踪本來隱密的，却因你娘抱着你走了，他惶急尋找，逢人打聽，便被武雲孃聽到了風聲……」

倩倩姑娘切齒道：「她……就就……殺死了我娘！」

「不，不是的。」鹿杖翁道：「那武雲孃雖然心狠手辣，却也不過是嫉惡如仇。是那黑道上的邪惡之徒，武林的敗類，是死有餘辜的，她下手絕不容情，却是見你娘懷抱着你，加上那一年多來，苦尋你爹不獲，如何不怒上加怒，恨極怒極，出手自然也狠辣了些，却是他……」

鹿杖翁向銀鬚叟一指，道：「又能不心中有愧，原就不是武雲孃的敵手，何況不敢還手，只能躱閃，旁邊的人看來，那自是險之又險，其實，武雲孃雖心狠手辣，又豈會傷他性命，倩倩，大錯就……就這樣造成了，你娘不知，就在那時，霍地撲出，不過是想向武雲孃求情，那武雲孃那知你娘毫無武功，以爲是向她攻擊，就那麼……那麼一掌劈出……」

倩倩放聲大哭，鹿杖翁長嘆了一聲，說道：「你爹要搶救，那還來得及，簡直發了狂，那武雲孃才知鑄成了大錯，是以連着你爹兩掌，也不會還手，只因聽得你的哭聲，不得不放過她，那知從你那已倒地氣絕的娘懷中，把你抱起來，那武雲孃已走了，去得無影無踪，從那日起，他就隱居在這女山湖邊，守着你娘墳墓，他不僅一夜之間，髮鬚盡白，現在更白如銀絲，眞成銀鬚叟了。」

「你你……你是誰？」

鹿杖翁呵呵大笑，啊呀！

十七年前的往事說從頭，當眞是地暗天也愁，湖山也爲之含悲，又豈僅那銀鬚叟沒發現蕭丹，倩倩那麼堅强貞靜又冷毅的姑娘，竟也哭倒在一個初相識的少年懷中，便她蕭丹，見鹿杖翁，就像老鼠見猫的，非但沒逃，反而從樹下走了出來，把倩倩的手握住，而今，更抱着了倩倩。

啊呀！鹿杖翁一聲呵呵，才都醒悟過來，羞得倩倩跳了起來，蕭丹就不僅跳了起來，而且轉身想跑。

呵呵笑聲中，只聽鹿杖翁說道：「跑啊，娃兒，任你跑上天，也追你到凌霄殿，入海也要追你到水晶宮！」

銀鬚叟啊了一聲，說道：「原來，是你識得的？」

「豈僅認識，」鹿杖翁兀自笑呵呵，說道：「從小到大，不知撒過多少次尿在我懷中，銀鬚老兒，你道她是誰……」

（未完・一）

上文提要：吳一諤在迎香閣內已可以自由行動，但仍假裝被鎖困，以防範常奇隨時的檢查，從常奇言談中，吳先生預測到常奇練法將近成功，攻破邪法必要在他成功之前。吳先生密鑼緊鼓加强內應的安排分工，盡量發揮小雅、小文積極的作用，花芳、苗蘭也在暗中佈下施毒陣來阻截常奇伏兵的行動，程小蝶現在更趁成熟，武藝更精進，善能發揮獨立思考，一切均已就緒，只待外援到，共同行動……

九龍珮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卧龍生·文　可飛·圖

內外夾攻沙家宅　法師退縮院落中

「是，他姓方，而且，年紀很輕，等此間事了，我介紹你們認識。」

「小姐。」小雅打斷程姑娘的話，接道：「我只是佩服他的武功，可沒有和人家攀交的意思，我知道，自己不配呀！」

程小蝶道：「小雅，不要心有塊壘，妳聰明、美麗，有膽識、有勇氣，內功、技藝，都有了相當的根基，我相信有個一年半載的苦學苦練，定會有相當的成就。」

「謝謝妳，小姐。」小雅笑了，笑得很開心，很眞誠，道：「被小姐誇獎得心都飛起來了。」

「我是由衷之言，小雅。」程少蝶道：「也相信自己不會看錯，白蓮雖出污泥，但仍不失它的淨潔。」

「明白了，小姐，我不會讓妳失望的，我會全力以赴。」小雅道：「小姐如不嫌棄我，我要永遠追隨在小姐身側。」

程小蝶握住了小雅的手，小雅却緩緩跪了下去，抱住了程姑娘的雙腿。

這是相許的情意，程小蝶以關懷，激起了一個少女向上的意志，使她提升了自我認知的價值，恢復了人性的意識尊嚴，但也征服了她的心。

程小蝶扶起了小雅，低聲道：「留心的看他們搏殺動作，這可是武林中難得一遇的奇緣。」

小雅點點頭，笑了，但臉上的淚痕依然。

＊　＊　＊

小方應付三支飛劍的利斬，也愈來愈純熟，愈有機巧了。

他不再把白玉尺舞得風雨不透，那會大耗體能，使他無法長久的支撐下去，因爲任何內功深厚的人，也無法讓體能無限制的大量消耗下去。

小方現在對付三柄飛劍攻襲的方法，是以靜制動，看準了飛來劍勢，白玉尺才封、點而出，配合步法的移轉，靈活省力，竟能在三劍飛擊中，從容應付。

程小蝶也看出了三支小飛劍的攻勢，一直保持着一定的速度，也沒有靈活的變化，暗作了一番估計，自己好像也可以應付這個局面。

「大法師，這就是斬人於百步之外的飛劍哪？」田長青出現了，阿橫、阿保分隨左右，兩人的緬鐵軟刀已經出鞘。

黑色的疾服勁裝，目光左顧右盼，有如兩隻尋找獵物的黑豹。

常奇轉動雙目看了田長青一眼，道：「你是誰？」

「在下名不見經傳，不說也罷！」田長青冷然一笑，接道：「你派人到我田園中搗亂，鬧得我家宅不安，我來不是挑釁，而是興師問罪。」

「就是你！」常奇道：「殺了三法師？」

「還有神刀三太保！」田長青亮出了三稜劍，笑道：「大法師要替他們報仇，現在正是時候，在下準備走了，此後，天涯海角，人各一方，再見面，恐非易事，常奇，良機不再呀？」

一場殺戮之戰，被他婉轉的說出來，殺氣淡了不少，但語氣中軟裏有硬，擺明了非打不可。

「大量的烟花、火炮，投入這裏，引起多處火苗。」常奇道：「也是閣下的傑作了？」

「見笑，見笑，雕虫小技爾！」田長青目光轉注，四下瞧了一陣，笑道：「白蓮教救火的本領不錯，竟然沒有一處燒起來。」

大法師常奇突然發聲長嘯，舉手一招，三柄攻向小方的飛劍，突然倒飛回來。

好一個小方，竟然想留下一柄飛劍，躍身而起，狠狠的一尺砸下去。

砸是砸中了，飛劍也被擊落地上，但却很快的又飛起來，回到了常奇的手中。

小方望着飛回去的小劍，呆呆出神，若有憾焉。

這是很大的空門、破綻，如若常奇不是收回，而是攻出，這一個疏忽可能就會要了小方的命。

小方沒有傷在飛劍之下，但却引動了强烈的好奇之心，非常希望能弄一柄回來，仔細的研究研究。

常奇等待了很久，也多次示意，但一直沒有效果，實在忍不住了，大聲喝道：「花芳、苗蘭，妳們在那裏？」

「在這裏！」聲音由一處花樹叢中傳了出來，而且是苗蘭、花芳一起回話。

「妳們爲甚麼不施放毒物？錯失了傷敵的機會？」大法師强忍着心中的忿怒，盡量使聲音變得平和一些。

「不行啊！我們受了傷！」這一次是花芳一個人回答。

「受傷！」常奇大感意外地道：「甚麼人傷了妳們？」

「烟花、火炮啊！」花芳道：「疾如驟雨而來，眞叫人防不勝防。」

「烟花，火炮會傷了妳們？」常奇自然不相信。

「是這樣啦！」苗蘭道：「我和花芳身上的毒蛇、飛蝗，經歷過刀光、劍影、搏命拚殺，可是，從沒有見過焰花，火炮啊？這連珠火花，驚嚇了牠們，一下子控制不住，反噬主人。」

這就眞假難辨了，常奇苦笑一下，道：「傷得很重麼？」

「不輕啊！」苗蘭道：「不過！死不了。」

小方已走到田長青的身側，低聲道：「始料未及！這可是一次意外？」

田長青況有回答，只是淡淡一笑。

時間，對田長青等有利，所以他們不急。

常奇有點急，但他未料到變化得如此快速，又着着出他意外，心中在籌思應對之法，無法決定下一步的行動。呼口氣道：「妳們可以走出來麼？」

情形的發展，使得神劍、飛輪諸太保已無法依作主力，兩個毒女就顯得突出和重要了。

因爲，神刀、神劍、飛輪九個太保，武功在伯、仲之間，神刀三太保被人制住，生死不明，飛輪、神劍也難起作用。

但最讓常奇寒心的是，飛輪三太保中的劉老三，就在他眼皮下轉過一道牆，便沒了訊息。

事實上，安老大、俞老二的戰志豪勇，也被劉老三突然消失的神秘過程，給嚇得瓦解、冰消。

越想越怕呀！

「還不行！我和花芳正在運氣逼毒。」苗蘭道：「只怕還得個把時辰才能行動。」

常奇聽出不對了，冷笑一聲，道：「妳們早已背叛了我？三法師和神刀三太保，及一個隨行鐵衛，全都有去無回，生死不明，但妳們兩個人却能平安的歸來，我早該想到才是。」

「大法師！」花芳道：「我們也受了傷啊？今夜中，可是第二次受傷，又是傷在自己飼養的毒物之下，敷葯、療毒，別人都幫不上忙。」

「那夜一戰！我們損傷近半的毒物。」苗蘭接道：「就是那數百隻死傷的毒物救主，才保住了我們的性命，大法師如此多疑，可眞是叫人寒心啊！」

裝得還是眞像，常奇那麼陰險精明的人，也被鬧得有點糊塗了，一皺眉頭，道：「妳們說話分心，會不會影響了療傷的進度？」

「會是會呀，」苗蘭道：「可是你大法師一定要問話，我們有甚麼辦法呢？總不能來個聽而不聞，置之不理吧？」

常奇臉上掠過一抹冷笑，道：「既然能說話，想來也可以勉强行動了，何不走出來讓我看看？」

陰得很啊！眞是耳聞是虛，一定要看過才算。

花芳道：「大法師一定要看？」

「是啊！」常奇道：「不見兩位，我有些不放心。」

「很難看啊！」花芳道：「我們正在用以毒攻毒的法子療傷。」

敵我雙方，似是都被這番眞假難辨的詭異對話，引起了很大的好奇，靜靜的站那兒看情勢發展，究竟是大法師常奇多疑呢？還是苗蘭、花芳在聯合欺騙？

花枝拂動，苗蘭和花芳現身了，兩人手牽手的走了出來。

看清楚兩人的模樣，連常奇也嚇得心頭一跳。

苗蘭全身上下，叮了數十隻吸血飛蝗。

花芳的身上，也盤繞六七條色彩不同的毒蛇，蛇口大張，好像都咬在花芳的身上。

飛輪二太保，兩個隨身鐵衛，更是看得頭皮發炸。

這好像不是做作，因爲苗蘭弄蛇，身上却叮了數十隻吸血飛蝗。

花芳是後役飛蝗的人，却咬了幾條毒蛇。

兩人臉上似帶相當痛苦的神色，緩緩向大法師的身邊走去。

兩個悍不畏死的鐵衛，也不禁心生寒意，竟然退後了兩步，連主人也不保護了。

說他們是害怕？不如說是噁心，這情景看得人全身不舒服。

「好了，好了，停下來。」常奇那麼定力深厚的人，也看得心頭發毛，勿怪大家都不願跟她們作鄰居，搬遠一些住了。

苗蘭、花芳停下脚步，距離常奇還有四五尺左右。

說起來也很奇怪，苗蘭、花芳，都是很美的女人，面容秀麗，身材阿娜，體態風流，嬌媚誘人，但身上盤據了毒蛇、飛蝗之後，看上去就全不是那麼回事了，嬌媚變成了妖異，秀麗也變成恐怖。

「大法師！」苗蘭道：「有甚麼差遣，但請吩咐。」

「不，不用了！」常奇揮揮手，道：「妳們退入花樹叢中療傷吧！本法師能脫出這次險境，我要重重的獎賞兩位，也要重用兩位。」

形象恐怖，但也會令人感動。

二女轉過身子，緩步行入花叢，身上的毒蛇，身軀扭動，飛蝗展翼有聲。

「那麼多的毒物咬在身上。」小方低聲道：「眞不知道她們如何還能活下去？」

「你沒聽說嗎？她們在療傷啊！」田長青道：「互相役毒互咬，以毒攻毒。」

「我寧可傷重而死！」小方道：「也忍受不了以毒攻毒的療傷之法。」

看來，他對那個景象有着相當的厭惡和畏懼。

「大法師，」田長青的語氣很溫和，但詞鋒却很凌厲的說：「兩個小毒女，好像是沒有辦法幫你了？相信大法師還有絕技未曾施展？這座庭院中，花香浮動，綠草如茵，不失一處好戰場，你要派人出戰呢？還是要親身臨敵？在下這厢候敎了。」

常奇目光轉動，看看安老大和兪老二，兩個人竟然微微垂首，裝作不知。

他們的戰志已潰，那裏還有迎戰的勇氣？

「常某和閣下，似乎還沒有必須置對方於死地的怨恨吧？何況，我還有要事待辦！能罷手，就此罷手！不能罷休言和，不妨訂一個後會之期，常某絕不爽約，捨命奉陪。」

「我看，就是今夜最好！」田長青道：「一來是，我遠行在即，無法延期，二則是，今夜你氣勢已潰，羣屬離心，是殺死你的好機會，在下實在不願錯失良機。」

說得明白，也咄咄逼人。

「殺死我？」常奇被激出了怒火，冷冷說道：「太狂了吧！眞要激起我拚命之心，還不知鹿死誰手！」

「你人單勢孤啊！」田長青大笑，道：「我們大援在後，士氣如虹，如不一鼓作氣，置你於死，豈不是縱虎入山麼？」

「大援在後？」常奇道：「你是官方中人？廠衛班頭？」

「你說呢？大法師！束手就縛，也許可留你一條生路。」田長青不承認，也不否認，却提高了聲音，道：「只拘首腦，屬從不究，趁大軍未到，留一份香火情緣，識時務的，逃命去吧！」

這番話由眞氣送出，聲聞數里。

但聞衣袂飄動，人影閃躍，似乎是走了不少的人。

「小蝶！這個人很高明，常奇的氣勢並未潰散，却被他這一番喊話，擊中了要害，不戰而屈人之兵。」吳一諤道：「這個人是江湖高手，也是大將之才，深通兵法。」

程小蝶點頭微笑，心中却暗暗忖道：「你如知道他敢和兩個大毒女上床，你就知道他還有一種色膽包天的本領了。」

她對適才毒物繞身的景象似也有着噁心和畏懼，連帶對田大公子的眷戀之情，也淡了很多。

人！不論上智、下愚，都無法排除觀感上的影響。

常奇估算過了目下的形勢，命令任何人出手，都非上策，也不是來人敵手，今晚上只有親身臨敵，盡出八寶，和來人一決勝負，如能擊退强敵，保全住花園中練法重地的安全，是爲上策，就算無法取勝，也可退入練法重地，全力死守。

他雖驚來人的技藝，但自信還可應付，眞正的心腹大患是他認定的吳先生。

可是眼前形勢逼得他無法抽身去對付吳一諤。

當然，大法師常奇也不是簡單人物，胸中還藏有一個最大的機密，那就是他練法完成的限期，還有兩天就功德圓滿，他欺騙吳一諤，尚需十日半月，準備在取得九龍玉珮的全部秘密之後，殺了吳一諤，就在廬州起事。

所以，他不能退走！

「大法師！」田長青道：「你已經想了很久啦，三思而行吧，也該作出個決定了。」

常奇果然作了決定，笑一笑，道：「盛情難却，就如閣下所言，在今夜作個了斷。閣下向我挑戰，是準備單打獨鬥了？」

「大法師，我不會向你承諾甚麼，咱們不是比武招親，也不是以武會友，而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決戰！」田長青道：「暗算邪法，全可施展，目的只有一個，打死了對方算數，大法師的飛劍，我們已經見識過了，看不出甚麼傷人的威力，現在，大概要施展的你的火蓮花了，如若再沒有甚麼效用，那就是你的不幸了！」

常奇呆了一呆，道：「閣下對我很瞭解呀？」

「知己知彼，才是致勝之道。」田長青道：「我喜歡把事情說得清楚，你敗了，我們要掃穴犂庭，清除你所有的本領。」

程小蝶心中奇怪，田長青爲甚麼要說得如此明白，那不是讓常奇存下拚命的決心麼？不是利己的作法呀？

百思不解，忍不住問道：「老前輩，他說得如此坦白，迫敵決心拚命，也是兵法上的妙策麼？」

「我想他逼使常奇全力以赴，可能是已經準備了對付白蓮敎妖術的安排。」吳一諤道：「想在這一戰之中、逼出常奇的全部實力、家當。」

程小蝶點點頭，忖道：「果然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常奇似是被人重重的擊中一拳，臉上青一陣，白一陣，良久之後，才緩緩說道：「能不能告訴我，是甚麼人出賣了我？你還知道些甚麼？」

「能說的不用你問，不能說的，你問了也是白問。」田長青一揚手中三稜劍，道：「再不出手，你就沒機會取得先機了。」

口中說得客氣，人却如離弦之箭般一下子標射過來，餘音未絕、劍尖已到了常奇的前胸。

常奇吃了一驚，疾快的向後退出三尺。

兩道寒光疾飛而起，封擋劍勢。是兩個執刀的黑衣鐵衛。

他們只負責保護主人，並不管迎敵，只要不是攻向常奇，他們就不會出手，但田長青攻向了常奇。

田長青攻得快，退得更快，兩側刀光飛起，他人已退回原位。

退進之速，有如疾風。

但接上的是阿橫、阿保同樣的緬鐵軟刀，同樣的標悍勇猛，一下撲了上來，迎頭就是三刀。

兩個黑衣鐵衛，不管迎敵，但不能不要性命，只好揮刀接戰。

乖乖，眞是猛如迅電呀！一接上手，就看不出甚麼招術、刀法，也沒有你來我往，動上手，就像兩團攪和在一起白色光芒，連串的刀勢觸擊，連串的火星飛濺，那個兇狠法，只要一個閃神，就要被斬上個十七八刀。

小方突然上前一步，對安老大、兪老二招招手，道：「兩位，咱們來玩幾招，看你們手中的兵刃，大概是飛輪三太保了，現在是三缺一，你們不想替朋友報仇麼？殺他的兇手就是我呀！」

安老大、兪老二也被激火了，大喝一聲，四柄日月青鋼輪，捲起了一陣寒芒、冷風，撲向了小方。

小方揮動白玉尺，接下了兩人，笑道：「這才對呀！兵對兵，將對將，笨鳥先飛，打旗的先上。」

口花花的叫嚷着，白玉尺却揮洒出一片白光，把四柄日月青鋼輪逼在三尺以外，舉止輕鬆瀟洒。

「玉珮伏兵，果然是精銳無匹。」吳一諤道：「眞要把他們動員起來，領兵造反，就算王守仁重掌帥印，也未必能再傳捷報。」

「所以，不能讓遺詔出世。」程小蝶道：「兵兇將猛，血戰連番，是一場血流成河的大殺戮啊！錦繡河山再一次屍積如山，不知要死亡多少的善良百姓。」

「說的是，具往矣！就讓這個秘密永沉海底吧。」吳一諤取出九龍玉珮，暗運內功，把一枚堅硬的翠玉捏成了一片碎屑，取出一方白絹包好，交給了程小蝶，道：「未把它捏成粉末，是留個憑証，我相信沒有人再能讓它重復原貌，妳收起來，日後也許有用到的地方。」

程小蝶點點頭，貼身收藏。

這時，大法師也出了手。

果然是火蓮花，火光熊熊，大如碗口，襲向了田長青。

田長青三稜劍迎向劈出，火蓮花應手而開。

但一化爲而二，既未熄滅，也未落地，仍然向田長青撞了過去。

田長青劍如驟雨，一陣劈斬，火蓮花化成十餘朵火花，隨着凌厲的劍風，圍着田長青團團飛轉。

火團是小了一點，但光焰仍很猛烈。

田長青不敢再揮劍劈斬了，再斬幾劍，變成了數十團火焰，圍身燃燒，那就更難對付了。

飛身一躍，掠出了兩丈，準備先脫出火焰的圍攻再說。

但他一動，十餘團飛轉的火焰，竟然如影隨形地追了過去。

田長青急速飛躍，但火花却窮追不捨。

十餘朵火花，有如繫在田長青的身上一般，跟着他轉動飛舞。

好看極了，也恐怖極了。

這是江湖上從未見過的奇觀，看得人眼都花了。

程小蝶歎息一聲，道：「天啊！這是甚麼妖法？像鬼火一樣，追着人燒啊？」

吳一諤也看得皺起了眉頭，低聲道：「小雅，拿一碗水來！」

小雅捧了一大杯茶，道：「先生，沒有水，茶行麼？」

吳一諤一口喝下，道：「連壺拿來。」

小雅很聰明，壺早已提在手上。

吳一諤低聲道：「程姑娘，招呼你那位朋友一聲，要他靠近窗邊來。」

來不及用杯子了，舉起茶壺，一口氣喝下了大半壺的濃茶。

程小蝶已施展傳音之術，道：「田兄，我是小蝶，想辦法接近這邊的窗口。」

田長青雖未被飛舞的朵朵火花鬧得六神無主，但也有些手忙脚亂了，也覺悟到對付火蓮花的方法不對，放慢身子，劈出兩掌。

他功力精純，大龍眞氣已具有八成火侯，掌風强勁，果然把近身的火團震飛出一丈多遠，身形疾飛，躍落窗外。

交錯飛舞的火蓮花，却似受到一種無形的力量操縱一般，又向田長青飛了過來。

「田兄，傷到沒有？」程小蝶道：「火花怪異，吳前輩也想試探究竟，希望兩位的合作，能破此邪術。」話氣中既關心，又委婉。

「幾乎被它鬧得心慌意亂，失去了鎭靜。」田長青道：「多謝姑娘提醒，使我頓悟到方法錯誤。」

但聞常奇冷冷說道：「只不過一朵火蓮花，閣下就應付得很吃力了，再試一朵如何？」一揚手，又一朵火蓮花飛了過來。

同時，十餘朵被掌力逼出的火花，也飛過來。

吳一諤伸手拉開窗子，一張口，一道水箭急射而出，迎向第二朵火蓮火撞去。

水箭去勢疾勁，但火蓮花竟似有靈性一般，向旁側飄開尺許，避過水箭。

但田長青却因得這一陣喘息，人已完全冷靜下來，收起三稜劍，雙掌蓄力以待。

左掌緩緩推出，逼住火蓮花前進之勢，右掌急拍出一股掌風，橫裏擊了過去。

第二朵火蓮花，吃這强猛的掌力一撞，飄飛出兩三丈外，但却沒有散開。

十餘團飄飛近身的火花，也被掌力帶了出去。

「原來如此。」田長青道：「邪惡之術，不具很大的威力，只要應付得法，它就不能傷人。」

似是自言自語，也像是說給程小蝶聽。

吳一諤也若有所心得，一張口，第二道水箭噴了出去。

這一下，就看出吳一諤的非凡功力了。水箭距第二朵火蓮花三尺左右時，突然爆散成一片水珠，散佈成數尺方圓。

果然，那一片水珠，擊在了火蓮花上。

水火相撞，響起一陣嗤嗤之聲，化成了百數點火珠洒落地上，很快消失不見。

吳一諤點點頭道：「是一種在枯骨中提煉出的磷質，用甚麼辦法把它凝固起來，如何保存，如何施放傷敵，就是白蓮教妖法的秘密了，看來實在嚇人，一旦瞭悟，不過如此，就不難找出破解之法。」

說話的聲音很大，田長青也聽得字字入耳，心中也更爲篤定。

這時，仍在飄動的十餘團火花，也不再向田長青攻來，而且火焰漸弱。

轉頭看去，常奇已然不見，火花無人操縱，就隨風飄動，逐漸熄去。

突然，兩聲慘嚎，划破夜空。

兩個黑衣鐵衛，雙雙中刀而亡。

是阿橫、阿保殺的，經過了近百合力搏苦拚，兩個鐵衛終於死於緬鐵軟刀之下。

他們是武功對武功的拚鬥，勝負生死之間，完全取決於他們的功力、技藝，但一刀奪命之後，那個血濺五步的場面，就觸目驚心了，程小蝶看得心神震動，暗道：「兩人尚且如此，如是屍橫遍野的場面，又是何等的悲慘呢？絕不能讓它發生！

小方呼口氣，道：「兩位，我已經玩累了，咱們休息一下。」

左掌揮拍，兩人忽感寒風透體，手中的青鋼輪突然慢了下來。

小方玉尺連揮，點了兩人穴道。

程小蝶看得心裏叫絕，原來寒冰掌還另有妙用，不用全力發掌傷人，只要逼出一股寒氣，使對手窒息一下，就可以點中他們穴道了。

果然是一種玄秘、詭奇的武功，練得辛苦，效用也大呀！

「迎香閣」外的激烈搏殺，完全停了下來。

夜，又恢復了安祥、寧靜。

「怎麼讓常奇跑了。」小方歎息一聲，道：「放走了元凶首惡，那就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了。」

田長青沒有回答，只在看着小方笑，笑得很詭秘。

「你開心吶！」小方道：「那個大法師可不是甚麼英雄好漢，也沒有道德仁義可言，你可是認爲他不會抛去一切不管，逃命要緊？」

田長青搖搖頭，道：「我沒有說話呀！」

程小蝶隔着窗子接腔了，道：「兩位吵甚麼呀……」

「小方是看三國掉眼淚，替古人擔憂！」田長青道：「我們只參與今夜這一場對抗常奇的戰鬥是不是？常奇逃走了，關我們甚麼事？我不懂小方急個甚麼勁呢？」

這番話相當曲折，小方想了一下，想通了，只覺臉上一熱，不再開口，反正他臉上塗着黑烟，別人也瞧不出他臉上的羞紅。

程小蝶想一想，也懂了，田長青是調侃她和小方，說小方是在爲她操心。

一念動心，程姑娘就想得更深遠了，忖道：「田大公子眞要抱我上床，我沒有理由拒絕，不管多少年，只要我沒有嫁人，都無法改變這個承諾，硬把我和小方拉在一塊兒，是甚麼用心呢？言外之意，是決定不碰我了，還是發覺了小方對我有情，準備要成全小方，還是要運用他對我的影响力，逼我投入小方的懷抱？」

程小蝶的內心中，絕不討厭小方，但也沒男女之間那種情愛，所以，她很大方，完全沒有羞怩的感覺。

小姑娘太愛動心眼了，男女之間的情愛，是一種感性，用心來解剖分析、推敲研判一番，就全不是那麼回事了。

「小方說得不錯呀！斬草不除根，來年草又生，」程小蝶道：「那裏不對了？」

「原來兩位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啊！」田長青笑道：「想的也是一碼子事。不過，這就和我們約定的有所出入了，我們只管幫妳對付沙家宅院裏的常奇，他如逃出沙家宅院，好像和我們就沒有甚麼關係了？難不成要我們天涯追踪，去幫妳捉拿常奇？」

「田公子，很不幸的是，大法師常奇沒有逃走。」苗蘭緩步行來，接道：「他仍在沙家宅院。」

「妳怎麼知道的？」田長青問。

「看到的呀！」回答的是花芳，由另一邊的花叢中走了出來，道：「我們追踪他，看到他進入了花園中，那裏才是防守要地，所以，他才輕易棄捨這裏。」

人影一閃，程小蝶穿窗而出，落入庭院。接道：「田大公子，常奇身在沙府，你總不能不管吧？」

田長青微微一笑，道：「應該管，小方，你看要不要再用你的方法，來個故技重施，不過，這一次來眞的，把那座建在花園中四合院給燒了。」

原來，用烟花火炮攻入沙家宅院，是小方想的主意，程小蝶暗暗忖道：「田長青也是故意告訴我了。」

「燒吧！」小方道：「反正咱們也不是官府中人，燒出毛病，咱們就來個一走了之。」

口中說話，人却看着程小蝶的反應。

程小蝶心中明白，小方是在徵詢她的意見，所以，回報了一個感激的微笑。

人都笑了，自然是不反對了。

事實上，程小蝶也想通了，對付白蓮教的餘孽，別說只燒了一座花園中的四合院，就算燒光了沙九的府宅，燒了整座的廬州城，皇帝不會責怪，而且是重賞不罰。

但見吳一諤一個跨步，人從窗口中跨了出來，笑道：「一場火攻，可能把一座四合院燒毀，但如常奇早已有備了，只怕未必能破去他的煉法。」

程小蝶早已對吳一諤視若神明，但田長青、小方對吳先生竟也表現出相當的敬重。

事實上，吳一諤已經露了一手，一步跨出窗外，頭未低垂，身未曲彎，就那一邁步，直直的走了出來。

一般看來，並沒有奇怪之處，但在田長青、方懷冰這等大行家的眼中，已然瞧出了不同凡響的成就。

那一步，包括了縮骨神功、御氣踏虛的高明武功。

因爲吳先生的上身，至少要高出那窗口一尺以上，如何直挺挺的跨出窗口呢？整個身子看似跨步而出，其實是飄出來的。

就像一陣風，吹起一個紙人般出來了。

但他是活生生的人啊！

田長青收斂起嘻笑神態，道：「老前輩有何高見，還請指點迷津！」

吳一諤點點頭，笑道：「我也幾乎被他騙過去了！」目光一掠小方，接道：「這位方少俠說得不錯，以常奇的爲人而言，遭此挫敗之後，就不會再留戀此地，他有着輕鬆而去的機會，却不肯離去，是因爲有着不能也不願離開的理由。」

仰天吸一氣，接道：「唯一的理由，就是他的煉法，會在一兩天內就功德圓滿，至於，他這些屬下的生生死死，絕不會放在他的心上。」

苗蘭、花芳一直打量着吳先生，她們知道這裏囚禁着一個重要的人物，却不知是何等人物，「迎香閣」列爲禁地，閑雜人等一向不得擅入，所以苗蘭、花芳從未來過。

「先生的意思是……」小方道：「要攻入那座院落中，瞧個清楚了？」

「先用火攻，是一上策，也可以使常奇的術法不宜施展。」吳一諤道：「常奇似乎通悉了不少邪法，只是修爲很淺，無法發揮出很强大的威力，一陣火攻之後，再徹底搜查，破去他的煉法，就可以避去一場千軍對決的大戰，稍有疏漏，讓他煉法有成，我們固然難逃他慘酷報復，萬民蒼生也無法逃過一場非人禍劫的屠殺了。」

「今夜在下也算開了眼界。」田長青道：「人世間，竟是眞的有邪術這個名堂。」

「幸好常奇的法術不精。」小方道：「法力也不深，在下拒當飛劍的攻襲，似不用十分吃力。」

「不錯，常奇只得竅訣，還未入大成之境，一旦他功力精進，江湖之上是否還有制服他的高人，就無法預測了。」吳一諤歎道：「諸位既已插手，務求斬除禍根，這是一件大大的功德啊！」

「老前輩。」程小蝶道：「你胸羅萬有，精通數術，難道也不能對付他麼？」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杜一非等發現銀牌之主等對行義寨的人使用迷魂香，便上前干預，捉了兩人，巨龍幫協助追踪，杜發現銀牌之主和一個叫主公的人交談，証實此人是玉兔幫之主，因爲幫眾太多，二人又轉入林中逃脫。杜一非將所遇和凌、胡、皇甫等說知，懷疑那「主公」可能是上官光明。謝飛紅也悄悄來到盧惠娘家那條地道裡，找尋父親下落，不幸被一黑袍人姦汚，杜等懷疑黑袍人和姦殺張鶯是同一個人……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巨龍幫

玉兔幫藏頭露尾　三怪客行動可疑

杜一非第二個問題更加尖銳：「但他若死了，你豈不是可以坐上去？」

朱高正再一呆，道：「你的意思是指若在下殺了他，便很快能扶正？」

「不一定殺死他！反正只要他不在位，是否必由你陞任幫主？」

朱高正想了一下才道：「那也未必！不過朱某也只顧忌謝英一人而已！」一頓反問：「杜大俠認定在下害死上官幫主？」

杜一非笑道：「你未必有此膽量！因爲若你使用不尋常手段，下面有許多人，不會服你，因此你幾乎不値得懷疑！」

「那閣下因何問此？」

杜一非笑笑。「問問心中也好有個底，有件東西要請幫主認一認的，但你一定要告訴在下之正確答案，答應杜某，杜某方把東西取出來！」

朱高正毫不猶疑地道：「若朱某知道，必定告訴你！」

杜一非乃將那包袱取出，放在桌子上，再將之解開，入鼻一股難聞之臭味！朱高正一目望及，脫口道：「這不是上官幫主的衣服麼？當日他便是穿此去『鐵船幫』的！」

杜一非心頭一跳，急再問：「請再看清楚！」

「不必，上官幫主臨死之前，當然是穿這件衣服！」朱高正懇切地道：「杜大俠，朱某也請你老實告訴我，你是在何處找到此件衣服的！」

杜一非悠悠一嘆：「如此看來，上官光明可能尚在人間！他是不是十分好色？」

「不錯，他天生異稟，幾天不近女色，便渾身不自在，司馬麗珠也知他之毛病，亦管不了他！幫內之弟兄亦知他『寡人有疾』！」

「上官光明有野心？」

這次朱高正沉吟了一下方答道：「他是有野心的，他一直想控制中原，還想當武林霸主，不過他掩飾功夫十分好，幾無人知道！但有一次他喝醉了，無意中跟我說漏了嘴，杜大俠，你還未答某！」

杜一非仍不答，繼續問：「謝英跟上官光明之感情如何？」

「謝英與上官光明共同創立本幫，他倆之感情十分好，幾乎無話不談！」

「謝英又有否野心？」

「不知道！他這人城府十分深沉，看不出他心裡想些甚麼！」朱高正老實地道：「不過他對本幫立下了莫大之功勞，也很得下面的人愛戴！」

「照你這樣說，他功勞可能猶在你之上，那麼爲何上官光明反而立你爲副幫主，而不陞他？」

朱高正再一呆，結結巴巴地道：「這個某亦不太清楚……不過論實權，他可比朱某大，而且聽說某這副幫主還是他提議的！」

杜一非問道：「你像太傅，而他像宰相？」太傅位列三公，地位在宰相之

上，但沒有實權，朱高正連聲正是如此。杜一非道：「杜某再問最後一個問題，是否除你之外，巨龍幫內再無一人可與你倆比肩？」

朱高正想了一下，道：「的確沒有，是以當時宣佈某當副幫主，雖然有人覺得詫異，但也無人反對！」

杜一非道：「這件衣服在下是在一條地道裡找到的，而地道內尚有一灘血！作夜在下追的那位銀牌牌主之主公，很可能就是他！」

朱高正心中雖已隱隱覺到一點，此刻也不禁吃驚地道：「大俠只憑一件衣服，而作出判斷？」

「當然不是，有些事須待眞相大白之後才能說！」

朱高正深深吸了一口氣，問道：「杜大俠想獨力調查這宗疑案？」

「杜某不是好管閑事的人，此事欲獨力行事，實有兩個理由，第一，這案子跟杜某與凌展雲之間的誤會，很可能有密切之關係！第二，若由貴幫出面調查，恐怕不太方便。」

朱高正一呆，問道：「上官光明乃敝幫之主，他如今生死不明，由敝幫調查，天公地道，有何不便？」

杜一非笑道：「起碼對朱幫主是不便！如今我有七分把握証明上官光明未死！他與謝英設計詐死，爲的是甚麼？是否對你不太放心？」

朱高正身子猛地一抖，脫口問道：「他眞的未死？」

杜一非拈拈桌上的破衣。「這件破衣，是在附近找到的，他不但未死，而且在貴幫附近徘徊，謝英之行動，也可能是受他指揮的！」朱高正臉色慘白，杜一非再道：「朱幫主若自信正大光明，又何必擔心？」

朱高正一挺胸，道：「他不在位，朱某想扶正，那是人之常情！朱某覺得上對得起上官光明，下對得住兄弟！有甚麼好怕的？只是！覺得恐怖！他若爲了查探朱某之忠貞，而施了這許多手段，你不覺得可怕？唉，眞是人心難測！」

杜一非笑道：「你爲了扶正，爲了剪除絆腳石，對謝英不是也採取了些霹靂的手段？」

朱高正乾笑一聲，欠一欠身道：「你說得不錯，敝幫在此事中，最好暫不出面，那就多多拜託杜大俠了，若用得着敝幫協助，或金錢上……哈哈，但請開腔！」

杜一非微微一笑。「有需要杜某會開腔！」他把那件破衣丟下，便匆匆離開，只見莫閃在走廊上悄悄向自己打手勢，他轉頭望了一下，不見有人便走上去。「三寨主有事找在下？」

莫閃急道：「請杜大俠到房中坐一坐！」杜一非遂隨他進房，但見孫仲標等人早已在房中等候，莫閃一關上門便問：「杜大俠請你老實告訴咱們，你是否已見到謝姑娘？她如今在何處？」

「她在安全之地……她遇到點麻煩，但如今的確很安全，請諸位放心！」杜一非道：「她暫時不想見任何人，也不會回來，並託在下轉告諸位！」

孫仲標深深地看了他幾眼，道：「杜大俠，咱們相信你！謝姑娘是孫某之義妹，我自然關心她！孫某且問你一句，你能保証她的安全麼？」

這句話不好答，杜一非想了一想方道：「假如杜某在她身邊，自然會保証其安全！只怕她不一定肯跟着我！孫寨主，謝姑娘經歷了人生最痛苦的遭遇之後，她已不再是位小姑娘，她已經長大了！」

孫仲標長身道：「說得有理，孫某也應該相信她，咱們這就回去，杜大俠見到她，請轉告她，若有問題，請她隨時到敝寨，無論是甚麼事，孫某都是她的後盾！」

杜一非肅然起敬，道：「孫寨主，如今世風日下，江湖上像你這種人已越來越少了，杜某佩服之至！」

孫仲標哈哈笑道：「杜大俠這樣說，孫某不好意思了……杜兄弟，有空請到敝寨走走，孫某必盡地主之誼！今日你若有事，不就誤你了，咱們也準備向巨龍幫告辭！」

杜一非道：「孫寨主義氣過人，他日有空，杜某必上山拜訪，今日就此別過！」言畢拱拱手離開，他帶皇甫妙及胡端陽快離巨龍幫。

皇甫妙問道：「小杜，咱們又去何處？」

杜一非道：「去後山找凌展雲！」二人匆匆趕到後山樹林裡，即見凌展雲、張建和謝飛紅迎了上來，杜一非遂將經過告訴他們。「你們可有發現？」

凌展雲道：「不見一人！杜兄，你確定黑袍人就是上官光明？」

杜一非道：「小弟有九成把握！而且他之詐死，其實是與謝英合謀，若無謝英，這幕詐死之活劇根本沒法上演！不過後來他們之間可能發生了甚麼磨擦，甚至如今已反目成仇！」

張建問道：「杜兄憑甚麼如此武斷？」

杜一非看一看謝飛紅，道：「謝英與上官光明碰上了，是以上官光明無機會殺謝姑娘……」

他話未說畢，謝飛紅已嘶叫起來：「不是不是……我爹不在地道內！」

杜一非微微一笑，續道：「我還不明白的是地道內的那灘血，到底是誰的！按道理推測，該是上官光明的！然而他又能夠離開，說明事後有人救他，使謝英莫奈之何，只有他是最後一個離開地道的，方不殺謝姑娘！」謝飛紅已坐在一旁痛哭起來，口中不斷嘮叨着一句話，你胡說八道！不過任誰都聽得出來，謝飛紅心中亦覺得杜一非所說合情理！

張建道：「小弟關心的只是舍妹之大仇！不管那黑袍人是誰，只要他是凶手，小弟便要與他鬥到底！」

杜一非嘆息道：「在下無端端蒙上不白之寃，又何嘗不想報仇！」

凌展雲道：「我想如今最重要的是如何迫他現身！」

杜一非接道：「若謝英現身，也許亦能知道眞相！」

謝飛紅又叫了起來：「他不會出現！」言畢又痛哭起來，這裡面只有杜一非一人知道內情，其他人都感到莫名其妙。

杜一非道：「小弟估計他倆都未去遠，說不定還藏在附近，因爲一離開，巨龍幫的弟兄必然會發現！」

張建道：「但咱們曾在附近找過，卻毫無所獲！」

杜一非道：「須知他們是在白日離開，而此刻方午時，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覺！附近既有一條地道，說不定尚有第二條，只是咱們未發現罷了！」

皇甫妙道：「不必多說，大家回頭再找一找！」一回頭對謝飛紅道：「謝姑娘，咱們兩個一道走！」

謝飛紅飲泣道：「你們找吧！小妹想在此冷靜一下！」杜一非知其心情，又心想自己在附近搜索，即使有事，也來得及馳援，當下揮揮手，示意開始搜索。二個男人分開在附近找尋，樹林並不太大，而且表面上根本看不出甚麼異狀來，胡端陽有了上次之經驗，一見到大石頭便不斷用力將之掀翻，可惜一無所獲。

杜一非亦不敢走遠，他只憑經驗斷定地上是否有地道出口，他在附近繞了一圈，不料返回剛才那地方，卻不見了謝飛紅！

「謝姑娘，謝姑娘！」

杜一非的叫聲，把凌展雲他們都召來了。「謝飛紅不在了，你們有誰看見她？」衆人均表示沒有，杜一非又驚又急地道：「快找一找！」

衆人在樹林內找不到人，又跑出林外，依然一無所見，杜一非粗着聲道：「她一定是在樹林內失踪，也証明樹林內有古怪，只要大家細心，決無可能找不到！」不管其他四人對謝飛紅是否關心，但對她之失踪，都充滿了好奇，是以杜一非話剛說畢，便立即分開再次搜索！

* * *

杜一非他們五人走開，謝飛紅獨自一人，想至傷心處，又不禁流起淚來，也不知過了多久，頭頂上忽然飛下一個人來，此人一身灰衣，面上掛着一塊布巾，只露出額頭及兩眼，雖如此，卻十分熟悉！她張開了嘴巴，卻喊不出話來！

灰袍左臂向上微微一抬，謝飛紅耳畔又聽到一個細如蚊蚋之聲音：「快爬上樹去，我有話對你說！」

也不知爲何，謝飛紅竟乖乖聽話，轉身爬上樹，那樹長得十分奇怪，中間斷了一條粗的樹枝，向上處露出一個粗大的洞口來，奇怪的是樹身居然中空，而樹居然還活着，謝飛紅自樹洞滑下去，一滑兩三丈，雙脚方到達實地！

當她剛站起來，上面颼地一聲，灰袍人亦滑了下來，緊接着地洞裡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俄頃，黑暗中傳來一個「喀察」之聲音，火光亮起，灰袍人敲打火石，點燃了一盞油燈，謝飛紅這才發現地洞內其實頗大，竟有兩丈深，一丈寬，靠牆角地上舖了一張蓆子，蓆子下面還有乾草，看來灰袍人在此睡覺。

謝飛紅只默默地望着他，一言不發，灰袍人忽然長長一嘆，接着揭下幪面的布巾，果然就是她生身之父謝英！

謝飛紅嬌軀一抖，隨即掩面痛哭起來，謝英又長嘆道：「紅兒，爲父也知道你此刻必定十分傷心，但……」

謝飛紅嘶聲叫道：「誰說我傷心？女兒是痛心加痛恨！你親眼看着女兒被人强暴，居然無動於衷，你還配爲人父？你還是人哪！」

謝英一張臉在燭光掩映下，看來十分恐怖，嘴角肌肉扯動了幾下方道：「爲父當時不知道那是你，否則……」

謝飛紅叫得更响：「我不相信！女兒一進地道，你便已認出我來了，只是你還有事瞞騙我，是以不肯相認！你可知道，我爲了你吃了多少苦？我甚至自願到千紅院賣藝……只可惜我辛辛苦苦保存下來的貞操，竟在父親眼皮底下毀給上官光明那老畜生！你說我該不該痛心？你說我會不會痛恨你？」

「紅兒，你且聽爲父解釋……」

「我不聽，以前我一直以爲你很疼愛我，今日方知我在你心目中根本沒有地位！」

「誰說的！你可知今晨我心中比誰還難過。」

「鬼才會相信！」

「眞的，但上官光明可不是好對付的……爲父只有在那種情况之下，方有把握制服他！」

謝飛紅忽然格格地笑起來，笑聲却比冰還冷：「這不是不打自招麼？假如他眞是慈父啊，即使明知有殺身之險，也會拚死保護女兒！何謂父女之愛？爹，你眞敎做女兒的傷心！甚至當我呼你作爹時，心頭也有滴血之感！」

謝英沉着臉道：「小小年紀，所識何多！爲父乃大丈夫，大丈夫做事豈計較細節！你再罵爹，爹可也要生氣了，我若不疼你，因何要叫你進來？」

「女兒愚昧，想聽聽你之解釋！」

謝英道：「上官光明必定亦在附近，你一個人在外面太危險了！」

「一個姑娘最重要的是貞操，我連貞操也保不住，這條小命，還有甚麼打緊？我之所以還不想死，乃爲了報仇！」謝飛紅咬牙道：「我雖明知不是上官光明之對手，但拚着一死，也得砍他一刀，踢他一腿，否則死不瞑目！」

「輕易言死，豈是聰明人？只要你肯協助爹，一定可以殺死上官光明！」

謝飛紅一怔，詫聲問道：「你對他不是一向忠心耿耿麼？爲何要殺死他？」

謝英冷笑一聲：「我對他雖然一片忠心，莫奈他却想剷掉我，這叫做人無殺虎心，虎有傷人意，爲爹豈甘心坐以待斃！」

謝飛紅心頭一動，問道：「女兒想知道你本來與他合計詐死，如今又想殺他之原因。」

謝英吸了一口氣，道：「上官光明不相信朱高正，是以在拜訪鐵船幫時與爲父商量試探之方法，最後決定以詐死來讓朱高正盡情表演，誰知道後來，他連我也不相信，居然把地窖通往外面的出口封死！嘿嘿，這是借刀殺人之計，好不毒辣。」

謝飛紅問道：「既然他把出口封死，那你又怎能逃得掉？」

「目前形勢未定，有些話爲父不能完全告訴你！」謝英道：「哼，爲父爲巨龍幫做了多少事，賣了多少年的命，少不免有幾位死士肯替爲父冒險！」

謝飛紅收淚問道：「上官光明不是一向都十分信任你麼？而且你又沒犯幫規，即使犯幫規，他也不該殺你。」

謝英仰頭怪笑：「劉邦誅殺功臣的故事，你聽過沒有？他在地位穩固之後爲何要剷除韓信、彭越和英布？因爲這些功臣對他的地位有威脅！」

「他怕你會奪去他的幫主位子？」

「他要提防，這是一石二鳥之計，假如朱高正殺死了爲父，他便可名正言順地出現，公佈他的罪狀，輕易將他剷除，而下面的人又不會反感。」謝英語氣有點激動：「如果他放了爲父，也可以出面指責朱高正。」

謝飛紅截口問道：「這又有何罪？」

「哈哈，紅兒，你到底還年輕，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謝英道：「他可指責朱高正不忠心於他，因爲此事擺明爲父有嫌疑，上官光明好生惡毒，幸好爲父在路上看出其陰謀，否則早就死了。」

謝飛紅再問：「你未到巨龍幫總舵，已有了佈置？」

「哼，他既不義，我豈能不提防？」

「其實上官光明最初是躺在棺材內的，後來你悄悄放了他，找人頂替。」

「紅兒你開始聰明了，不過還差些火候，爲父須提防一返回總舵，便會被扣押起來，豈能親自動手？霍陵自以爲他的手下全部忠心他的！哈哈……」謝英仰頭又發出一聲長笑：「爲父能讓人擺佈？能甘心把自己的心血白費？會甘心把成果讓人享受？」

謝飛紅沉吟一下，再問：「今早你已封住其穴道，是否將他殺死了？」

謝英咬牙道：「他命眞好，那厮居然能在那剎那間，運功將穴道略爲移開半寸，那一指雖然仍然使他不能動彈，爲時甚短，更要命的是在那剎那，居然來了他兩個手下，雖然被爲父打退，但不久上官光明穴道便解開了，幸好爲父發現得早，抽空給他一腿……不過最後還是讓他們三個逸去……當然若非爹也受了傷，又豈會放他們離開……爲父若非有傷，也不會丢下你不管，悄悄離開！」

「你如今還有傷？」

謝英吸了一口氣，眉頭微微一掀，道：「胸膛中了一掌，深呼吸還會痛楚。」

「你叫我進來，便是爲了解釋這幾點？」

謝英一怔，反問：「難道父女不該歡聚一堂，以前是格於形勢，如今已無所顧忌。」

謝飛紅冷冷地道：「對不起，若只爲此，我可要告辭了。」

謝英臉色一變：「你說甚麼？」

「我認爲咱們已無必要在一起，反正你並不疼我。」

謝英勃然怒道：「胡說！爲父只你一個女兒，怎會不疼你？你不與我在一起，準備去那裡？」

「去那裡都可以，已與你無關，若你眞的疼我，今早你一定會與上官光明拚命，而不會讓他沾污我！」

「豈有此理，對父親說這種話，簡直目無尊長，大逆不道，你是我養大的，竟敢忤逆我？」謝英滿臉怒容地道：「不准你離此半步。」

「我偏要離開！」謝飛紅說着便跑到出口下面，只見上面有塊鐵板，鐵板下有根橫門，她一躍而起，雙腿撐住兩旁石壁，雙臂剛舉起，忽然後腰一痳，四肢已不能動彈，人亦隨即墜下，但明顯被人接住，她一時間百感交集，兩行清淚奪眶而出，分不出是甚麼滋味，謝英抱着女兒，臉上之表情同樣十分複雜，似石像般一動不能動……

* * *

杜一非等人幾乎踏遍了樹林每一寸土地，均找不到異常之處，皇甫妙跺足道：「算啦，又飢又渴，她這麼大個人，還不會照顧自己乎！」

張建道：「問題不在此，而是可能有人要殺她！」

皇甫妙冷笑一聲：「她武功再不濟，遇到危險也會呼喊，此處有多大地方，只要她稍稍作聲，咱們誰都聽得見，依我看她可能不好意思跟咱們在一起，而私自走了。」他這樣一說，胡端陽及凌展雲都認爲是了！

杜一非嘆息道：「但願如此，只怕世上有許多事是不能以常理來推測的。」

皇甫妙反問：「如此你又能推測出甚麼來？」杜一非不由啞然。

忽然張建道：「有人來！」當下衆

人忙匿在樹後，未幾即見山上跑下來二十多個漢子，正是昨夜霍陵佈置在附近搜索的巨龍幫徒。張建見狀走了出來，問道：「諸位，你們可曾找到甚麼人？」

一個漢子粗着聲道：「連鬼影也沒見過一個。」

杜一非不放心，再問一句：「今早也不見一個人下山？」

「沒有，若有人下山，咱們必然會發現。」

杜一非轉身望向巨龍幫總舵，上官光明若不在樹林內，又不走後山，唯一之可能是由前山下去，而這些人全部在後山，人數雖不少，實則極不嚴密，莫說一個上官光明，就算有三五十個，也未必會被發現！

皇甫妙道：「太陽快下山了，咱們先回巨龍幫飽餐一頓再問吧！」當下由前山下去，返回巨龍幫！

杜一非心中另有打算，他匆匆吃了晚飯之後，又取了幾個包子，便悄悄向凌展雲打了個眼色。凌展雲會意，雙雙趁着夜色離開巨龍幫。

兩人很快便來至後山，凌展雲低聲問道：「杜兄，你是否有所發現？」

杜一非搖搖頭：「小弟一直認爲這樹林有古怪，只是咱們找不到機關而已，因此帶了包子來，準備來個守株待兔！」他把四個包子分了兩個給凌展雲，當下兩人分開，一個在左，一個負責監視右邊。

杜一非躍上一棵大樹，藏身在葉叢中，身子一動不動，屏息靜聽。夜來風大，樹木在風中婆娑，發出輕微之沙沙聲，但無影响杜一非之聽覺。

守株待兔之時間，最是難耐，幸好今日有月，銀光自葉隙中洒下，樹林內之情景，隱約可見，樹林不大，晚上連隻小獸也不見，連棲在樹上之鳥兒也睡着了。

杜一非索性閉起雙眼，運功調息起來，心境一靜，聽覺却更靈了。也不知過了多久，杜一非突然聽到一個輕微之異响，他連忙睜開雙眼來。

但見一條黑影，有如鬼魅般，向左首那邊竄去，動作十分輕捷，若非有夜風吹動其衣袂，當眞是神不知鬼不覺！

杜一非想躍下去，忽又忍住了，因爲左首那邊有凌展雲在監視，他若在此刻走過去，萬一露了行藏，未能一擊即中，反爲不美！

過了一盞茶工夫，杜一非才悄悄溜下樹，悄無聲息地向左射去，三個起落之後，只見樹後有人向自己招手，定睛一望，正是凌展雲，他連忙走過去。

凌展雲向前輕輕一指，杜一非目光隨之投過去，只見一棵大樹上的一個樹叉上有一塊衣襬迅速地滑進去。

秘密就在樹上，難怪自己一直搜索地上，而未有收穫，而那棵大樹，正是日間自己與謝飛紅坐在那裡談話之所，他輕輕問道：「可有看清那人是誰麼？」

凌展雲回答的聲音，同樣僅可以聽及：「不知道，他臉上幪着巾。」

杜一非道：「凌兄且守在此處，待小弟過去看看。」他捷如狸貓地標前，迅速地爬上大樹，樹叉處有個洞，他猛吸一口氣，身子自樹洞中滑下。

樹洞深僅丈餘，很快便到底，奇怪的是下面十分結實，毫無異狀，杜一非想了一下，四肢划動，又爬將上去。先點燃火摺子，再把火探進樹洞。火光下，只見底部黑黝黝的，仔細觀之，似乎是塊鐵板，杜一非又再想了一下，吹熄了火摺子，跳落地。

凌展雲問道：「如何？爲何不進去？」

杜一非把情況告之，凌展雲眉頭一皺，再問道：「杜兄有何高見？」

杜一非將他拉到一棵大樹後，低聲道：「若小弟沒有猜錯者，適才那人必是謝飛紅之父謝英！如今謝飛紅必在其手中！」

凌展雲舒了一口氣，道：「如此她倒沒有危險，咱們是白白替她擔心了一天了。」

「不然！」杜一非將謝飛紅今早之遭遇說了一遍。「根據謝姑娘所述，其父絕不是個簡單的人！」

凌展雲不以爲然地道：「話雖如此，但俗語謂虎毒不食兒，他再狠也不會殺自己女兒吧！」

「這一點小弟倒不擔心。不過謝英在此案中，却是位關鍵之人物！此人小弟必欲得之！」杜一非吸了一口氣方續道：「適才他出去，估計必是去找尋食物，証明裡面沒有餘糧，食物吃盡，他必然會再出來……」

凌展雲頷首道：「杜兄是欲等他出來時再擒之！嗯，其實上官光明之死，與他有甚麼關係？」

「有極其密切之關係！」杜一非語氣十分肯定：「若小弟沒有猜錯者，其實上官光明之『死』，是與他串通的，但後來兩人方面似乎有了甚麼矛盾，只是詳情不可能推測出來！」

「那麼上官光明也在此林內？」

杜一非想了一陣，道：「應該是！他很可能便是『玉兔幫』幫主，那些銀牌、銅牌牌主都是他手下！」

凌展雲愕然道：「他已有巨龍幫，而且發展不錯，何須再弄個甚麼玉兔幫來！」

「估計這也必與他詐死有關！」杜一非一對眼睛左看右看，未有因爲與凌展雲交談而放過周圍之環境。「目前小弟最開心的，絕不是他詐死之原因，因爲小弟並不是好管閒事之徒！我想証實一件事，你未婚妻是否被他殺死的。」

凌展雲立即激動起來。「小弟何嘗不想知道！假如証明他是凶手……小弟實在對不起杜兄！」

杜一非展齒一笑。「凌兄此話有語

病！應該說假如証明小弟不是凶手，你便該怪責自己魯莽！」言畢又是一笑。「小弟只是說說而已，這又怪不得你，任何人在親人慘遭殺害，都難以冷靜，小弟也不怪你！」

凌展雲深深吸了一口氣。「不管杜兄怪不怪小弟，這宗本來與咱們毫無關連之案子，小弟都要查到底了！若証明上官光明是凶手，小弟頭一個不會放過他！」

「小弟何嘗不是！」杜一非伸手握住凌展雲之手，誠懇地道：「對小弟來說，能否殺得了他，已是其次！能認識到凌兄才是小弟最榮幸之事，小弟很少朋友，江湖上之朋友都說我沉默寡言，其實小弟只是話不投機半句多而已！」

「皇甫妙及胡端陽是你之朋友？」

「是，他倆是小弟好朋友，但絕非知己，因爲……因爲彼此之間有太多之差別！遇到凌兄，實值乾千杯美酒！」

凌展雲手上用力。「能認識杜兄，同樣是小弟之榮幸！杜兄之胸襟及處事之冷靜，更使小弟佩服之至！」他長長一嘆：「論朋友，我比你更少，尤其在未婚妻被殺之後，小弟連話也不想說！」

兩人手上同時更用力，這剎那，彼此之血液都似乎能通過一對手臂，流到對方身上去！

過了半晌，凌展雲又道：「杜兄將是小弟今生最好之朋友，待此事辦完，咱們找個地方，好好喝它一頓，就算醉它三天之後也不管！」

夜風吹到身上，暖洋洋的，兩人之手久久方放開。杜一非低聲道：「小弟再到右首那方去，若有所發現，請學鳥鳴叫三聲。」

杜一非返回右首那邊，重新上樹。剛坐好不久，忽又聞一陣衣袂聲，他轉頭一望，只見林外來了七八位身穿長袍，面罩布袋，只露出一對眼睛之漢子來，看那裝束，估計來的是玉兔幫的人，杜一非暗吃一驚！

那七八位長袍怪客，來至樹林外，倏地分開幾組，進林搜索。他們查得很仔細，杜一非連忙閉住呼吸，一動不敢動。

一位長袍怪客來至他匿藏之大樹下，舉頭上望，大概葉濃枝密，他竟然看不到，抬步往前走去。杜一非剛舒了一口氣，忽然背後傳來一個比冰還冷之聲音：「相好的，你在樹上乘凉麼？」

杜一非聚精會神只顧望着前下方，却忘了後面，這一叫，教他大吃一驚，不期然地往下躍落！

下面那位怪客立即轉過身來，笑道：「醜婦終於見家翁，何必多此一舉！」

「刷」地一聲响，背後風聲颯然，樹上躍下另一位怪客，前後將杜一非圍住。杜一非此刻反而鎮定下來，問道：「兩位臉上爲何罩着布袋？是見不得光，還是天生奇醜？何須多此一舉？醜婦終於見家翁！」

六月天的晨光，來得好快！前面那個怪客怪笑一聲：「相好的，你口齒伶俐，眞教人喜愛！」一句話未說畢，他右臂一直，袖子裡倏地飛出一條鍊子梭！

梭形之利器，縛在一條五六尺長之鍊子上，藏在袖管內，神不知鬼不覺，端的厲害無比，猝然發作，比青竹蛇還毒！

幸好杜一非早有準備，那怪客手臂剛一揚，他已向左滑去，半轉身，探刀欲砍背後那人！

使鍊子梭的怪客，右手鍊子梭落空，一側身，左手的鍊子梭緊接着發出！

好個杜一非！只見他左臂向後一撈，身子急速地轉過來，梭頭刺不到杜一非之手臂，鍊子却將他手臂纏上！說時遲，那時快！杜一非右手揮刀砍下！

這一刀毫無花式，但勝在力沉勢猛，白光過處！「喀嗤」一聲，已將其手臂劈落！

那怪客發出一道錐心刺骨之慘叫聲，猶如夜梟叫聲般，在黑夜裡格外恐怖。他那條斷臂帶着鐵鍊，仍纏着杜一非手臂，杜一非向後一甩，阻擋背後那怪客之進攻，右手寶刀趁前面那怪客驚魂未定，又將他之右肩琵琶骨劈斷！

電光石火之間，又揚腿把對方踢飛，趁勢標前！背後那怪客喝道：「好小子，看你往那裡跑！」仗劍急追上看看將至，遂抱劍而飛，直往杜一非後背刺去！瞧他這一招之功力，造詣還不淺！

只見杜一非左臂一揚，臂上之鐵鍊已纏住一根橫枝，身子盪高，讓過他那一劍！

說時遲，那時快，杜一非凌空折腰，俯衝下來，此刻他人反在其後，寶刀過處，一刀砍在其後背上，入肉三寸，那怪客「噗」地一聲撲倒地上！

他一連幾招，兔起鶻落。一氣呵成，疾如白駒過隙！只一瞬間，便解決了兩名高手，武功及機智，均是目前武林中上上之選！

「沙！」杜一非欲斷樹枝，身子墜下，先將樹枝解開，脚步聲响，抬頭一望，只見三名怪客已奔了過來，心頭一動，決定留下鍊子梭及那截斷臂！

一名高大之怪客來至身前，看了地上那兩個同伴一眼，難以置信地問道：「這是你一個人幹的？」

杜一非微哂道：「此處尚有別人乎？諸位最好先報上名，免得也做無名寃鬼！」

「放屁！」高大怪客對兩名同伴道：「上！今日非將他碎屍萬段不可！」

杜一非表面上仍十分輕鬆。「諸位

不說，在下也猜得出幾分，你們是玉兔幫之銀牌牌主，你們之金牌牌主，便是宣稱已死之巨龍幫幫主上官光明！」

那三個人臉上都包得緊緊的，看不到表情，但從其中一個人身子一抖的情況來判斷，杜一非有幾分把握，証實自己沒有看錯！

高大怪客道：「快動手，免得夜長夢多？」那兩個怪客立即自左右撲上去，他自己則緩緩抽出一根三節棍押陣。

杜一非左手緊握住斷臂，放在背後，只以右手寶刀應戰，他知道對方人多，是以不斷轉換位置，不讓對方好好配合。

激戰中，杜一非覷得眞切，避過左首那柄短斧，左臂一揚，那根斷臂向右首那個臉上飛去！這一着出其不意，把那怪客嚇了一跳，忙不迭仰首一讓！說時遲，那時快！杜一非寶刀過處，在他腹上劈開！

慘叫聲和鮮血橫飛之際，杜一非一轉身，鐵鍊飛向右首那位怪客。「銀牌牌主武功不過爾爾！」

那怪客短斧一揚，將斷臂劈落，杜一非刀又至，把其長袍割裂！那高大的怪客見情況不妙，連忙加進戰圈。杜一非笑道：「你早該下來，如今才來已經太遲，也對不起同伴！」

高大怪客氣得咬牙切齒。「臭小子，你死到臨頭猶不自知！」他突然發出一道長嘯，通知其同伴過來。

杜一非不敢怠慢，急忙加緊進攻。那高大怪客的一柄厚背劍使來虎虎生威，看來他之武功，在五個同伴之中最高。不過杜一非以一敵二，仍可應付！

另一位怪客眼看同伴慘死之狀，再加上衣襟被割裂。心生怯意，短斧使來，頗有縛手縛脚之感，杜一非的攻勢則集中在他身上。

凌展雲那方仍毫無訊息，杜一非有點擔心，恨不得跑過去看看。他心頭一急，鍊子梭倏地向高大怪客射去！那廝有點顧忌，退後一步讓開，杜一非作勢欲撲，另一位爲救同伴，揮斧撲上去！「好小子，先吃爺爺一斧！」

杜一非倏地一轉身，鍊子梭回收，寶刀急劈！那怪客去勢太猛，無從閃避，只好揮斧將刀格開。「噹」地一聲響，短斧微微揚高，鍊子梭已至，纏上斧柄！

這刹那，那怪客知道要糟，急忙使勁往後一拉！與些同時，杜一非背後傳來風聲，杜一非忙不迭移形換位，那柄厚背劍自他身邊刺空，險差刺到同伴！

電光石火之間，杜一非寶刀一旋，刀刃向着高大怪客，那廝因那一劍使得太猛，來不及回刀擋架，所幸他功力頗深，千鈞一髮之際，橫跳尺餘，仆落地上和衣滾開！

那使短斧的怪客雙臂用勁扯住鐵鍊，叫道：「老柴，快！」杜一非被他拉前幾步，心頭一動，右手倏地一揚，把寶刀當作暗器，甩手拋出！

「噗！」由於距離太近，那怪客連閃避之念頭都未升起，寶刀已釘進其胸膛！只見他身子猛地一抖，直挺挺地站着！

杜一非反應極快，右手拔出刀來，左手五指鬆開，拋掉鍊子梭，同時跳開幾步！回頭一望，但見那姓柴的怪客，胸膛急促地起伏着，雙眼似欲噴出火來！

杜一非問道：「柴兄是欲生還是欲死？」

怪客身子一抖，澀聲問道：「你認出我來？」

「杜某識人不多，不過武林之中，使厚背劍有名氣的，姓柴的只有一個柴玉鴻！」杜一非微微一笑。「相信杜某沒有猜錯，柴兄武功雖然不錯，不過在下却有十足把握，殺你於刀下！」

柴玉鴻身子再一抖，色厲內荏地强笑道：「小子，你眞會說笑！說眞的，你杜一非雖然有點名氣，但還沒放在我眼內！」

「死到臨頭猶不知，眞是可憐復可悲！」杜一非臉色霍地一沉。「只要你供出玉兔幫之一切，杜某不但饒你一命，而且還替你保密！」

「放屁！死到臨頭的是你，不是我！」柴玉鴻突然揮劍急攻。「你殺了敝幫四名高手，今日非要你償命不可！」他這一拚命，果然十分凌厲。杜一非心頭微微一慄，柴玉鴻氣力悠長，連攻十多招，力道絲毫不減。

杜一非忖道：「凌兄那邊不知如何，因何不聞一絲聲息？」他心頭焦急，不欲與柴玉鴻苦纏，倏地大喝一聲：「吃我一掌！」左掌作勢推出。

柴玉鴻急退一步，杜一非則斜飛丈餘，一彎腰把地上之鍊子梭抄了起來，上面還纏着一柄短斧，振臂便向柴玉鴻打去！

鍊子抖直，那柄短斧射出，柴玉鴻吃了一驚，急忙蹲下，杜一非正要他如此，一轉身向左首飛掠過去！柴玉鴻故意高聲呼叫，以通知同伴：「杜一非，你往那裡跑！」

杜一非繞了半圈，才見凌展雲正與兩個長袍怪客苦鬥，旁邊地上躺着一個大漢，張開嘴巴急喘，看來離死已不遠。

「杜兄那邊情況如何？」

杜一非道：「來了五個，倒了四個，只剩一個！」說着話，柴玉鴻已到，三個長袍怪客，遂將杜、凌圍住。「柴玉鴻，你如今死得更快了！」

柴玉鴻高聲道：「諸位兄弟，老劉他們已廢啦，只剩下咱們三個，今日不是他死，便是我活！大家拚命，否則沒法向主公交代！」那兩個怪客，果然鼓起餘勇，揮動兵器苦攻！

杜一非一閃身，把柴玉鴻讓給凌展雲。「凌兄，咱們換個對手鬥鬥！」

凌展雲當然不會反對！他的劍又薄又長，走的是輕靈多變之路子，與柴玉鴻的恰好相反。兩人一交上手，便鬥得難分難解的煞是好看！

凌展雲乍遇敵手，抖擻精神，長劍越攻越急，終於逐漸佔了上風。「多謝杜兄，把這樣的好對手讓給小弟！」

柴玉鴻在武林中也是响噹噹的人物，想不到今日竟成爲人家餵招之角色，心頭又恨又怒，怪叫一聲。「凌展雲，你別得意太早！」

那邊厢突然傳來一個叫聲：「柴老大，還不快通知主公！」柴玉鴻心頭一驚，連忙氣納丹田，發出長嘯。

杜一非心頭一動，道：「凌兄，你還是留點氣力給上官光明吧！」凌展雲得他提醒，攻得更急。

杜一非以一敵二，也與對方鬥了個平手，因此亦恐上官光明突然出現，幸好他手上多了一根鍊子梭，雖然他不能發揮其威力，但却常能收到出其不意之奇效！

激鬥中，杜一非寶刀急攻三招，把那兩個怪客攻得連連後退，他覷得眞切，鍊子梭倏地飛出，纏住一名怪客之足踝，用力一扯，那怪客登時倒地！

杜一非拉着他不斷移動，使他無法解掉鍊子，手上之寶刀把另一名怪客之銅鞭一一擋住！

這情況看在凌展雲眼中，故意賣了一個破綻，引柴玉鴻揮劍急刺過去，他脚尖一點，斜掠丈餘，一俯身，長劍向地上那怪客心窩刺去！

那怪客大驚，揮刀急擋，凌展雲長劍一偏，將他右臂刺傷，再一偏，一劍刺在他身上，登時血流如注！

杜一非道：「再補一劍就行了！」可是柴玉鴻已到，凌展雲只好棄他，改爲應付柴玉鴻！

杜一非深感可惜，但仍拉着地上那怪客移動！那使銅鞭的走中宮，踏洪門，「刷」地一鞭急砸下來！

好個杜一非，這刹那又有了計較，忽然左臂一抖，將地上那怪客扯上來，橫在兩人之中！這一來，那怪客吃了一驚，不期然地收鞭退下，那一鞭輕輕觸及被扯高了的怪客！杜一非刀一到，已將他劈爲兩段！

慘叫聲未了，杜一非手一抖，屍體落地，他木無表情地道：「好兄弟，你若果招出一切來，杜某便饒了你，否則下一個便輪到你！」

那怪客性子十分烈，怪叫一聲，揮鞭就打。杜一非怪笑道：「你不知好歹，可怪不得我！」他刀走輕靈，避重就輕，左手仍然緊緊揑住鍊子梭，等候良機出擊！

就在此刻，旁邊忽然傳來一聲悶哼，杜一非轉頭一瞥，只見柴玉鴻左肩上血跡殷然，已受了傷！

柴玉鴻發嘯這麼久，仍不見主公出現，心頭又驚又急，加上已受了傷，更加無心戀戰。凌展雲道：「姓柴的，你援兵不到，死期將到，何不投降？」

「放屁！你有本領的，便把柴某的命取去！」

杜一非道：「我取你之命，還不容易！凌兄，待小弟殺了這個人，再去助你！」他加緊進攻，那使銅鞭的怪客，剛才攻得太急，氣力已消耗得差不多，被杜一非一輪急攻，只有招架之力，而無還手之功！

杜一非覷得眞切，鍊子梭倏地射出，飛向其頭面，那怪客擧鞭一擋，脅下露出空門，杜一非寶刀過處，在其脅下砍了一刀，痛得那廝怪叫起來！

杜一非攻得更急，白光一閃，刀刄已將其左臂劈斷，那怪客性子極烈，不甘受辱，怪叫一聲，右手銅鞭一抬，擊在自己天靈蓋上，登時頭破氣絕，倒在地上！

杜一非輕嘆一聲：「此人倒還是個人物！」轉身向凌展雲及柴玉鴻走過去。

柴玉鴻呼道：「杜一非，你給我站住，否則柴某也自殺！」杜一非依言止步。

凌展雲冷笑道：「閣下若願意自殺，在下還得感激你！只是有此必要麼？」

柴玉鴻厲聲道：「以一敵一，柴某若死在你劍下，只能怪自己學藝不精，雖死無憾，但若……」話未說畢，他說話分神，反應稍慢，右臂又吃了一劍，就更加不濟了！

杜一非哈哈笑道：「柴玉鴻，你竟有臉說以一敵一的話來，剛才你們幾個人鬥咱們兩個？」他見柴玉鴻閉口不言，又續道：「是故！閣下根本不想自殺！」說着又踏前一步。

柴玉鴻咬牙不語，杜一非示意凌展雲將攻勢稍爲放緩，續道：「其實生命才是最寶貴的，所謂螻蟻尚且貪生……」

柴玉鴻厲聲道：「你休想要我做叛徒！」

「忠於人忠於事，那是人之高尚品德！但也得看你忠的是甚麼人、甚麼事？上官光明明就躲在附近，他一定看到你之情形，爲何不出來救你？告訴你，其實他早想假咱們之手，除掉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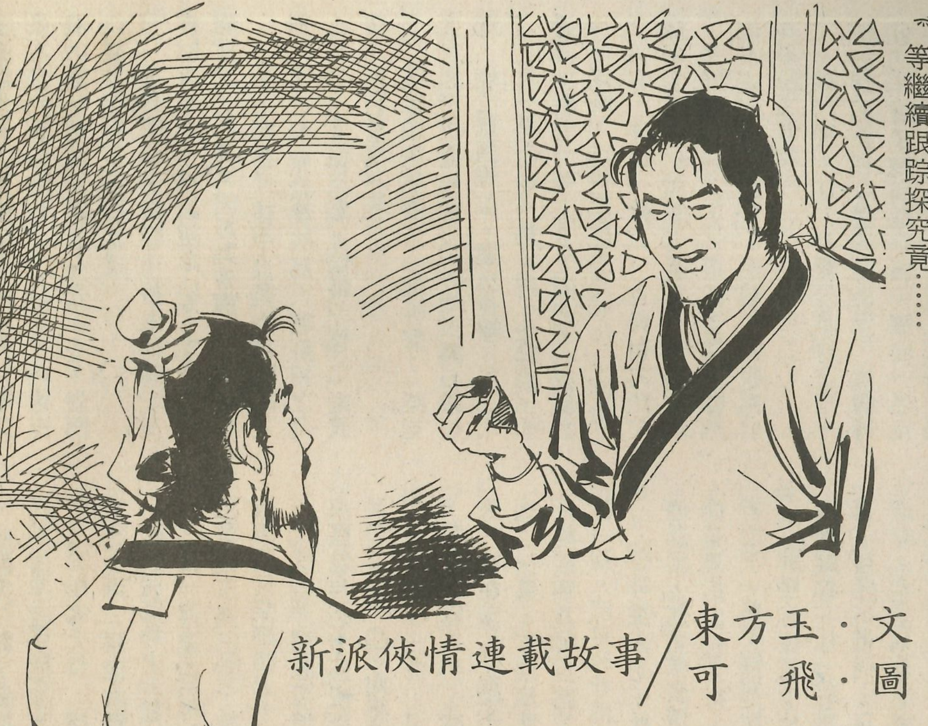
柴玉鴻身子一抖，脫口道：「放屁！」

「放屁？」杜一非哈哈笑道：「杜某也希望這是屁話，不過你自己心裡比誰都明白，若非如此，爲何他不現身？你再忠他，已非愚忠，而是大笨蛋！」

凌展雲忽然收劍住手，與杜一非一前一後，將柴玉鴻挾住。「在下且讓你考慮兩盞茶工夫，錯過此刻，便再也不留情了！」

（未完‧八）

上文提要：丁天仁與歐陽生得密報說在粱山一帶有可疑人物，他倆來到粱山客棧中，見一大漢自稱文如春與崆峒七矮相打之後竟成爲好友。原來文如春即溫九姑之侄溫如春，收服七矮乃利用其刀劍不斷的「天錦網」，找到桂花庵，擒住庵主逼出溫九姑。溫家祖傳迷毒之方被溫九姑偸偸塗去重要的兩味，並據爲己有，到處迷毒人，如今遭其侄兒擒拿逼供，令她獻出迷毒散之秘笈，丁天仁等繼續跟踪探究竟……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玉辟邪

繼續跟踪七矮人　有人約見觀音閣

溫九姑隨手把小冊子抖了抖才遞過去，說道：「不信你仔細瞧瞧，上面記着兩張秘方的藥名和份量，老婆子是不是騙你了？」

文如春看她說得不像有假，伸手接過，紙張已經發黃，果然是手抄本，翻開一瞧，第一二兩頁上記載的幾種迷藥，居然是「迷經」上所沒有記載的。第三頁就是「溫氏清靈丹」，第四頁是「聞風散」，都比「迷經」多了一兩味，第五頁是「迷信丹」，和解藥，正是「迷經」上被她塗去的兩味主藥，藥名下面，也都註有用量，看來不會錯了，這就雙手一合，正待往懷中放去。

就在此時，突然發覺雙手已是痲木不仁，小本子也隨着跌落地上！不，這一瞬間他看到自己雙手逐漸變成藍色，由淡而濃，心頭又驚又怒，疾退半步，厲聲道：「妳……」

溫九姑站在不遠，雙目如刀，緊緊的盯着他，直到此時，才呷呷尖笑道：「不要緊，你手上不過沾了些『天藍粉』，老婆子替你把迷天尺拿出來，有通天犀角，還怕甚麼雲南藍家的獨門劇毒？」

口中說着，人已快疾如風，雙手箕張，朝文如春當胸抓來，她要搶的就是插在他腰中的迷天尺！

文如春冷笑一聲，身如陀螺，在飛一般的急劇旋轉之中，一連踢出七腿，這七腿連環如風，不但快速凌厲，而且森寒逼人，逼得溫九姑連連後退了兩步，文如春身不着地，已如一陣旋風，朝門外飛衝出去。

溫九姑呆得一呆，自言自語的道：「會是掃雪腿！」

她沒搶到迷天尺，自然知道崆峒七矮就在第二進天井上，自己人單勢孤，不宜久留，急忙俯身拾起小冊子揣入懷中，一手從几上取過半粒「一陽丹」，納入口中，朝右首房中閃去。

丁天仁自然也想到文如春這一衝出去，崆峒七矮一定會隨着趕來，也急忙縱身躍起，跟在溫九姑身後，一連幾個起落，掠上屋頂，立即在屋脊陰暗處伏下身來。

這時文如春已經匆匆進入中間一間佛堂，過沒多久，就見崆峒五矮同時走出，雙脚點處，化作五道流星，朝西追去。

丁天仁目光一動，看到階下天井中，還有七個少女站在那裡一動不動，那是桂花庵主門下六個弟子，和溫九姑門下弟子紅兒，她們全是被文如春迷藥所制。

心中暗道：「照目前情形看來，文如春會使『透骨陰指』和『掃雪腿』，分明是雪山門下；但他却說是奉教主之命來邀請桂花庵主的，由此推想，這個出身嶺南溫家，又是雪山門下的文如春，很可能又投到了某一個教主手下，他仗着會使迷藥，專門替教主擄人，從他對桂花庵主的手到擒來，不

費甚麼力氣，那麼擎天手金贊臣等人，在江湖上名頭都很响亮，自然也是他們教主要邀請的人了。

自己只要跟踪住他，就不難發現他們巢穴所在。那麼今晚當然不能出手去救桂花庵主和她門下六個弟子；但紅兒她，溫九姑已經逃走，自己遇上了，就不能讓她再被文如春帶走了。

他眼看五矮朝西飛去，兩個女矮人可能正在佛堂中助文如春療毒，這是救人的好機會，心意一決，立即提吸一口眞氣，施展輕功，人如一縷輕烟，朝下撲落，脚尖才點地，雙手已經抱起紅兒，騰身而起，飛越出東首圍牆。

這一下他拿捏得極準，眨眼之間，就順利把人救出，一時那敢停留，一路飛掠，奔行了十幾里光景，才把紅兒放下，從身邊取出「溫氏清靈丹」，餵她服下。

不到盞茶工夫，紅兒忽然睜開眼來，口中輕咦一聲，眨動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望着丁天仁，說道：「你……是王公子？我……怎麼會在這裡的？」

丁天仁忙道：「紅兒姑娘，妳先檢查一下，有沒有甚麼不適之處？」

紅兒眼中有着懷疑神色，點點頭，略爲活動了下，也深深吸了口氣，就道：「我沒甚麼，我師傅呢？」

丁天仁道：「姑娘請坐下來，在下自當奉告。」

紅兒雖然有着一份戒心，還是怯生生的坐了下來，仍然和丁天仁保持了相當距離。

丁天仁就把自己在酒樓上因文如春行迹可疑，夜探桂花庵，一直說到溫九姑逃走，崆峒五矮相繼追出，自己如何把紅兒救出，扼要說了一遍。

紅兒問道：「你說文如春是師傅的侄兒，他怎麼又會是雪山門下，怎麼又要刼持桂花庵主的呢？」

丁天仁道：「這個在下一時也弄不清楚，須要慢慢的查。」

紅兒站起身，襝衽一禮道：「多蒙公子相救，我要去找師傅，就此別過。」

丁天仁急忙跟着站起，說道：「姑娘且慢。」

紅兒道：「公子還有甚麼事嗎？」

丁天仁道：「姑娘並不知道令師去了那裡，一時之間又到那裡去找？再說文如春也必然會在附近搜索令師下落，他有崆峒五矮相助，人多勢衆，連令師都不是他的對手，姑娘萬一遇上了豈不危險？」

紅兒聽得心頭大急，說道：「那……怎麼辦呢？」

丁天仁沉吟道：「在下之意……在下覺得……」

紅兒眨着眼睛，問道：「你覺得如何呢？」

丁天仁道：「不瞞姑娘說，在下就是在查訪江湖上許多有名人士無故失蹤的一重公案，目前桂花庵主的被擄，正好是一條線索，萬一令師也被他們擄去了，也好設法一起救出來。」

紅兒點點頭道：「公子的意思，是要……」她粉臉一紅，囁嚅的道：「是要……我……一起……走了？」

丁天仁也心頭一陣跳動，說道：「姑娘不用爲難，妳先到我住處，在下還有一個同伴，我可以和同伴住在一起，明日一早，買幾件男人衣衫，暫時改扮男裝，就可以掩人耳目，一方面也方便查訪令師下落，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紅兒想了想，說道：「那也只好如此了，只是這樣太打擾公子了。」

丁天仁忙道：「這也算不了甚麼，何況姑娘也幫過在下的忙……」

話聲出口，突然想到自己現在是王紹三，可不是丁天仁，但已經遲了！

紅兒何等機伶，一雙星目盯着丁天仁，只覺他在黑夜之中，雙目炯炯發光，這眼神自己好熟好熟，心頭一動，問道：「公子究竟是誰呢？」

丁天仁忙道：「在下自然是王紹三了。」

紅兒雖覺他聲音不對，但後音却有些相似，一面說道：「小女子雖曾和王公子見過一面，但我沒幫過你甚麼忙呀，不知公子指的是那一件事？」

丁天仁被她問得一時答不上話來，說道：「姑娘時間不早了，我們先回客店去，有些事明天再說不遲。」

「不！」紅兒不依道：「公子不說清楚，小女子不會去的，你先說說你究竟是誰？」

「唉！」丁天仁唉了一聲，鄭重的道：「紅兒姑娘，妳先告訴我，我今晚和妳說的話，妳保証不向任何人洩漏一個字，包括令師，妳能答應嗎？」

紅兒點點頭道：「可以，我如果洩漏給任何人，就會一劍穿心……」

「好了。」丁天仁截着道：「在下又沒有叫妳立誓。」

紅兒道：「那你可以說了，你是誰呢？」

丁天仁一直以改變的聲音和她說話，直到此時，才恢復了原來的聲音，說道：「在下丁天仁。」

紅兒從他眼神中早就猜到他可能是丁大哥了，這句話，是她多麼希望聽的，但她依然矜持着問道：「那你說說看，我幫過你甚麼忙呢？」

丁天仁道：「那次我和兩個義弟前去借宿，令師迷翻了我兩個義弟，要妳點我三處穴道，承妳手下留情……」

紅兒被他說得粉臉驟紅，羞急的道：「不用說了，你果然是丁大哥……」

「丁大哥」這三個字，在她心裡不知叫了幾百遍，這時忍不住一下叫了出來，不，她一直多麼想念着他，這回好像遇見了親人一般，一時驚喜交集，情不自禁的一下撲入丁大哥懷裡

，嬌軀發顫，眼中忍不住流下淚來。

丁天仁不防她突然會撲入自己懷裡，也當然不好推開，一時鬧了個面紅耳赤，手足無措，只得任由她偎在胸前，一面低聲道：「紅兒姑娘，不要難過，令師不會有事的。」

紅兒只是一時高興，但她究竟是小姑娘家，撲在一個大男人懷裡，自然又喜又羞，一顆頭埋在他懷裡，再也不敢抬起頭來，不依的道：「丁大哥……你……你為甚麼不早說呢……哦，王紹三究竟是甚麼人呢，你怎麼會改扮他的？」

丁天仁低下頭去，柔聲道：「妳問的事情，一時間也說不清楚，我慢慢再告訴妳好嗎？」

他這一低下頭去說話，鼻中登時聞到她秀髮上一股淡淡的幽香！

要知香氣越是淡淡的，越發具有神秘的誘惑，如果香氣濃了，就會刺鼻，這叫做：「幽香恰好微微處，沉醉郎心不在多。」丁天仁從沒有過軟玉溫香抱滿懷的經驗，鼻中聞到紅兒秀髮上的幽香，心頭不禁一陣蕩漾，雙臂忍不住把她一個嬌軀輕輕環抱住了。

兩人這樣緊緊偎依了一陣，紅兒幽幽的道：「丁大哥，我們該走了。」

她十分羞澀的輕輕推着他，直起身子。

丁天仁霍然驚覺，歉然道：「對不起，在下……」

紅兒臉上紅馥馥的舉手掠掠鬢髮，低垂着頭，問道：「丁大哥，你住在那裡呢？」

丁天仁哦道：「還有一里來路，就快到了，哦，紅兒，我那同伴並不知道我的身份，妳不可叫我丁大哥，知道嗎？」

紅兒甜甜一笑道：「那我叫你王大哥好了。」

丁天仁含笑道：「好吧！」

紅兒想了想又道：「那我改扮男裝的事，要不要讓他知道呢？」

丁天仁道：「最好也不讓他知道。」

紅兒咬着朱唇，思索道：「這麼說，我也要想個名字才好，對了，我叫丁虹好不？就說是你結義兄弟。」

丁天仁瞧着她，笑道：「好吧！」

紅兒給他笑得臉上又是一紅，不依道：「我不來啦，你笑我！」

丁天仁道：「在下不是笑妳，因為妳穿了男裝，一舉一動還是姑娘模樣，人家一眼就看得出來。」

紅兒道：「那怎麼辦？」

丁天仁道：「明天我給妳臉上易了容，再練習改變聲音，才不至露出破綻來。好了，我們快走吧！」

當下就領着紅兒回轉客店，兩人由窗戶進入房中。紅兒禁不住心頭跳動，紅着臉不敢作聲。

丁天仁俯身從床下取出鴿子，納入袖中，輕聲道：「紅兒，我出去之後，妳就閂上房門，好好睡覺，明天我去買了衣服，妳再開門，知道嗎？」

紅兒點點頭。丁天仁開啓房門走了出去，往隔壁房門上輕輕叩了兩下。

紀效祖從睡夢中驚覺，翻身坐起，問道：「甚麼人？」

丁天仁道：「效祖，是我。」

紀效祖聽出是丁天仁的聲音，急忙開啓房門。

丁天仁大步走入，在一張椅子上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

紀效祖是紅總堂的香主，經驗老到，半夜三更三公子突然來至自己房中，必然有重要之事，但他迅速掩上房門，走到丁天仁面前，雙手下垂，恭敬的道：「三公子有甚麼差遣嗎？」

丁天仁目光冷峻的看了他一眼，問道：「二更前你可曾放出一頭飛鴿？」

紀效祖心頭機伶一顫，忙道：「三公子明鑒，今晚初更過後，屬下就已入睡，那會有二更前放飛鴿之事？」

丁天仁冷哼一聲道：「沒經我同意，諒你也不敢私自和誰通訊，但二更前本座明明聽到鴿子飛起時的噗噗之聲，是從你房間的後窗飛起的。」

紀效祖背脊已經冒着涼氣，一面陪笑道：「也許是夜鳥打屬下後窗飛過，三公子聽錯了。」

丁天仁雙目一瞪，沉聲道：「本座就是十丈外的飛花落葉，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你後窗口僅隔了一堵牆，本座還會聽錯？」

紀效祖道：「但屬下真的沒放鴿子。」

丁天仁沉喝道：「紀效祖，你好大的膽子，本座問你，你還敢狡辯？」

紀效祖連連躬身道：「三公子，屬下真的沒有……」

「你還不承認？」

丁天仁伸手從袖中取出信鴿往地上一擲，喝道：「這是甚麼，你去看清楚了。」

紀效祖真不敢相信自己看着牠沖霄飛去的鴿子，還會被人截住！但這頭鴿子腳下繫有號牌，明明就是自己放出去的一頭，絕不會錯，那麼銅管內的字條，三公子自然也看過了，差幸沒有說三公子的壞話，只是報告行踪而已。

想到這裡，心頭覺得稍寬，趕忙雙膝一屈，噗的跪了下去，伏到地上，說道：「屬下該死，但不關屬下的事，屬下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丁天仁問道：「你奉誰之命，誰有這麼大膽，敢派你來監視本座？」

紀效祖忙道：「屬下是奉副總護法之命，但不是監視三公子來的。」

丁天仁道：「此話怎說？」

紀效祖看他口氣緩和下來，暗暗吁了口氣，忙道：「副總護法是因……是因……」

有這點緩衝時間，他早已想好了答詞，故意裝作面有難色，說不下

去。

丁天仁問道：「是因甚麼？」

紀效祖道：「屬下不敢說。」

丁天仁道：「你站起來，只管直說，本座不怪你就是了。」

「多謝三公子。」紀效祖站起身，垂手說道：「這是臨行的前一晚，副總護法交代屬下，言道：三公子一身功夫，老夫信得過他，可以應付任何事情，只是很少在江湖走動，可能少不更事，路上遇有事故，你要隨時以飛鴿傳書，向老夫報告，老夫可以斟酌情形，隨時派人支援，只是不可讓三公子知道了。」

這一段話，當然有些是他臨時編的，這樣就可表示副總護法不是不信任王紹三，也洗脫了他監視之名。

丁天仁聽得點點頭，一面哼道：「你說的都是實話？」

紀效祖神色恭敬的道：「屬下說的句句都是實話，若有半句虛言，三公子可以殺了屬下，屬下決無半句怨言。」

「本座不用殺你。」

丁天仁緩緩從懷中取出一粒綠豆大的藥丸，說道：「你把這粒藥丸吞下去了。」

紀效祖臉色劇變，望着丁天仁顫聲道：「三公子……」

「你接過去。」

丁天仁面情嚴肅，徐徐說道：「這不是毒藥，不會要你的命，也不會變成白痴，一切如常，只要吞下此丸，你就是我的心腹了，再說，本座已經說出口了，你能不服嗎？」

紀效祖自思無力反抗，這就爽朗的道：「好，屬下吞了。」雙手接過藥丸，一下吞入口中。

丁天仁含笑道：「很好，你現在可以把信鴿上的紙條重新寫過，就發出去，此後聽我的好了。」

接着就把今晚自己在桂花庵看到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紀效祖愕然道：「三公子認為這文如春和金贊臣等人失踪有關嗎？」

丁天仁道：「極有可能。」接着含笑問道：「你服下藥丸，可有甚麼感覺嗎？」

「沒有。」紀效祖道：「三公子說這不是毒藥，自然不是毒藥了，屬下深以服藥之後，得到三公子的信任，引以為榮。」

他服的是「迷信丹」，自然衷心悅服，終身不二。

丁天仁點頭道：「好，你去寫報告，我要在床上運一會功。」

第二天一早，丁天仁吩咐紀效祖去新招商客店附近，注意文如春一行人的動靜，自己上街去找到一家估衣店，給紅兒買了衣衫鞋襪等物，回轉客店，在房門上輕輕叩了兩下。

紅兒急忙打開門閂，先開了一條門縫，凑着眼睛，看到的是丁天仁，低聲道：「大哥快進來。」

丁天仁手中提着一大包東西，走入房中，含笑道：「衣衫都買齊全了，只不知合不合身，我到隔壁房去，妳快換上了。」

說完，就退出房去，在隔壁房中坐下，過了一回，就聽到有人叩門，開出門去，只見紅兒換上了男人衣衫，居然變成了風度翩翩的美少年，只是個子瘦小了些。

紅兒臉上喜孜孜的叫道：「大哥，你看像不像？」

她一開口就是又嬌又脆的少女口音。

丁天仁忙道：「賢弟，我們回房去再說。」

兩人回到房中，丁天仁回身掩上房門。

紅兒問道：「大哥，你看合不合身？」

丁天仁點點頭道：「很好。」

紅兒又道：「我也覺得很合身，大哥，你怎麼知道我的身材呢？」

丁天仁臉上微紅，自己昨晚不是抱過她，但這話不好說，一面笑道：「我告訴伙計是買給兄弟的，那伙計問我兄弟有多高，我故意想了想就比着鼻子這樣高，比我瘦些，就是這樣了。」

紅兒看他比着鼻子，想起昨晚大哥低下頭來聞着自己的頭髮，一時心中感到又羞又甜，粉臉驀地紅了起來，輕啐道：「大哥，我不來啦！」

丁天仁道：「賢弟好端端的怎麼了？」

紅兒道：「沒有啦！」

丁天仁伸手把椅子拉到自己面前，說道：「好，那妳快坐下來。」

丁天仁從懷中取出一隻黃銅扁盒，放到桌上，一面說道：「文如春他們都認識妳，而且妳這張臉，生得又美又甜，不像是男孩子，我昨晚不是說過要給妳易容嗎？」

紅兒聽他說自己生得又美又甜，心裡好不高興，但臉上却脹得通紅，依言在他對面坐下，一面好奇的問道：「大哥，易容要怎麼易法呢？」

丁天仁和她面對面坐着，看到的是她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一霎不霎望着自己，一張宜喜宜嗔的臉孔，更是嬌靨如花，就是柳下惠也會心頭蕩漾，情難自禁，心想：這樣如何還能給她易容？忙道：「我那同伴馬上就要回來了，我得趕快給妳易容才是，在我易容之時，妳要閉上眼睛，不可說話，等我說好了，妳才能睜開眼來。」

紅兒道：「好嘛！」果然閉上了眼睛。

丁天仁打開銅盒，開始給她易容，她雖然閉上了眼睛，但花一般美的嬌靨，不但和他相距極近，香澤微聞，易容時更需用手指在她又嫩又滑的皮膚上塗抹，這份香艷情趣，比起張敞只畫娥眉尤有過之。

他縱然竭力忍耐，把她看作兄弟

，心頭始終蕩漾不已，好不容易易容完畢，已是汗流浹背，連臉額上都有了汗水，吁了口氣道：「好了，妳自己看看。」隨手把一面小銅鏡遞了過去。

紅兒哦了一聲，睜開眼睛，說道：「大哥，這麼快好了？」

她現在叫慣了，「大哥」二字就不離口，看他把一面小巧的銅鏡遞了過來，趕緊伸手接過，朝臉上照着看去。

這一瞧，直把紅兒瞧得目瞪口呆，鏡子裡的自己，竟然變成了一個俊俏的陌生少年，雖然生得眉淸目秀，脣紅齒白，但一看就是男生！

心頭又驚又喜，啊了聲道：「大哥，你這易容的本領高明極了，連我自己都一點也認不出來了，哦，大哥，你幾時教我好不？」

丁天仁含笑道：「賢弟要學，還怕大哥不教嗎？」

紅兒甜甜一笑道：「大哥，你眞好！」

「對了！」丁天仁道：「妳雖然易了容，但口音依然聽得出來，現在我就教妳變音術，妳聽仔細了。」

接着就把如何改變聲音，以及如何摹倣別人的聲音，詳細說了一遍。

紅兒道：「大哥，這變音術好像很難呢！」

丁天仁笑道：「不是難，是要多加練習，才能應用，現在只好臨時抱佛脚，在房裡多練幾遍，也將就可用了。」

紅兒聽他這麼說了，自然要加緊練習了。

過了一回，只聽門上起了剝啄之聲，丁天仁起身開門，見是紀效祖回來了，這就迎着出去，隨手掩上房門，說道：「有話到你房裡去說。」

兩人來至隔壁房中，丁天仁在椅上落坐。

紀效祖掩上房門，走到丁天仁前面，說道：「回三公子，文如春和崆峒五矮一淸早就離開新招商客店，趕到南城桂花庵去了。」

丁天仁聽得一急，問道：「你有沒有派人跟下去？」

紀效祖道：「屬下給了客店小斷一兩銀子，要他在那裡附近盯着，如果他們出來了，看淸往那裡去的，趕來這裡通報，我會再給他一兩銀子。」

「很好！」丁天仁點着頭，接着又道：「對了，你這時就去騾馬市場，挑一匹馬回來。」

紀效祖答應一聲，立即走出房去。

丁天仁就回到自己房中。

紅兒學習變音術極爲勤奮，她本是冰雪聰明的人，經過這一陣工夫，一個人在房中練習，居然進步得相當快速，這時看到大哥回來，就學着男人聲音叫道：「大哥，剛才店伙送來茶水，你要不要喝茶？」

這幾句話，一聽就是二十來歲小伙子的聲音，雖然還帶着些少女嬌脆的音腔，但如果不知道她是姑娘家，就不容易發覺了。

丁天仁欣然道：「賢弟，妳進步得眞快，已經聽不出妳原來的口音了。」

紅兒聽大哥稱讚自己，芳心更是欣喜，甜甜一笑道：「那是大哥教得好咯！」

她一高興，又露出嬌滴的少女聲音來！

丁天仁道：「妳這句就不對了，在練變音術的時候，就要忘記自己，不可一回這樣說，一回那樣說。」

紅兒道：「大哥說得極是。」口中說着，倒了一盅茶放到桌上，說道：「大哥請用茶。」

丁天仁說了聲「謝謝」，剛坐下來，喝了口茶，只聽房門又起了剝啄之聲，就抬頭道：「進來。」

房門啓處，紀效祖匆匆走入，口中叫了聲：「三公子……」

一眼看到房中有人，就沒有再說下去。

丁天仁含笑道：「他是我義弟方虹。」一面朝紅兒道：「他是紀香主，名效祖，是紀堂主的兄弟，你就叫他紀兄好了。」

紀效祖連忙拱手道：「這樣稱呼，屬下如何敢當？方公子叫我名字就好。」

紅兒拱手道：「紀兄不用客氣。」

丁天仁又道：「方賢弟不是外人，你有甚麼事，只管說好了。」

紀效祖應了聲是，才道：「方才據報，文如春和崆峒五矮已經離開桂花庵，另外還有一輛馬車，車中可能是桂花庵主和梁山二矮了。」

丁天仁問道：「他們往那裡去的？」

紀效祖道：「出西門去的。」

丁天仁又道：「你馬匹買來了嗎？」

紀效祖道：「已經買回來了。」

丁天仁道：「好，我們馬上就走，你去結了店賬，在門口等候。」

紀效祖答應一聲，就往外行去。

紅兒臉有不悅之色，低低的道：「大哥，我和你說好了的，我叫丁虹，因爲大哥姓丁，比較好記，你怎麼說我方虹呢？」

丁天仁笑了笑道：「所以妳不高興了？」

接着壓低聲音說道：「那是剛才我想了想覺得不妥，因爲昨晚我發現這紀效祖是歐陽副總護法派來監視我的，我的一舉一動，他都以飛鴿呈報上去，歐陽生既然對我起了懷疑，妳再叫丁虹，極可能會從丁字上發現是我，所以臨時把妳說成姓方了。」

紅兒道：「原來是這樣，那是小弟多怪你了。」接着哦道：「他們已經懷疑你了，那你……」

丁天仁拍拍她肩膀，含笑道：「妳不用替我躭心，歐陽生也只是懷疑而

已，不會有事的，這紀效祖，我已經處理了，現在的他完全可以信任了。」

紅兒奇道：「大哥怎麼處理他的呢？」

丁天仁低低的道：「我給他服了『迷信丹』。」

紅兒愈聽愈奇，問道：「大哥怎麼會有『迷信丹』的呢？」

丁天仁含笑道：「說起來話長得很，等有空再慢慢的告訴妳，現在我們該出去了。」

中午時分，三匹馬趕到石橋，這裡只是一個小鎭甸，大路邊上，一片雜樹林前，有一家專爲過往旅客歇脚的酒食店，三間用竹子蓋的房屋，門前還有一片空地，可以停放車馬，裡面地方相當寬敞，放了十幾張板桌，可見生意相當不錯。

這時候正是晌午時光，食客差不多已有八成光景。丁天仁三人在屋外拴好馬匹，找了一張空桌坐下。伙計送上三盅茶水，問了要些甚麼酒菜，便自退去。

丁天仁拿起茶盅，喝了一口，目光朝四周看去，但覺所有食客，幾乎都是些商賈行旅，瞥見右首第四桌上坐着三個身穿長袍的中年文士，目光堪堪一注，只見坐在中間的紫袍人朝自己微微頷首。

心中覺得奇怪，這人自己並不認識他，他怎麼會朝自己頷首的呢？哦，對了，莫非會是金瀾、易雲英、葉青青三人不成？不對，如果是她們三人，早就走過來了，那麼這三人可能是金少泉、白少雲、王紹三無疑。

紅兒看他坐下來之後，一直沒有作聲，低聲叫道：「大哥，你在想甚麼呢？」

丁天仁道：「沒有。」

店伙送上飯菜，三人正在低頭吃喝之際，三個中年文士已經站起身朝店外走去，就在那紫袍人經過自己桌旁之際，丁天仁突然感到有一縷勁風朝自己腰間襲來，伸手一抄，握到手中的像是一個紙團，這就不動形色，納入袖中，依舊低頭吃着飯菜。

飯後，紀效祖要店伙泡了一壺茶，給丁天仁、紅兒面前斟了一盅，也給自己倒了一盅。

丁天仁裝作要小解的模樣，來到屋後，從袖中取出紙團，打了開來，那是一張小紙條，上面寫着：「今晚觀音閣見」六個小字。

金少泉他們約自己今晚到觀音閣去見面，可能有甚麼事了，當下雙手一搓，把紙條搓成粉末，回到前面，紀效祖已經會過賬了，三人喝了口茶，就相繼出門，翻身上馬。

丁天仁回頭朝紀效祖道：「你對這一帶十分熟悉，可知觀音閣在那裡？」

紀效祖馬鞭朝前面一指，說道：「就在前面，離大竹很近，我們就是要從觀音閣前面經過，三公子有甚麼事嗎？」

丁天仁道：「沒有，我們就在大竹打尖嗎？」

紀效祖道：「一般行旅商賈就在大竹打尖，其實趕到大竹，時間還早得很，稍爲加緊脚程，就可以到渠縣去打尖了。」

丁天仁因字條上約自己到觀音閣見面，這就說道：「我們就在大竹好了。」

紀效祖應了聲「是」。

紅兒跟在後面問道：「大哥，你是不是要去觀音閣？」

丁天仁忙道：「沒有，我只是隨便問問而已！」

紅兒心想：「哼，你這話誰會相信？方才問了觀音閣，才說到大竹打尖的，如果沒有事，你會問觀音閣？」

這是早晨辰牌時光，從梁山西門馳出三匹駿馬，一路朝西急馳！

馬上是三個少年公子，看去都只有二十來歲，只要從他們衣着光鮮，人品俊逸，一望而知是富貴人家的弟子，同窗好友，出來遊玩的。

因爲三匹駿馬，一回你超過我，一回又我超過他，好像是在比賽騎術，焉知這三位少年公子，却是易釵而弁的姑娘家，她們正是金蘭、易雲英和葉青青。她們一回妳超前半個馬頭，一回又兩騎並轡齊馳，只是爲了在馬上互相交談方便而已！

易雲英先催馬上前側臉朝金蘭道：「喂，金兄，大哥就是從這條路來的，我們追了半天，怎麼連一點影子都沒看到？」

金蘭道：「這要怪王伯伯說得太晚了，出門行旅的人，都是鷄鳴早看天，聽到鷄聲就起床，天濛濛亮就上路了，那像我們起來天色已經大亮，直到我們吃過早餐，他才告訴我們，算起來大哥很可能比我們早出門將近一個時辰了呢，我們一時之間如何追得上他？」

葉青青趕上來，問道：「妳們在說甚麼呀？」

易雲英道：「我們在說，怎麼還沒追上大哥。」

葉青青回頭道：「這時候路上人還不多，我們不會加快一點？」

說着，一領繮繩，當先衝了出去。

易雲英道：「葉兄說得不錯，我們快些趕路才行！」跟着揮鞭催馬，急急馳去。

金蘭看兩人馳出去了，加快馬鞭跟了上去。三匹馬同時洒開四蹄，也踢起了大路上滾滾黃塵！

三位姑娘中易雲英和葉青青平日究竟很少騎馬，騎術自然也不會高明，只是仗着各有一身武功，才不至於從馬背上顚下來，經過半個多時辰的奔馳，二位姑娘早就香汗淋漓。

易雲英在馬上叫道：「金兄、葉兄，我們在這裡歇一歇吧！」

葉青青、金蘭一齊勒住馬頭，三

人跳下馬鞍，各自跑得粉臉通紅，相顧一笑。

易雲英舉手掠掠被風吹亂的鬢髮，失笑道：「看來騎牲口與施展輕功提縱術一樣吃力。」

葉青青接口道：「是啊，方才我差點從鞍上翻下來呢！」

金蘭笑了笑道：「妳們平日很少騎馬，所以太過用勁了，騎馬要懂得馬性，把心身放輕鬆些，就不會很吃力了。」

葉青青牽着馬走近路邊一片樹蔭之下，說道：「這裡有幾方大石，我們就在這裡坐歇一回再走。」

她在石上坐下，還用手帕拭着額上汗水。

易雲英跟了過去，也在一方大石上坐下。

金蘭笑道：「要休息，方才石橋還有一家茶館，可以喝些茶水，這裡沒有茶，連水都找不到……」

話聲方落，耳中忽然聽到一聲極輕的沉哼，似從樹林中傳出，這就立即朝兩人打了手勢，悄聲道：「林中有人！」

易雲英、葉青青同時站起，輕聲問道：「妳聽到甚麼聲音了？」

金蘭道：「是極輕的哼聲。」

易雲英道：「我們進去瞧瞧。」

金蘭道：「江湖上遇林莫入，我們闖進去不大好吧？」

葉青青道：「他先出聲哼的，又不是我們有意去招惹他。」

易雲英道：「對嘛，我們只是去瞧瞧有何緊要？」

金蘭道：「要進去也要小心些。」

葉青青道：「好嘛，那就快些了。」

三位姑娘小心翼翼的穿林而入，找了一陣，林中沒有半個人影。

易雲英道：「是不是金兄聽錯了？」

金蘭道：「我方才明明聽到有人發出極輕的沉哼，不會錯的。」

話聲方落，只聽又是一聲極輕的哼聲傳了過來。

易雲英道：「快聽，好像就在……」

葉青青口中「噓」了一聲，伸手朝右首指了指，那是一堆草叢，草有半人來高。

三人極其小心的撥開草叢，走了十來步路，只見草堆中蜷伏着一個人，這人一頭白髮，戴着黑布包頭，身上穿的是青布棉襖，竟是一個老婆子！因為蜷伏着身子，看不到她的臉，此時身軀發顫，似是正在運功，但還是抵不住，所以口中不時發出輕微的哼聲。

金蘭一眼看去，覺得甚是眼熟，口中忽然輕咦一聲道：「會是溫九姑？」

金蘭也已發覺，悄聲道：「是她！」

葉青青問道：「妳們認識她？」

易雲英附着她耳朵說道：「她就是九寡十八迷溫九姑！」

葉青青悄聲道：「她好像在運功逼毒。」

試想溫九姑躲在草叢裡運功逼毒，她善使迷藥，這草叢四周，豈會不佈上迷藥，任人闖入，但怎知她身上最厲害的迷藥都給石破衣掉了包，佈上一層假的迷藥，如何迷得了人？

金蘭道：「我們過去看看。」

三人走到溫九姑身前，才看清她雖然盤膝趺坐，但上身已是伏下了去，一張鳩臉也隱隱蒙上了一層黑氣，只是鼻中還在呼吸，是以不時發出輕微的唔唔之聲。

葉青青道：「她果然中了毒，她想運功逼毒，但她自己已經無法把毒逼出來了。」

易雲英回頭笑道：「葉兄這口氣好像還是一位蒙古大夫呢！」

葉青青道：「解毒我可一點也不蒙古。」

金蘭道：「葉兄身邊有解毒藥丸，就給她一顆。」

易雲英道：「這種人還要救她？」

金蘭道：「她雖不是好人，但我們既然遇上了，總不能見死不救。」

易雲英道：「好嘛，救就救她，只是葉兄解毒藥丸不知管不管用？」

葉青青笑道：「神女宮解毒金丹，善解天下百毒，就算唐門見血封喉的毒藥暗器，只要有一口氣在，一樣救得活。」

口中說着，伸手入懷，取出一個小小玉瓶，傾出一粒梧桐子大的藥丸，俯下身去，納入溫九姑口中。

易雲英道：「她氣息已經很弱，藥丸吞得下去嗎？」

葉青青道：「我已把藥丸納入她舌下，很快就會溶化。」

易雲英又道：「那要多少時間毒才會解呢？」

葉青青收起玉瓶，說道：「大概有頓飯工夫，就會清醒過來了。」

金蘭道：「那就好，我們等她清醒了再走不遲。」

易雲英笑道：「這叫做好人做到底，等就等吧！」

三人站在草叢中，足足等了頓飯工夫，溫九姑臉上黑色果然漸漸褪去，接着身軀動了一下，緩緩直起，一雙水泡眼也緩緩睜了開來。

易雲英喜道：「好了，她果然醒過來了。」

溫九姑目中神光一閃，忽然斂去，緩緩打量着三人，口中依然虛弱的道：「老婆子身中劇毒，是三位相公救的了？」

金蘭道：「我們是路過這裡，發現老婆婆中毒昏迷，正好這位葉兄身邊有解毒藥丸，給妳餵了一粒，如今老婆婆既然醒了，我們還要趕路，也該走了。」一面回頭道：「易兄、葉兄，

我們走吧！」

溫九姑道：「三位相公且請留步。」

金蘭回身道：「老婆婆還有甚麼事嗎？」

溫九姑有氣無力的道：「老婆子不但中了『透骨陰指』，又誤服賊人半顆毒藥，此時全身乏力，無法走動，三位相公這一走，老婆子豈不活活餓死在這裡了？」

易雲英問道：「那妳要想如何？」

溫九姑道：「三位公子行行好，扶老婆子出去，到了林外，也許有馬車經過，可以搭個便車。」

三位姑娘可不知道溫九姑是怕她侄子追踪尋來，才一口氣奔行了幾十里路，躲在草叢中逼毒的，她如是全身乏力，走不動路，出了樹林，豈不是讓追踪的人很快就發現了？

葉青青看她這麼說了，就點頭道：「好吧，我扶妳出去。」

金蘭要待開口，但看葉青青答應了，也只好不說。

溫九姑感激的道：「多謝這位相公。」

葉青青伸出手去，正待去扶溫九姑手肘，溫九姑手腕一翻，一把扣住了葉青青的手腕，口中呷呷尖笑起來。

葉青青驟不及防，口中忍不住驚「啊」了聲，手上用力一掙，怒聲道：「妳這是做甚麼？」

溫九姑扣住她手腕不放，尖笑道：「原來妳還是個丫頭！」

金蘭怒叱道：「溫九姑，妳還不快放手？」

溫九姑瞪着水泡眼，點頭道：「妳們果然認識我老婆子？」

易雲英氣道：「人家救了妳，妳居然還向葉兄出手，妳是不是人？」

溫九姑臉色一沉，尖聲道：「老婆子只是有話問妳們，眞要取她性命，她早就沒命了。」

金蘭道：「妳要問甚麼？」

溫九姑道：「妳們怎麼進來的？」

金蘭冷冷的道：「我們自然是走進來的了。」

溫九姑道：「老婆子在草堆四周洒了三重迷藥，妳們怎麼會沒事的？」

易雲英道：「這就奇了，妳下了三重迷藥，我們怎麼會沒有事？這要問妳自己，妳問我們，我們又去問誰呢？」

「好！」溫九姑道：「那麼妳們說說看，妳們師父是誰呢？」

金蘭道：「我們師父是誰，與妳何干？」

溫九姑道：「當然有關係，如果妳們師父是老婆子的熟人，老婆子就可以相信妳們了。」

易雲英心中一動，冷然道：「告訴妳，我們是盟主……」

金蘭心思何等細密，聽她說到「盟主」二字，已知易雲英的心意，故作吃驚，急忙攔道：「二師妹……」

易雲英也在給她這一喝之際，就停住不說。

溫九姑聽易雲英說出「盟主」，下面雖沒說下去，但分明是「門下」二字了，這可把她聽得一怔，接着面有喜色，呷呷笑道：「三位姑娘原來是盟主門下，那就不是外人，妳們認不認識王紹三王公子？」

金蘭問道：「不是外人，這話怎說？」

溫九姑擠着水泡眼笑道：「不是外人，自然是自己人了，老婆子問妳們認不認識王紹三？」

她是老江湖，口中雖說是自己人，但仍要証實她們和王紹三的關係。

易雲英道：「他是我們三師兄，怎麼會不認識？」

金蘭故意瞪了她一眼，叱道：「二師妹，妳又嘴快了。」

溫九姑現在又証實了，含笑道：「妳們果然是盟主門下，這叫做大水冲倒龍王廟，自己人不認識自己人，老婆子是盟主敦聘的護法，現在妳們總清楚了吧？」

說話之時，五指一鬆，放開了葉青青的手腕。

易雲英道：「妳老原來是護法堂的老護法？我們很少出來，護法堂的人，我們只認識總護法和歐陽副總護法。」

「這是妳們很少在外面走動之故。」溫九姑尖笑着問道：「妳們要去那裡？」

易雲英道：「我們是奉命查一件事來的。老護法如果沒甚麼了，我們就要走了。」

她比較嘴快，所以連奉命查一件事都說出來了，其實，這話只是告訴溫九姑，她們有任務在身，所以急於要走。

溫九姑臉上有了喜色，呷呷尖笑道：「三位姑娘不說，老婆子也知道了，妳們是奉命偵查川西失蹤的人這件事了，嘿嘿，妳們遇上老婆子，這可眞巧，這件事老婆子已經有了眉目。」

金蘭心頭不由一動，急急問道：「老護法已經有眉目了，那是甚麼人呢？」

溫九姑得意的笑了笑道：「這些賊人是甚麼路數，老婆子一時還弄不清，但他們到處劫持江湖有名人物，那是不會錯的了。」

金蘭問道：「老護法怎麼知道的呢？」

溫九姑尖笑道：「昨晚他們劫持桂花庵主，老婆子也誤中賊子暗算，但他們的行蹤却未必瞞得過老婆子。」

易雲英問道：「老護法如何會知道他們行蹤的呢？」

溫九姑已知這三位姑娘是「盟主」門下，自然知無不言，這就呷呷笑道：「老婆子出身迷藥世家，咱們有一種追踪術，名『指引香』！」（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鳳城主在龍城主的葬禮後，向衆來賓宣佈，爲了龍家傳宗接代，要其女鳳凰即與龍的傳人龍翔成親，好予照應，新居暫設在鳳城，婚禮費用由鳳家代墊借。龍翔扚不過岳父的善意，只好答應。鳳城內上下張燈結彩，熱鬧非常，婚禮正要舉行，却不見了新郎新娘兩主角。原來鳳姑娘帶龍翔往其母墳去拜祭，在鳳母墳中碰上奇遇，發現一件秘密……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龍的傳人

赫九露兇情　一命歸黃泉

「有一枚耳環不小心滚到你房裡去了。」阿翔道。

遲疑了一會，對方才冷冰冰的道：「門沒關，進來吧。」

阿翔、莫愁、小丁不敢大意，暗提了一掌眞力，結伴推門而入。

房內有人，一個。

人在喝酒，已有八分醉意。

還是一個熟人，乃武林三怪之一的病丐麻六是也。

麻六其實並不姓麻，亦非排行老六，只因爲臉上有六顆特大號的超級大麻子，所以大家都叫他麻六，而他自己眼見這兩個字很吃香，也就順水推舟，將原來的眞名實姓抛到九霄雲外去了。

病丐二字同樣有其來因，這位老兄既非丐幫中人，也不是沿門乞討的游丐，但他生性吝嗇，愛打秋風，喜歡白吃，又因練功走火入魔，曾卧病甚久，至今仍臉色白蒼蒼的好像一個癆病鬼，故而武林同道給他取了一個病丐的外號。

實際上這個老小子不但不窮，而且富甲一方。

但他本性難改，偌大的一張桌面，僅僅叫了兩碟小菜，一壺酒而已。

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龍傳人驚「咦」一聲，道：「好極了，原來是你，咱家正在到處找你。」

病丐麻六聽傻了，指着自己的鼻尖道：「娃兒認識老夫？」

小丁搶着說：「豈止認識，還熟得很。」

「老夫是誰？」

「病丐麻六，你臉上的那六顆大麻子就是最好的註册商標。」

麻六仔細的打量了一下龍傳人，滿面驚愕的道：「你是龍城的二少爺龍翔？」

龍傳人頷首道：「正是阿翔。」

病丐立即換上一副憂傷的表情，道：「慚愧，老夫因故未能親往龍城一哭，但自從聽說龍家慘遭滅門之禍後，便一直悲痛在心……」

莫愁打斷他的話，冷聲道：「你說什麼？聽說龍家慘遭滅門之禍？」

麻六黯然道：「對啊，此事早已傳揚開去。」

小丁發火道：「不對吧，你應該換一個說法。」

「怎麼說？」

「曾親眼目睹。」

「不不不，只是耳聞，並未目睹。」

「媽的，水仙不開花，你少裝蒜，有人看見你身在龍城，想賴也賴不掉。」

「是那個殺千刀的亂造謠？」

「你的好朋友，老搭檔，野和尚無廟。」

事情到了這步田地，病丐知道賴不掉了，提起酒壺，咕嚕咕嚕的灌了

三大口酒，直呼：「苦啊！苦啊，這一來我麻六恐怕要老命休矣。」

龍傳人道：「只要實話實說，本公子保証不會爲難你。」

病丐麻六垂頭喪氣的道：「老夫是怕對方不饒人。」

「放心，鳳城主、趙二叔他們會盡力保護你。」

「二少爺休說大話，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只怕誰也保護不了誰。」

「可否先將麻大俠目睹之事說出來，然後再從長計議。」

病丐麻六想了一想，道：「進入龍城，天色已晚，禍事已生，老夫不敢踏進九龍廳，爬上了一棵大樹。」

「樹上很好，可以看得更清楚。」

「麻子是看到不少事。」

「此刻，九龍廳內的人是否俱已全部中毒身亡？」

「是的，都倒下去了。」

「外面的警衛，廚房的厨子呢？」

「也遭了毒手。」

「同樣是中毒而亡？」

「是死在一種怪異的邪功之下。」

「什麼怪異邪功？」

「疑似失傳已久的白骨爪。」

小丁大驚失色的道：「哦，難怪死者的身上有五個黑窟窿，原來如此。」

莫愁道：「龍城的警衛可曾奮力抵抗？」

麻六望着阿翔道：「說出來不怕二少爺難堪，龍城的警衛全部一招畢命，不堪一擊。」

「這麼厲害？」

「爲老夫平生僅見。」

「到底是人是鬼？」

「看起來很像鬼。」

「是何模樣？」

「骷髏頭，黑衣裳，來去如風。」

「你認爲是人是鬼？」

「八成是穿着鬼衣的人。」

「多不多？」

「一大羣。」

「究竟有多少？」

「此時大火已起，濃煙蔽天，無法估計。」

龍傳人道：「據在下所知，白骨爪乃是白骨魔尊所創，走的是陰狠毒辣的路子，出掌發招之前整隻手掌會變成白骨，掌風寒氣森森，令人不寒而慄，有先聲奪人之效，曾毀掉了不少英雄好漢。」

病丐麻六正容道：「龍城家學淵源，又有名師指點，果然見識廣博，令人佩服。」

小丁挑眉道：「少拍馬屁，且說我們少城主之言是否有誤？」

麻六道：「大概正是這樣。」

莫愁道：「但是，事隔百年以上，白骨魔尊早已骨化飛灰，不可能再興風作浪。」

「也許是老魔的子孫後代。」

「前輩可有線索？」

「沒有。」

「可知那一個門派或個人，跟老魔能搭得上線，沾得上邊？」

「麻子毫無所悉。」

剛剛現出一線希望，隨又煙消雲散，龍傳人不禁心情一沉，道：「在慘案現場，可曾見有活人逃出？」

「只有一個人。」

「什麼人？」

「就是野和尚無廟。」

「再無別人？」

「再無別人！」

「肯定？」

「肯定！」

「火燒龍城後魔徒有無停留？」

「隨即揚長而去。」

事情透着古怪，顯而易見，魔徒志在殺人，非爲劫財，不然一定會翻箱倒櫃，大肆搜索。

莫非事先已將龍城的財物劫掠一空？

那二百萬兩銀子下落何方？

老牛皮在何人之手？

金劍又藏在那裡？

白骨令主是誰？

眞的能在今日子夜之前取走醉俠赫九的項上人頭嗎？

人死之後有鬼魂嗎？

能附着在他人身上跟活人交談嗎？

天殘老人的話可信嗎？

此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 * *

懲着一肚子的問號，阿翔等三人步出了病丐麻六的房門。

一出房門，突然發現，太白樓的門口又有顧客上門。

爲首的是霸王城主神州一霸胡百威。

二城主胡百勝在左。

三城主胡百成在右。

胡小痴、胡小瘋、胡小狂、胡小蘭緊隨在後。

在門口稍作停留，由店小二引導，魚貫而入。

那裡也不去，偏偏走進醉俠赫九脚下，鳳嘯天、侯上樹中間的雅座。

這一驚非同小可，龍傳人當機立斷，一面通知趙二叔，一面叫小丁下樓去知會鳳城主他們，同時喚店小二上來問話。

小丁機伶得很，辦事效率極高，趙二虎出門不久，便折轉回來。

龍傳人迫不及待的道：「胡家的人是否的確進入那一間雅座？」

阿狗道：「一點不差。」

「鳳城主他們怎麼說？」

「很懷疑胡百威就是白骨令主的化身。」

「捉賊捉贓，捉姦捉雙，可不能輕舉妄動，免得壞了大事。」

「是的，是的，鳳城主他們也是這樣說，不會亂來的。」

狀元莊主趙二虎道：「姓胡的那一家人此刻在幹甚麼？」

小丁道：「小的曾偷看過，在點菜，好像準備要大吃一頓。」

莫愁姑娘道：「趙二叔打算如何應付這個變局？」

趙二虎不愧是老江湖，依然鎮靜如恒，道：「以不變應萬變，全面監視胡家的人，全力保護好喝酒的，一旦姓胡的露出了狐狸尾巴，就叫他血濺太白樓！」

阿翔望着樓梯口，道：「阿丁，通知店小二了嗎？」

小丁道：「通知啦。」

「怎麼還沒有來？」

「大概快了吧。」

是不慢，樓梯聲響，店小二跑着小碎步匆匆而來。

趙莊主馬上扳起了臉孔，沉聲道：「小二，你爲何睜眼說瞎話，滿口謊言？」

店小二嚇一跳，傻呼呼的道：「沒有啊，小的從來不說謊話。」

「不見得吧，你曾說預訂樓下雅座的人是一位大老爺？」

「小的是說過這樣的話。」

「那麼，現在來的客人可是那位大老爺？」

「不是。」

龍傳人怒道：「不是就証明你說了謊話。」

店小二解釋道：「誤會，誤會，天大的誤會，事實並非如此。」

莫愁道：「事實又是怎樣，說呀！」

小二道：「事情很簡單，原先決定在小號宴客的那位大老爺，因爲臨時有事取消了，樓下的雅座便空出來了。」

李四豹眼一瞪，道：「小娃兒別忘記，我們當初預訂了六間雅堂，還欠一間，既然有了空位，理當留給我們使用才是。」

店小二低聲下氣的辯解道：「那位胡爺也是太白樓的常客，又是武林人物，我們可得罪不起，請各位大爺大人大量，多多包涵。」

木已成舟，除非訴諸武力，已經不可能將霸城的人趕出太白樓。

追根究底的目的，是想確定胡百威是事先預約訂座？還是臨時決定來太白樓便飯小酌？

如是前者，無疑與白骨令搭不上邊，因爲阿翔這邊決定在後，神州一霸不可能事先得知醉俠赫九會來太白樓大吃大喝。

若是後者，事情就麻煩了，白骨令主是胡百威的可能性絕對存在。

事實証明，胡家的人是臨時駕臨，大家不由皆緊張起來，遣走小二之後，趙二虎還特地潛至樓下，跟鳳嘯天、郎人傑等人有所接觸，齊將注意的焦點指向霸城，全力貫注，全神戒備！

大家音調雖然很低，還是驚動了近在咫尺的醉俠赫九，推開門縫，露出半張惶恐的臉來，聲若蚊蚋般道：「各位跑出來幹什麼？」

龍傳人故意跟他打哈哈：「裡面悶得慌，出來透口氣。」

赫九左瞧瞧、右看看，信疑參半的道：「該不會是有情況吧？」

狀元莊主趙虎道：「沒事，別疑神疑鬼，進去灌你的黃湯吧。」

醉俠並未回座，反而神氣起來，道：「這一場戲，我老酒鬼可是主角，事關生死，有什麼風吹草動皆不得任意隱瞞。」

小丁瞪着眼珠子低聲吼叫道：「說沒事就沒事，別庸人自擾，自尋煩惱，再不回房去躲起來，一旦被白骨令主發現你的踪影，就災情慘重啦。」

這一着眞靈，醉俠心裡發毛，頭皮發炸，連說：「好，好，好，老酒鬼這就回座喝酒去。」

一分一秒也不敢躭擱，乖乖的退回屋裡去，做縮頭烏龜。

阿狗可神氣了，得寸進尺的指揮起老酒鬼來：「把房門關上。」

「關啦。」

「不許再探頭探腦。」

「不敢啦。」

「安心的喝酒吧，天場下來還有個大的頂着。」

「正在喝。」

「只要聽話，包你沒事，白骨令主絕對逃不出我們的手掌心。」

「是！是！」

* * *

燈已殘，夜已深。

晚膳的食客俱已散去。

太白樓稀稀落落的只有幾個宵夜的人。

一直平靜無波，一直平安無事。

霸城的人也一直不曾離開他們所在的雅座半步。

忽然，不知何故，店小二在樓下正中的一張餐桌上擺下一隻香爐，插上一炷香。

龍傳人大感詫異，招手將他叫上樓來，劈面就說：「今天又不是初一十五，上香幹嘛？」

店小二道：「是兩位客人叫小的這樣做。」

「有原因嗎？」

「爲了計時。」

「現在什麼時候？」

「子時過半。」

「也就是說，再過半個時辰便要交丑時了？」

「對啊！對啊！」

莫愁面籠寒霜的道：「這是酒樓，又不是寺廟，客人叫你插香就插香？」

店小二傻笑道：「嘻嘻，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短，拿了客人二兩賞銀，只好照着別人的意思做。」

趙二虎沉聲道：「賞你銀子的是何許人？」

「一男一女。」

「年歲多大？」

「二十上下。」

「人呢？」

「已結帳離去。」

「這二人可有言語交代？」

「開了一個玩笑。」

「什麼玩笑？」

「那個男的說，當這一炷香燃盡前太白樓將有好戲上演！」

* * *

店小二聽不懂這句話，當作玩笑來看。

趙虎、阿翔懂，料定那一男一女必然是白令骨主的關係人。

空氣立告緊張起來，大家的眼睛忙得不亦樂乎，盯着三處看。

一處是醉俠赫九。

一處是霸城全家。

另一處就是那一炷火紅的香。

人在緊張的時候，在感覺上時間似乎過得特別慢，許久許久才燒掉一寸多。

又過了好一陣工夫，也不過才燃去一半。

好不容易，熬了好長一段時間，香火終於還剩下一寸不到。

羣豪全面戒備，如臨大敵。

心情則極端矛盾，一方面希望白骨令主能及時出現，好揭開龍城滅門之謎，一方面則又怕傷及老酒鬼，一命嗚呼。

所幸赫九至今仍安然無恙，正在大喝特喝，差不多快要爛醉如泥了。

沒見那一男一女重返太白樓。

胡家昆仲子侄依舊動靜全無。

猛可間，許是迎神拜佛，或者嫁女娶媳，太白樓的對街有人燃放炮竹，弄得硝煙滿天，瀰漫了半條街，響聲如雷，震得人雙耳嗡嗡作響。

待煙消聲息，驚魂甫定，定目細看時，却突然發現，醉俠赫九失踪了。

不是上了天。

而是入了地。

大家有目共睹，赫九原先所坐之處的地板被人鋸出一個圓洞來，連人帶椅全部不見了。

這事非同小可，龍傳人、趙二虎等人皆驚得面無人色，當下二話不說，立與莫愁、小丁、吳獅、李豹衝下樓去。

先將情況告知侯上樹、鳳嘯天，然後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頭闖進隔壁雅座去。

霸城一家子圍坐一桌，正共享天倫之樂，忽見有人破門而入，不禁大吃一驚，胡百威怒溢雙眉的吼道：「這是怎麼回事？各位爲何擅闖他人房間？」

李豹暴跳如雷的道：「老子是來找人的。」

「找誰？」

「找到再告訴你。」

「本城主在此爲小犬慶生，並無外人。」

「哼，未見得，到時自知。」

房間僅丈五見方，一目瞭然。

牆跟、四角、桌下，那有老酒鬼的踪影？

天花板也完好如初，看不出有破壞的痕跡。

這下慘啦，不僅李四豹雙眼發直，鳳嘯天、趙二虎、龍傳人等一夥也都看傻了眼。

二城主胡百勝好大的火氣，啪的一聲猛一拍桌面，指着李豹的鼻尖道：「說，你要找誰？」

老爺莊主李豹硬着頭皮說：「醉俠赫九。」

「老酒鬼原來在哪兒？」

「在你們兄弟頭上的那間雅座內。」

「來太白樓作甚麼？」

「喝酒。」

「赫九喝他的酒，與霸城何干？」

「老酒鬼在賢昆仲的頭頂上，如今赫九失踪，霸城自然嫌疑重大。」

胡小痴的脾氣好大，道：「拿人証來！」

胡小瘋也是個火爆浪子：「拿物証來！」

胡小狂補充道：「霸城不是嚇大的！」

胡小蘭附和道：「胡家亦非好惹的！」

醉俠行踪不明，到那裡去找人証物証，李四豹無言以對，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胡百勝可逮住理了，勃然大怒道：「拿不出人証物証就是胡說八道，本二城主要你們向霸城道歉。」

野狼郎人傑怒冲冲的道：「姓胡的，你說你們？」

胡百勝橫掃衆人一眼，道：「不錯，破門闖入者人人有份。」

「哼，要七兄弟道歉可辦不到。」

「辦不到就休怪霸城的人翻臉無情。」

「胡老二，你想打架？」

「是想揍人。」

「拔劍！」

「喝酒！」

胡老二眞不含糊，說請喝酒就眞的請，舉起一大杯綠芙蓉來，潑得李豹、郎人傑滿頭滿臉。

馬上激起了二人的萬丈怒火，一齊亮出傢伙衝上去。

燕青、侯上樹不肯坐視，分從左右兩側抄過去。

眼看一場大混戰行將爆發，還是鳳嘯天老謀深算，强行將四人攔住，道：「四位且慢，這中間說不定有誤會存在，待查明眞相後再動手不遲。」

神州一霸胡百威說話了：「鳳城主說那裡話來，該查明眞相的是本城主，事實究竟如何，請還霸城一個公道！」

鳳嘯天跟趙二虎交換一道眼神，將事情的經過簡單扼要的說了個大

概。

胡城主驚「哦」一聲，道：「哦，龍城的滅門慘案原來是白骨令主幹的？」

狀元莊主趙虎道：「有白骨令爲憑，絕對錯不了。」

「現在又找上了老酒鬼，欲在今日子夜之前取他項上的人頭。」

「正是這樣。」

「因爲霸城的人來得太巧，諸位懷疑本城主就是白骨令主？」

「但願不是！」

「如今老酒鬼到底醉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正是本莊主極待查明的一件事。」

三城主胡百成眞怪，始終一言不發，低頭喝悶酒，僅偶而會抬頭瞄一眼莫愁姑娘。

二城主胡百勝與乃弟截然不同，一面提壺斟酒，一面呼喝道：「那就快去查吧，別掃了我們一家人的酒興！」

胡百勝居然下了逐客令，場面必然又會弄僵，甚至大動干戈。

鳳嘯天欲語未語，胡小狂乍然發出一聲驚叫，道：「爹的酒怎麼變色了？」

綠芙蓉是綠的，淡綠色。

現在却變成紅的，淡紅色。

這眞是怪事，胡家三兄弟臉色大變。

其他的人同樣吃驚不小，面有驚容。

顏色繼續在變，綠色漸淡，紅色漸濃。

「血！」

鳳嘯天、胡百威、趙二虎終於明白了變色的原因，一齊昂首上望，一齊驚呼出聲。

血是從天花板上滴下來的。

天花板已被鮮血染紅一大片。

龍傳人彈身而起，欲將天花板打開，一看究竟。

胡百威的反應也不慢，衣袖一拂，立有一道暗力射出，硬生生的將阿翔逼落在地。

金燕子燕青挺身而上，道：「胡城主這是什麼意思？」

胡百威一字一句的道：「並無惡意，請各位聽本城主一言。」

從屋頂趕來的葫蘆莊主張彪道：「說吧，我們在聽。」

霸王城主胡百威一本正經的道：「霸城胡家的人一入太白樓便未離此一步，對不對？」

鳳城主鳳嘯天道：「這事不假。」

胡百威繼道：「這天花板完整無缺，既無出入孔道，亦無破損痕跡，各位是否同意？」

趙二虎細一審視，道：「胡城主所言屬實，並非虛語。」

胡百威的嘴角露出一絲笑意，咬着牙根，從齒縫裡擠出來幾句話：「有趙莊主這一句話就夠了，各位可以動手了！」

招招手，命胡家的人離席而起，退至門邊，準備離去。

倏地，飛起了三個人，亮出了三把刀，刷、刷！刷！三聲響，將染紅的天花板給挖了下來。

通！從上面掉下一物，落在一隻大海碗裡。

是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正是醉俠赫九的項上之物。

通！又一聲，這次是一張椅子，赫九的無頭屍仍然坐在上面。

心口上有五個血窟窿，鮮紅的血水仍在往外冒，顯係白骨爪的傑作無疑。

但不知是先死於白骨爪，再砍下人頭？還是先砍下人頭，再施展白骨爪？

所有的人都呆了，傻了，手脚發冷，透體生寒。

白骨令主究係何方神聖？

從那裡來？

往那裡去？

那一陣鞭炮聲顯然是煙幕，也是掩護。

淹沒了鋸天花板的聲音。

也淹沒了殺人的聲音。

計劃實在太週密，手段實在太毒辣，行動實在太快太玄，簡直令人匪夷所思！

鳳嘯天好精明，發現天花板上別有天地，一樓與二樓之間有三尺左右的空隙，馬上發號施令道：「白骨令主必是由此出入，快封鎖太白樓，全面搜索，此獠可能尚未離去。」

晚了，魔踪已杳，毫無所獲，醉俠赫九的犧牲太不值得，白白的丟了一條命，竟連白骨令主的影子都沒看到。羣豪發覺是由天花板的盡頭破壁而出，還在牆上留下四個字：後會有期！

香火燃完了。

老酒鬼死了。

白骨令主的話果然兌現。

霸城胡家的人早已離開。

龍傳人、鳳嘯天、趙二虎等人如遭棒喝，憋着一肚子的窩囊氣，也相繼消失在漆黑的長安街頭。

病丐麻六走得最早，跑得最快，一見老酒鬼身首異處，便抱頭鼠竄，逃之夭夭。

這是赫九第一次演主角，本想演一場好戲，却以悲劇告終。

* * *

又見關洛大道。

又見快馬三匹。

馬上之人依舊是莫愁、小丁、龍傳人。

不過，上次是回家爲老父祝壽，滿心歡欣，這次則家破人亡，一身是仇。

而且方向也不同，前次是由東向西，這次則是由西往東。

目標指向洛陽，打算到鳳城去與鳳凰姑娘完婚。

一路疾馳，放馬狂奔，這日上午便出了潼關。

再行片刻，阿翔忽然勒馬停住，指着遠處山窪裡的一棵老樹道：「莫愁，阿狗，你們還記得那一棵樹嗎？」

當然記得，半個多月前，回長安爲老城主做壽，曾親眼目睹一位可憐的村姑在那一棵大樹上上吊自殺。

村姑的遭遇實在悲慘，家貧如洗，告貸無門，偏生寡母又臥病在床，她這個獨生女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只好含羞忍悲把自己賣進娼門。

但是，一入娼門，便生悔意，眼見鴇母頤指氣使，惡行惡狀，開口就罵，動手就打，簡直拿人不當人，尤其是嫖客，有些極爲粗暴，恣意摧殘，一點也不知道憐香惜玉，姐妹們皆怨聲載道，叫苦連天，千方百計的想早離苦海，重獲新生。

村姑見此情狀，實在無法忍受，連半個嫖客都沒接，便乘隙逃走。

然而，問題並未解決，就此一走了之，老鴇必然不會善罷甘休，一定會上門來討債，銀子早已請了郎中買了藥，叫她們母女拿甚麼來還人家。

若是重返娼門，幹那種見不得人的事，又心有不甘，死也不肯。

就坐在樹下，思前想後，整整哭了一夜，哭腫了眼，也哭斷了腸，在無路可走，無計可施的情形下，橫着心，咬着牙，投環上吊，打算了此殘生。

處境實在堪憐，可謂生死兩難，是以，當被阿翔他們救活後，仍呼天搶地，決心尋死，費了不少口舌，方始回心轉意。

三人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天，不但親自送她回家，還送了一大筆銀子爲村姑贖身。

就因此耽誤的時間太久，因而誤了龍城主的壽誕佳期，無巧不巧，陰錯陽差，因而逃過一劫。

嚴格說來，阿翔、莫愁、小丁雖然救了村姑的一條命，村姑小玉又何嘗不是他們的救命恩人。

小丁望着老樹，以充滿感情的話語道：「我小叮噹一輩子也忘不了，若非這棵老樹我們三個人可能早已燒成人乾人炭啦。」

龍傳人道：「我想再去小玉家看看。」

莫愁道：「是該去瞧瞧，看她們母女是否平安，那個殺千刀的老鴇子有沒有來找麻煩。」

小丁豪氣干雲的道：「我舉雙手贊成，假使那個老巫婆膽敢將小玉再押回娼寮，咱們就殺到她老窩去，將她碎屍萬段，丟到亂葬崗上去餵狗！」

主意一定，當即撥轉馬頭，從山路小徑，進入山區。

* * *

深山，荒野。

一處山坡上建有三間農舍，翠竹爲籬，瓜蔬滿畦，田裡禾麥迎風招展，樹上桃李結實纍纍，一位五十上下的老婦正在門口餵雞，流露出一幅歡樂的農村美景。

山路崎嶇，馬行不便，三人將馬留在里許外吃草，徒步而來，一見那老農婦，小丁便熱情的招呼道：「老太太，還認得我們嗎？」

老婦先是一楞，但很快便恢復平靜，馬上滿臉堆笑的迎上來，道：「認得，認得，快請裡面坐，老身給三位恩人泡茶。」

莫愁姑娘甜笑道：「不必麻煩，我們站一會就走。」

阿翔打量一下老農婦，見她紅光滿面，精神飽滿，笑道：「老太太的身體好像已經完全康復？」

農婦笑呵呵的道：「託三位恩人的福，老婆子七八天前就下床了，沒災沒病的眞好啊。」

始終沒見小玉的芳踪，小丁問道：「小玉還好吧？」

老婦連說了兩聲：「好！好！」

「她人呢？」

「進城去了。」

「進城去作甚麼？」

「她沒有說。」

「幾時去的？」

「好幾天了。」

「幾時回來？」

「也沒有交代。」

「住在那裡？」

「誰知道？」

老婦神情怪異，語意含混，那有做母親的對女兒的行踪去向一問三不知，不禁引起了龍傳人的懷疑，沉聲道：「老太太，妳老實說，小玉是否被抓回娼寮去了？」

農婦搖頭否認道：「沒有，自從小玉回家之後，一直沒見娼寮的人找上門來。」

這話有悖常情，透着蹊蹺，鴇兒賺的是昧心錢，那有花了錢財，買回一個姑娘來，任她自去的道理，小丁疑雲滿面的道：「天下的鴇兒沒有一個好東西，我不信！」

老婦臉色陰晴不定的惶聲道：「老身說的都是實話。」

阿翔沉吟一下，道：「這裡面一定有問題。」

「有甚麼問題？」

「本公子懷疑是妳把親生的女兒推入火坑。」

「冤枉，冤枉，虎毒不食子，老身怎會將女兒賣入娼門？」

「小玉回家之後，如果不是妳將她再度推入火坑，鴇兒爲何沒找上門來？」

「這話公子應該去問鴇兒，老身怎麼知道？」

「至低限度，小玉的行踪去向，妳這個做母親的人理當一淸二楚才是。」

「小玉沒有說，叫老身如何作答，老婆子也正在爲此急得不得了。」

這一番話漏洞百出，充滿矛盾，

違反常情常理之處甚多，小丁越聽越火，終於忍不住大聲吼道：「老太太，妳一點也不急，倘若眞的急得不得了，那有心情在門口逗小雞玩。」

莫愁接口道：「而且，也根本沒病，以前是裝的，那有一個眼看就要病死的老太婆，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便會紅光滿面，粗壯如牛。」

龍傳人面籠寒霜，聲冷色厲的道：「別再演戲，是該說實話的時候了，本公子今天非要找到小玉不可。」

農婦的臉色一變再變，神情焦急，遲疑許久後始道：「好吧，我說，我說。」

「小玉是被妳賣掉的，又推進火坑去了？」

「不是，事實絕非如此。」

「難不成是她自甘墮落，自願在娼門賣笑？」

「也不對。」

「那事實究竟如何？」

「她根本不是老身的女兒。」

此話一出，三人俱感心頭一震，莫愁一揚柳眉兒，道：「甚麼？小玉不是妳女兒？」

農婦的語氣很肯定：「是啊，老身與她素不相識，八竿子也打不着。」

小丁大呼小叫道：「既然八竿子也打不着，小玉怎會變成妳女兒？妳又怎會變成小玉的娘？」

「是小玉主動來找老身的。」

「找妳幹嘛？」

「叫老身做她的娘，演一場戲。」

「就是這一場烏七抹黑，亂七八糟的戲？」

「對。」

「妳答應了？」

「那個小妮子兇得很，威脅要殺我全家，不答應怎麼行。」

莫愁道：「噢，說了半天，妳原來不是寡婦，還有家人？」

老婦道：「我老太婆兒子、女兒、丈夫通通有，家裡也不缺錢用。」

「怎麼沒見妳的丈夫兒女？」

「都被小魔女趕走了，暫時不准回來。」

「小魔女這麼厲害，你們全家都鬥不過她？」

「她是武林人物，功夫好嚇人，一巴掌就把我家老頭子下巴打歪了，我們可惹不起。」

龍傳人道：「她眞的叫小玉？」

「可能是假的。」

「眞名實姓叫甚麼？」

「她沒有說，老身也不敢問。」

「就她一個人嗎？」

「好像有人隱身暗中，但未露面。」

「可知此女的身份來歷？」

農婦大搖其頭道：「對武林人物的事我老太婆可是一竅不通，別問。」

小丁覺得好窩囊，有一種濫用同情心，被人欺騙玩弄的羞辱感，氣忿忿的道：「老太婆，妳也未免太自私啦，爲了你們自身的安全，竟甘心受那個小魔女的指使擺佈，卧病在床，輾轉呻吟，裝得跟眞的一樣，騙了我們的銀子、眼淚、同情心，還誤了行程，實在可惱，可惡，又可恨！」

老婦喟歎一聲，一臉疚歉的道：「對不起啦，失禮，其實我們也是受害人，二位所給的銀子都被那個小魔女帶走啦。」

不錯，老婦也是受害人，都不願再給她責難，三人互望一眼，只好自認倒楣，掉頭就走。

已步出籬外，正拾級而下，農婦忽然喊叫道：「這件事就到此爲止，三位千萬別再對外聲張。」

阿翔道：「聲張會怎樣？」

老婦道：「小魔女如果得知老身拆穿了她的西洋鏡，一定會採取行動，拆散我這一身老骨頭。」

小丁朗聲道：「放心吧！小小的一個魔女不必放在心上，一旦犯在我們手裡就會把她撕掉，吊在樹上，晒成人乾，叫她永遠無法再作怪！」

牛皮吹破了。

話說得太滿。

餘音未落，異事陡生，突聞老農婦發出一聲慘叫。

慘叫聲極爲短促，僅僅只有半聲，三人驚得一呆，急忙返身回奔，「一鶴沖天」變「大鵬展翅」，「流星追月」變「八步趕蟬」，絕頂輕功一古腦兒全部施展出來。

快，快若瀉電奔馬！

妙，妙如凌波仙子！

結果還是慢了半步，當三人重返農舍時，老婦已倒卧血泊中，氣絕身亡。

兇器是一支白骨令。

就插在她的心口上。

鮮血仍咕嚕、咕嚕地往外冒。

「甚麼人？」

三條人影，三聲吼，龍傳人彈身上了屋頂，莫愁、小丁從左右兩側抄到屋後去。

來人去勢如風，僅一瞬之隔便已去遠，僅僅看到一個黑影。

而且一閃即沒，隱入山石林木之中，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全然一片空白。

有一點可以確是，兇手即使不是白骨令主本人，也一定是他的關係人，志在殺人滅口，甚至有故意威嚇龍傳人的意思在。

令人納悶的是，這一連串的行動，白骨令主目的何在？

毫無疑問，如非小魔女僞裝上吊，誤了行程，阿翔他們必然會準時回到龍城，與父兄同遭劫難，共赴黃泉。

顯而易見，白骨令主此舉的目的是想留下阿翔的命。

這就叫人匪夷所思了，一般江湖尋仇都是斬草除根，誰會故意留下一個禍根？不怕春風吹又生？

難道……

可能誰也不知道，只有天知道！

* * *

尋思間，三人早已箭射而出，咬着那個消失的影子追下去。

追進山石，石間一無所見。

深入林間，林內毫無所獲。

再追片刻，便是關洛大道，只見大路之上行旅甚多，就算兇手夾雜其中，也無從分辨。

龍傳人咬一咬牙，跺一跺脚，恨得牙癢癢的，却無計可施，只好就此罷手。

此時艷陽高照，烈日當空，正當午膳時分，三人仍然空着肚子，早已在飢腸打鼓，忽見不遠處有一個路邊攤，不遑多想，便放步行去。

這一個路邊攤很特別，在一株老松樹下，只有一張桌子，兩把椅子。

幹活兒的人，有兩個，一男一女。

男的約莫二十出頭，青衫一襲，五官端正，白白淨淨的，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都不像生意人。

女的略小，大概只有十七八歲，一身綠色緊身衣，襯托得曲線玲瓏，明麗照人，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足証是一位聰明而又多情的美嬌娥。

二人分工合作，女的在挽袖炒菜，男的在一旁打雜。

手藝不錯，香氣四溢，逗得龍傳人食指大動，趨前道：「有甚麼好吃的呀？」

男的爽朗的笑笑，快人快語的道：「多得很，要甚麼有甚麼。」

小丁的肚子快要餓扁了，吞了一口口水，嚷嚷道：「咱們好侍候，不會挑肥揀瘦，有甚麼就上甚麼好啦，但要快，餓死人可要償命啊。」

莫愁見另一隻鍋裡一隻清燉雞已經燉好，道：「就先上這隻雞吧，我們買啦。」

豈料，男的給了莫愁一個釘子碰：「不賣！」

女的輕啓朱唇，嬌滴滴的吐出來一個字：「送！」

不是玩笑，是事實，眞的端上桌來，送至三人面前。

這可鮮，不賣，送，這種新鮮事兒阿翔他們還是第一次碰上，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小丁嘻嘻一笑，道：「笑話，生意人將本求利，我們可不好意思白吃。」

男的正容道：「是三位弄錯了，我們兄妹並非生意人。」

阿翔聽得一呆，道：「不做買賣幹嘛要擺個路邊攤？」

女的笑盈盈的道：「自己吃呀，野餐嘛。」

又是一樁鮮事，小丁差點沒把大牙給笑掉，戲謔道：「乖乖，你們好大的興緻，爲了野餐居然搬桌弄椅，埋鍋造飯，累不累呀！」

男的興緻勃勃的道：「不累，不累，只要覺得好玩，就不會感到累。」

莫愁細一觀察，見雞鴨魚肉，瓜菓疏菜，柴米油鹽醬醋茶酒一應俱全，暗中吐一下舌頭道：「這那像是野餐，看架勢足足可以開一家小館子，兩位吃得了嗎？」

女的答得好：「吃不完可以送給過往的行人吃。」

小丁道：「眞的不賣？」

「不賣！」

「要送？」

「要送！」

「那就好人做到底，多搬幾張椅子來，站着吃多累人。」

那男的還眞聽話，諾應聲中馬上搬來三張椅子，擦拭乾淨之後才送到三人面前，同時將杯盤碗筷也一併擺好，恭謹有禮的道：「三位請用吧。」

那女的又及時端上來幾盤可口的佳餚，肉香、菜香，還有酒香，害得阿翔、莫愁、小丁個個垂涎三尺，皆身不由己的一屁股坐下來。

尤其是小丁，仍是小孩心情，最貪吃，撕下一隻雞腿來就往嘴裡送，却聞莫愁噤聲道：「小心中毒！」

小丁一聞此言，龍城的慘劇立在他的腦海重現，不禁打了一個冷顫，到口的雞腿又停下來，咬着莫愁的耳朵道：「不會吧？」

「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那怎麼辦？」

「讓我來檢查一下看。」

莫愁很機伶，趁那一男一女弄菜不備間，取出一支銀簪，暗中逐一測試，然後才微一頷首道：「沒事，現在可以吃啦。」

這話等於是下了攻擊令，吹起衝鋒號，阿翔、小丁再也沒有顧忌，何消一忽兒工夫，一隻又肥又大的清燉雞便剩下一副光溜溜的骨架子。

那女的睹狀可樂了，笑靨如花的道：「怎麼樣？還可以吧？」

龍傳人道：「好極了，色香俱佳，美味可口。」

小丁摸一下滿嘴的油漬，傻笑道：「不好意思啦，一隻大肥雞都被我們三個人給吃光啦。」

女的毫不介意，反而歡天喜地的道：「吃光最好，這樣才有成就感。」

莫愁很有禮貌，笑瞇瞇的道：「兩位一起吃吧，不然我們豈不是喧賓奪主，顯得太不懂禮貌了。」

那一男一女亦未推辭，表現得很豪爽，待端整齊後也攏過來，跟三人坐在一起。

「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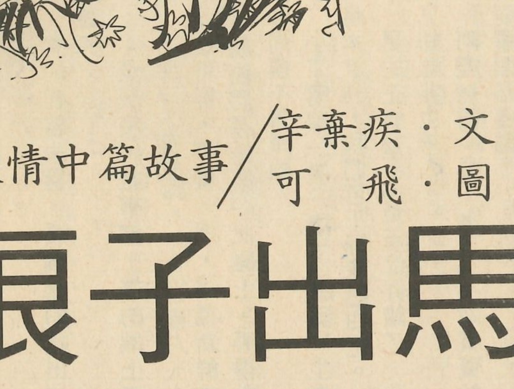
彼此一見如故，一口氣連乾了三杯酒。

阿翔望着滿桌子的菜餚道：「這那像是野餐，簡直是宴客嘛。」

男的鄭重其事的道：「三位就是我們的貴客，豈敢慢待。」

（未完・四）

上文提要：君不畏打走侯子正的賊船，跨海鏢局又揚帆前進，君不畏回到小風城，石小開在上海曾答應過回來送掩口費八百兩，他將包震天送到石敢當賭坊，石不全父子留意談話內容，証實包震天並不知鏢銀被劫是他父子所爲，放心招呼他們，如數照付餘款，其實已佈下殺着，重金聘請閃電刀任一奪和他約鬥，送走包震天起程，已達到嫁禍東王的意圖，便安排美人迷局，向君不畏下殺手……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浪子出馬

父子訛詐施術　一刀驕兵中招

君不畏雙臂一張，三個姑娘便擁在他的懷中了。

四個人幾乎擠進那間耳房中，一片哈哈嘻嘻，誰的心中想甚麼，似乎已不重要了。

君不畏坐在椅上，他指着酒杯，笑道：「怎麼，還有酒呀。」

翡翠笑道：「君先生，你忘了，酒與女人永遠是分不開的呀！」

蘭兒也道：「醇酒美人，本來就分不開呀！」

君不畏道：「蘭兒。」

蘭兒俏目溜轉，勾魂似的斜睨着君不畏，道：「嗯，君先生，我知道你恨我。」

君不畏坦然的道：「妳猜錯了。」

蘭兒道：「我曾經要過你命呀。」

君不畏道：「妳還不瞭解我這個人，我是個不想過去與未來的人，我只注意現在！」

蘭兒道：「你不恨我了？」

君不畏道：「只有傻瓜才會恨一個美麗的女人。」

他把指頭點了一下蘭兒的鼻子，又道：「我不想當傻瓜，所以……」

蘭兒道：「所以怎樣？」

君不畏道：「所以今夜我把妳留在我身邊，蘭兒，妳不會再用毒來迷我吧？」

蘭兒吃吃的笑了。

她笑得十分得意，因爲她怎麼也想不到君不畏不但不記恨她，甚至還要她留下來，太意外了。

君不畏就是喜歡製造意外，他是個不平常的人。

翡翠不笑了。

她一直在期盼着君不畏再來，却不料君不畏來了，却要蘭兒侍候，她笑不出來了。

另一姑娘只淡淡的一笑，她並不太熱衷於留下來。

她識趣的起身要離去，却又被君不畏拉住了。

「你……君先生。」

君不畏笑笑，道：「姑娘，妳的芳名是……」

「我叫美玉。」

君不畏道：「妳也眞像一塊美玉，我今夜也少不了妳。」

美玉一怔，道：「你……」

君不畏又笑笑，道：「我是個相當饞嘴的猫。」

美玉道：「你要我也留下來？」

君不畏道：「我是一頭狂獅，妳需要好好休息，去吧，我會請妳過來的。」

美玉緩緩往外走，她走得半帶羞。

於是……翡翠嘆口氣，她無奈了。

君不畏今夜已有兩人侍候他，他已沒時間與精神來和她同樂了。

君不畏却伸手拉住翡翠，笑笑道：「我不會忘了那夜咱二人的歡樂光

景。」

翡翠道：「你不是不想過去嗎？」

君不畏道：「歡樂之事忘不掉，我們之間就是歡樂，妳我都不會忘！是嗎？」

翡翠道：「可是今夜你已有兩個姑娘侍候你了。」

君不畏道：「不是兩個，是三個。」

翡翠大吃一驚，道：「三個？」

君不畏道：「還有妳呀！」

翡翠吃驚的道：「還有我？」

「不錯。」

「你是金剛不壞身？」

「我凡胎肉體。」

「你不會忘了吧！」

「甚麼事？」

「明日過午的一場生死之搏呀！」

君不畏嘆了一口氣，道：「唉，我就是覺得明天一點希望也沒有，才在這最後一個夜晚，盡情的歡樂，盡情的狂野一番，便是明天死了，也了無遺憾了！」

蘭兒一邊吃吃笑了。

美玉半帶笑，搖着頭，她以爲世上還有這種人，眞的叫人奇怪！

只有翡翠！

翡翠猛搖頭，道：「不，你不是毫無希望，你一定要有信心呀！」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翡翠，如果你眞心喜歡我這浪子，妳今夜一定要來。」

翡翠道：「那會害死你的。」

君不畏道：「妳不來我會失望的！」

翡翠道：「我拿你沒辦法，君先生，我回房去了。」

她與美玉便雙雙往耳房外面走去。

門被君不畏關上了。

他回頭，只見蘭兒端正的坐在床沿上，她好像十分得意的樣子！

君不畏緩緩走過去，他的臉上帶着幾分愉悅，那模樣就好像新郎新娘在洞房的光景。

他們當然不是那樣的心情。

如果有人能知道二人心中所想，那一定嚇一跳！

君不畏伸手了。

蘭兒也伸手，但她手上握着一塊絲巾。

她自衣襟上把絲巾抽取下來的。

女人欲解衣之前，總是先把身上的零件取下來。

君不畏一看蘭兒手上絲巾，立刻哈哈笑了。

「蘭兒姑娘，妳不會把我迷昏吧，那樣就沒有甚麼意思了，是嗎？」

蘭兒抖着絲巾吃吃笑了。

她幾乎笑彎了腰，君不畏却乾澀的一笑。

蘭兒舉着絲巾，道：「我才不會叫你昏過去，那樣我也不快樂，更何況，我的後面還有翡翠與美玉，她們也不會饒我呀！」

君不畏道：「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妳還是把妳這坑人的玩意收起來吧！」

蘭兒一笑，道：「你吹燈，我換衣，好不好？」

君不畏道：「摸索着不太好。」

蘭兒道：「也罷，今夜聽你的。」

君不畏道：「我喜歡女子全身光溜溜的一絲也不掛！」

蘭兒笑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

君不畏道：「妳明白甚麼？」

蘭兒道：「你怕我會在身上藏毒玩你，是不是？」

君不畏道：「我不想受制於人，尤其是女人。」

於是……

蘭兒全身赤裸了，她眞的一絲不掛，而且也擺好了架式等候君不畏上馬了。

君不畏才不會那麼猴急，他決心要收服三個女人，他如果猴急，一個他也對付不了。

他把手在蘭兒身上來回的撫摸着。

他暗中在運內功於手掌上，如果此刻蘭兒能看到他的手掌，她一定會吃一驚。

君不畏的手掌顯然黑紅混雜色，而且熱呼呼的按在人身上，會令人以爲熱火烤身。

蘭兒就在君不畏的撫弄中閉上了眼睛！

女人只一閉上眼睛，天塌了也不管！

蘭兒張臂抱住君不畏了，她發出飢渴的聲音，君不畏就知道他的手段成功了。

他把自己的熾熱引發起蘭兒身上的慾火，蘭兒的强自忍耐功夫便崩潰了。

蘭兒不但無法忍受，而且她竟然把持不住的早早豎起白旗，她無奈的，也是吃驚的發覺君不畏在這方面好像天賦神勇，仍然是那麼的威猛絕倫！

蘭兒算算時辰，又過了半個時辰，這是令她不解的，但她却在心底產生一種佩服，她有些喜歡君不畏了。

也許這就是男人把女人征服的實在手段，蘭兒又怎知，君不畏暗運內功，他封住關穴，阻住下元，除了挺槍如鐵棒之外，他甚麼雜念也沒有，這功夫如果使展開來，只有女人吃暗虧，男人等着吸收調理反而增加功力於無形。

如果有人知道君不畏在京的時候有人稱他爲「地龍」，這人就不以爲怪了。

「地龍」，實際上就是一種巨大的蜥蜴，蜥蜴的爪底下就有毒，而蜥蜴獵取時候只需長舌疾伸，那比閃電還快，而君不畏……

君不畏發覺蘭兒難以再忍受了，他也笑了。

君不畏不急於蘭兒的求饒，他要蘭兒自己求情。

蘭兒好像在苦撐，只不過一陣苦熬之後她叫了。

「求求你，放了我吧，我實在半點力氣也沒有了。」

哈哈一笑，君不畏道：「我好像得聽你的，否則你在忍無可忍之下再對我用毒，我就慘了。」

蘭兒道：「我不會對你用毒，以後也不會，君先生，你確是異人啊！」

君不畏「滾鞍下馬」，拾起一件外罩拋給蘭兒，道：「那麼，你去把翡翠姑娘叫來吧！」

蘭兒那一身汗濕，她自己就吃一驚。

只見她抓起外罩披上就「逃」。

她眞怕君不畏一把抓住她不放人。

房門剛開啓，進來一個人。

進來的是美玉而非翡翠。

君不畏一看便笑了，蘭兒可憐兮兮的問君不畏：「她先來，可以嗎？」

君不畏道：「早來晚來全都一樣，過來吧！」

那蘭兒如獲大赦般出房而去，頭也不回的走了。

＊　＊　＊

現在，美玉站在床前面，她的神色凝重，就好像她是初夜的新娘般緊張。

君不畏心中明白，她們均是石小開的女人，早就沙場老手了。

他不伸手，只是笑笑，道：「你早就站在門外了，你沒有推門進來。」

美玉那稍長的下巴微抖，低聲道：「我在聽，聽得心裡吃驚，蘭兒姐好像被你……」

君不畏一笑，道：「蘭兒高興得怪叫，你也會的。」

美玉道：「那種叫聲好嚇人的。」

君不畏道：「那是美的最高境界表現，你如果不相信，你馬上就會知道。」

他緩緩的伸出手，美玉也往床上躺。

君不畏仍然那模樣，他摸。

他的雙掌又呈黑紅色了，美玉也開始顫抖着，也把頭左右搖，櫻桃小口張得可以伸進一個小拳頭。

君不畏仍然不爲所惑，他好像在撫摸着一件美好的藝術雕像，他慾而不火。

慾而不火的人定力才是一流的。

君不畏以不變應萬變，便眞的大旱金石流土山焦，他依然淡淡的吃吃笑。

於是，美玉發動了，她採攻勢。

君不畏不令美玉失望，就像對蘭兒一樣，他又運勁於關元下，那種攻擊再攻擊，而不懼於敵人的動作，令美玉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

於是，美玉也發出與蘭兒一樣的怪異呻吟聲了。

美玉邊呻吟邊叫道：「你眞的不怕累呀？」

君不畏不出聲，他也不回答，一心要美玉早早的向他豎起白旗投降。

這只是極短暫的一刻，美玉便也像一隻幾乎被宰的落湯雞般披着外套便衝出房。

她臨到門口還回過頭道：「你太厲害了，怕你了。」

君不畏道：「那麼，請翡翠姑娘來吧！」

美玉道：「我當然會去爲你叫她的。」

君不畏哈哈笑了。

他暗中運氣，氣走百骸，力道衝進肌肉，那麼頑强的雙臂高舉，發出咯卡卡骨節響聲來。

光景他比未同二女交鋒時的力氣還大幾倍。

於是，翡翠姑娘推門而入。

君不畏的雙目一亮，他哈哈笑着向翡翠姑娘招手，笑道：「來來來，聽說你一直在想念我，是嗎？」

翡翠走過去了。

她走近君不畏，淡淡一笑，道：「君先生，我求你。」

君不畏一怔，道：「求我？」

翡翠道：「是的，我求你。」

君不畏道：「求我甚麼？」

翡翠道：「剛才，我應該第二個前來侍候你的，可是我叫美玉來。」

君不畏道：「原來是你叫美玉姑娘來的，她很好，也滿意的回去了。」

翡翠道：「君先生，我最後一個來，就是爲了要服侍你好好的睡足覺。」

君不畏不笑了。

他雙目一亮，道：「爲甚麼？」

翡翠道：「我發覺你是好人，我不忍害你。」

君不畏道：「你害不了我的，來吧！」

翡翠搖頭，道：「不，我不要你明天沒有精神，君先生，明天過後，我的人是你的我也甘願……」

君不畏一聽感動了。

他吃吃的笑道：「你爲甚麼……」

「我說過，你是個好人。」

「我是標準的浪子。」

「浪子不見得就是惡人。」

「至少浪子談不上是好人。」

「但你在我眼裡是好人。」

君不畏眨眨眼睛，似是自言自語的道：「風塵出俠女，娼門也有義氣人哩，難道……」

他伸手拉住翡翠，道：「好，我答應你，咱們就這樣坐着到天明。」

翡翠搖搖頭，道：「君先生，我會一種手藝，能叫你好好的睡上幾個時辰。」

「甚麼手藝？」

翡翠道：「你先爬下來。」

君不畏依言翻轉身，他四平八穩的爬匐在床上。

只見翡翠往他身上一跨，雙手十指便在君不畏的背上肩上活動起來了。

初時君不畏癢癢的，但不久便覺得全身舒泰，翡翠的手指過處，有着酥痲的感覺，令他不由得閉上雙目。

其實這正是東洋人傳來的按摩術，但那時候的人沒見過，只覺得令人全身舒筋鬆骨，血脈暢通。

於是，就在翡翠姑娘的巧手按摩過君不畏的全身大小三百六十二隻骨節，七十二條大小筋之後，君不畏已發出輕微的鼾聲。

他睡得太香甜了，口水也掛在嘴角邊。

翡翠姑娘坐在他身邊，臉上有汗珠，但她却笑了。

＊　＊　＊

君不畏眞的一覺睡到日穿窗。

他在床上翻轉身，鼻子聳動幾下便把眼睜開了。

他是被一股香味引醒的，只見翡翠姑娘正自往桌上擺放着幾樣精緻的小菜。

翡翠姑娘見君不畏醒過來，面現微笑道：「你眞好睡，你一共睡了差不多五個時辰。」

君不畏頓覺精神百倍，他舒展雙臂，一挺而起，翡翠姑娘已把他的衣褲送上了。

君不畏看看窗外，道：「石少東來了嗎？」

翡翠姑娘道：「就快來了，所以你若不醒過來，我準備把你叫醒的。」

一笑，君不畏穿衣跳下床，有一件東西他不能忘。那是一件任誰也想不到的怪兵刃，裝在他的袋子裡。

別以爲他有一把刀，尖尖的不長，但他眞正要人命的傢伙，却是那件看上去比鴿蛋大不了多少的東西。

誰也想不到那會是一件殺人利器，如果有人驟眼看去，還以爲是一件玩物。

君不畏不去檢查他的那把尖刀，他仔細的看那件怪利器，然後往懷中一塞。

翡翠姑娘爲君不畏斟酒，笑瞇瞇的就好像小婦人欲送出遠門的丈夫似的，露出依依的笑容。

君不畏吃了一半，他才淡淡的道：「我記得你們少東是要你們三人侍候我的，爲何不見蘭兒與美玉兩人前來？」

翡翠笑道：「我去找過她二人，我怎麼叫她們也不起來，睡得好沉，眞奇怪了。」

君不畏笑笑，他心裡當然明白，那是因爲他暗中使了點手段，幾乎把二人的骨頭也蝕化，如果不睡上一兩天，那是很難恢復的。

翡翠沒有，所以她現在有精神侍候君不畏。

她當然不知道箇中原因，如果她也像蘭兒和美玉一般，一心想折騰君不畏，她也免不了精疲力竭。

＊　＊　＊

君不畏這裡剛剛吃完酒菜，便聽得一陣哈哈笑聲傳過來了。

那當然是石小開的笑聲。

君不畏立刻變了樣，當然他不是被這聲音嚇着的。

他變得一副萎縮樣，面色也黃青一片，眼神也不見光芒，背部也微微帶着駝，看上去他一夜之間老了三十歲。

他爲甚麼要這樣？

不旋踵間，他的眼圈四週有黑雲出現，那比刻意的化粧還要明顯。

石小開走進來，君不畏一聲「咳」。

這光景看在石小開的眼裡，他樂透了。

「君兄，你這一夜溫柔，想必是愉快至極了。」

翡翠已迎着石小開一禮，道：「少東家。」

石小開點點頭，道：「好，好，你們出盡力了，沒有令我失望，哈哈！」

他走近無精打彩的君不畏，笑道：「君兄，你好像……」

君不畏吸口氣，眨眨眼皮子，用力的道：「她們三個眞厲害，我這一夜頂十夜，尤其是她。」他指向翡翠姑娘，又道：「你看看，我變成這樣子了。」

石小開道：「沒關係，距離比武還有一個多時辰，你老兄吃飽了睡個夠吧！」

君不畏道：「一個時辰怎能把精神養好啊，五個時辰差不多。」

石小開道：「君兄，你昨日答應得爽快，你也寧願牡丹花下死呀。」

君不畏道：「我沒有忘記，石兄，我會按時去赴會的，我不想當個食言的小人。」

石小開哈哈笑了。

翡翠姑娘臉上早有不解，但此刻她明白了，君不畏果然不簡單，他的應付能力是高人一等的。

她相信，如果君不畏仍然精力旺盛，石小開便會暗中再使小動作，君不畏便防不勝防了。

＊　＊　＊

石小開不走，他一直陪着君不畏。

不但陪着，而且賭坊的前後兩處通路也有人把守，只不過耳房中的君不畏不知道。

前後把守的人並非別人，正是莫文中、尤不白、尹在東之外，還有個獨眼龍李克發。

李克發是被君不畏打壞一隻眼的，他恨透了君不畏，如今四人分成兩撥就把前後門堵住了。

除了他們四人，石小開還召來二十多個年輕力壯、有武功底子的大漢

暗中侍候。

石小開說過，小風城是他父子二人天下，如果君不畏還敢上門來，他要慢慢的把君不畏弄死在小風城。

君不畏還想他的八百兩欠銀，在石小開的心中，那是在作夢。

* * *

君不畏如今的模樣眞可憐，他好像三天沒吃飯，又像是個癆病鬼。

他不時乾咳一聲，直搖着頭。

他還自言自語。

「我怎麼全身沒力氣，力氣到那兒去了？」

石小開想笑，他心中明白，小子啊，你的力氣都被三個女人吸乾了。

他差一點笑出聲來。

他的口吻却是關心的。

「君兄，要不要我命人給你送上一碗老山人參湯？」

君不畏當然想再喝上一碗人參湯，那會增强他的力道，只不過他又怕石小開動手脚。

他搖搖頭，道：「不用了，我看我今天要倒楣了。」

石小開道：「石兄，你的武功高强，我以爲你一定可以打敗任一奪。」

君不畏一把拉住石小開，他帶點哆嗦的道：「石兄，你說說，任一奪比那個『刀聖』洪巴二人，誰的刀法高？」

笑笑，石小開道：「他們各有專長，我庸俗，我實在看不出來。」

君不畏嘆口氣，道：「想不到我這浪子與世無爭，却不幸捲進你們的漩渦了，唉！」

石小開道：「你嘆的甚麼氣？」

君不畏道：「石兄，念在我對你誠實不欺份上，我這裡有個要求。」

石小開道：「你說。」

君不畏道：「我是個標準浪子，無親又無故，如果眞的不幸我挨了刀，死在你們那裡，你大方的弄上一口棺木把我裝起來，然後在棺木中塞上幾塊大石頭，抬到海中沉下去，我就感激不盡了。」

他這裡說着，一邊的翡翠落下眼涙了。

君不畏心中一動。

石小開却又呵呵笑了。

「君兄，別這麼洩氣，你不是說過，人是活的，刀是死的，如果有本事人與刀合一，你怎麼忘了你這豪情風發的樣子了。」

君不畏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石小開道：「這話怎麼說？」

君不畏道：「玩『女』喪志呀，你看我這模樣，與昨日已判若兩人了。」

石小開又是一聲哈哈，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我昨日還提醒你的，可是你却見『女』心喜，一夜之間三次銷魂，太過份了。」

他還把面皮一緊，又道：「做朋友仁至義盡，何況咱們曾翻過臉，你應有所警惕呀！」

君不畏巴掌猛一拍，道：「咎由自取，我不再說甚麼了，不就是命一條嗎？」他站起身來，又道：「走，咱們這就去比鬥。」

石小開大笑，道：「對，這才像個人物，我自從初次見到你君兄，便被你這種豪氣干雲的樣子折服，走，我們回後街去。」

石家的大宅院就在小風城的後街。

君不畏挺起腰肢沒站穩，他皺眉，道：「唷，怎麼腰也酸了？」

石小開還想去扶他一把呢，因爲他怕君不畏賴約，藉病不去赴會。

君不畏用力扭扭腰，他嘆了一口氣。

他伸手摸摸翡翠，道：「我二人同床共枕兩次了，萬一我不幸，你會不會……」

翡翠又落涙了。

她拉拉君不畏，道：「你小心……」

君不畏笑了。

他不能說不感動，他明白翡翠這是動了眞情。

* * *

石小開手拉君不畏，二人就好像多年老友似的，一邊走一邊嘻嘻哈哈的說着話，就這麼的出了「石敢當賭坊」的大門。

也眞叫巧，迎面走來兩個人。

兩個一黑一白女人，是的，苗小玉與黑妞兒過來了。

苗小玉走上前，她吃驚的看着君不畏，道：「君兄，你怎麼變成這樣子，你病了。」

君不畏未回答，石小開說話了。

「他沒病，他累成這樣子。」

苗小玉訝異的道：「幹甚麼會累成這樣子？」

石小開道：「天底下最耗損身子的工作是甚麼？」

君不畏搖搖頭，道：「別說了，行嗎？」

苗小玉却想知道，她關懷的道：「賭了一夜？」

石小開笑道：「比賭還厲害。」

苗小玉道：「那會是甚麼？」

石小開掀底牌了，這時候他相信，君不畏這模樣連他也打得過。

呵呵一聲笑，石小開道：「他一夜之間睡了三個姑娘，是個大色狠，他怎麼不這樣？便是鐵羅漢也完蛋。」

苗小玉眼睜大了。

她絕不相信君不畏是這樣的人，他不是色狠，因爲她也曾在君不畏的懷裡躭過，很溫暖而無雜念，他……

一邊的黑妞大叫：「君先生不是這樣的人！」

不料君不畏開口了。

「他說的是實話，我眞的被掏空了。」

「哈哈！」石小開笑了。

苗小玉上前拉君不畏，這動作是石小開不想看到的，苗小玉也明白這一點。

石小開用力一擋，對苗小玉道：「苗姑娘，你們讓一讓，我們這是去赴約的。」

苗小玉道：「赴甚麼約？」

石小開愉快的道：「生死之約。」

苗小玉吃驚的道：「石小開，甚麼生死之約？」

石小開道：「苗姑娘，我不妨告訴你，再過半個時辰，君兄就要與人一决生死了。」

苗小玉道：「誰？」

石小開道：「就是那『閃電刀』任一奪任老爺子。」

苗小玉幾乎張口闔不起來了。

她大叫：「這不公平，這不公平！」

石小開道：「天下沒有絕對公平的事情，苗姑娘，你要不要跟去看看？」

君不畏却立刻對苗小玉道：「你們回去吧，別再爲我操心了。」

石小開也笑道：「是呀，他自己不爲自己操心，你管那麼多幹甚麼？」

苗小玉道：「君兄，別去。」

石小開道：「不去行嗎？」

君不畏道：「苗姑娘，回去吧，生死由命，福貴在天，我就算完蛋了，也得死在守信二字上，你們回去吧。」

黑妞道：「小姐，咱們跟去看看。」

苗小玉點點頭，道：「當然要去。」

她此言一出，君不畏無奈了。

石小開笑開了懷，道：「好呀，有熱鬧大家一齊觀看，苗姑娘，我會命人拿椅子給你坐的。」

苗小玉冷冷的斜了石小開一眼，便跟着往後街走去。

* * *

往後街的不只他們幾個人，把守在賭坊四週的漢子們，在李克發四人的指揮下，全都移向後街去了。

君不畏發覺有很多人往後街走，他心中明白，這些人全是石家父子的爪牙。

他也發現李克發等四人了，君不畏心想，今天這光景怕是要善罷甘休也難了，只有動刀吧！

* * *

石不全還眞會安排場面，他把他門前的大場子美化了。

甚麼叫美化？

只見巨大的旗海五顏六色，好大的鼙鼓之外，還有銅鑼與吹喇叭的，這不是比武，是過年節了。

再看場中央，還有那麼一座五丈方圓的木搭比武台子，台子四週不見欄杆，光滑滑的木板都是三寸那麼厚，另外便是一個木牌子在台前豎起來。

牌子上寫着字，好像是「生死决鬥」四個字。

* * *

還眞嚇人，這消息是怎麼傳出去的，沒多久，小風城已傳遍了。

消息既然傳開，便有不少人前來圍觀，時辰還未到，台子四週已站了三四百人之多。

石家大宅前面的廣場一時間人聲鬻雜，熱鬧極了。

* * *

君不畏與石小開二人走進石家大宅，苗小玉與黑妞兒也跟進去了。

四個人剛剛走到正堂屋前面的石廊上，只見石不全哈哈笑着走出來了。

任一奪也跟着出來了。

任一奪只看了君不畏一眼，便笑呵呵的道：「君老弟呀，你不用太緊張，緊張得一夜未好睡，怎麼與昨日的你判若兩人，眞叫人看了不忍。」

君不畏道：「我是個只看眼前的人，我從不去想過去或未來，所以任老的話說錯了。」

任一奪雙目一亮，道：「難道君老弟病了？」

君不畏道：「唉，比病還令人不舒泰，我呀，也就別提了。」

任一奪道：「老夫不忍，君老弟可要改一改比武時間？你這樣子，老夫便是贏了，也贏得窩囊。」

石小開立刻搖手，道：「既已約定，就不好改期，任老一片仁慈之心，君兄也不一定承你老的情。」

君不畏道：「如果再改期，我可能只存一口氣了。」

任一奪道：「這是爲甚麼？」

君不畏道：「任老，你能一夜之間應付三個浪女人的折騰嗎？」

任一奪仰天一聲笑，道：「原來是個好色之徒呀，哈哈！」

苗小玉的面色變了。

她知道君不畏不是好色之徒。

君不畏也許是個浪子，但他是有分寸的，他是個眞正的俠士。

苗小玉幾乎要大叫了。

石不全伸手一讓，道：「既來之則安之，便眞的頭掉了也不過碗口大的一個疤，走，前面去吧。」

他說完當先往前一揮手，立刻有兩個大漢來抬他。

他走，別的人也只得跟上去，石小開幾乎樂開懷了。

石家的人都樂極了。

君不畏對苗小玉道：「苗姑娘，我曾對石少東要求過一件事情，這件事我倒想麻煩你了。」

苗小玉走在君不畏身後，聞言忙問：「甚麼事？」

君不畏道：「我這個人是浪子，既無家又無業，我若今天不幸挨刀，但求一副薄棺，棺內加滿石頭，煩請抛入大海。」

苗小玉抹涙了。

她低聲問：「爲甚麼一定要抛進大海裡啊？」

君不畏道：「人活千年也是死，萬

年之後歸大海，世上所有活着的，到頭來都將歸大海，我雖年紀不大，却早看透了人生，也就把生死看得淡而無味，何如早入大海，圖個死後安靜。」

苗小玉大哭起來了。

石小開冷冷道：「苗姑娘，你此刻哭喪，太不吉利呀。」

苗小玉突然厲聲道：「縱使君先生被殺，我也不會嫁給你的！」

石小開道：「這話你已說過，但我不會死心的。」

苗小玉咬牙了。

* * *

幾個人在石不全的太師椅後面一齊出現的時候，場子上原本熱鬧的人羣，突然間鴉雀無聲。

幾百隻眼睛看過來，就是沒人出大氣。

石不全撫髯微笑，獨目一亮，便見兩個大漢把他放在大門下的石階上。

他這是高高在上觀戰了，那比武的台子正面迎向石不全，看上去只有一丈五尺那麼高。

這個高度正合適，四週的人全都看得清楚。

苗小玉上前拉住君不畏，道：「你……君兄，我替你出場，好嗎?」

笑笑，君不畏道：「他們要殺的是我，他們也不會答應讓你上台的。」

苗小玉道：「你眞的可以應付嗎?」

她看看微笑的任一奪，又道：「三十年前『閃電刀』便在江湖上立萬了，聽說他從未對一個敵人出過第二刀，君兄，爲甚麼……這場比武爲甚麼?」

君不畏道：「江湖上沒有爲甚麼這句話，江湖上只認誰的胳膊粗。」

苗小玉楞然了。

她看得出君不畏非上台不可了。

她無奈的又道：「君兄，打不過便走，別硬幹！」

一笑，君不畏道：「你難道沒看到那牌子上的字?『生死決鬥』呀！」

那就是這場決鬥非死人不可。

* * *

「閃電刀」任一奪緩緩走到台前，他轉身向石不全抱拳一笑，道：「石兄，這種場面倒也新鮮。」

石不全道：「任兄，我很久未見你再出刀了，爲了能陪襯你的絕技，也讓小風城的父老兄弟們得以目睹，便也自做主張搭起這座小小的台子，任兄，看你的了。」

任一奪哈哈一笑，道：「石兄，其實當年咱哥們在道上南奔北闖，那一個不知道你石兄的刀法精湛，而我這一招，何堪你的謬讚。」

石不全道：「老了，缺眼斷腿不成氣候了。」

任一奪猛回頭，他看看似病懨懨的君不畏，道：「君兄，你可以上台了。」

君不畏衝着苗小玉露齒一笑，道：「苗姑娘，死神在向我招手了。」

苗小玉道：「僅是不過兩天，怎麼會有這種事?」

她無奈，也不敢相信。

但君不畏却笑笑，道：「兩天已經很長了，兩天之內江湖上已經發生許多驚天動地的事情了。」

苗小玉道：「我爲你操心，君兄。」

君不畏道：「你休擔甚麼心，命是我自己的。」

他一躍登上台子，立刻引起四週「唔」聲。

苗小玉聽不懂君不畏最後那句話，還以爲君不畏說她多事，其實，君不畏是暗示她，命是他自己的，他不會就那麼容易被人宰殺。

黑妞拉住苗小玉，她以爲苗小玉會跟上台。

* * *

任一奪沒有立刻躍上台，他站在台下面觀。

他也圍着台子走一圈，頻頻向四週的人微微笑，就好像他有些不好意思的上去對付一個病了似的年輕人。

君不畏却淡然的站着，他的雙目幾乎要閉上了。

他在登上台的剎那間，有一件東西塞入他的口中，然後壓在他的舌頭下方，那是甚麼東西?

有的人還以爲他吃了一粒大的糖果，但多半沒看他的手爲甚麼去抹了口唇一下。

任一奪又來到台子正面，他的動作很簡單，只是抖了一下雙袖，那麼俐落的斜着一個雲裡翻，漂亮的站在台子上了。

「好哇！」這是個滿場彩，大伙誰不叫聲好。

幾百人的聲音當然宏亮，就好像打雷。

「鏘！」鑼聲响了。

石不全在門下大聲道：「各位，今天乃是一決生死的決鬥，他們二人俱有一身上乘武功，二人決鬥，百年難得一見，各位，誰輸誰贏各憑本事，咱們大伙都是見證人。」

他把手一舉，便立刻傳來一陣擊鼓聲。

鼓聲之外有喇叭聲，聽得人心中發毛，因爲喇叭吹的是哭調，就好像誰死了去城隍那裡去報到一樣。

石不全的手突然放下來。

一切的鑼鼓喇叭也靜了。

場上的人聲更靜，因爲可以聽到呼吸聲。

於是，任一奪不笑了。

他在君不畏對面冷冷的道：「君朋友，你實在叫我下不了手。」

君不畏道：「爲甚麼?」

任一奪道：「因爲你這模樣令老夫覺得可憐，我以爲任何一個二流角色，此刻也能輕易把你擺平，我有些許

不恥。」

淡淡的，君不畏道：「任老，你乃長者作風，一個人孤傲慣了，便會生出輕敵之心，你老不應該產生這種心理，那會很危險。」

任一奪道：「是嗎?你到了此刻還說大話?」

君不畏道：「這也是我習慣了。」

任一奪道：「聽少東說，你已交代後事了?」

君不畏道：「是有這麼一回事。」

任一奪道：「那麼，你已了無遺憾了。」

君不畏道：「所以我等任老出刀了。」

任一奪道：「也聽說你會打敗過『刀聖』洪巴。」

君不畏道：「你已經早就知道了。」

任一奪雙眉一挑，道：「我不是洪巴，洪巴的刀沒有我的紮實與快速，因爲老夫從不對敵人下第二刀。」

君不畏道：「我也聽過。」

「所以你交代了你的後事。」

「就算是吧！」

「那麼，我現在就要出手了。」

「你根本不應該說那麼多廢話。」

「廢話?」

「難道不是?」

於是，就宛如天外飛來的一朵雲，那麼凌厲迅速的罩向君不畏。

君不畏也動，他的動是後者，但他的人已先在半空中等着他的敵人了。

空中交响樂章，也似五月花炮，冷焰沙沙爆出，分不出誰是誰了。

兩個人的軀體至少在空中停峙半晌才往下落，便在快站到台子的時候，突然一聲蒼老的聲音大叫。

「唔，啊！」

人們只看見二人之間刀芒出現，自半空中一直到台面上，然後……

然後就見「閃電刀」任一奪抖洒着鮮血往台下飛去，他的前幾步都踩在人的頭頂上。

他奔得好淒慘，因爲他的一手還按在他的脖子上，顯然他的脖子上挨刀了。

君不畏並未去追殺任一奪，他的雙目亮極了。

他不再去看任一奪。

他看的是吃一大驚的石家父子二人。

苗小玉笑了，黑妞還在拍手掌。

「小姐，你看看，君先生多有精神啊！」

是的，君不畏此刻就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他的臉上一片紅，雙目炯炯嚇死人。

石小開就吃了一驚。

再看任一奪，早就不見了，這老傢伙保命要緊。

江湖上能活到他那麼大年紀的人還眞不容易，人越老越不想死。

石不全楞在太師椅子上，他啞口無言以對，他也沒看清君不畏怎麼會殺傷任一奪的。

他只看到他倆的尖刀在二人之間胡攪蠻纏，難以分開，却未看到君不畏怎麼出刀抹過任一奪的脖子。

他楞然不知如何是好。

石小開這時候當先鼓掌了。

他拍巴掌大聲叫道：「好，好哇！」

於是，全場也一片叫好聲。

君不畏沒有反應，殺人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有甚麼叫好的。

只不過他伸出手來了。

他把手伸向石小開，道：「石兄，該給我的拿來吧！」

石小開眼一瞪，他從沒想到還要付君不畏的錢。

只是他一念之間又笑了。

「君兄，下來吧，回去裡面我給你。」

君不畏搖搖頭，道：「不，我現在拿了我的八百兩銀子就走。」

石小開道：「可是……可是我現在沒有呀。」

君不畏道：「我不急，你快進去拿。」

場子上站了幾百人沒有離開，聽得君不畏的話，大家都奇怪，怎麼石家還欠這人的銀子，石家不但在小風城是大戶，而且也是誰也不敢惹的梟霸，這人竟然敢伸手向石小開討銀子。

大門下面，石不全厲聲對他的兒子石小開叫道：「囉嗦甚麼，答應人家的就要爽快的給人家，八百兩銀子算甚麼，石家可丟不起這個人。」

石小開目露凶芒抽着鼻子，他眞的不想要君不畏活，如果此刻有人上台去殺了君不畏，他會送這人八千兩銀子。

重重的哼了一聲，石小開道：「君兄，你好像非取銀子不走了?」

君不畏道：「不錯。」

就在這時候，門下的石不全手拍太師椅，道：「回去！」

立刻，兩個大漢走過來，兩邊用手托，便把忿怒的石不全抬回去了。

石小開揮揮手，高聲道：「各位鄉親們，比武已結束，各位可以回去了。」

他這麼大聲吼叫，小風城的人誰敢再留下。

人羣中就有人在罵。

「聽見沒有，他娘的還不走。」

「滾，娘的皮，看熱鬧帶起鬨，完了還賴着不走，想吃鞭子不是?」

只這麼幾句咒罵，那些唯恐天下不亂的看熱鬧人羣，就好像幾隻牧羊犬趕走一羣老綿羊，剎時間場上的人全走了。

苗小玉與黑妞兒未走，兩人站在台下面。

苗小玉目瞪口呆不說話。

黑妞兒高興得拍巴掌。

「大小姐，君先生眞厲害，他沒有受傷吧！」

君不畏却站在台上擧目望，他發現場子上還有二十多名大漢怒視他，這其中就有中、發、白與那個尹在東。

李克發仰着一隻獨眼，眼珠子就快懲出眼眶外，那股子恨，就好像要吃掉君不畏似的。

君不畏却對這些人笑笑，他好自在。

* * *

石小開緩緩的往大宅子裡面走，每走兩步就回頭看。

他當然是看台子上的君不畏。

石小開心中有件事情想不通，因爲他沒看見任一奪是怎麼受的傷。

當然，還有一件事也令他理不出個頭緒，那就是君不畏昨夜已被他的三個女人侍候得像個癆病鬼一樣，上台的時候差點站不穩，他是怎麼突然發威得宛似一頭大花豹，比大花豹還凶狠。

這兩件事他想不通，但他一定要弄明白，他如果想要君不畏的命，他非把事情搞清楚。

* * *

石小開皺着眉頭走入大宅子，他又冷笑着走出來，他手上提的是現銀八百兩，那布包像個大西瓜就快撑破了。

石小開提着銀子走上台，站在君不畏面前。

「君兄，我手上提的是五兩一個的銀錠，一共一百六十個，正好八百兩。」

君不畏道：「這一點我信得過。」

石小開道：「有兩件事情想在君兄台前請教。」

君不畏道：「你說。」

石小開道：「君兄出刀夠快，但你同任老交手，雙方的刀一直在糾纏着，你是如何把任老殺得逃走的？」

君不畏道：「也許是我運氣好吧！」

石小開冷笑道：「我請你說實話。」

君不畏道：「也許任老太驕了吧，有道是驕兵必敗。」

石小開怎麼會知道「地龍」的殺人並不在手中的刀。

君不畏也不會把眞話告訴石小開，因爲君不畏還沒有傻到那種程度。

石小開想了一下，遂問：「君兄，也許任老是應了驕兵必敗這句話，但我却弄不懂，你老兄以一敵三，油盡燈枯，一大早見你好像生大病，但剛才那一搏，你却生龍活虎似的，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笑笑，君不畏道：「人類都有一種本能的力量，只要一旦到了生死關頭，這種本能便會發洩出來，我說這話你若不相信，令尊一定相信。」

石小開一瞪眼，他四下裡看一遍，他發現場上只有他的人馬在，於是他惡向膽邊生了。

石小開冷酷一笑，道：「君兄，你這話我有點不大相信，你可否再一次顯示你的本能？」

君不畏道：「那要在拚命的時刻。」

石小開手一揮，道：「我會給君兄安排一次叫你展示本能的機會。」

「忽忽」之聲起處，台上分別站了五個大漢，除了中、發、白與尹在東之外，那石壯也嘿嘿笑着站上來了。

石壯乃石家總管，當總管的人物都有幾手絕活，石壯自然也不例外。

石小開道：「我叫他們幾人侍候你走幾招，我在台下看你如何把你的本能再次發揮出來。」

他心中想得妙，剛才你發揮本能，就不信三個女人侍侯你一夜，你還有精神對付這五個人的圍攻。

我叫他們圍住你，慢慢的耗，就不信你是羅漢身。

君不畏雙目厲然，却不開口。

苗小玉叱道：「石小開，你想幹什麼？」

石小開冷冷道：「苗姑娘，咱們一邊瞧熱鬧呀！」

苗小玉道：「這算甚麼，你想倚多坑人？」

石小開道：「苗姑娘，君兄不反對呀。」

君不畏笑了。

他淡然的伸手，道：「石兄，咱們先清了帳，再來第二次，你以爲如何？」

石小開大方的把一包銀子遞過去，笑道：「君兄，你不會令我失望吧？」

君不畏看看台上站的五個人，笑道：「那當然不會，我答應跟他們五位過幾招的。」

石小開拊掌笑了。

他對台下的苗小玉道：「你聽見了吧？君兄答應再與我這五位過幾招，只是過幾招嘛，哈哈！」

君不畏也冷笑了。

苗小玉道：「君兄，你……」

君不畏道：「苗姑娘，別爲我擔心。」

他轉而對石小開道：「石兄，我答應跟他們五人過幾招，但我却是有條件的。」

石小開一楞，道：「甚麼條件？」

君不畏道：「人生好比一場賭博呀！」

石小開道：「你要賭？」

君不畏道：「不錯。」

石小開道：「怎麼賭法？」

君不畏道：「玩槍動刀我賭的命，而你只需出銀子，算一算，你合算。」

石小開道：「怎麼說？」

君不畏道：「這一場較量我明白，你是成心要我的命，對嗎？」

石小開哈哈笑了。

君不畏又道：「我若不接受，你石少東必然失望，我若接受，請問我圖的是甚麼？」

石小開怔了一下。

君不畏道：「我總得圖個甚麼吧？」

石小開道：「你還想要銀子？」

君不畏笑笑，道：「不錯，我圖的是銀子。」

石小開指着君不畏手上，道：「八百兩銀子你還剛接去呀！」

君不畏面皮一緊，叱道：「你以爲我喜歡這八百兩銀子？我心中窩囊至極，有一天包震天知道事情眞相，他就對我火大了，我全被你收買了，知道嗎？」

石小開哈哈一笑，道：「包震天已在千里之外了。」

君不畏道：「所以我才決心把銀子取到手。」

他看看五個欲出手的怒漢，又道：「丁是丁，卯是卯，你如果要我再和他們過招，我不多求，你出一千兩銀子來，這一場比武準叫石兄看得過癮。」

一邊的李克發已怒罵：「他奶奶的，又敲詐呀！」

君不畏怒道：「我並不强求，幹不幹隨你們。」

石小開咬牙，道：「也是生死決鬥？」

君不畏哈哈笑了。

他笑指台邊掛着的牌子，道：「看，上面寫的生死決鬥，姓任的怕死，他逃掉了。」

石小開道：「如果是你，你會留下來？」

君不畏道：「我會流完最後一滴血。」

石小開拊掌一笑，道：「好，有你君兄這句話，我這就賭你白銀一千兩。」

君不畏道：「我等你去取銀子。」

石小開道：「不能先比嗎？你怕我賴帳？」

君不畏道：「老實說，我已經奉送你們一場了，我爲甚麼要和姓任的老人比武？我又爲甚麼和他們比武？石兄，你得爲我想一想吧！」

他頓了一下，又道：「剛才那一場決鬥，若論時價，可值白銀萬兩，石兄，你已省掉一萬兩銀子了。」

石小開道：「可惜敗的是任老。」

君不畏道：「如果是我就沒命了。」

石小開忿怒的道：「好，你等着，我去馬上取來。」

他跳下台子便往大宅內奔去。

台子上，李克發五人的刀發出閃耀的光芒，一個個齜牙咧嘴，像是欲撲咬的大野狼。

君不畏看看那個矮而壯的尹在東，他哈哈的笑道：「你老兄在上海曾露了一手地堂滚刀殺，還眞不賴。」

姓尹的冷哼道：「可惜沒把你的雙足斬斷。」

君不畏笑笑，道：「那是因爲你碰上的是我，換了別人，你就會得手。」

姓尹的道：「不用換，你今天就會知道了。」

君不畏哈哈笑了。

他指指李克發，道：「李兄，你好像掌管綢緞莊，唉，你只有一隻眼睛了。」

李克發叫罵道：「也是拜你所賜，小子，今天是淸帳的好日子，誰欠誰的該還誰了。」

君不畏道：「對，該誰的誰拿。」

於是，石小開提了另一包銀子走出來了。

他不上台，只站在台下面大聲叫道：「君兄，人爲財死，這是一千兩銀子，要不要過來數一數？」

君不畏道：「當然，銀兩當面點淸，過後絕不認帳。」

他轉而對黑妞兒道：「黑妞兒，派你個工作去幹，去，數數那包銀子有沒有一千兩，賣命的銀子不能少。」

苗小玉道：「君兄，何苦？」

君不畏道：「身不由己呀！」

黑妞兒走到石小開面前，道：「石少東，我數一數。」

石小開臉也氣白了。

他冷冷叱道：「信不過我？」

黑妞兒道：「那要數過以後才信你。」

石小開把包袱抛在地上，道：「數吧！」

黑妞兒打開布包來，白花花的銀子耀人眼目，一顆顆全是五十兩重的一顆，數一數一共二十顆，她笑了。

「君先生，都是大個的，對數了。」

石小開戟指台上大吼：「你們給我狠宰啊！」

君不畏手提銀子一大包，那重量正是八百兩，苗小玉伸手叫：「君兄，快把你手裡的銀子抛過來。」

君不畏一笑搖頭，道：「苗姑娘，你看我怎麼揍這五個惡豺狠。」

他的話甫落，尹在東厲吼一聲：「殺！」

他果然抱刀往君不畏滚殺過去。

就在尹在東發動同時，四把砍刀齊出手，那麼狂烈的對準君不畏砍去。

「殺！」

君不畏拔空三丈高，他好像還在空中稍停，在這下方刀芒佈滿等着分他的屍的時候，忽見空中似冰雹一般的東西激射下來。

「咚，砰！」

「啊唷！」

眞嚇人，李克發五個人抛刀抱頭往外滚，就沒有一人是完整的，四下裡全是石家人，大伙看得吃了一驚。

（未完・十五）

亡命怪俠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藍豪和姜雪紅住在中條山區，二人日久生情，再加上藍的挑逗，姜雖是一個經驗、涵養都有了火候的人，仍上了他的當，老處子遇上小伙子的引誘便失去貞操，她的未婚夫婿司徒聖找來求復合，亦難如他心願，小藍玩膩了棄之而去，他的性情的確變了。余懷芝、燕翎在溫泉山洞中遇上中條二狠調戲江靜，余和江本是離異的夫妻，余不便出面，支使燕翎協助江靜，暗中監視二狠……

小藍重施故技　魏薇傳染唐瘡

金太乙道：「老二，我就啃嫩草吧！其實那一個也不老。」

於是，龍三撲向江靜，金太乙攻向燕翎。

這兩匹狠完全赤裸，燕翎不看他們的下體，出手可就不留情了。

金太乙本就有點輕敵大意，等到左胸挨了掌時，這才知道一個比一個難纏，一個比一個厲害。

他絕不充殼子，趁後退三四步之力，側縱出池大聲道：「風緊，扯……」這是江湖上的黑話。

「風緊」就是情勢不妙，扯就是走。本來是「扯乎」，他省了一字。

龍三此刻更慘，單挑他更非江靜的敵手。

他的下體上被蹴了一脚，痛得齜牙咧嘴，一個倒翻也出了池，抓起衣衫，往山下狂奔，眞有如喪家之犬。

二人怕二女追踪，一口氣奔出十來里路，這才慢下來。

到目前爲止，二人還是一絲不掛。

龍三道：「老大，魚沒吃到，差點被魚吃了！」

金太乙道：「咱們常年在中條山中晃蕩，甚少下山，對武林中的人物不熟，這兩個娘們不是等閑之輩。」

「老大，那個大的女人有一套還情有可原，另一個……」

「人不可以年齡去衡量。」

「老大，今天晚上眞倒楣！」

「別不知足，要不是我見機快，只怕咱們走不了。」

龍三道：「老大，這兩個娘們可眞不賴！」

「的確，只不過咱們無福消受！」

二人穿過一片亂葬崗，只見一張石桌上坐了一個年輕人。

二人雖狠，却很怕鬼。

在中條山遇上了姜雪紅，略施小術，就不由亡魂出竅，而此處是亂葬崗，孤魂野鬼更多。這個小鬼居然坐在石桌上大啃雞腿，而且大口灌酒。

這不是鬼是甚麼？

二人心頭發毛，金太乙道：「你是甚麼人！」

年輕人頭也不回道：「把我當作人？」

聲音低沉，冷冷冰冰地。

二人互視一眼，心頭凜然。

龍三道：「你快別嚇唬人哩！咱哥們可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鬼嘛！也見過不少。」

少年人道：「這一種你們見過沒有？」

說着就轉過頭來，居然是個骷髏臉。

二人大駭，拔腿就要跑。

這少年人大喝一聲「站住」！二人竟然乖乖地停了下來。

年輕人道：「你們二人爲何赤身裸體？」

「這……」二人不敢說出眞實情

況。

「有一字不實，就要你們的命！」

二人安定下來，漸漸聽出這少年人的口音。

似乎不久前在甚麼地方聽過。金太乙道：「這位小友，我們不久之前是不是在甚麼地方見過一次？」

這年輕人道：「大概是吧！」

「何處？」

「中條山。」

「中條山？甚麼地方？」

「在中條山你們見過女鬼對不？」

「是……是的。」

「你們說過，就是女鬼也敢玩對不？」

「是……是的。」

「那個女鬼我玩過！」

二狠不由一怔，他玩過女鬼，別吹了。龍三道：「小崽子，你八成是在中條山遇上那個迷路的！」

「對了！」年輕人一迴身，又恢復了本來面目。

他就是藍豪，他說得沒有錯，他玩過女鬼。

只不過那不是鬼，而是一位對他不錯的大姐。

只因他被魏薇無情地戲弄過又一脚踢開，他恨女人。

他以爲女人都是一樣的。

儘管他也承認姜雪紅對他很好，甚至還教他「玄冰功」及一些精純的招術，他以爲最後也會被甩掉。

所以他這一次要主動甩人而不被人所甩。

他甚至知道，他是第一個開啓姜姐心扉的人，也知道姜姐已經非他不可了，但是，他心中有恨。

那是魏薇爲他種下的恨，很難改變。

「小子，你裝鬼弄人，我們要使你變成眞鬼！」

「好啊！兩個一齊上還是一個個的來？」

「對付你這小崽子還用聯手嗎？」

「要考慮好噢，可別後悔！」

龍三道：「老大，這小子是甚麼來路？」

「不知道，但他一人敢到中條山去，而且當時咱們被女鬼嚇跑，他却沒有跑，由此看來，這小子……」

龍三道：「老大，近來咱們常常看走了眼，這次咱們小心點，聯手試試看。」

兩人要穿衣眼，藍豪就撲了上來。

不穿衣服動手過招，就是男人也會礙手礙脚。

藍豪不讓他們穿衣服其意在此。

兩人試了三招，信心大增，要是擒這小子，百招也不會超過。

但是，才不過二十五六招，藍豪突出奇招。

這一招乃是姜雪紅教他的五絕招之一，非同小可。

她的稱號是「冰山聖母」，不要說他們二人，武林高手遇上也要特別小心，而此綽號的由來固然和她的「玄冰功」有關，也顯示她冷若冰霜。

兩人一凜，雙雙閃身迴避。

這似乎已在此一招的預估之中，立刻跟進。

在第二招上，龍三被踢了一脚，金太乙被掃了一掌。

儘管二人還有點不信，但今夜霉氣沖天，還是走爲上策。

二人打個暗號，還是溜了。

藍豪仰天大笑，他得意極了。

* * *

魏薇的行爲越來越離譜。

她貪圖肉慾，荒淫無度。

她的心身都不正常了。

武林大豪「刀神」林伯達帶着家奴及護院入山狩獵，和魏薇邂逅。這位四旬左右的白道翹楚本來也是岸然道貌，却經不起魏薇的挑逗。

狐媚手段，是一種無聲的語言。

林伯達這年紀要找女人，自以魏薇這年齡的女人爲宜。

況且「笑面羅刹」之名，過去的風評也還不錯。

他只以爲是自已的俠名及財勢吸引了這個武林名女人。

因而林伯達不疑有他，而且十分慶幸。

二人略事交談，林伯達就邀魏薇到林府作客。

魏薇略作推辭，就去了。

林家大宅是這數十里內數一數二的，宅大院深。

光是護院保鏢就有十五六人之多。

林伯達還有四個徒弟，也都住在這兒。

林伯達宴客，只有總管郭彥和帳房武志明作陪，這頓飯吃得也十分規矩，賓主盡歡。

第二天林伯達帶她去參觀林家的花圃。

結果就在花圃的暖房中發生了那件事。

林的年紀一旦有了這事，就欲罷不能，中年人重慾。

但魏薇却不屑一顧，連第二次的興趣都沒有了。

她走得如此堅決，林伯達想不通這道理。

一般來說，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有了這關係，往上貼還來不及，怎麼會立刻要離去，難道一點也不在乎？

由於魏薇沒有商量的餘地，林伯達只好送她出莊。

在莊外，二人邊走邊談，還送她千兩銀票，林伯達道：「魏薇，妳爲甚麼如此堅決，難道離開我之後一點也不想我？」

「想你？」

「是啊，有所謂一夜夫妻百日恩。」

「我們是夫妻嗎?」

「雖無夫妻之名，却有夫妻之實呀!」

魏薇道:「你以爲我喜歡你?」

林伯達猛然一震，道:「不……不喜歡我?」

「有甚麼理由喜歡你這個老頭子?」

五十左右的人被稱爲老頭子，當然很不愉快。他道:「魏薇，我老了嗎?妳最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的!」

「你老了!」

「哪裡老了，我相信某些方面比年輕人還行。」

「至少看起來你已經老了!」

「既然妳以爲我老了!爲甚麼還要和我……」

「是你找我的是不是?」

「妳不喜歡，我找妳妳也不該答應呀!這畢竟是一件大事。」

魏薇道:「你是說你佔了我的便宜?」

「我無意給妳的便宜，希望繼續下去，每月我會給妳……」

「給我幾百兩銀子，作你的小星?」

「不要說得那麼難聽!這也是有緣嘛!」

「我以爲這是你的霉運到了。」

「妳……妳說甚麼?」

「你等着瞧吧!七八天以後自知。」

魏薇走了，林伯達是一方霸主，竟受到這等奚落，極爲忿怒，也就不想再去求她，反正他也沒吃虧。

就在這時，帳房武志明出現了，道:「林爺……」

林伯達的秘密不怕此人知道，此人是他的心腹。

武志明又叫了一聲，林伯達才道:「你都聽到了?」

「是的，林爺。屬下不能不提防這個女人。」

「提防她?」

「是的，萍水相逢，一談即攏，林爺，這不大對勁。」

「志明，男女間的事往往不可以常理評斷。」

「不，林爺，這女人有點邪門。」

「怎麼說?」

「一夜纏綿，不要名份，也不要財貨，甩手就走。」

「她說嫌我老了!」

「不是的，林爺。」

「你的看法是……」

「這女人可能包藏禍心。」

「我和她素日無怨無仇呀!」

「對!但總會有原因的。世上沒有這種不在乎的女人，除非是得了失心瘋，但失心瘋的人又說不出那些話來。」

「哪些話?」

「你等着瞧吧!七八天後自知。」

「這……這是甚麼意思?」

「林爺，一個可能是七八天後找人來勒索，另一個可能是暗示，她已把暗毛病種到林爺身上來了!」

「暗毛病?」林伯達陡然一驚，道:「甚麼暗毛病?」

「林爺，這只是臆測之詞。」

「快說，甚麼暗毛病?」

「『唐瘡』!」

林伯達面色一轉，道:「會有這種事?」

「林爺，絕對不希望有這種事，只怕不幸而言中。」

林伯達的雙眉緊皺在一起，道:「這是爲了甚麼?」

「屬下一時也想不出原因來，反正這可能性極大。」

林伯達道:「你看甚麼辦?」

武志明道:「屬下去盯住她，萬一七八天眞有了這種情況，屬下就不客氣，立即把她抓回來如何?」

林伯達點點頭，道:「夫人處千萬別漏出風聲。」

「林爺放心。」

* * *

武志明沒有追上魏薇，另一個却追上了。

那就是總管郭彥。他是夫人的心腹。

林伯達的一切他都報告了林夫人。

林夫人給他黃金三十兩，叫他除去魏薇。

郭彥當然一口答應下來，他盯上魏薇，這一夜決定下手。

這是一個大雪之夜。

魏薇投宿太平客棧中，她包了一個跨院。

晚飯後返屋，她就知道房中藏有一個生人。

她嗅了幾下道:「是那位朋友光臨?」

郭彥十分折服，立刻自內間門後走了出來。

「原來是郭總管。」

「姑娘怎知在下在此?」

「我並不知道是郭總管，只知道屋中有生人味。」

「生人味也能嗅出來?」

「當然，一個空屋，不炊飯作菜，生人味一嗅便知。」

「姑娘知不知道在下來此的目的?」

「不知道。」

「我要妳停止呼吸!」

魏薇道:「是林伯達派你來的?」

「不是，是林夫人。」

「林夫人，這就難怪!丈夫不能與人共有!」

「所以妳要認命!」

「郭總管是何人門下?」

「六指道長。」

「原來是名宿門下。郭總管，你看我如何?」

「妳?」他打量她，她扭動腰肢作了個撩人的姿態。

對於勾引男人，她眞是個大行家。

「妳……妳很不錯。」

「其實我喜歡比較年輕的男人。」

郭彥才三十七八歲，當然比林伯達年輕得多。

郭彥嚥了口唾沫，她進入內間，他也跟入。

進屋一看，她竟坐在床緣上，而且開始脫衣。

郭彥仍是光棍，雖非處男，却不太濫。

這情況他又如何抗拒?

於是，兩個人立刻就比賽脫衣的速度了。

郭彥大爲欣賞，想不到「笑面羅剎」在床上竟然也是高手一個。

但是，夫人所託，他不能不達成任務。

他以爲，玩過再動手，等於賺了一次銷魂的機會。

這又何樂而不爲，只不過他眞有點不捨得。

當他正要下手點她的死穴時，她却先下了手。

郭彥的「腹結」穴被制住，魏薇已下床整好了衣衫。

他以十分好奇的目光望着這個女人。

由她點他的「腹結穴」看來，似乎不想要他的命。

如果她要他死，可以點他的死穴，甚至多點幾個。

「你知道我爲甚麼和你上床?」

郭彥不能說話。

「現在我並不想告訴你，七八天後你就知道了。」

一般的花柳病發作期，大約都在七八天、十天以內。

郭彥心頭驚疑不定，但稍一思索，突然想通了。

他猜出，她把「回扣」傳染給他了。

魏薇回頭搖搖手，扭扭腰肢走了。

郭彥十分慚愧，夫人叫他來殺人，他却和要殺的人上了床。

* * *

余懷芝和燕翎離開溫泉不久，又被「青苗幫」的人踩上了脚印。由蕭光祖帶了五六個，還有三個女的。

上次燕翎利用三個女的，要爲她們拉攏男人。

現在她們已知燕翎已利用她們，所以都恨燕翎。

七個齊上，余懷芝一人就接下四個。

但是，遲師父近來傳他的六招絕學非同小可，才施出四招，就傷了一兩個，其中之一竟有蕭光祖在內。

此人是一級一品的高手。

只不過在遲先生的絕招下也受了傷。

不論余、燕二人如何高明，加上就學了遲先生的五六招絕學，用完之後，還是無法擊潰對方。

只不過余懷芝絕對不能使燕翎被抓回去。

當然，更不能使他自己被對方擊倒。

這就要捨命一搏，首先倒下斃命的是兩個二級二品的。

接着又重傷了一個一級三品的女人。

由於蕭光祖也受了傷，余、燕、二人已是綽綽有餘。

但是，就在這時，忽然來了一個蒙面人。

此人一出手就把燕翎砸了個跟蹌。

未出五招，又把余懷芝逼出三步。

余、燕二人大爲震驚，再次出擊，結果還是一樣。

未出十招，二人又被砸了出去。

余懷芝作了個暗號，二人全力奔掠逃離了現場。

蕭光祖等人要追，蒙面人打個手勢叫他們不要追了。

這些人知道這就是太上幫主，但無人見過眞面目。

蒙面人走後，蕭光祖爲死者料理後事。

他們都想不通，太上幫主爲何不許他們去追?

如果太上幫主自己去追的話，余、燕、二人絕對跑不了。

此刻余、燕、二人已在六七里外，燕翎道:「好厲害!」

「他必是太上幫主了?」

「當然。」

「妳以前沒見過?」

「我相信除了幫主白雲之外，沒有人見過太上幫主。」

余懷芝嘆一口氣道:「燕翎，和此人動過手，我眞灰心!不知哪一年能超越此人，只怕一輩子也辦不到。」

燕翎道:「哥，你不以爲此人似曾相識?」

余懷芝想了一下，道:「的確……」

「哥，你想想看，以前有沒見過?」

「相信見過，但想不出是誰。」

「這麼高的人物，你應該一想就中才對!」

余懷芝道:「正因爲太高，不可信口胡說!」

燕翎道:「哥，殺了他們兩個人，這仇就越來越深了!」

余懷芝道:「我們早就和此幫勢不兩立了。」

「哥，你和此幫有何仇恨?」

余懷芝道:「我的齊天洪齊師父即死於此幫太上幫主之手，妳說此仇够不够深，該不該報?」

「當然要報，不知他們之間有何仇

恨？」

「不知道……」

* * *

「中條兩匹狠」被追了一身大汗，在河中洗澡。

洗好之後，只好在沙灘上晒乾，因爲他們沒有東西擦身。

此刻太陽已經出來，冬天沙上本來很涼。但這是個山谷四季如春，二人四仰八叉地躺在沙灘上睡覺。

因爲他們被追得像兔子一樣逃竄了一夜。

他們太累了，所以躺下一會就沉睡過去，像死豬一樣。

這工夫來了兩個人，因爲小路就在沙灘旁，兩匹狠人的惡形惡狀自然一覽無遺，兩個年輕女人大爲震驚。

她們以爲，這兩個傢伙是有意羞辱她們的。

這兩個女人是一級三品的高手，僅次於燕翎。

她們當然都是「青苗幫」的人。

兩女以爲，這是山中小徑必經之途，這兩個野人在此赤裸睡覺，必是有意調戲，二人一交眼色，就走向沙灘。

二人幾乎都沒有說半句話，就拔出了匕首。

她們的心意相通，決定要作同一件事。

她們還不屑用手去拿他們的「東西」，就那麼一削，立刻就傳來了兩聲慘嗥，一個連根削去，一個削去一半。

兩女大笑着離去。

「兩匹狠」先行忍痛止血，慢慢地走向市鎮去找大夫。

他們的狠狽相居然被兩個人看到。

兩人不由大笑不已，說是報應不爽。

這等於徹底斷絕了他們好淫的工具。

* * *

藍豪和魏薇一樣，心中充滿了恨。

恨就像燒燬了房子驅除老鼠一樣，必然得不償失。

自離開中條山，也不是不想姜雪紅，但他不想再被女人戲弄，然後被一腳踢開，他永不能忘魏薇甩了他的事。

他以爲自己只是一隻小公雞，別的事不會作。

這天他在野店中打尖。

這野店距最近的鎮大約也有十七八里路。

所以這野店也總有生意而生意，却總是不會太好。

竹棚下放了三張搖搖晃晃的桌子，每桌上都有人了。

所以最後來了個年輕人打量一下，坐在藍豪對面。

藍豪最初未注意，低頭吃飯。

快吃完時才發現，這年輕人不男不女。

說他是男人吧，她的鬢毛很長，這明明是女孩子才有的現象。

說她是女孩子吧，却又穿了男裝，而且還有些鬍渣子。

藍豪打量了一會，覺得好笑。

「你笑甚麼？」

「我笑甚麼關你甚麼事？」

「你分明在笑我！」

藍豪離桌付了帳，立刻就上了路。

那知走出三四里路，那個不男不女的人追了上來。

藍豪可以看出，這人不論是男是女，都不會超過十三四歲，但發育却是良好，尤其是胸部，此刻他才看出。

她的胸部像兩座小山。

「小子，你剛才笑甚麼？」

藍豪道：「我笑你不男不女，亦男亦女。」

年輕人道：「依你看我像男人多還是像女人多？」

藍豪道：「似乎是像女人多些。」

「你叫甚麼名字？」

「藍豪，妳呢？」

「我叫紅豆。」

「有姓紅的嗎？」

「紅黃藍白黑五種顏色都有姓

的。」

「妳要去何處？」

「隨便走走。」

「妳揹的刀很特別。」

「也沒有甚麼。你要去何處？」

「也是隨便走走，一道如何？」

「當然好，你幾歲了。」

「十六。」

「妳呢？」

「我？也是十六。」

「看起來應該比我小些。」

「你是幾月生日？」

「五月！」

「我是比你少一點，我是十一月！」

看她的肌膚的確很嫩。這和姜、魏二女是不能比擬的。

盡管姜、魏兩女一點也未老化，但歲月是不饒人的。

晚上在一個很小的鎮上住入客棧。

他們包下了後院，有一道院門前後隔絕。

飯菜是叫到後面來吃的。兩人似乎十分投契。

他們還喝了些酒。

小藍雖僅十六歲，却是個經驗豐富的過來人。

他覺得這個小女人很有女人味。

年紀不大，但却具備了成熟女人的韻味。

這是十分難得的。一般年輕的女人，總是予人半生不熟的感受。紅豆却沒有，既年輕，却不幼稚。

「藍大哥，你是何人門下？」

「崆峒門下。」不過是胡扯而已。

事實上目前崆峒派式微，根本不在江湖上走動。

小藍道：「紅豆妹子是何人門下？」

「我是天山門下，」紅豆道：「藍大哥訂親了沒有？」

「沒有。」

「妳呢？」

「我這麼年輕，那有這麼早！」

「那可不一定，有人十四五甚至十三四歲就成親了。」

「藍大哥喜不喜歡早婚？」

「只要兩情相悅，早點也很不錯。」

紅豆舉杯道：「藍大哥，我敬你一杯。」

由於大雪不停，他們只好再多留一天。

又是一個大雪之夜，兩人又在一起對酌。

「藍大哥，你喜不喜歡小孩子？」

「這箇……」他想了一下道：「自己的小孩子我會喜歡。」

「你希望將來有幾個孩子？」

「不論男女，兩個已足。」

「我也很喜歡小孩子。好喜歡！當然是自己的孩子。」

兩人的目光一接，好像能濺出火花。

飲到深夜，各自回房安歇。

那知大雪仍然不停，無法上路，況且他們也無急事，自然不急着離開。

這是第三個夜晚，兩人又在飲酒。

三天三夜相聚，兩人的情感已經頗深了。

她喜歡小藍的成熟。

越是年輕女人越喜歡成熟的男人。

似乎越是成熟的男人却越喜歡不太成熟的女人。

至少這情況佔較大的比例。

今夜二人喝得都很多，紅豆却先醉了，差點倒在桌下。

他只好抱她上床，這是小藍的房子。

紅豆住在對面房中，他想待會她稍清醒些再送她回屋。

這一抱可不要緊，小藍不由「砰」然心動，眞怪！這小女人看來太嫩，却已經發育得十分成熟了。

時間已過了三更，紅豆還沒有醒來的意思。

小藍立刻抱起她，送入她的房中。

正要爲她蓋好棉被，那知她「嚶嚀」一聲，伸手一拉，小藍壓在她的胴體上，不由心頭一蕩。

這個綿軟的胴體，眞不像這年紀的小女人所應有的。

它軟柔而活色生香。

在這情況之下，自然是水到渠成。

他和這麼年輕的小女人有這種事自是有生第一次。

當然，這和姜雪紅及魏薇都不一樣。

儘管姜、魏二人也都是處子，還是不大相同。

小藍以爲，這個小女人好像是預謀。

她似乎並未醉，却佯作人事不醒的樣子。

因而，小藍又以爲自己被耍了，甚至被這小女人玩了。

一個人一旦被自卑所統御，必然是所見皆非。凡事都會往壞處去想，且不信任別人而猜忌別人。

「藍大哥，你要幾個孩子？」紅豆嬌喘着。

藍豪很久才道：「我還沒有想得那麼遠。」

「哥，想要孩子很快就有了！」

「我沒有說想要孩子。」

「你昨天不是說過想要自己的孩子？」

「對！但那是以後的事，這麼年輕要孩子幹甚麼？」

紅豆道：「萬一我有了呢？」

「那有那麼巧？」小藍下床穿好了衣衫，回房去了。

紅豆覺得他有點冷淡。

在她的心目中，男女有過這種激情，非同小可，情感自然直線上昇，可是爲甚麼他並不怎麼熟絡？

「他怕有孩子？不，他說過他希望有自己的孩子。」

有所謂：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他是怎麼了？

紅豆以爲，她的姿色、技藝都是一流的，配得上他。

唯一的缺點他目前不會知道。

況且，她和他有了此事，必須離開「青苗帮」遠走高飛，所以她想了好久，決定和小藍作一次深談。

她穿上衣衫，來到小藍房中時，房中無人。

房中無人，可能是他入廁了。但她立刻就否定了這想法。

因爲床上的寢具根本未動過，而且他的兵刃也不見了。

總之，他的隨身所帶的包袱都不見了。

紅豆陡然一驚，玩了就走，世上有這種惡賊？

紅豆的身子有點顫抖，也許天冷也有關係吧！

她不顧一切，回去帶了兵刃追出。

大雪天追人很好追，隨着足印追就成了。

紅豆以爲，小藍必然自後面翻牆逃走，但她站在後牆上，一片銀色大地上沒有一個足印。顯然他人沒有自後面逃走。

到前門外，路上却有很多足印。

雖是近四更天，街上還有人走動。

這要判斷那些足印是小藍的就難了，但她稍一觀察，還是追了出去，她有說不出的羞怒。

* * *

魏薇害過的人不少，已開始嚐到惡果了。

因爲被害人身上的「唐瘡」發作，立刻派人追殺。

現在她就被「開碑手」匡家駒追得走投無路。

現在只好放手一搏了。

「妳這個狠毒的女人。」匡家駒道：「明知自己身上有『唐瘡』惡疾，竟然故意傳染給別人，本人與妳何怨何仇？」

魏薇知道此人厲害，道：「同床共枕之情都不顧了，匡家駒，原來你是個隱惡揚善的僞君子。」

「我只問妳，我和妳有仇嗎？」

「你怎麼哩？」

「妳把『唐瘡』傳給了我？」

「呸！含血噴人！自己在外胡搞賺了『回扣』却怪別人。」

匡家駒冷峻地道：「匡某爲人拘謹，若非遇上妳這個騷貨，一輩子也不會走偏鋒的，我一生從不嫖妓。說！爲甚麼？」

魏薇道：「不爲甚麼，只是隨便玩玩。」

「不是，一定另有特殊原因。」

「好吧！我告訴你，我看穿了你們男人，我要試試看你們男人有多麼賤？在女人面前還會不會岸然道貌了。」

「壞女人！妳眞不是東西……」匡家駒已出了手。

「開碑手」自不是浪得虛名，火辣辣地砸出幾掌，魏薇有點受不了，只好撤劍應付，但三十招後，用劍也不成。

魏薇自知不敵，只好趁機開溜。

但她逃出一里不到就被追上了。

只是世上眞有巧合的事，這工夫自左前側林中馳出二人。

魏薇一看，不由暗暗叫苦，竟是「刀神」林伯達的心腹，一個是總管郭彥，一個是帳房武志明。

郭彥爲夫人心腹，還收了夫人三十兩金子，居然陣前背棄。

自他發現自己被傳染了惡疾之後，發誓要逮住她。

郭彥當然在夫人面前不敢說出他和魏薇的事，只是對夫人拍過胸膛，再遇上她絕不會再被她溜了。

魏薇心念一轉，立刻有了計較。

她自知不能動手，就必須逃走，但逃走也不易，因爲三個人包抄，她是逃不了的，這要用點計謀才成。

當她撲向郭彥的方向時，立刻以「蟻語蝶音」道：「郭彥，你如果和我作對，我會當場揭穿你和我的關係。」

郭彥心頭一震，他本就擔心這件事。

這女人不在乎，他却在乎，一旦揭穿，就是對夫人不忠，對林伯達更不忠，可能死於林氏夫婦手下。

當然還會身敗名裂。

這工夫魏薇已經撲向他這方向。三個人佔了三個方向，自然是怕她跑了。郭彥衡量情勢，既不能把她立斃掌下，最好妥協，放她一馬。

於是郭彥在她攻上時正要還擊，脚下一軟，馬步不穩，打了個踉蹌，這工夫魏薇已向他攻出一掌。

郭彥倉卒閃避，魏薇一下子就衝了出去。

在匡家駒及武志明二人的位置，相距魏薇都有三四丈以上，而且事出倉卒和意料不及，要追上就難了。

因爲這些人的輕功和魏薇差不多。

匡家駒道：「這位仁兄認識這個女人？」

郭彥吶吶道：「只有一面之識。」

匡家駒道：「看來却不像是初識。」

郭彥道：「匡大俠這話是甚麼意思？」

匡家駒道：「在下看來，你們似有交情！」

郭彥大聲道：「匡大俠請愼言……」

這工夫武志明也道：「匡大俠請尊重自己的身份，別人在下不知，郭兄乃是本莊的總管，他的一切在下很清楚。」

匡家駒道：「剛才可以看出，郭大俠有放水之嫌。」

郭彥大喝一聲撲上攻出三掌，但匡家駒只是一掌就把他震退了一大步，雙方的實力可以看出。

郭彥吃了虧，武志明也不能坐視，也出了手。

匡家駒的「開碑手」使他們開了眼界，掌罡過處，砂飛石走，二人的衣褲「卜卜」作響，厲害非凡。

只不過這二人聯手也非同小可，五七十招後，也未見顯著之起落，匡家駒道：「我們在此動手很太無聊，應該去追這個女人才對。」

武志明道：「請問魏薇和閣下有何過節？」

匡家駒道：「試問，二位和她又有何過節？」

武、郭二人不回答，三人追了下去。

* * *

藍豪越來越偏激，玩了紅豆之後，竟沒有悔意。

他對姜雪紅還是有些懷念的。

儘管懷念，却又恨她耍了他。

他總以爲魏薇耍了她，年紀大的女人接近他都是爲了耍他。

大概這正是「一朝被蛇咬，十載怕井繩」吧。

藍豪在洛陽遇上了紅豆。

他不想負甚麼責任，所以他只有狂竄。

他那知紅豆四周有好幾個「青苗帮」的人！

原來紅豆脫了隊和其他「青苗帮」的人失去連絡，該帮立刻就派人找尋，而且暗中察看她有無叛意？

紅豆却未發現，四周有人監視她。

她的身份相當於二級一品，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藍豪也並非怕非她的敵手，只是玩了想開溜而已。

所以他跑，紅豆就狂追。

沒想到，紅豆常到洛陽，尤其對近郊的名勝十分熟悉，如關林（關公墓）等等，因而她抄捷徑追上了他。

甚至於是迎面攔住。

「小藍……你告訴我……爲甚麼要迴避我？」

小藍一時之間也找不到甚麼理由，道：「我們不適合。」

「有甚麼不適合？」

「找人算過命，同歲的不宜結合！」

「你……你胡扯！我們沒有那件事之前你就算過命嗎？」

「是……是的……」

「既然算過命爲何還要和我……」

「紅豆，是你拉我對不對？況且那夜都喝了大量的酒，神智不清。」

「這更是謊言。如果是因爲喝酒過量，你怎會逃走？」

對！喝酒過量的人却知道玩了之後就開溜嗎？

「是……是這樣的……事了之後……酒又醒了些……」

紅豆冷笑道：「你想甩了我是不是？」

「何必說得那麼難聽，像妳這麼好，也不愁沒人要！」

「放屁！藍豪，你是決定白玩是不是？」

「不是白玩，是不適合，避免不幸發生……」

紅豆撤刀的同時，就已經施出了「滾膛刀」法。

「滾膛刀」就是專攻下盤的刀法。

這是一門特殊的刀法，利用在地上翻滾攻敵。

因而有許多生手會手忙脚亂，因這路子怪異。

小藍目前的身手了得，但也是第一次見識此種方法。

一出手就很不順，被逼得團團轉。

紅豆厲聲道：「負不負責，快說？」

小藍不出聲，他知道自己可以應付，只是未抓住竅門。

又打了七八招，終於看出了點門道，就不那麼狼狽了。

也就在此刻，來了一人，這人並未現身而是隱在林中觀戰。

這個人很注意小藍的招式。

尤其小藍使用姜雪紅教他的招式。

小藍想及早擺脫紅豆，立刻又施出姜雪紅教的招式。

紅豆當然接不下「冰山聖母」的絕招，刀陣立破。

但這工夫有人掠了過來。

小藍一看此人的輕功，不由心頭一涼。

正因爲被此人的輕功所震懾，才去注意此人的面貌。

當他看清此人是「塞外飛龍」司徒聖時，不由大吃一驚，掉頭狂奔，他知道絕非此人的敵手。

小藍猜出，由於剛才他用過姜姐的招式，司徒聖看出。

此人看出姜雪紅的招式，雖不知二人的關係，至少也知道他們很接近。

要不，怎會把她的絕學傳他。

因而也就可以揭穿小藍在中條山中佯作追人迷路初到的樣子是假的。

不論司徒聖和姜雪紅的事有無結果？司徒聖都會找小藍問問。

小藍一跑，紅豆狂追。但她起步較晚。

最有資格追的是「塞外飛龍」司徒聖。

只不過他一追，立刻被五七個人攔住。

不問可知這七個人正是「青苗帮」暗暗監視紅豆的人。

其中有一級一品的鄒勤和一級一品的錢仲。

另有五個二級一品和二級二、三品的高手。

這是向司徒聖動手的七個人，另有二人都是二級一品的人物去追紅豆，這些人誤會以爲此人和紅豆的脫帮有關連。

當然，還有三個人去追小藍，他們也聽到，似乎小藍已經佔了紅豆的便宜却又死賴而不想負任何責任。

追小藍的人沒有追上，追紅豆的人也沒有追上。

因爲紅豆絕對不會讓他們追上的。

小藍藏在密林之中，聽到追他的人在四周找尋，而且交談，甲道：「這小子是甚麼來路？你們知不知道？」

乙道：「不知道，但有點來歷。」

丙道：「不僅僅是有點來歷，只怕大有來歷。」

甲道：「不錯，他的招式很奇，也很淩厲。」

丙道：「正因爲這小子大有來歷，才能泡上只有九歲半的紅豆……」

小藍陡然一震，九歲半，耳朵有沒有問題？

乙道：「九歲半的女人能作那件事嗎？」

甲道：「你看不出，她很早熟，兩個肉球比十七八歲的姑娘還大，屁股圓圓的，相信天癸已經來了！」

乙道：「這不是可以生孩子了？」

甲道：「當然能生。」

丙道：「紅豆是不是眞的只有九歲半？」

甲道：「當然是眞的，上司鄒勤和她爹是故交，看她生下來的，她是九歲零十個月，快到十歲了！」

小藍大爲驚奇。

世上居然有這麼早熟的女人。

儘管這三人的交談，証明此事千眞萬確，小藍還是沒有眞實感，但回想當時和她銷魂的情景，她似乎十分痛苦。

這種現象是否可以証明她還不太成熟？

三人走後，小藍正要出來，忽然心頭一震，發現司徒聖掠奔而來，似知他就在附近。

小藍此刻連大氣也不敢喘。

司徒聖找了一會就走了。

＊　＊　＊

余懷芝在這大鎭上逛街，發現了一家大賭場。

立刻回去對燕翎說了。

「哥，我們手頭可還富裕得很哪！」

「我有個構想，推翻青苗帮之後，需要重建費。」

「你要進賭場籌謀經費？」

「正有此意。」

「哥，我看你也想過過賭癮吧？」

余懷芝大笑道：「燕翎，妳把我看穿了！」

燕翎道：「其實我也想去玩玩。」

這家賭場很氣派，不但屋中和暖如春，而且設備好，座位一色太師椅，還有湘繡座墊呢。

另外，每隔一個時辰必上一道點心。

茶當然是最高級的龍井或武夷名茶。

至於雅座的服務就更豪華了，還有女人。

余懷芝和已經化裝成男人的燕翎在另一屋中坐下來。

余懷芝坐在牌桌上。

燕翎坐在他的右後側，這兒更奢華，因爲這兒的「梭哈」賭得最大，最小的枱面是十萬兩。

余懷芝把十五萬兩銀票放在枱面上時，四周及同桌的賭友，都不禁刮目相看，十五萬兩畢竟不是個小數字。

燕翎道：「發牌權應該猜拳決定才公平。」

大家都同意，結果余懷芝得到發牌權。

小余故意作出不大精於洗牌的樣子。

動作太俐落，總是予人老油子的印象。

這四家賭友，顯然第二家最老練，一眼就可以看出來。

余懷芝發了第二張牌（第一張是暗牌）。

「出門」是一張七，他們是以小七開始的。

第二家是一張Q。

第三家是K。

第四家是八。

余懷芝自己是一張十，這張牌很好。

另外的是枱面上五家的明牌只有他這張十。

十是承先啓後不可缺小的牌，順子離不開它。

第三家K推出一萬兩，第一張明牌一萬兩，算是大手筆了。

「出門」和第四家立刻扣了牌，因爲「出門」是小七，第四家是小八，可以証明，他們兩家的暗牌絕非小七或小八。

如果是小七小八那就叫着「頂頭一對」，不會打烊。

余懷芝發了第二張牌。

第二家是一張九。

第三家是八。

余懷芝是一張J，這兩張牌都很好。

這次是他的牌局大，由他說話。

他推出四萬兩，凑成五十萬兩。

（未完・九）